武俠世界



$4.00

玫瑰釘（鬼面俠的故事之一）

歐陽雲飛・著

人命無價，但在職業殺手心目中却有一定的價碼，鐵胆羅剎的「玫瑰釘」連傷六命，進帳白銀三萬兩，鬼面俠更是神出鬼沒，高深莫測，……馬雲飛的玩世不恭，白梅的刀鑽潑辣，交織成一個殘酷、詼諧、有聲、有色的故事。

第26年
29

編者話 青年新進作家歐陽雲飛君的作品——一條龍的故事，先後在本刊刊出已有七部之多，他不但寫作和構思嚴謹，而且文筆流暢，深受一般讀者歡迎。再接再厲，他今期又有另一創新巨著鬼面俠的故事貢獻給各位。「玫瑰釘」是該故事集之首部，以職業殺手爲題材，講述四個殺手各有不同的性格和觀點，鐵胆羅刹的「玫瑰釘」有一定的殺人價碼；鬼面俠行動神出鬼沒，莫測高深；馬雲飛玩世不恭，風流倜儻；而白梅刁鑽潑辣，六親不認……於是交織成一個既殘酷又詼諧，有聲有色，絕不冷場的精采非常的故事，萬勿錯過。

* * *

今期一期完短篇選刊一部俠義奇情小說——「劍海風波」，由麥中青執筆，故事內容講及江湖上之波譎迷幻，變化萬千，爾虞我詐……等等險惡事情，閱讀之餘，發人深省，先睹爲快。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隆中客的「龍門客棧」，敍述一個代父還債的年青俠士、一個滿懷悲憤，恣意報仇的婦人和一個少女的悲歡離合故事，相當精采。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29期

（總號131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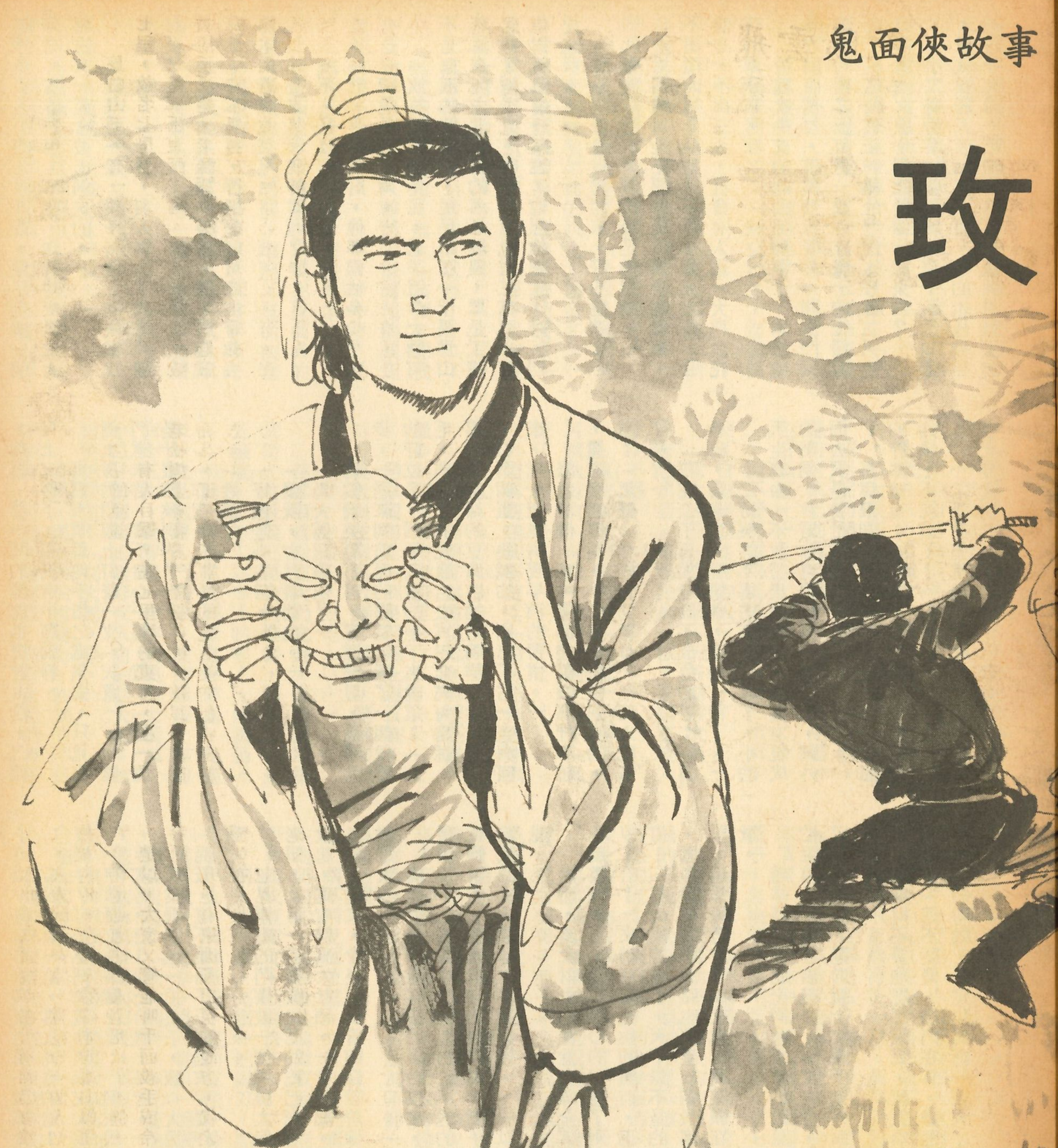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鬼面俠故事之一／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玫瑰釘



七里溝風聲鶴唳

長白山下，有一條狹長的山溝，長達七里，故名七里溝。

七里溝係東西走向，由於附近高山峻嶺綿延不絕，素爲關外咽喉要道，更是三山五岳的江湖朋友們打樁紮根的好所在。原本就萬商雲集，生意鼎盛，近年來，在萬大財主的刻意策劃下，更加一日千里，百業騰達，客棧、酒肆、賭坊、妓院等林立，爲七里溝帶來不少財富，也帶來了無窮是非，是一個標準的龍蛇雜處的罪惡之地。

也不知爲了甚麼，近日來，有不少來歷、企圖皆不明的武林人物，又以各種不同的身份作掩護，陸續湧進七里溝，越發使這個龍蛇混雜的是非之地憑添幾許緊張、神秘的氣氛。

有人目擊，在七里溝的東邊，在一棵老松樹上，掛着一張紙製的，繪以鬼臉的面具，正是大名鼎鼎的鬼面俠的信物與標誌。

鬼面俠是一個道道地地的職業殺手，不僅心狠手辣，尤其武功蓋世，咸認乃武林中一等一的好手。他殺人沒有一定的價碼，全憑他的喜惡定高低，而且是不二價，却有一定的規矩，他下手殺人之時，必然面戴鬼面具，驗明正身之後，他會以眞面目示人，然後，在對方的雙眉中間，以他獨有的「乾坤神指」戳一個血窟窿，再將鬼面具戴在死者的臉上，便告完成交易了。

因此，鬼面俠存在江湖雖巳有數年之久，人人聞名喪胆，竟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眞姓名，也無人曉得他的廬山眞面貌，因爲凡是見過他的人全死光了，無一例外，是以，大家又管他叫千面殺手或冷血殺手而不名。

凡是有鬼面具出現的地方，就表示鬼面俠在此坐鎭，開張營業。

凡是有鬼面俠出現的地方，就表示這裏有是非，一定會鬧出人命來。

然而，鬼面俠究竟是誰？落脚何處？却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幾乎差不多是同時，在七里溝的西邊，一塊刀削的石壁上，有人發現釘上一朶玫瑰花。

這不是普通的玫瑰花，而係以青鋼打造而成，反面另有一段三寸長的鐵釘，被人當作暗器來使用，名爲「玫瑰釘」。

「玫瑰釘」的主人是鐵胆羅刹，又稱紅玫瑰，與鬼面俠一樣，也是一個殺人不眨眼，不知其爲何許人也的神秘女殺手，專門跟鬼面俠打對台，搶生意。

另外，還有兩個扎眼的人物也到了七里溝，一個是霹靂嬌娃白梅，一個是花花公子馬雲飛。

霹靂嬌娃白梅人如其名，脾氣火爆如霹靂，貌美如花似嬌娃，有人懷疑她就是女殺手鐵胆羅刹，她本人却矢口否認。

同樣的，有許多人認爲，花花公子馬雲飛就是鬼面俠，馬雲飛却往往報以一陣哈哈大笑。

馬雲飛常常與鬼面俠在同一地點出現是事實，如據以認定他就是千面殺手則未必，撇開他吃、喝、嫖、賭，千金買醉，萬金買笑的習性不談，單單憑他那一身窩囊功夫就不太像，由於他的身手不怎麼俐落，常被武林人物當作出氣的對象，故又贏得另一個渾號——豆腐大俠。

說他「豆腐」倒不盡然，即便是第一流的高手，他也可以逢凶化吉，履險爲安，只是顯得有些拖泥帶水，令人有一種死裏逃生的感覺吧了。

事實上，經歷大小爭鬥百餘次，馬雲飛差不多都是勝利者，只是贏得不够漂亮，或許還有幾分僥倖在內。

也正因爲如此，所以有人認爲他是深藏不露，更加堅信他就是名滿武林的冷面殺手。

他到底是不是鬼面俠？只有他自己清楚。

他現在正在七里溝，倒是衆所周知的事實。而且，就住在萬大財主所經營的「興隆客棧」裏。

馬雲飛是一流的人物，住的地方自然也是一流的上房，厚厚的絲絨被褥，黑漆大衣櫃，洋鐵皮做的火爐子裏炭火不斷，上面砂茶壺裏的水不知道巳經滾了多少遍了，太陽眼看就要照到屁股，我們這位花花公子依舊「窩」在被窩裏不肯起床。

「篤！篤！篤！」一陣規律的敲門聲過後，接着小二哥的聲音在門外道：「馬爺，請開門，小的給你添炭、掃房間。」

豆腐大俠馬雲飛「嗯」了一聲，張開雙臂，伸一個懶腰，慢吞吞的穿好衣服，這才將房門打開。

就在小二哥添炭、掃地的當兒，馬雲飛認眞的梳洗了一番，巳將他那件黑色織錦緞面，灰鼠皮裏的大氅披在肩上，脚上的一雙豹皮靴亦非凡品，斑斑透亮，光可鑑人，果然是位風流倜儻的俊美佳公子。

反觀小二哥，却是一個道地的小窮酸，幾件單薄的破衣裳根本不足以禦寒，雖然在火爐子前面巳經烤了大半天，依舊在不停的打哆嗦。

馬雲飛失聲笑道：「大毛，你也眞是的，天這麼冷爲甚麼不穿幾件厚衣服？」

小二哥大毛苦笑一下，說道：「馬六爺，別拿我們窮人開玩笑了，小的所有的家檔全穿在身上，那來的厚衣裳？」

馬雲飛拍拍他的肩胛，道：「別難過，趕明兒我一定給你買一件新皮襖。」

大毛苦瓜似的臉拉得更長，道：「馬爺在說笑話，打從你住進我們興隆客棧起，就不曾付過一文錢，積欠的房錢飯錢巳

經够多了，小的斗胆直言，最好是換一個房間，省着點用，不然，你這件灰鼠皮大氅總有一天會被人剝走的。」

馬雲飛眼一瞪，抖一抖身上的灰鼠皮大氅，道：「怎麼，有人看上了我這件破衣服？」

小二哥大毛探頭向外望一望，低聲說道：「可不是嗎，否則怎麼可能由着你去賒，由着你去欠？」

「是誰？那個胖掌櫃？」

「不，是我們老東家。」

「哦，是萬有財，他準備估多少？」

「聽說是三千兩。」

「放他媽的狗臭屁，老子這件大氅可不是三流的蹩脚貨，足足用了一千張雪山灰鼠皮，由北京城的名師縫製，單是工錢就花了兩千五，時價少說也有三萬兩，打個對折也有一萬五，他想撿便宜，哼，門兒也沒有。」

大毛跟着他走出門來，好心說道：「那就省儉點吧，欠債最後是要還錢。」

馬雲飛似是不願意提這檔子窩囊事，不耐煩的道：「皇帝不急，急死太監，你放心，不出三天，自會有人送一大把白花花的銀子來。」

這種吹牛皮的話大毛聽多了，本想趁機再勸他幾句，馬雲飛指着另一間房門緊閉，門楣之上釘着一枚「紅鷹」的上房說道：「這位仁兄神秘兮兮的，好像三天也難得露一次臉，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小二哥扮了一個鬼臉，道：「誰知道，這位侯爺入店已三天整，小的也僅僅見過他一次面，吃的喝的都是送到房裏去的，你瞧，那一間的客爺也透着古怪，已經日上三竿了，還沒有半點動靜。」

馬雲飛順着他手指之處望去，只見右側上房的門板上釘着一枚「灰鷹」，同樣門窻未啓，當下會心一笑，道：「這一位是什麼時候到的？」

「昨夜。」

「姓胡？」

「好像是叫古月。」

「傻蛋，古月者胡也。」

「馬大爺認識他？」

馬雲飛笑而不答，聳聳雙肩，邁開大步，一逕來到前面的膳堂，選了一個乾淨的好位子，四平八穩的坐下來說道：「大毛，到隔壁的燒臘店去買四套夾肉燒餅，再到張寡婦的豆腐店端兩碗鮮豆汁，記住，打兩個蛋，要鹹的，別忘了沽一壺酒回來，馬大爺我有喝早酒的習慣。」

旅途潦倒，窮得連房錢飯錢都付不起，還這麼窮擺闊，小二哥聽得怪刺耳的，道：「馬爺，你好大的胃口，一個人吃得了嗎？」

花花公子馬雲飛面不改色的道：「請你呀，看你這一身排骨，該補一補了。」

小二哥哭笑不得的道：「算了，小的天生窮命，不敢勞馬爺破費，店裏有現成的熱粥，我看你自己也湊乎湊乎吧，到外面去買是要付現金的。」

馬雲飛却大不以爲然，指着櫃枱後面的胖掌櫃道：「找掌櫃的去拿呀，記在我的帳上不就結了？」

小二哥望望掌櫃的，欲言又止，胖掌櫃大搖大擺的過來說道：「想向櫃上支銀子可以，但你必須答應老漢一個條件。」

馬雲飛頭一抬，嘻皮笑臉的道：「什麼條件？可是要剝我這件灰鼠皮大氅？」

胖掌櫃拉長馬臉說道：「剝衣服不敢，希望馬爺能自動交給櫃上保管。」

馬雲飛猛地一拍桌子，破口大罵道：「混蛋，這不擺明了正是剝衣服要作抵押嗎？」

忽見厚重的門簾被一個滿臉大麻子的老頭，及另一名猴臉尖腮的乾巴老者合力掀起，萬有財高大壯碩，一身錦繡，邁着方步走進來，身後緊跟着四條帶着傢伙的彪形大漢。

萬有財是興隆客棧的後台東家，胖掌櫃以及小二哥像哈巴狗似的忙不迭的趨前致候請安，就連萬家的總管黑大麻子、護院武師瘦皮猴等也不敢怠慢，一一以禮相見。

然而，萬大財主的注意力却全部凝注在馬雲飛身上，漫不經心的回應了兩聲「哼，哈！」來到豆腐大俠的面前，正容說道：「馬大俠言重了，天下無不是的客人，敝店即使再不上路也不至於剝貴客的衣服，趙掌櫃若有唐突之處，萬某願在此致歉。」

趙掌櫃並不完全同意東家的意見，連忙說道：「他住店至今，分文未付，積欠已數不在少，還向櫃上支銀子到外面去花，這——」

萬有財不等他把話說完，便笑哈哈的說道：「這不要緊，出門在外，難免有個不方便的時候，看這位馬爺一表人才，不像是一個會賴債的人。」

趙掌櫃喋喋不休的說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東家，聽說這位馬大爺一到七里溝，在留春院一夜風流就花掉二千兩，才落得今天這個地步，一旦灰鼠皮大氅被人剝走，咱們就剝下一雙豹皮靴了。」

萬大財主的目光朝馬雲飛脚上瞄了一眼，沉臉說道：「老趙，這是什麼話，只要馬大俠高興，由着他去欠好了，一切的責任由老夫一人承担就是。」

「是！是！」

胖掌櫃眼見老東家冒火了，那還敢再放半個屁，口中應是，掏出一塊銀子來交給小二哥，乖乖的退到一邊去。

小二哥拿着銀子買豆汁去了，萬有財打量一下馬雲飛的灰鼠皮大氅，笑道：「料子好，皮子好，手工更好，花了不少銀子吧？」

馬雲飛從容自若的道：「差不多三萬兩。」

萬有財目不轉睛的道：「假如馬公子要賣打算賣多少？」

馬雲飛直接了當的道：「不賣。」

黑大麻子上前一步，道：「我家老爺是說『假如』。」

馬雲飛氣虎虎的道：「人不死，債不爛，這點小帳還沒有放在我馬雲飛眼裏，說不定過個一時半刻，就會有大筆的進帳，沒有『假如』。」

瘦皮猴雙眼一翻，道：「萬一沒有進帳，又當如何？」

馬雲飛笑呵呵的道：「在馬某的心目中也沒有『萬一』，吃遍三山，喝遍四海

，還沒有那一天捱過餓，受過凍，更沒有人敢剝衣服。」

黑大麻子眼睛一亮，道：「難不成馬公子就是大名鼎鼎的鬼面俠？」

馬雲飛報以一陣哈哈大笑，道：「千面殺手，日進斗金，怎麼會是我這個窮酸相？」

瘦皮猴道：「你認識他？」

馬雲飛回答道：「神交已久，迄未謀面。」

萬大財主道：「如果遇見鬼面俠，請代老夫傳話，歡迎他作客『七仙居』。」

馬雲飛道：「七仙居？那七仙？」

黑大麻子搶先說道：「是因爲我們老東家有七個貌美如仙的姨太太而命名。」

馬雲飛舔舔嘴唇，故作滑稽的道：「原來萬大財主也是個中同好，那一天有空倒要一睹七仙丰采。」

萬有財笑道：「歡迎，歡迎！」

馬雲飛言歸正傳，道：「其實，想找鬼面俠也用不到旁人傳話，照着他的規矩做就成了。」

黑大麻子道：「是什麼規矩？」

馬雲飛道：「簡單，只要在鬼面具的反面，書明約見的時間、地點，鬼面俠定會依約赴會的。」

以手代刀，作了一個殺人的架式，又道：「萬大財主可是有一筆生意要給鬼面俠做？」

萬有財連忙矢口否認道：「不不不！只是慕名而已，並無生意可談。」

馬雲飛正經八百的道：「沒有殺人的買賣，可能見不到他，萬大財主沒聽說過，『無事不露相，露相必見紅，赫赫鬼面俠，一指定乾坤』！」

萬有財若無其事的道：「見不到就算了，老夫只不過順口一提，那來殺人的買賣，馬大俠不必往心裏擱，倒是那一天吃了留春院的閉門羹，想要賣皮衣的時候，隨時可來七仙居一談，老夫願意出高價，包君滿意。」

也不管馬雲飛反應如何，話一出口，便兀自朝後面客房走去。

黑大麻子、瘦皮猴、四名彪形大漢，還有趙掌櫃，像跟屁蟲一樣，緊隨在後，寸步不離。

萬有財先望望釘有「紅鷹」的房子，再瞧瞧釘有「灰鷹」的那一間，道：「又來了一個？」

趙掌櫃趨前答道：「嗯，是昨夜才到的。」

萬有財的聲音壓得很低，神情怪異，道：「可有什麼動靜？」

趙掌櫃道：「到目前爲止還沒有。」

萬大財主附耳叮囑了幾句，隨即匆匆離去。

趙掌櫃直送至大門之外，當他返回膳堂時，馬雲飛已將夾肉燒餅，鮮豆汁送進五臟廟，正在「咕嘟！咕嘟！」灌黃湯。

突聞一陣沉重的脚步之聲傳處，走進來一位臥蠶眉、鬥鷄眼、虎背熊腰，年約四十五六，反穿着一件羊皮襖的大漢來，小二一眼認出正是昨夜入店的胡大爺，忙陪笑招呼道：「胡大爺，早。」

不料，馬屁拍在馬腿上，姓胡的不但不領情，反而大發雷霆，指着大毛的鼻子罵道：「他媽的，你是聾子，老子姓古，不姓胡，再亂叫小心我宰了你！」

反手一巴掌，小二哥的臉上立刻暴出五條青筋，人也歪歪斜斜的退了五六步。

馬雲飛忽然冷笑一聲，插嘴說道：「人云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想你們『齊魯七鷹』雖然是響馬出身，幹的是無本買賣，但在武林中好歹也是條鐵錚錚的漢子，怎麼着，莫不是七鷹變成了七鼠，老六『灰鷹』胡不歸業已作『古』？」

先前，灰鷹胡不歸並沒有注意到馬雲飛的存在，此刻，越聽越不是味道，惱羞成怒的道：「馬豆腐，你什麼東西，老子姓什麼干你屁事！」

馬雲飛以教訓的口吻說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生子不肖，愧對祖先，我是在爲你家老太爺叫屈。」

這話語氣太重，不禁惹惱了胡不歸，劈面一巴掌打過來，馬雲飛嚇一跳，猛往桌子下面鑽，無巧不巧，馬雲飛旁邊的一道屏風作了替死鬼，被灰鷹胡不歸一掌劈得稀巴爛。

胡不歸更惱更怒，口沫四濺的罵道：「他奶奶的，就算你是塊鐵豆腐，老子也要你變成豆腐泥，豆腐渣！」

刷！的一聲，亮出一把鋼刀，照準桌面砍下去，青鋒過處，桌面立告一分爲二，馬雲飛托天之幸，剛巧從另一面鑽出來，顫聲說道：「我的媽呀，你比惡煞還凶，惹不起你躲着總可以吧，再見！」

立即撒鴨子開溜，話還沒有落地，人已溜出客棧去。

灰鷹胡不歸並未追趕，衝着他的背影罵了一句：「軟骨頭。」對小二哥大毛說道：「小子，你們這個鬼店有沒有什麼東西吃？」

小二哥早就被他嚇壞了，結結巴巴的道：「有，有，有——熱粥——饅頭，還有——有鹵菜。」

灰鷹胡不歸橫眉豎眼的道：「好，給老子來兩碗熱粥，六個饅頭，一斤鹵肉，外加一壺酒。」

小二哥唯唯應命，轉身就走。

胡不歸忽又喝道：「回來。」

小二哥忙不迭的折回來道：「大爺還要些什麼？」

胡不歸說道：「不要了，老子是想向你打聽一件事，這七里溝，最富的人是那一家？」

看他這副凶神惡煞的樣子，又打聽有錢的人家，擺明了是想幹打家刼舍的勾當，大毛可不敢隨便亂說話，支支吾吾的未敢正面作答。

却把胡不歸惹火了，像抓小鷄似的一把將他提了起來，厲色喝問道：「老子問你什麼就說什麼，少打馬虎眼，再不據實作答，小心你吃飯的傢伙。」

大毛雙脚懸空，亂踩亂蹬，戰戰兢兢的道：「大概數我們東家最有錢。」

灰鷹胡不歸放下小二哥，緊盯着問：「你們東家姓什麼？雷？叫雷洪？」

小二哥大毛畏畏縮縮的道：「不，姓萬，叫萬有財。」

「這個姓萬的錢是怎麼弄來的？」

「我不知道。」

「他可是七里溝本地的人？」

「我不清楚。」

「那他是從外地遷來的囉？」

「我也不知道。」

小二哥一問三不知，胡不歸眼看又要發火，趙掌櫃適時堆着一臉的笑容過來說道：「我們東家的確是七里溝土生土長的本地人，這位客爺可是在找人？」

胡不歸突然換了一副臉色，吞吞吐吐的道：「沒有什麼，老夫只是隨便問問而已。」

這時候，小二哥大毛早已溜走，端着一個木盤子，送來兩碗熱粥，六個饅頭，一斤鹵肉，及一壺酒。

「古大爺是在此地吃？還是送到屋裏去？」小二哥小心翼翼的說。

胡不歸並未答話，接過盤子，兀自掉頭而去。

趙掌櫃的眼睛好尖，直盯着他的背影不放，胡不歸並沒回自己房裏，而是去敲「紅鷹」的門，直至胡不歸神秘兮兮的進到房裏後，趙掌櫃這才掛着一臉的詭笑，重返櫃枱。

豆腐店臥虎藏龍

外面正飄着雪，地上白皚皚的一片銀色。路上行人很少，連狗也冷得躲在窩裏不敢隨便走動。

只有馬雲飛很特別，飽暖思淫慾，酒足飯飽之後，離開興隆客棧，刻意將衣領拉至耳上，一逕向留春院走去。

妓院的生意主要在夜晚，這會兒留春院連大門還沒有開。

偏偏，馬雲飛是個急色鬼，通！通！通！揚起拳頭來就是一陣猛擂。

不久，黑漆的大門開了，老鴇母孫二娘當門而立，嗲聲嗲氣的說道：「喲，我說馬大爺，你好大的興緻，可是要來鑽我們娘姑的熱被窩？」

馬雲飛的眼睛直往裏面溜，邊走邊說道：「是呀，馬某正是想在姑娘們的熱被窩裏睡個回籠覺。」

老鴇母孫二娘却伸手一攔，道：「想睡回籠覺可以，得先付銀子。」

馬雲飛嘻皮笑臉的道：「那有還沒有玩就先付銀子的道理，等馬某離開的時候再結賬也不遲。」

孫二娘玉面一沉，擺出一副晚娘的面孔，尖酸刻薄的說道：「得了，你的底子老娘已摸得一清二楚，興隆客棧由你去賒，由你去欠，我這留春院可容不得你白玩白嫖。」

馬雲飛猶自理直氣壯的道：「誰說我要白玩白嫖來着，大不了掛個帳，改天再算，等過個兩三天發了財以後，再連本帶利還給妳就是，妳急什麼急。」

孫二娘可不吃這一套，雙手叉腰，斜乜着眼，語帶譏諷的道：「算了吧，你吃、喝、嫖、賭無所不爲，就憑你這副德性也發得了財，簡直是作白日夢，想逛窰子就拿銀子來，或者——」

馬雲飛聽她這麼一揶揄，先涼了半截，及見話鋒一轉，似又有了轉機，忙接口說道：「或者怎麼樣？」

孫二娘上前撩起他的一片衣角，輕蔑地道：「或者將這件破灰鼠皮大氅押給老娘，就放你進去。」

馬雲飛聽她將自己的寶衣說成破衣裳，不覺心中有氣，本待掉頭而去，忽見院子裏冒出好幾個粉頭來，一個個搔首弄姿，擠眉弄眼的直逗着他，不由又攪得他骨頭都酥了，吞了口口水，道：「妳打算押多少？」

老鴇母伸出一個手指頭來，道：「一千兩。」

馬雲飛眼一瞪，道：「什麼？價值三萬兩的東西，妳才肯出一千兩，這簡直是坑人嗎？」

「成衣不值半價，這已經夠多了。」

「去叫你們東家來，相信他會給我一個合理的價格。」

「這座留春院是老娘的私產，沒有東家。」

「七里溝的商家，據說十之八九都是萬大財主的，妳這留春院能夠例外？」

「萬大財主是有意想買下留春院，但彼此條件懸殊，只好作罷。」

「萬有財既非妳的後台老闆，要我這件皮裘作甚？」

「聽說萬大財主很中意你這件大氅，說不定可以賣個好價錢。」

「說了半天，結果還是要給萬有財，這樣吧，五千兩就押給妳了。」

「一千兩，多一個蹦子兒也不給。」

馬雲飛望着蜂擁而來的窰姐兒，意馬心猿，慾火中燒，早將寒冷的天氣忘了，解開蝴蝶結，脫下大氅，道：：「好了，別再嚕七八嗦，三千兩就成交了。」

詎料，孫二娘却吃了秤鉈鐵了心，一千兩就是一千兩，多一文也不幹。

一陣寒風吹過，馬雲飛打了一個寒噤，這才意識到，這麼冷的天氣，沒有大氅準會凍死人，忙不迭的重又披起來，道：「哼，不逛窰子也死不了人，老騷婆，妳還坑不到我馬雲飛，再見！」

繫好蝴蝶結，放步而去。

身後傳來窰姐兒們的一片譁笑，及孫二娘的惡言惡語，馬雲飛頭也不回的直往前行，眨眼工夫，便將留春院拋在身後，來到七里溝的大街上。

他閑着無聊，信步所之，不一時已到了東邊的村頭上。

展目望去，亂石堆中，那棵老松樹上，果然掛着一張鬼面具。

鬼面具距地面約有三丈左右，一般人根本夠不着，別看這位豆腐大俠平常窩窩囊囊的，輕身功夫却頗了得，彈身一縱，便上了樹梢。而且，樹不搖，葉不落，比一隻麻雀還要輕。

拂去積雪，翻開鬼面具一看，後面空空如也，並無片語隻字。

換言之，鬼面俠的生意還沒有上門。

馬雲飛一瀉而下，足才踩上雪地，不知何時，面前多了一位手持算命招貼，滿臉絡腮鬍子，左眉之上有一道疤痕的走方相士。

相士目光犀利，直盯着馬雲飛不放，肅容滿面的道：「久聞鬼面俠名滿天下，今日能一睹大俠風範，幸何如之，幸何如之！」

馬雲飛一向隨便慣了，聽到別人咬文嚼字就想作嘔，冷然一笑，道：「喂，算

命的，你弄錯了，我可不是大名鼎鼎的鬼面俠。」

相士一楞，說道：「你不是鬼面俠，居然敢去動他的鬼面具，可是要找他談生意？」

馬雲飛無精打采的說道：「馬某連逛窰子的錢都沒有，那來的閑錢僱他去殺人呢？」

相士不解道：「那你幹嗎去翻動鬼面具？」

馬雲飛雙肩一聳，道：「閑來無事，看看鬼面俠那小子有無生意上門。」

「有嗎？」

「還沒有。」

「沒有就好，七里溝至少還有一天的平靜，不會鬧出人命來。」

「七里溝死不死人，干你屁事，你又不是開棺材店的，哼！」

馬雲飛話一出口，掉頭就走。

却被走方相士攔住了，說道：「朋友，看你天殼方圓，地殼飽滿，頗有幾分富貴之相，只可惜眼前霉運當頭，囊空如洗，怎麼樣？要不要老漢替你算一算流年八字？」

馬雲飛冷笑道：「君子問兇，小人卜吉，我馬雲飛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不想問吉，更不想卜凶，你還是省點力氣吧。」

他憋着一肚子悶氣，那有心情和他閑扯淡，話一出口，便折返七里溝，存心不想再答理他。

沒想到，馬雲飛速度飛快，走方相士也不含糊，居然和他走了個齊肩並步，偏着頭說道：「馬朋友，我看你有偏財運，不久將會發一筆小財，只要肯花二兩銀子，老漢可以替你算出時間與數目來。」

馬雲飛不假辭色的道：「既知馬某囊空如洗，那來算命的銀子？」

「沒有現金可以掛帳，或者交換也可以。」

「怎麼交換？」

「向朋友你問個人。」

「問誰？」

「張寡婦。」

「我知道，就住在前面那條巷子裏，『西施豆腐店』就是張寡婦開的。」

「馬朋友，請停步，讓老漢好好給你算一命。」

「不必了，看你印堂發暗，一臉凶兆，還是替你自己算算魂歸何處，埋骨何方吧。」

「在商言商，必須言而有信，我說過，與馬朋友交換一卦——」

馬雲飛根本充耳無聞，走方相士的話還沒有說完，便已一陣風似的消失在另一條橫巷裏。

走方相士亦未追趕，兀自詭笑一下，放開大步，直接走進西施豆腐店。

張寡婦正在灶上忙乎着，起先並未留意這位客人，待那走方相士在她面前咳了一聲，抬起頭來，四目相接，互換一道眼神後，一語未發，走方相士便落座在最後面的一個角落裏。

倒是張寡婦的女兒巧兒姑娘十分週到，輕移着蓮花碎步，上前說道：「請問這位大爺要吃點什麼？」

走方相士漫不經心的道：「來碗豆汁，一套燒餅油條。」

「甜的？還是鹹的？」

「隨便。」

「要不要加蛋？」

「隨便。」

巧兒無可奈何的笑笑，轉身自去，張寡婦那邊早已端着一碗鹹豆汁，一套燒餅走過來。

「娘，讓我來。」

「不，我自己來吧，妳到前面去招呼一下。」

巧兒感覺到氣氛有點不對，却不敢深入探究，跟母親擦肩而過，來到店頭。

張寡婦一逕將吃食送到走方相士面前，背對着店口，小聲說道：「死鬼，你怎麼到現在才來。」

走方相士探頭向外張望一下，聲音壓得更低，道：「路上有事躭擱了。」

「還好是今天到，再遲個一、二天事情就麻煩了。」

「事情都查清楚了？」

「查清楚了。」

「是他？」

「是他！」

「我二哥他們到齊了沒有？」

「老四跟老六已經到了。」

「可曾照過面？」

「猴子曾來喝過一次豆汁，叫你先住在此地，別去找他，有事他會主動跟你連絡的。」

「老四、老六住那兒？」

「興隆客棧。」

就在二人竊竊私語間，花花公子馬雲飛閑來無事，東轉轉，西逛逛，也信步走進西施豆腐店。

巧兒對他早有那麼點意思，馬雲飛一入門就黏上了，就近選了個好位子請他入座，還端來一碗熱豆汁，嬌滴滴的道：「要不要我到附近去買兩套夾肉燒餅來？」

馬雲飛笑笑，說道：「不用，我剛吃過。」

巧兒含情脈脈的望着他，說道：「那就趁熱將這碗豆汁喝掉吧，涼了就不好喝了。」

馬雲飛道：「謝了，我不餓，閑着無聊，我是來找妳聊天的。」

巧兒一聽馬雲飛是來找她聊天的，簡直樂昏了，挨着他的身邊坐下來，像依人小鳥似的說道：「我也悶得慌，正想找個人來磕磕牙，談什麼呢？」

「談談妳吧！」

「我？我有什麼好談的？」

「比方說，妳本來是位山東姑娘，怎麼會跑來關外？」

「馬大哥，你怎麼曉得我是山東人的呢？」

「妳一口山東腔，一聽就知道。」

「哦，是這樣的，其實，我們來七里溝才幾個月。」

「是來討生活，還是另有因由？」

「我娘的意思好像原來是來投親的，不幸，投親不遇，盤纏也差不多用光了，只好頂下這家豆腐店維生。」

「聽妳說過，令尊已去世多年？」

「是的，差不多快八年了。」

馬雲飛手指着走方相士，聲調更爲低沉：「這一位是你們的什麼人？」

巧兒愕然一楞，道：「我根本不認識他。」

「怎麼會，妳瞧，他跟你媽談的得很起勁，那會不相識？此人經過化粧，想想看，像不像『齊魯七鷹』中的老么蒼鷹小諸葛杜康？」

巧兒瞇起眼來，仔細的瞄一瞄，道：「嗯，是杜康杜叔叔，是我爹以前的好朋友，過去常到我們家去走動，我去跟杜大叔打個招呼去。」

話甫落地，巧兒才站起身來，蓮步還沒有來得及邁，小諸葛杜康喝了兩口豆汁，已悄沒聲息的走到後面屋裏去。

張寡婦端着碗轉回來，正巧與巧兒相遇，巧兒道：「娘，杜大叔什麼時候改行做相士了？」

將碗重重的扔進水桶裏，張寡婦臉色一沉，道：「妳在胡說什麼，妳杜大叔的人還在魯東呢？」

巧兒不服氣，道：「剛才那個走方相士不就是杜大叔嗎？」

張寡婦道：「誰說的？」

巧兒道：「是馬公子說的。」

張寡婦惡狠狠的瞪了馬雲飛一眼，道：「哼，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他大概是窮得發燒，滿口的胡言亂語。」

巧兒道：「可是，女兒也覺得他像極了杜大叔。」

張寡婦以肯定的語氣道：「不是，絕對不是。」

「那他是誰？」

「妳爹以前的一個朋友。」

「到咱們屋裏去幹嘛？」

「人不舒服，憩一會兒。」

「要不要請個郎中來？」

「好了，小孩子家不懂事，少饒舌，還不快招呼客人去。」

巧兒嘟呶着嘴，滿心不服，却拗不過母親，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上前去招呼剛入來的兩位客人去了。

張寡婦的臉色更加難看，轉對馬雲飛道：「姓馬的，沒事做就回興隆客棧睡大覺，少勾引我家巧兒。」

人家已經下了逐客令，再死皮賴臉的待下去也沒有意思，馬雲飛站起身來，拍打拍打屁股，道：「張寡婦，我也奉勸妳一句話，齊魯七鷹都是沾滿血腥的危險人物。此來七里溝，必有所圖，小心惹禍上身。」

言畢，兩隻手往袖子裏一插，大搖大擺的走了。

張寡婦却將他的好心當作驢肝肺，還啐了一口：「哼，什麼東西！」

殺手生涯原是夢

當天夜裏。滿地的雪花，就像一面鏡子，天上雖然很黑，地上却白白亮亮的。

天，很冷，還刮着西北風，足可穿透三件厚棉襖。

霍然，有一條人影，鬼鬼祟祟的，沿着山邊竄到了村東邊的老松樹下。

此人好棒的輕功，彈身一縱，就上了老松樹，伸手摘下了鬼面具。

鬼面具的反面依舊空空的，顯然鬼面俠尚無生意上門，這人掏出一支炭筆來，寫了兩行字，又將鬼面具放回原處。

他，黑巾蒙面，僅僅露出一雙精光閃閃的眼睛來，朝七里溝的大街上望一望，見無半個人影，這才一瀉而下。一溜烟似的沒入右側山石間。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附近並非眞的沒有人，就在那蒙面人去後不久，一堵矮牆的後面，突如幽靈一般又冒出一條黑影來。

這人的穿着十分講究，藍色大氅，寬邊帽，腰上還繫着一條紅色絲帶，身手尤其輕靈快捷。沒見他怎樣作勢，人巳上了老松樹，取下鬼面具，看了看，戴在自己臉上，當即縱身而下，發足向山上奔去。速度極快，登山如履平地，而且地上了無痕跡，正是「踏雪無痕」的絕頂輕功。

何消片刻工夫，人巳到了山頂，眼前亂石嵯峨，地形甚是複雜，展目四顧，却巳失去那蒙面人的踪影。

戴面具的人並未踏着足跡追下去，傲然卓立當場，揚聲說道：「喂，朋友，我知道你就在這附近，可以出來了。」

餘音繞耳未盡，左前方的一塊巨石之後，大模大樣的走出一個黑衣黑帽，還蒙着一塊黑色蒙面巾的神秘人物來。

戴面具的人似是頗爲不悅，冷冰冰的道：「是你約本俠來的？」

黑衣人陰冷的聲音笑道：「如果你是鬼面俠的話就對了。」

戴面具的人昂首而立，像一座山，語氣尤加倨傲冷硬：「本俠正是鬼面俠，如假包換。」

黑衣人也不是省油的燈，立即還以顏色：「你來早了。」

鬼面俠答得妙：「殺人買賣，早了早好。」

「也好，首先老夫想知道，閣下究竟是誰？」

「鬼面俠，一個職業殺手。」

「老夫是想知道你的眞名實姓。」

「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起碼應該讓老夫瞧瞧，你的廬山眞面目。」

「你最好不要見到本俠的眞面目。」

「爲什麼？」

「因爲，凡是見到本俠的人，只有死路一條。」

「鬼面俠，你不要忽略，老夫將是你的僱主。」

「任何人都一樣，『無事不露相！露相必見紅，赫赫鬼面俠，一指定乾坤』！這是本俠一貫的作風。」

鬼面俠的雙脚始終不曾移動，這時，手指着黑衣人，又道：「如果你眞想僱用本俠，你必須先瞭解本俠的規矩。」

黑衣人道：「什麼規矩？」

「第一，不殺忠臣孝子，不殺貞節烈婦。」

「第二呢？」

「不二價。」

「第三又是什麼？」

「本俠必須要弄清楚僱我者的身份來歷。」

「那當然，到時候老夫自當向你表明

一切。」

「抱歉，本俠現在就要你表明，閣下何人？」

「對不起，時機未到。」

「本俠不明白你的意思。」

「等一下你就會明白的。」

黑衣人好快的動作，的字出口，招巳出手，三招快攻，連成一氣，洶湧的掌浪有如拍岸驚濤，一眨眼鬼面俠的整個身子便被掌風罩住了。

鬼面俠沒料到他有此一着，猝然受襲之下依舊鎭靜如恆，彈身疾退三步，道：「閣下意欲何爲？」

黑衣人一言不發，一味猛攻，就這麼一句話的功夫，巳連攻十二掌，掌掌不離鬼面俠致命要害之處。

速度快，威力足，饒他鬼面俠身懷絕技，在先機全失的情形之下，也不免手忙脚亂，只有招架的份兒，找不到還手的機會。

黑衣人得理不饒人，十二掌快攻甫畢，接着又呈品字形打出三支飛刀，上取雙目，下取咽喉，刀法精絕，手段辛辣，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說時遲，那時快，乍聽得篤！篤！篤！三聲響，飛刀巳擊中鬼面具，正中雙目及咽喉三處，手法奇快奇準，的確不同凡響。

一絲喜悅方自黑衣人的心頭升起，定目細看時，這才赫然發現，飛刀擊中的是鬼面具，沒錯，可是，在鬼面具後面的却並非鬼面俠，而是半截枯萎的老樹樁。

這一驚非同小可，鬼面俠是何時脫身而出刀，用的是什麼身法，黑衣人根本一無所知，這也足以證明，鬼面俠早先只是不屑出手，絕非無力反擊。

黑衣人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正想轉過身來看一看鬼面俠是何許人物，猛聽鬼面俠暴喝一聲，「接招！」連轉一個念頭的機會都沒有，一股強勁無匹的力道巳如山一般撞上來，整個身子，有如斷了綫的風箏，被拋射出三四丈遠，叭達！一聲跌下在地。

鬼面俠動作飛快，戴好面具，跨步而上，黑衣人方始自地上爬起來，鬼面俠的手掌巳壓在他的「天靈」穴上，語冷如冰的道：「說，你爲何要向本俠動手？」

「天靈」穴乃致命要害，黑衣人嚇得頭皮發炸，兩條腿抖得比煮熟了的粉條還厲害，好半晌才喘着氣說道：「老夫只是想掂一掂你的份量。」

鬼面俠緊釘着問道：「幹嘛要掂本俠的份量？」

「看你是否確如傳言般神通廣大，能否完成老夫交付的任務。」

「現在，你認爲夠嗎？」

「夠！夠！夠！」

鬼面俠腕上加力，黑衣人心裏發毛，兩隻膝蓋都快要挨到地了，連說了三聲夠，多一個字也不敢說。

用力一旋，像旋轉瓶塞一樣，將黑衣人的身子轉過來，鬼面俠鬆開手說道：「朋友，咱們言歸正傳，你到底是那條綫上的？」

黑衣人一言不發，取下蒙面巾，露出一張大麻臉來，原來是七仙居的總管黑大麻子。

鬼面俠「哦」了一聲，道：「是你，黑大麻子。」

黑大麻子聞言一怔，說道：「你認識我？」

「聞名巳久，也見過幾次面。」

「你——你究竟是誰？」

「鬼面俠。」

「不能報個名和姓嗎？」

「你不夠資格問。」

「起碼老夫應該知道你是什麼時候到達七里溝的？」

「巳有數日之久。」

「落脚何處？」

「這不干你的事，少問。」

黑大麻子見鬼面俠眸中射出兩道兇芒，心頭一凜，未敢再追問下去。

鬼面俠鐵塔似的站在他面前，以命令的口吻說道：「你約本俠來此，是否想要殺人？」

黑大麻子朝四下裏望望，道：「找你鬼面俠，除了殺人以外還會幹什麼？」

「殺誰？」

「老夫是想先知道殺一個人須要多少錢？」

「不一定，這要看被殺者的身份貴賤，與武功高低，乃至其殺人動機而定，殺一名當朝一品大員，少說也要白銀十萬兩，爲父爲夫報仇的孤兒寡婦，即使僅付我一文錢，本俠照樣欣然應命。」

「老夫要殺的只是一個普通的江湖人物。」

「一般的行情是一條命五千兩。」

「能否打點折扣？」

「本俠說過，不二價。」

「見面三分情，四千如何？」

「你最好不要討價還價，不然小心吃排頭。」

鬼面俠語冷如冰，作勢欲發，黑大麻子看得嚇一跳，連退三步，未敢再放半個屁。

「說吧，要殺誰？」

「老夫現在還不能說。」

「爲什麼？」

「當然是有不得巳的苦衷！」

「要到什麼時候才能指明對象？」

「臨事之前自當言明。」

「哼，本俠沒工夫爲你閑耗着。」

「老夫可以先預付一半定金。」

說着，探懷掏出五張五百兩的銀票，親手交給鬼面俠。

鬼面俠手執銀票，輕巧的彈了幾下，道：「本俠勉爲其難的答應你，不過，另有附加條件。」

黑大麻子愕然一楞，道：「你還有附加條件？」

鬼面俠沉聲說道：「當然，本俠行事一向乾凈俐落，辦完事拍拍屁股就走，現在却必須繼續留在七里溝，從此刻起，本俠的一切開支你要負全責。」

「一天大概要多少錢。」

「三百兩。」

「什麼？三百兩，吃全牛也要不了這麼多。」

「殺手生涯原是夢，本俠不但要吃喝，還要嫖賭。」

「鬼面俠，老夫只負責你的吃住，不管嫖賭。」

「這可由不得你，要嘛照單全收，不然就拉倒。」

鬼面俠好古怪的脾氣，話聲甫落，將五張銀票往地上一扔，掉頭就走。

他架子端得足，黑大麻子馬上慌了，急忙拾起銀票，雙手送上去，彎腰哈背的道：「成，成！就誤一天，老夫多付三百兩銀子就是，但不知如何與大俠連繫？」

鬼面俠將銀票往懷裏一塞，道：「簡單，你只要請馬豆腐大吃大喝一頓，當他酩酊大醉時，告訴他約見的時地，本俠自會準時赴約。」

「哦，你與馬雲飛原是舊識。」

「我們並不認識。」

「兩個素不相識的人，尤其在酩酊大醉之後，如何傳遞消息？」

「本俠自有神機妙算。」

「可否請貴俠說的明白一些？」

「你的話巳經太多了，再見。」

說走就走，身形一長，立如瀉電奔馬一般飛奔而去，也不過一剎那的工夫，便消失在白茫茫的雪地裏。

× ×

夜巳經很深了。

天上又飄下雪花。

蒼鷹小諸葛杜康在抱着張寡婦呼呼大睡，灰鷹胡不歸則窩在紅鷹的房裏閉門密談，馬雲飛的房裏靜悄悄地，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有人發現，七仙居的燈火仍然亮着。

有人發現，七里溝西邊的玫瑰花早在天黑前便不見了，在原來的地方留下一方紙片，但不久亦告不翼而飛。

天寒地凍的，又值深更半夜，街上行人絕跡，却見一個駝背老人，拎着一個破籃子，仍自來回叫賣着。

「花生、蓮花豆、還有熱騰騰的茶葉蛋……」

「瓜子……炒栗子……香噴噴的豆腐干……」

天這麼冷，又這麼晚，當然不會有人買他的東西。

然而，駝背老人似乎毫不在意，跑完了西街，又來到東街。

惟一與他作伴的是一名打更的更伕，正不停的敲出三更天的梆聲。

梆聲中，突然神不知鬼不覺地，在大街上出現一條麗影。

這個女子的衣着十分華貴艷麗，棗紅色的勁裝，外罩厚厚的貂裘，圍脖是一整隻黑狐狸，高聳的雙峯中間別着一朵紅玫瑰，口鼻之上，蒙着一方黑紗，僅僅露出一雙明亮深邃、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此刻，紅衣女子正從更伕的身旁經過，冷硬的聲音說道：『七里溝磨坊』在那兒？」

老更伕指着左前方，道：「就在前面的山邊上。」

言畢，復將詳細的走法，說了個一清二楚，顯然是一位古道熱腸的好心人。

詎料，紅衣女子却毫不領情，連半個謝字都沒有說，香風一掠，便匆匆而去。

老更伕久經世故，早巳看慣了冷面孔，亦未往心上放，兀自拉長聲音吆喝道：

「天寒地凍，小心火燭。」反復數次，低沉而又富韻味。

紅衣女子頭也不回，直往前奔，疾行里許地之後，與賣零食的駝背老人不期而遇。

駝背老人的一雙精光閃閃的老眼，瞄了紅衣女子一眼後便迅即移開，掀開竹籃子，猛拉生意：「姑娘，來個茶葉蛋，一包蓮花豆？」

紅衣女子連正眼都沒瞧他一下，擦身而過，箭也似的射入側旁一條巷弄裏。

駝背老人叫賣着，也跟着走進去。

山邊上，有一幢獨門獨戶的老舊破房子，映着雪光，紅衣女子可以清楚的看到了門楣之上有五個不太完整的字：「七里溝磨坊」。

紅衣女子停下來，略一審視，上前叩門三響。

裏面很快就有了反應，只有一個字：「誰？」

紅衣女子直接了當的道：「鐵胆羅剎，你也可以叫我紅玫瑰。」

「請！請！」

這人好生無禮，口中說請，門却未曾打開。

紅玫瑰停候少頃，不由怒從心頭起，小蠻脚猛一踹，飛身闖入。

「看劍！」

「看刀！」

來不及看清楚磨坊裏的實際情況，門背後閃出兩條彪形大漢，左刀右劍，一齊招呼上來。

好厲害的鐵胆羅剎，擰身掠頂而過，人在半空中，猛一個大廻旋，反而跑到二人的身後去。

「滾！」

雙掌齊出，力猛如山，在這個節骨眼上，兩個人想轉身也轉不過來，只覺得全身血氣翻湧，被震離地面，震出房門，狗吃屎般摔在雪地裏了。

「花生、蓮花豆、還有熱騰騰的茶葉蛋。」

「瓜子……炒栗子……香噴噴的豆腐干。」

不識相的駝背老人，這時候正好來到門口，口中吆喝着，一雙骨碌碌的老眼直往裏面瞧。

紅玫瑰這時候巳弄清楚週圍的情況，面前是一間寬大的空房子，正中有一個大石磨，磨盤上點着一支蠟燭，此外別無長物。

蠟光有限，鐵胆羅剎只能看到丈許方圓的景象，四下黑忽忽的，似有人影晃動，潛伏着無限殺機。

紅玫瑰藝高人胆大，甩一甩狐狸圍脖，傲然地說道：「朋友，你們如果自認爲是一條漢子，就站到明處來，別再藏頭露尾。」

牆角上竄出一條人影，通！的一聲，先關上大門，然後才站到明處來，鐵胆羅剎見是一個猴臉尖腮的乾巴老頭，從齒縫裏冷哼一聲，道：「瘦皮猴，你不是七仙居的那位護院武師嗎？」

瘦皮猴乾笑兩聲，道：「不錯，姑娘好眼力。」

鐵胆羅剎朝他身後一望，道：「邀本

姑娘來此的是你？」

瘦皮猴答非所問的道：「老夫想先查清楚，姑娘何人？」

「鐵胆羅剎，一個職業女殺手。」

「嗯！空口無憑，老夫要妳拿出證據來。」

鐵胆羅剎手一揚，篤！前面木栓上巳多了一枚玫瑰釘，手法爽俐，動作飛快，名家高招，果然不同凡俗。

紅玫瑰吐字如刀的道：「玫瑰釘只此一家，別無分號，足以證明一切。」

瘦皮猴陰惻惻的冷笑道：「沒有錯就好。」語音一頓，忽又改口大叫一聲道：「上！」

隨着他這一聲上，從四個不同的方向，殺出來四個人，兩人執刀，二人使劍，大家一言不發，仿若餓狼惡犬，朝鐵胆羅剎的身上猛砍猛刺。

彼此近在咫尺，招發即到，絲絲的刀風巳襲上身來，紅玫瑰依然卓立原地，紋風未動，瘦皮猴誤以爲是猝然受襲之下未及應變，暗想：「見面不如聞名，鐵胆羅剎也不過爾爾。」

四名大漢同樣爲此眉飛色舞，手上一緊，又加了三分勁道，疾取紅玫瑰的上盤要害。

刀光劍影中，但見紅影一閃，緊接着叮叮噹噹一陣響，紅玫瑰巳臨危脫困，四個人不但未能傷到人家的一根汗毛，反而窩裏反撞在一起了。

有的鼻青臉腫，有的血流如注，一人傷肩，一人斷臂，由於用力過猛，四個人一觸即分，全部仰面栽下去，呼疼喊痛不巳。

鐵胆羅剎則如沒事人似的，站立磨盤之上，嬌聲冷笑道：「本姑娘殺人一向是有代價的，你們再無理取鬧，小心姑奶奶破例。」

「殺！」

「殺！」

她這兒話聲甫落，陰暗中一下子又冒出來八個人，刀、槍、劍、戟齊舉，攻向大石磨。

磨上有燭，目標顯明，八個人又是謀而後動，有如八隻怒獅，眼看紅玫瑰處境危殆，不斷腿也會傷脚。

萬不料，就在這個千鈞一髮之際，燭光突然熄了，磨上爆出無數火花，八件兵器全部砍在石磨上，却不曾砍到鐵胆羅剎的腿，傷到她的脚。

因爲，就在這個電光石火的一瞬間，紅玫瑰巳如幽靈似的作了「樑上君子」。

蠟燭則被她一脚踢飛，奇巧無比的落在窗台上，這時又熄而復明。

屢擊不中，七仙居的高手甚覺面上無光，彼此互換一道眼神，方欲騰身追殺，却猛然發覺，刀劍巳經抽不回來，鐵胆羅剎去而復返，早將大夥兒的兵刃踩住了。

「找死！」嬌叱聲中，雙掌齊揚，四人被點中麻穴，僵在原地不動了，另四人更糟，一人挨了一枚玫瑰釘，倒臥血泊之中。

所幸，鐵胆羅剎的規矩，向不無償殺人，玫瑰釘是釘在肩膀上，並非咽喉要害，不然，早就魂歸西天，那還有命在。

鐵胆羅剎環視全場一眼，對瘦皮猴說道：「老小子，你邀本姑娘來此，畢竟爲了何事，再這樣妄動干戈，小心你項上的人頭。」

瘦皮猴上前三步，皮笑肉不笑的道：「姑娘好功夫，廖某今天算是開了眼界，其實，邀姑娘的另有其人，老夫只是奉命行事罷了。」

紅玫瑰雙眉一挑，忙問道：「是什麼人？」

「我們家老爺。」

「是萬有財那個老傢伙？」

「請姑娘說話客氣點。」

「爲富不仁，本姑娘對有錢的人一向沒有好感。」

「和氣生財，只有有錢的人才出得起好價錢。」

「和氣？瞧瞧這個陣勢，你們擺明了是跟姑奶奶過不去，那還有和氣可言？」

「姑娘請別誤會，主要是因爲這是一筆大買賣，對象十分扎手，爲了愼重起見，不得不先測試一下姑娘的藝業胆識。」

抱起雙拳，深施一禮，瘦皮猴乾笑兩聲，繼又說道：「我廖達願爲此向姑娘致歉。」

鐵胆羅剎以最快的速度，替四人解了穴道，跳下磨盤，往廖武師面前一站，神氣十足的道：「還合格嗎？」

瘦皮猴廖達連聲說道：「合格，合格，姑娘天人神技，游刃有餘。」

「那就別再囉七八嗦，快將萬有財請出來吧。」

「敝上現正在七仙居，請姑娘過府一談。」

「走！」

「走！」

二人一馬當先，步出「七里溝磨坊」，前時摔出去的那兩名大漢早巳爬起來，正圍着駝背老人的破竹籃，猛吃茶葉蛋，三個人都說有笑，談得頗爲投機。

瘦皮猴却大爲光火，勃然大怒道：「他媽的，你們除了吃喝之外還會幹什麼，簡直是一羣酒囊飯袋。」

越說越氣，上去就是兩巴掌，飛起一脚，復將駝背老頭的竹籃子踢翻在地，一時花生、瓜子、蓮花豆等灑了一地，害得老頭子手忙脚亂，滿地拾撿。

七仙居殺人買賣

萬有財在七里溝是首富，他住的七仙居自然也是七里溝最豪華的房子。

正面是一棟宮殿式的建築，後面井然的蓋了七座大樓，據說這七座大樓之內各住着萬大財主一位如花似玉的夫人。

瘦皮猴廖達領着紅玫瑰，直接走進正殿的一間密室。密室內陳設雅緻，檜木地板擦得精光亮，鏤空的太師椅配以寶藍色絲絨墊，壁爐內烈火熊熊，萬大財主穿着一件藏青色睡袍正坐在一張搖椅上烤火。

瘦皮猴趨前躬身說道：「主人，鐵胆羅剎到。」

萬有財轉過搖椅，望着紅玫瑰，擺擺手，廖達會意，轉身退出去，黑大麻子本來正要走進來，見此情狀，也跟着一起退出去，順手將房門帶上。

這時候，萬有財才開口說道：「姑娘

就是名震武林的鐵胆羅刹?」

鐵胆羅刹「嗯」了一聲，沒有答腔。

萬有財伸手作勢道：「請坐。」

鐵胆羅刹道：「不必，談完生意本姑娘馬上走。」

萬有財道：「急什麼，爲了彼此方便，老夫倒希望姑娘能作客七仙居。」

鐵胆羅刹毫不領情，冷森森的道：「本姑娘自有居處，不勞旁人操心。」

萬有財苦笑道：「老夫純出一片善意，姑娘可千萬不要誤會。」

「謝謝，殺人生涯最孤寂，獨來獨往兩不欠，請談正題。」

「姑娘眞是快人快語，好吧，請姑娘先開價。」

「一條命五千兩，恕不賒欠。」

「六條命該有一點饒頭吧?」

「殺人買賣，不折不扣，六五三萬兩，少一文也不行。」

「姑娘，請別忘，妳做的可不是獨門生意，鬼面俠亦在此開張營業。」

「行有行規，那小子也絕不會算你兩萬九，況且千面殺手業已被人僱用，不可能再另起爐灶。」

「六條命可是一筆大買賣，盼能够三思。」

「九條命也一樣，你可以拒絕，不必討價還價，如果嫌貴就算了，什麼時候改變主意，本姑娘願意隨時效命。」

紅玫瑰行事乾淨俐落，頗有男兒之作風，她話一說完，轉身就走，毫不拖泥帶水。

萬有財連忙站起身來，招招手道：「且慢，三萬兩就三萬兩，但對手人多勢衆，又都是雄霸一方的人物，姑娘可有十足的信心?」

紅玫瑰的眸中閃過一抹傲色，道：「拿人錢財，爲人消災，這事不勞閣下費神，達不成任務，願雙倍奉還，外加本姑娘的一顆項上人頭。」

萬有財笑呵呵的道：「有姑娘這句話就夠了，鐵胆羅刹，金字招牌，玫瑰釘追魂奪命，更是釘無虛發，願姑娘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紅玫瑰冷笑道：「萬大財主，別儘說廢話了，你還沒有說出你的寃家對頭是誰呢?」

提到寃家對頭，萬有財的臉色微微一變，鄭重其事的道：「齊魯七鷹，姑娘應該有個所聞吧?」

紅玫瑰不假思索，馬上答道：「知道，老大神鷹雷洪；老二天鷹高峯；老三金鷹潘鐵柱；老四紅鷹侯一刀；老五黑鷹大鬍子；老六灰鷹胡不歸；老七蒼鷹小諸葛杜康。這七個傢伙都不是什麼好東西，全都出身響馬，以打家刼舍，殺人越貨爲常業，聽說十幾年前幹了一大票後，便告銷聲匿跡，對不對?」

說來如數家珍，萬有財頻頻頷首稱讚道：「姑娘好深的閱歷，武林中事皆耳熟能詳，佩服!佩服!」

鐵胆羅刹振振有詞的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吃我們這碗飯，知彼的功夫最重要，否則，一個不小心，就會丟掉吃飯的傢伙。」

話題一轉，立又說道：「但不知你要殺那六個?」

「老二高峯，至老七杜康。」

「哦……爲何單單漏掉老大雷洪?莫非——?」

「神鷹雷洪傳聞業已作古，若仍在世，老夫也毋須姑娘操刀。」

「怎麼?你們是朋友?」

「恰恰相反，老夫與他仇深似海，恨高如山，假如雷洪仍在陽世，萬某必須手刃此賊。」

「肥水不落外人田，這一來，萬大財主又可以省下五千兩，別光說不練，你還沒有付錢呢。」

萬有財「啊」了一聲，轉身走進套間去，隨後又探出半個頭來，道：「姑娘是要現金?還是銀票?」

紅玫瑰毫不考慮的道：「要銀票，方便。」

不一時，萬有財拿出一疊銀票來交給鐵胆羅刹，道：「這六張票子都是北京城的鐵票，每張五千兩，一共三萬，請姑娘過目。」

紅玫瑰隨便看一看，納入懷中，道：「現在，說說看，可知這六個人的最新行踪?」

萬有財道：「到目前爲止，老夫只知道紅鷹侯一刀與灰鷹胡不歸，已至七里溝，就住在興隆客棧裏。」

紅玫瑰揚眉說道：「蒼鷹小諸葛杜康也到了，萬大財主可有個耳聞?」

「老夫已得到消息，惜未查明他落脚的地方。」

「聽說他曾經在張寡婦的豆腐店露過面。」

「有消息就好辦，姑娘神通廣大，相信定可手到命亡。」

「殺人是本姑娘的職責，閣下盡可大放寬心，有一個沿街叫賣零食的駝背老頭，是七里溝原有的本地人?還是新到的外來客?」

「老夫也注意到了，是外來客，十分可疑，有可能是七鷹中人。」

「好，只要是七鷹中人，絕對逃不過我的玫瑰釘。」

萬有財忽然換了一副嚴肅的臉孔，聲沉語重的道：「鐵胆羅刹，有幾句醜話老夫願講在前頭，不管將來事情如何演變，務請姑娘三緘其口，事成之後應即遠離七里溝，命案與老夫也一概無涉。」

紅玫瑰格格冷笑一聲，道：「姑奶奶我看多了，有錢有勢的人都是這一副嘴臉，壞事做絕，責任却推得一乾二淨，放心，替僱主保密，是幹殺手者起碼的職業道德。」

萬有財滿意的笑笑，沒有答腔。

紅玫瑰又說道：「不知有無一定的時限?」

萬有財道：「越快越好，最好在五天之內叫他們全部命歸九幽。」

「五天六條命，好，本姑娘會盡力而爲，你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告辭了。」

不待萬大財主的首肯，紅玫瑰話落人起，奪門而出，一霎眼便上了牆頭不見了，動作敏捷，身法曼妙，守在外面的黑大麻子與瘦皮猴不由皆瞪目結舌，爲之驚詫不已。

× × ×

不知是什麼緣故，豆腐大俠馬雲飛今兒個起得特別早，太陽剛剛才照上窗紙，便已穿得整整齊齊，走出房門去。

不經意的朝左右瞧瞧，怪，不知何時，釘在房門上的兩枚「紅鷹」及「灰鷹」不見了。

馬雲飛雖然心裏納悶，却並未細加探究，吹着口哨，邁開輕快的步伐，一逕來到前面的膳堂。

小二哥大毛見他容光煥發，喜氣洋洋的樣子，往昔的愁眉苦臉相早已一掃而空，心裏頭直犯嘀咕，隨口問候一聲：「早呀。」

「早!」馬雲飛手指着後邊，道：「那兩個老小子搬了?」

小二哥一楞，道：「沒有呀，剛才小的還送粥進去呢。」

馬雲飛自言自語的道：「奇怪，人沒有走，招牌却摘了，眞是莫名其妙。」

掏出一張銀票，抖一抖，整個身子往櫃台上一靠，對趙掌櫃道：「喂，掌櫃的，算算看我一共欠你們多少?」

胖櫃台朝他手上的銀票瞄一眼，巴結的說：「馬大俠發財了!」

馬雲飛聳聳雙肩，歪着頭說：「我早說過，會有人孝敬馬某的。你們偏不信，還千方百計的想要剝我的鼠皮大氅。」

胖掌櫃堆下一臉的笑容，道：「抱歉!抱歉!小老兒有眼不識泰山，看馬大爺一臉喜氣，想必是發了大財?」

馬雲飛扮了一個鬼臉，說道：「不多，只是一筆小財，大概夠我樂乎三兩天的，趙掌櫃，別把話題扯遠了，你倒是快算呀。」

趙掌櫃戴起老花眼鏡，取出帳簿，拿起算盤，劈里拍啦打了半天，道：「總共二百四十六兩八錢三。」

馬雲飛將銀票放在櫃台上，一彈，彈送到趙掌櫃的面前，道：「整數好記，算二百五了，這是一張五百兩的票子，先給我一百兩碎銀子，多的就存在櫃上，以後慢慢算。」

「是!是!」

有錢能使鬼推磨，這會兒趙掌櫃對馬雲飛可謂百依百順，親手送上一百兩碎銀子，還附送一隻漂亮的錢包。

打開錢包，取出二十兩銀子，交給小二哥，道：「大毛，還記得吧，我答應送你一件新皮襖，抽個空自己去買，不夠再跟我要。」

大毛說什麼也不肯接受，道：「馬大爺，你還是自個兒留着用吧，再說一件皮襖也要不了二十兩。」

馬雲飛硬將銀子塞到他懷裏去，道：「大毛，我馬雲飛可是一向說一不二，再推推拉拉的我可要生氣了。」

小二哥見他執意甚堅，這才千謝萬謝的收下來，道：「馬大爺，你眞是個大好人，將來一定有好報。」

豆腐大俠馬雲飛笑道：「別扯淡，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憂，管他娘的是好報或是惡報。」

一提到酒，小二哥馬上想到一件事，道：「還沒有吃早點吧?小的這就去買，老樣?」

說着，撒腿就要走，馬雲飛伸手一攔，說道：「別痲煩，今天我自己到外面去吃。」

將錢包往袖子裏一塞，邁開方步，向外走去，忽見厚重的門簾子被人用力掀開，走進一個面如鍋底，滿臉刺蝟鬍子，口鼻莫辨，年齡不詳的大漢來。

大漢一進門，兩隻眼珠子便骨碌碌的轉個不停，一面四下搜視，一面放步直闖。小二哥大毛急忙迎上去，陪笑說道：「爺，你是要打尖，還是住店?」

「都不是!」大漢粗聲大氣的嚷着。

大毛知道遇上了難惹的主兒，跟上去，小心翼翼的道：「如果什麼地方小的可以效勞，請直管吩咐。」

大漢眼一瞪，道：「老子要找人!」

「請問找那一位?」

「他媽的，你眞囉嗦，告訴你也不曉得。」

這是什麼話，沒有說出來，怎麼知道人家不曉得，但大漢人高馬大，一臉凶相，背上還揹着一把大斧頭，小二哥可不敢觸霉頭，緊跟在後面，悶不吭聲。

大漢簡直目中無人，膳堂裏的客人他一個一個掀起腦袋來看，結果並未找到他要找的人，隨即一頭撞進後院去，挨着房門，一間一間的看。

馬雲飛一時好奇，也怕小二哥吃排頭，緊走幾步，趕在大毛前面，嘻皮笑臉的道：「朋友，這是客棧，可不是墳場，門板也不是墓碑，上面可沒有顯考顯妣的名和姓。」

這話竭盡譏諷笑罵之能事，大漢當然聽得懂，不禁大怒，劈面就是一巴掌，道：「他奶奶的，你敢消遣我，看老子活劈了你。」

此人的手掌大如蒲團，一摑之力，猛銳難當，馬雲飛脫口喊了一聲：「我的媽呀!」縮頭矮身蹲下去，却不小心一屁股坐在櫈子上，櫈子翹起老高，劈!大漢一掌擊中，木櫈四分五裂，大漢也吃了苦頭，痛得他哇哇大叫不已。

這一來，大漢更火更怒，正要解下斧頭來大幹，馬雲飛連忙搖着雙手，一疊聲的說：「不要，不要，馬某原是一片好意，千萬不要動肝火。」

大漢粗獷的道：「你他媽的這是什麼意思?」

「在下是想帮你找人。」

「你知道老子要找誰?」

「如果你是黑鷹大鬍子，非但知道，還曉得他們的去處。」

大漢指着自己的鼻子，道：「你怎麼知道我是黑鷹大鬍子?」

馬雲飛指着他的臉，道：「面如鍋底，一臉刺蝟鬍子，瞧瞧，比孫猴子，豬八戒還好認，武林中找不出第二個來。」

大鬍子聽他將自己比作豬八戒，火氣直往上沖，道：「小子，你是什麼人?」

馬雲飛據實說道：「在下馬雲飛，有人誤會我就是赫赫有名的鬼面俠，其實我們只是從未見過面的好朋友而已。」

大鬍子怒氣沖沖的說道：「原來你就是那個窩囊廢馬豆腐，就算你是鬼面俠的好朋友，甚至是他本人，老子也不在乎，今天非要將你砸成爛豆腐，到西天取經去

吧。」

雙手疾伸，將馬雲飛抓在手中，高高舉起，準備摔下去。

馬雲飛嚇得面無人色，連聲討饒：「使不得，使不得，摔死我馬雲飛，你就找不到侯一刀他們了。」

大鬍子將馬雲飛放下來，道：「你眞的知道我四哥他們的去處？」

「我只有一個腦袋，沒有十成十的把握，可不敢隨便亂說。」

「說，他們住那兒？」

「侯一刀、胡不歸就住這兒，杜康杜老七在張寡婦的西施豆腐店裏。」

「帶我去。」

「去那兒？」

「先找我四哥去。」

馬雲飛在前，大鬍子在後，繞過中庭，停在紅鷹房外。

大鬍子叩了門，裏面很快傳出一個沙啞的聲音來：「誰！」

「是我，老五。」

房門咿呀而開，僅一半不到，胡不歸與一個尖鼻子尖嘴的紅臉老頭併肩而立，正是紅鷹侯一刀。

大髮子道：「四哥、六弟，我沒有來晚吧？」跨步而入。

侯一刀道：「不晚，還來得及。」

胡不歸一眼瞧見了馬雲飛，沉聲說道：「豆腐，你來幹什麼？」

馬雲飛道：「帶路，給五爺帶路。」

侯一刀道：「七里溝殺機四伏，此地更是藏龍臥虎，想活命最好搬出興隆客棧，遠離七里溝。」

馬雲飛道：「遠親不如隣近，侯大俠該不會趕我這個老隣居吧？馬某尚有一些俗務未了，快則三日，慢則五天便走，不會碍你們的事的。」

胡不歸道：「我警告你，不搬可以，但你必須特別注意。」

馬雲飛道：「注意什麼？」

侯一刀道：「不管你聽到什麼，或者看到什麼，就當沒有聽到，沒有看到，知道嗎？」

馬雲飛道：「齊魯七鷹，雄霸江湖，我馬雲飛即使有十條命也惹不起，怎敢搬弄你們的是非。」

胡不歸道：「知道惹不起就好，不然小心亡命七里溝。」

砰！一聲，房門關了，馬雲飛還聽到上門的聲音。

× × ×

西施豆腐店，還兼營早點生意，這會兒正是生意最好的時候，十幾張桌子約莫上了九成座，只有店頭店尾的兩張桌子還有空位。

如果有心人，一定會發現，坐在店尾，那位背向外的客人是小諸葛杜康。

杜康的左後方，坐着一位村姑打扮的姑娘，看似在低頭疾食，有意無意間却不時將目光投向杜七爺。

一忽兒，又來了一位客人，是那位賣零食的駝背老頭，不待巧兒上去招呼，便搶先說道：「給俺來一碗鹹豆汁，一套燒餅。」

邊走邊說，坐在杜康的正對面。

張寡婦親自將吃食送過去，瞄了兩人一眼，道：「魏老爹，這兩天的生意還不錯吧。」

駝背老人歎了口氣，說道：「唉！別提了，昨天晚上走了個霉運，一籃子東西被廖武師踢個稀巴爛，今天厚着臉皮要掛個帳。」

張寡婦爽朗的笑笑，說道：「沒關係，沒關係，老爹儘管吃，這幾個錢我還請得起。」

就在二人談笑間，馬雲飛也蹓躂進來了，落坐在店口上。巧兒好機伶，打了一個蛋，送上一碗熱騰騰的豆汁來，嬌滴滴的說道：「今天是什麼風，這麼早就起來了？」

馬雲飛正注視着裏面，好像沒有聽見，道：「巧兒，你們認識他？」

這話沒頭沒腦，巧兒聽不懂道：「誰呀？」

「那個賣茶葉蛋的駝背老頭。」

「當然認得啦，他是我們豆腐店的常客。」

「可是，我聽說，他並不是七里溝的人。」

「我也聽說了，他來七里溝才五六天，由於天天來我們店裏吃東西，所以大家很熟。」

「他姓什麼？高？還是潘？」

「都不是，他姓魏，我們都叫他魏老爹。」

「哦，如此說來，只是新交，並非舊識？」

「馬大哥，你今天是怎麼了，說話怪怪的，好像有什麼麼事要發生。」

「巧兒，自從齊魯七鷹相繼到達後，七里溝便暗潮洶湧，危機重重，我有一種預感，不出三天準會鬧出命案來，你們母女最好當心。」

巧兒神色一緊，噤聲問道：「當心什麼？」

馬雲飛凝視着杜康、駝背老人那邊的靜動，小聲說：「齊魯七鷹，惡跡昭彰，最好敬鬼神而遠之，設法叫小諸葛搬出豆腐店，當可省去不少痲煩。」

一提到杜康，巧兒就一臉的不悅，說道：「不行，爲了杜大叔，我們母女還吵了一架，弄得很不愉快，我們母女倆已經講好了，我不管我媽的事，媽也不管我的事。」

「妳的事，妳有啥事？」

「主要是爲了我們之間的事。」

「我們之間清清白白的，沒有什麼事呀。」

「本來就沒有什麼嘛，可是……我媽却不這樣想，認爲你太『花』的，太『危險』。」

馬雲飛聞言笑了，笑得十分牽强而又神秘。

他想說下麼，但話到口邊，又嚥了回去。

此刻，杜康已吃完早點，走進後屋臥室。

張寡婦也跟着走進去。

駝背老頭魏老爹，抹抹嘴巴，拎着一個空籃子，向巧兒招呼一聲，離開了豆腐店。

接着，又有幾位客人陸續離去，巧兒忙着去收碗收錢，那位村姑，扔下兩個銅板，也夾雜在人羣中離開了。

不知何時，更不知道是誰，馬雲飛正想端起碗來喝豆汁，突然發現，在碗裏多了一個紙團，撈起來打開一看，上面只有簡短的六個字：「小心多言招災！」

字跡娟秀端正，似是女流手筆。

馬雲飛的嘴角噙下一絲冷笑，將紙條撕個粉碎，屈指一彈，隨風而去。

巧兒忙乎完了，見馬雲飛還沒有動，道：「你怎麼還沒有喝？」

馬雲飛道：「剛才不小心弄髒了！」

巧兒噘着嘴，道：「幹嘛不早說，我去換一碗。」

馬雲飛說道：「算了，今天不喝豆汁喝酒，痲煩妳去切二片醬肘子，沽二斤酒來。」

「好，我馬上去。」

巧兒對他眞是百依百順，打開抽屜，拿了些碎銀子就走，馬雲飛適時塞給她一錠二十兩重的小元寶，道：「我這兒有，拿去。」

打從一認識，巧兒就沒見馬雲飛有過錢，不由一怔，說道：「你有錢了？那兒來的？」

馬雲飛隨口胡扯：「嗯，是賭場裏贏的。」

巧兒亦未深究，很快便將酒菜買辦齊全，端上桌子，還給馬雲飛滿滿斟了一大杯酒，找回來一大把碎銀子。

馬雲飛將碎銀子塞進巧兒手裏，道：「不用了，這一陣子經常白吃白喝，問心難安，有多的就留着買胭脂花粉吧。」

巧兒先是一喜，但隨又拉下臉來，無限柔媚的道：「你要是眞有誠意送人家東西，就當親自去買，這算什麼嘛。」

馬雲飛自知理虧，乾了一杯酒，潤潤喉嚨，道：「失禮，改天有時間我一定陪妳去買。」

「今天不行嗎？」

「今天我還有要緊的事。」

「是什麼要緊的事？」

「現在還不能說，反正事關緊要，非辦不可。」

巧兒無可奈何，只好順着他，索性坐在馬雲飛對面，看他喝酒。

馬雲飛一口氣連飲三杯，夾了一口醬肘子，道：「巧兒，那個魏老爹與杜康，認不認識？」

「好像不認識。」

「他們從來沒有談過話？」

「沒留意，好像沒有，嗯，你問這作甚？」

「沒有什麼，只是隨便問問，但願魏老爹並非七鷹中人，假如齊魯七鷹全部齊集在此，準會將七里溝鬧翻了天。」

張寡婦從臥房走出來了，冷冷的朝這邊瞅了一眼，正好有客人上門，巧兒逕去上前招呼，馬雲飛自酌自飲，直至近午時分，始帶着幾分醉意蹣跚而去。

馬雲飛千金買笑

馬雲飛跟巧兒說有急事待辦，其實是睜眼說瞎話，他所謂的要緊事，只是打算去逛窰子。

在街上兜了一圈，合計留春院是該開門的時候了，當即脚底抹油，放步行去。

果然，留春院綠燈高挑，院門洞開，兩名大茶壺像門神似的站在外面，不停的向姑娘們報告着恩客的大名。當馬雲飛走過時，其中一人馬上大聲吆喝道：「花花公子馬雲飛馬大大爺到，接客哪！」

尾音特別長，也特別響亮，餘音尚未落地，馬雲飛已迫不及待的衝進去。

馬雲飛雖然僅僅來過一次，但手面闊綽，一擲千金，姑娘們記憶猶新，一聽說他來了，不由皆打開簾子迎出來。

吞了口口水，馬雲飛像是八輩子沒見過女人，以餓虎撲羊的架式迎上去。

偏偏，半路上殺出一個孫二娘來，橫身攔住，冷言冷語的道：「馬公子，我們留春院不歡迎白嫖白玩的窮小子。」

花花公子馬雲飛沒好氣的說道：「誰說我要白玩白嫖來着，哼！大爺有的是銀子。」

老鴇母孫二娘當然不信，歪着嘴說道：「牛皮人人會吹，你最好是拿出來亮一亮。」

馬雲飛摸出一張五百兩的銀票來，彈一彈，抖一抖，神氣十足的道：「瞧清楚，這是北京城老字號『大德昌』的票子，不假吧？」

孫二娘湊上來一看，見錢眼開，馬上堆下一臉的媚笑，嗲聲說道：「喲，你馬大爺的票子那還假得了，我老婆子只不過是跟你鬧着玩的，可千萬不要當眞，請！請！」

老鴇子彎着腰，一臉奴才相，馬雲飛連正眼都沒瞧她一下，挺着腰幹走進去。

窰姐兒們早如蒼蠅般地擁上來，馬雲飛樂得笑口大開，摟摟這個，摸摸那個，不管環肥燕瘦，一概照單全收。

馬雲飛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只要是圍攏在他身邊的女人，不論美醜，統統有賞，是以，姑娘們皆爭着往他身邊擠，很快便將他困入脂粉陣中。

高舉着銀票，晃一晃，馬雲飛朗聲說道：「我的好姐姐，你們別擠，十二金釵，每人十兩，一個也少不了。」

聽說人人有賞，十二名粉頭這才停止爭奪，爆出一陣尖叫，在一羣鶯鶯燕燕的簇擁下，馬雲飛幾乎是被「架」進了一間堂屋。

嫦娥端來茶水，春蘭送來瓜子，秋香是個狐狸精，一屁股坐到馬雲飛懷裏去，柔着像一灘水，猛獻慇懃。

馬雲飛摟住秋香的脖子，親一親，道：「秋香，妳記住，這張票子裏再多分給妳二十兩。」

「這不公平。」

「不公平！」

「我要！」

「我也要！」

甫停息的戰火又告復燃，大家皆爭着往馬雲飛懷裏坐，噘起櫻桃小口，爭着要馬雲飛來親。

登時，你爭我奪，堂內秩序大亂，嫦娥才坐上半個屁股來，又被春蘭擠下去，一張火辣辣的小嘴眼看就要湊到馬雲飛的嘴邊了，却硬被另一名粉頭推開了，片刻工夫不到，馬雲飛便被擠倒在地，壓在了

姑娘們的嬌軀下面。

好不容易才爬出脂粉堆，馬雲飛喘着氣說：「我的祖奶奶，這個遊戲不好玩，咱們換個方式吧，誰在我的臉上留下一個胭脂印，賞白銀十兩，以舌尖餵一片瓜子的賞二十兩！」

那有這樣花錢的，一個唇印十兩，一片瓜子二十兩，就算家財萬貫，有金山銀山，也禁不起這樣折騰。

馬雲飛却喜歡這個調調兒，千金買笑，連眉頭都沒有皺一下。

其實，馬雲飛的想法也許並沒有錯，銀子的魔力尤其令人吃驚，一場別開生面的爭奪戲又告登場，在震耳的嬌笑，尖叫聲中，窰姐兒們爭先恐後，推推拉拉，不久，馬雲飛的臉上便印上去十幾個胭脂唇印，變成一張大花臉，左顧右盼，樂不可支。

可是，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一個姑娘將瓜子餵進他嘴裏去，不少人失之交唇，功敗垂成，歎惜之聲不絕如縷。

嫦娥是個鬼靈精，見到這般情形，忽生一計，道：「姐妹們，這樣爭下去咱們都會累死，馬公子吃不到瓜子，咱們得不到銀子，這樣吧，大夥兒排着隊來餵，人人有份，好不好。」

「好！」

「好！」

粉頭們齊聲應好，馬雲飛也不反對，四平八穩的坐好，將銀票擱在桌子上，道：「這個法子妙極了，你們排隊上吧，這張票子全給你們了。」

主意是嫦娥出的，拔了頭彩，蛇信似的舌頭伸進馬雲飛口裏去，花花公子是個行家，吸一吸，吮一吮，滿口生香，飄飄欲仙。

十二金釵很快便輪完了，算算看，五百兩銀子也差不多用完了，秋香嬌滴滴的媚笑道：「馬公子，咱們再換個新點子來玩吧！」

玩女人，馬雲飛永遠玩不膩，立即興高采烈的說道：「好啊，妳還有什麼妙點子？」

堂屋裏立刻靜下來了，姑娘搔首弄腮，亂出主意，却沒有一樁是新鮮的。忽見孫二娘一搖三擺的走進來，道：「老婆子我倒有一個好主意，我們留春院新來了一位金鳳姑娘，人標緻，嗓子甜，說多美就有多美，能夠一親芳澤，做鬼也風流。」

嫦娥在一旁猛敲邊鼓，道：「是啊，這位金鳳妹子，膚白似雪，眼若秋水，吐氣幽香如蘭，有人願出三百兩銀子跟她親個嘴，她却不屑一顧。」

春蘭說的更加天花亂墜，道：「金妹子的美，我們十二個人加起來都不及她的一半，那個男人要是被她瞅上一眼，保證三天都睡不着覺。」

秋香也爭着說：「馬公子，聽說金鳳年方十八，還是一個清倌呢。」

你一言，我一語，把馬雲飛撩撥得癢癢的，道：「孫二娘，妳這個主意不錯，是，帶我到金鳳姑娘的房裏去坐坐。」

孫二娘手一伸，說道：「金鳳姑娘身價太高，坐坐可以，得先付五百兩的見面禮。」

馬雲飛聽得一呆，道：「什麼，還不曾見面就先付五百兩的見面禮，這可太貴了。」

嫦娥道：「不貴，有人出一千兩，我們金鳳妹子還不肯露面呢，孫媽媽對公子另眼相看，僅收半價，金鳳妹子見不見你還拿不準呢？」

七嘴八舌，簡直把金鳳說成仙女，馬雲飛不遑多想，掏出一張銀票來，交給孫二娘，道：「拿去，我倒要見識見識這位人間仙子。」

轉眼工夫，進帳白銀千兩，孫二娘的嘴都樂歪了，心眼兒裏却暗罵了一句：「敗家子！」領着馬雲飛穿迴廊，過天井，走進後面的一個跨院裏。

跨院不大，只有三間精舍，却甚是雅緻脫俗，孫二娘老遠就直着喉嚨喊道：「金鳳，金鳳，有位風流倜儻的貴客要見妳，包準你會喜歡的。」

言畢，人已進了廳堂，裏面全部檀木傢俱，氣派非凡，壁爐內火勢正盛，溫暖如春，却沒見一個人。

半晌，才從內室慢吞吞的走出一個丫鬟打扮的姑娘來。

名妓有婢僕並不稀奇，奇在這丫鬟反僕爲主，不客氣的對老鴇母說道：「小聲點，我家姑娘正在睡覺。」

也眞邪門，孫二娘一點也不生氣，反而壓低聲音，湊在丫鬟耳邊說：「怎麼，鳳姑娘生病了？」

丫鬟臉一沉，道：「妳胡說些什麼，小姐只是昨夜睡晚了，想多睡一會兒，剛才被一隻野貓吵醒了，還狠狠的罵了我一頓，現在你們又來湊熱鬧，眞是的。」

沒生病就好，孫二娘懸着的一顆心總算放下來，道：「小玉，讓她睡吧，去給馬公子拿盤瓜子沏壺茶來，我們等。」

丫鬟小玉越來越不像話，氣虎虎的道：「孫二娘，我家小姐一踏進留春院就有言在先，只賣歌喉不賣身，來去自由，未得我們主僕允准，絕不隨便見客，我小玉也只侍候小姐一人，不侍候他人。」

孫二娘還眞聽話，道：「好，好，是我不對，老婆子我自己來好了。」

當眞跑到厨下，端來一盤瓜子，沏來一壺茶。

內室忽然傳出一個嬌冷而又憤怒的聲音：「小玉，怎麼攪的，是誰在外面鬼叫鬼叫？」

孫二娘急忙應道：「鳳姑娘，是我，孫二娘。」

像屁股着火一樣忙不迭的衝進了內室去。

馬雲飛聽到金鳳姑娘撒潑罵人的聲音，也聽到孫二娘賠不是的話語，好說歹說，千求萬求，金鳳姑娘終於在孫二娘的親自服侍下，梳洗打扮一番，走出房來。

赫！當眞是膚白似雪，眼若秋水，說多美就有多美……

然而，馬雲飛一眼就認出，她那是名妓金鳳，而是名聞大江南北，一直被人疑爲她就是女殺手鐵胆羅刹的「霹靂嬌娃」白梅。

馬雲飛與白梅交非泛泛，稱得上是一對活寃家，死對頭，絕對不會認錯人，但在這種情形下相遇，却不便當面拆穿，一怔之後，故作不識的揶揄她道：「金鳳姑娘艷名遠播，冠蓋羣芳，名妓風範果然妖嬈撩人，難怪孫二娘把妳捧上天去。」

霹靂嬌娃白梅自然也認識他，聽出來他話中帶刺，但此時此地又不便發作，只好將錯就錯的道：「那裏，山野村姑，路邊小花，當不起公子的如此謬讚。」

輕移蓮步，滿室飄香，風姿萬千的落坐馬雲飛對面。

這種機會千載難逢，馬雲飛當然不會放過，猛吃她的豆腐，道：「聽小玉說，姑娘在留春院只賣歌喉不賣身，但不知賣不賣舌頭。」

白梅黛眉一挑，道：「公子這話是什麼意思？」

馬雲飛笑嘻嘻的道：「剛才在前院，嫦娥他們用舌尖餵本公子瓜吃子，一片代價二十兩，請問姑娘何價？」

白梅怒眉雙挑，還沒有來得及開口，小玉先火了，搶先罵道：「你放屁……」

孫二娘唯利是圖，截口說道：「鳳姑娘乃金枝玉葉，不能與那些破鞋相提並論，少說也要一千兩。」

馬雲飛毫不考慮的道：「一千兩就一千兩，爲了一親芳澤，馬雲飛不惜任何代價。」

拿起一片瓜子來，在手上撥弄着，目注白梅，又說道：「不知鳳姑娘高見如何呢？」

白梅幾時受過這種窩囊氣，杏眼圓睜的吐出來兩個字：「休想！」

馬雲飛不肯就此罷手，繼續消遣她，道：「鳳姑娘嫌少是不是？我可以再加，如果能夠在姑娘被窩裏睡一夜，這件灰鼠皮大氅就是妳的了，馬雲飛情願凍死。」

白梅見他得寸進尺，愈說愈葷，實在忍無可忍，轉對孫二娘咆哮道：「孫二娘，馬上將這個下三濫給我攆走，不然我們主僕現在就離開留春院。」

在孫二娘的心目中，一個是恩客，一個是搖錢樹，兩邊都得罪不起，但鴇母老奸巨滑，應對却頗爲得體，起身笑道：「常言道：打是親，罵是愛，瞧你們兩位一見如故，妙語如珠，好似久別重逢的老相好，我老婆子不打攪，先走一步，你們慢慢的磨蹭吧。」

發話之初人還在屋裏，話未說完已溜出小跨院。

孫二娘一走，霹靂嬌娃白梅的滿腔怒火，終於一下子全部爆發出來，猛一拍桌子，破口大罵道：「姓馬的，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猛吃你家祖媽的豆腐，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玉掌一揚，劈面就是一巴掌，馬雲飛偏頭避過，白梅的小蠻脚又已踢到，馬雲飛萬般無奈，鑽到桌子下面去了。

白梅吆喝一聲：「砸爛這個臭男人！」與小玉一齊跳上桌面，猛一踩，稀里嘩啦，一張檀木桌子立告四分五裂而碎。

却並未傷到馬雲飛的一根汗毛，急切間，馬雲飛已先一步爬出來，立在窻下，笑臉迎人的道：「多年的老朋友了，發什麼火，誰叫妳作賤自己跳進火坑來。」

白梅火暴的脾氣就像晴天霹靂，暴跳如雷的道：「姑奶奶住進留春院，干你屁事，就算天下的男人死光了也輪不到你來吃豆腐。」

馬雲飛得理不饒人，繼續挖苦道：「一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身在青樓，幹什麼不問可知，名妓金鳳這四個字將永遠與妳同在，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霹靂嬌娃揚掌又要揍人，被馬雲飛躲開了，白梅怒氣沖天的道：「濁者自濁，清者自清，姑奶奶住進留春院是有特殊的原因。」

馬雲飛一語雙關的道：「什麼特殊原因，是不是缺少盤纒想撈點外快？」

白梅大怒道：「閉上你的烏鴉嘴，本姑娘的事不勞你來動問。」

小玉插嘴道：「我家姑娘神機妙算，住在留春院，起碼可以省下一筆房錢飯錢，尤其可以避人耳目。」

馬雲飛哈哈大笑道：「這眞是妙人妙語妙計，下輩子轉世投胎，一定要求閻王老子賜我女兒身。」

白梅張口欲言，孫二娘的聲音嚷嚷道：「好消息，好消息，天大地大的好消息，一定是鳳姑娘前世修來的福。」

進得門來，一雙桃花眼已笑得瞇成兩條縫了。

白梅面冷如霜的道：「什麼事呀，看妳樂成這個樣子？」

孫二娘滔滔不絕的道：「前院來了一位大闊佬，凡是跟他照面的姑娘，一出手就是白銀百兩，春蘭告訴他，我們這兒有一位鳳姑娘，歌喉說多甜就有多甜，闊佬一聽可樂了，馬上表示，願出一千兩銀子聽鳳姑娘唱一首曲子。」

不待白梅開口，馬雲飛搶着說：「哼！我不答應，馬某不做寃大頭，花了五百兩銀子，好歹也得先聽聽名妓金鳳的歌才成。」

丫環小玉啐道：「哼，活該！」

孫二娘乃勢利場中人，忙以哀求的口吻說道：「馬公子，你大人大量，先在這兒坐坐，等一下我們鳳姑娘一定補唱一曲，不另收費。」

白梅却不以爲然，道：「我不去。」

孫二娘急如燃眉的道：「我的鳳奶奶，已經收了人家的銀子，無論如何一定要露個臉，那位闊佬還說，只要歌喉甜，人漂亮，他會另有重賞。」

白梅眉頭一皺，說道：「是誰呀？一夜之間七里溝那來這麼多揮金如土的敗家子。」

最後的幾個字，神情、語調皆怪怪的，冷眼溜着馬雲飛，竭盡譏諷、揶揄之能事。

馬雲飛一聳雙肩，一臉不在乎。孫二娘可急了，道：「他不是咱們七里溝的人，是來自山東的一位大財主。」

不知何故，霹靂嬌娃白梅的主意突然改變了，道：「好吧，看在錢的份上，姑且爲他高歌一曲。」

孫二娘聞言好不高興，拉着白梅，一陣風似的走了。

丫鬟小玉像跟屁蟲，也跟在後面匆匆離去。

霎時間，整個屋子裏僅剩下馬雲飛獨自一人，花了五百兩銀子，竟遭人如此冷落，心裏怪不是味兒，兀自喝了兩口茶，磕了幾片瓜子，驀然驚叫一聲：「要糟！」放步急往前院走去。

「殺人了！」

「鬧出人命來了！」

甫至前院老梅樹下，一間寬敞的花廳裏，乍然傳出一片驚呼，留春院的鶯鶯燕燕紛紛奪門而出，急急如喪家之犬。

馬雲飛迎上去，忙問道：「是怎麼回事？」

嫦娥面無人色的道：「好可怕，死人了。」

馬雲飛道：「是誰死了？」

春蘭道：「就是山東來的那個大財主嘛。」

馬雲飛也無暇多問，一頭撞進了花廳去。

這時，花廳內只有三個人，鴇母孫二娘、霹靂嬌娃白梅、以及丫鬟小玉。另外，一張太師椅上還躺着一個死人，紫臉、暴牙、臥蠶眉，龐大的軀體幾乎佔滿了整張椅子，稱得上是一條標準的山東大漢。

馬雲飛趨前細看，馬上發現，大漢的喉間插着一枚「玫瑰釘」，伸手鼻前一探，早巳氣絕身亡。

兩道冷電似的眸光從三人臉上一掃而過，馬雲飛冷冷說道：「你們好大的胃口，騙了銀子不算，還要人家的命。」

孫二娘大聲喊寃道：「寃枉，寃枉，馬大爺請勿信口開河，决不是我們留春院的人殺的。」

馬雲飛望着白梅，道：「人是死在留春院，不是你們是誰？」

孫二娘惶聲說道：「這事突如其來，從天而降，好端端的一個人一下子就死了，我老婆子根本沒看清楚他是怎麼死的，當然更不知道是誰下的毒手。」

馬雲飛以異樣的眼光瞧着她，道：「這位朋友臨死之前的情形，妳總該不會也推說不知道吧？」

孫二娘道：「這老身當然知道，鳳姑娘唱了一首曲子，這位大爺聽得高興，賞了三百兩銀子，還拿出一隻純金打造的鷹來，說只要鳳姑娘再爲他高歌一曲，那隻金鷹就送給她了，不料，就在這個時候，他便莫名其妙的死了。」

馬雲飛神色一緊，說道：「那隻金鷹呢？」

孫二娘伸手一指，道：「可能還在他的手裏。」

馬雲飛弄開死者的右手掌，果然有一隻金質的鷹，拿在手裏掂一掂，道：「金鷹潘鐵柱的一條命價值五千兩，這就難怪人家會瞧不起這隻爛鷹了，怪只怪姓潘的老小子不知死活，自露行藏，糊裏糊塗的丢了一條命。」

霹靂嬌娃白梅聽到這裏，發出一聲冷哼，與丫鬟小玉掉頭而去。

孫二娘急急追問道：「馬公子認識這位潘大爺？」

馬雲飛如數家珍的道：「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即使不認識他的人，也認得他的鷹，姓潘的乃是犯案纍纍的山東響馬，據說他的六位兄弟都會前來七里溝，妳這留春院的麻煩可大了。」

孫二娘嚇得面無人色，惶恐萬狀的道：「我的天哪，這該怎麼辦呢？」

馬雲飛那有閑工夫答理她，脚底抹油，緊跟在白梅後面追出去。

在老梅樹下追上了霹靂嬌娃，馬雲飛單刀直入的道：「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廟，妳逃得再快也沒有用。」

白梅猛然一個急轉身，厲色說道：「馬豆腐，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馬雲飛喝道：「難道殺人的兇手不是妳？」

白梅道：「兇器是玫瑰釘，殺人的兇手自然是鐵胆羅刹，你瞎眼了？」

「江湖上盛傳，妳就是紅玫瑰，今天總算得以證實。」

「放屁，江湖上傳言，你是鬼面俠，是眞的嗎？」

「馬某窩窩囊囊，不配！」

「姑奶奶面慈心善，更不可能。」

「可是，現場只有妳一個練家子，玫瑰釘從何而來？」

「鐵胆羅刹，神鬼莫測，她若是輕易就被人抓住小辮子，就不配當職業女殺手了。」

「妳白梅同樣身懷絕技，莫非就看不出一點端倪？」

馬雲飛打破砂鍋問到底，白梅大爲不悅，沉聲道：「小心多言招災，再見！」

此姝性烈如火，說一不二，嬌軀三閃，人巳消失在廻廊的拐角處，根本不再給馬雲飛說話的機會。

一句「小心多言招災」，勾起了馬雲飛的記憶，想不到出現在張寡婦豆腐店的村姑居然會是霹靂嬌娃，也因而使馬雲飛不由心頭一震，隱隱約約中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七里溝波譎雲詭，山雨欲來，恐將永無寧日矣。

心念間，人巳快步離開留春院。

玫瑰釘一再逞兇

天還沒有黑，張寡婦的豆腐店就打烊了。巧兒拿着馬雲飛給她的二十兩銀子，高高興興的上街去買胭脂花粉。張寡婦刻意的打扮了一下，也準備要出門。

就在這個時候，突然來了三位不速之客，七仙居的護院武師廖達帶着兩名彪形大漢，踏進西施豆腐店，將張寡婦堵在門內五尺許處。

瘦皮猴廖達上上下下的打量一下張寡婦，不乾不淨的道：「張寡婦，打扮的這麼花枝招展的，可是要去赴甚麼約會？」

張寡婦神色陡變，本待發作，但隨即隱忍下來，陪笑說道：「廖老說笑話了，我正準備去七仙居。」

廖達聞言一楞，道：「妳去七仙居幹嘛，可是要爲『齊魯七鷹』探路，準備行搶？」

張寡婦急忙爭辯道：「廖老說那裏話，當初我們母女探親不遇，流落街頭，承萬大財主大慈大悲，鼎力相助，不但將這家豆腐店交給我們經營，還借了三百兩銀子作週轉，大恩尚未報答，怎敢作出對不起老爺子的事來。」

廖達緊釘着問道：「那妳欲去七仙居作甚？」

張寡婦一晃提在手中的一個黑布包，道：「是準備去還銀子的。」

廖達伸手接過銀子，沉聲說道：「妳不必去了，交給老夫也一樣。另外，廖某還想請教妳一件事，如果妳當眞是個知恩圖報的人，爲甚麼要窩藏小諸葛杜康？這豈不挑明了你們母女所謂投親不遇，只是騙人的幌子，實則是爲無惡不作的響馬打探虛實的。」

張寡婦極力否認道：「這話是從何說起嘛，我們母女是規規矩矩的安份百姓，跟强盜一點關係也扯不上。」

「哼，妳倒推得乾淨，扯不上關係杜康那老小子怎麼會住在妳的豆腐店裏？」

「沒有，沒有，我不認識杜康，我們豆腐店裏也沒有住外人。」

「妳少來這一套，那個走方相士就是小諸葛杜康，妳敢說沒見過？」

「是有這麼一個人來喝過豆汁，如此而巳。」

「不住在這兒？」

「這是豆腐店，又不是客棧，怎麼會呢。」

「老相好則另當別論，還可以同床共枕。」

「生死事小，名節事大，請廖老口下留德。」

「老子不信，要搜。」

一扭頭，一擺手，立刻又說道：「給我搜！」

「是！」

「是！」

兩名彪形大漢齊聲應是，走勢如風，馬上亮出傢伙闖進後面屋裏去。

張寡婦想阻止也來不及，暗暗捏一把冷汗。

猛可間，一聲殺豬似的慘叫從臥室裏傳來，其中一人雙手蒙面，跌跌撞撞的倒退出來，指縫之間血流如注，退不到丈許遠便倒地了帳，在臉上留下七八個血窟窿，鮮血與腦漿齊流，早巳面目全非。

「是甚麼人？」

「要命的！」

室內無燈，伸手五指莫辨，巳經丢了一條命，另一人却摸不清對手身在何處，急切間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準發話的地方就是一刀。

在外面，瘦皮猴廖達嚇了一跳，雙掌一挫，正打算衝進去接應，一聲金鐵交鳴之聲傳處，火星四濺，吼聲悽厲，另一名大漢巳倒飛出來，正巧撞在他身上，倒地身亡。

一瞬間就丢了兩條命，廖達面如死灰，色厲內荏的道：「姓杜的，別藏頭露尾，是英雄就出來見個眞章。」

他這兒餘音未竭，臥室內人影一閃，小諸葛杜康巳提着一支狼牙棒傲然卓立在房門口，冷聲說道：「杜某在此，只怕你不敢與我一較高下。」

給張寡婦使一個眼色，又道：「把門關起來，决不能放走一個活口。」

張寡婦立以行動代替了答覆，一個急轉身，快步上前關門。

瘦皮猴廖達睹狀大怒，吼聲如雷的道：「杜康，你好毒辣的手段，老夫要你血債血還！」

雙掌齊揮，兩股强勁無匹的掌浪立如排山倒海般湧出。

小諸葛杜康不退反進，一支遍佈狼牙鋼齒的鐵棒舞得虎虎生風，照準廖達的掌影砸過去，口中殺氣騰騰的道：「姓廖的，既巳識破杜某行藏，你今天就算有十條命也活不了，先殺了你這條走狗，再殺萬有財那條老狗。」

砰！砰！兩聲巨響，淹沒了杜康的後半段話，廖達不肯戀戰，以進爲退，招式尚未遞滿，便撤掌倒縱，順勢掀飛兩張桌子，被杜康的狼牙棒劈得支離破碎，四分五裂。

「站住！」

「找死！」

張寡婦見勢不妙，轉身攔截，不幸，廖達衝勢太快太猛，未及出招便被瘦皮猴以泰山壓頂之勢撞上來，當胸吃了一記重擊，口血狂噴，昏死在牆脚下。

廖達奪門而出，朝山邊奔去。

一步之差，未能救下老相好，杜康悲痛欲絕，盛怒之下連張寡婦的生死都顧不下，立即咬着廖達的尾巴追下去。

廖達速度極快，眨眼巳至巷底，再過去便是荒郊野外，驀然，鐵胆羅刹從一方巨石之後冒出來，劈面就說：「發生什麼事了？」

瘦皮猴一見大喜，煞步說道：「蒼鷹杜康在後面追殺我，請姑娘助一臂力。」

紅玫瑰揚目朝巷裏一望，道：「他來得正好，本姑娘正打算到張寡婦的豆腐店去找他呢。」

瘦皮猴老眼一翻，道：「這老小子扎手得很，請姑娘萬勿輕敵，同時，老爺子鄭重交代，齊魯七鷹務必趕盡殺絕，斬草除根。」

紅玫瑰的眸中閃出一道亮光，道：「拿人錢財，爲人消災，你放心，區區齊魯七鷹還難不住我紅玫瑰，殺人本來就是姑奶奶的職業，你在此歇着吧，讓我先將這個老小子引開再說。」

根本不理會廖達的反應如何，一擰身，立如一道清烟般飛奔而去。

天黑夜暗，山石又雜亂無章，杜康正自爲追丢了人發愁，睹狀好不興奮，繼續啣尾猛追，那還有閑工夫分辨誰是誰。

× × ×

七里溝百業鼎盛，大小賭場林立，在一家最大的賭坊裏有數十名賭徒正在挑燈夜戰。

痲將、牌九、骰子、紙牌等應有盡有，賭徒們東一羣，西一堆，呼盧喝雉之聲不絕如縷，好一番熱鬧景象。

牆角上，是一桌牌九，賭徒最多，馬雲飛就坐在莊家對面天門上，賭與正濃。

在所有的賭具中，牌九是最爲易學易懂的一種，尤其小牌九，一翻兩瞪眼，毫無花巧可言，素爲賭客所喜愛。馬雲飛賭的就是這種小牌九。

馬雲飛的手氣似乎不佳，不是斧頭配老九，便是二板配長三，身上的銀子都輸光了，還剩下最後一張五百兩的銀票，一下子全部押在天門上。

莊家牌巳發出，馬雲飛心裏暗喊着，「天靈靈，地靈靈」，拿起牌來一看，第一張又是討厭的斧頭十一點。

斧頭本身無所謂好壞，如果配上七點八點，照樣是好牌，馬雲飛口中唸唸有詞的道：「七七八八不要九，七七八八不要

九」，一邊唸，一邊看，結果，跟着他下注的人全部看傻了眼，不要九，偏偏又來了一個九，莊家連牌都沒看，便將銀子摸撈走。

摸摸口袋，都空了，莊家又在催着下注，馬雲飛忽然想起潘鐵柱的那枚金鷹來，當即毫不考慮的下下去。

莊家拿在手中瞧一瞧，問道：「是純金？」

馬雲飛正經八百的道：「九九九，純金，如假包換。」

莊家掂一掂道：「二兩。」

馬雲飛拿過來，也掂一下，道：「至少有三兩。」

莊家强橫的道：「算二兩。」

馬雲飛無可奈何的道：「好吧，二兩就二兩。」

將金鷹放下，手還沒有收回來，斜刺裏突然伸出一隻毛茸茸的大手來，將他的手掌壓住。

抬頭一看，赫！面前一字兒站着三個人，出手者是黑鷹大鬍子，灰鷹胡不歸居左，紅鷹侯一刀居右，三人來意不善，一臉殺氣。

馬雲飛先是一呆，但他反應極快，立即抽回手掌，隨機應變的道：「三位是不是在興隆客棧悶壞了，想出來摸兩把？來來來，我讓位，我讓位。」

說着站起身來就往後面溜。

眼前一亮，刀光如雪，却被侯一刀的刀截住了，怒聲說道：「慢着，我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現在還不能走。」

馬雲飛莫名所以的道：「哦？找我幹嘛！」

胡不歸跨步而來，道：「好說，找你算一筆血賬。」

馬雲飛嚇一跳，道：「血賬？我可沒有殺人啊。」

黑鷹大鬍子拿着金鷹說道：「沒有殺人俺三哥的金鷹怎麼會跑到你的手裏？」

馬雲飛倒抽一口氣，道：「三位千萬不要誤會，這金鷹是馬某事後撿到的。」

侯一刀冷哼一聲，道：「馬豆腐，你少耍嘴皮子，老夫查得一清二楚，案發當時你也在留春院。」

馬雲飛道：「不錯，馬某當時是在留春院，但並不在血案現場，不信可以問一問孫二娘。」

胡不歸怒沖沖的道：「孫二娘已作了刀下之鬼，少說這些死無對證的話，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七里溝就是你亡魂納命的地方。」

刷！的拔刀在手，劈頭蓋面砍過來。

馬雲飛連退三四步，伸直雙手遮攔着，道：「慢點，慢點！寃有頭，債有主，殺人的兇器是玫瑰釘，兇手自然是紅玫瑰，干我馬雲飛屁事。」

侯一刀說道：「殺死我家三哥的是玫瑰釘，沒錯，但是據孫二娘死前的供詞，當時在留春院的武林人物只有你馬雲飛一人。」

馬雲飛道：「錯了，還有一條漏網的大魚。」

黑鷹大鬍子跨前一步，粗獷的聲音說道：「誰？」

馬雲飛道：「名妓金鳳，她當時正在為潘二爺獻唱。」

胡不歸道：「你放屁，老子要查的是武林人物，一個弱不禁風的窰姐兒能殺得了我家潘三哥？」

馬雲飛的嘴角噙下一絲冷笑，道：「假如她是霹靂嬌娃白梅，那麼情形就不同了。」

此話一出，侯一刀、胡不歸、大鬍子皆大吃一驚，異口同聲的道：「什麼？名妓金鳳就是霹靂嬌娃白梅？」

馬雲飛道：「錯不了，馬某還吃過她的豆腐呢。」

侯一刀道：「孫二娘是提過一個金鳳姑娘，可是此人已不在留春院，除非能找到這個臭娘們，否則，你這一番話就等於白說。」

馬雲飛正愁找不到霹靂嬌娃白梅，突聞擲骰子的人堆中爆出連串驚呼，莊家擲出六點豹子，大小通吃。

而這一位莊家不是別人，穿紅戴綠，艷光四射，正是名妓金鳳——霹靂嬌娃白梅。

「上！」

侯一刀作了一個手勢，三個人一齊攏上去，大鬍子二話不說，蒲團似的手掌猛抓白梅的如藕皓腕。

「放肆！」

白梅好烈的性子，反手一巴掌，劈！打個正着，大鬍子的黑臉上立時暴起五條指印，人也滴溜溜的轉了兩個圈圈才停下來。

這一掌威力好大，全場譁然，衆賭徒慌忙紛紛退避，大鬍子更火更怒，暴跳如雷的道：「他媽的，看妳細皮白肉的，居然會咬人，老子要你吃不了兜着走。」

雙臂微彎，曲指如鈎，正打算大幹一場，白梅語冷如冰的道：「且慢，姑奶奶生平不打濫仗，更不無故殺人，到底是怎麼回事，先把話說清楚。」

胡不歸舉刀橫置胸前，作勢待發，陰惻惻的冷笑道：「見眞人不說假話，咱們兄弟是為三哥來討命的。」

白梅故作不知的道：「誰是你們的三哥？」

侯一刀道：「金鷹潘鐵柱。」

白梅語帶譏諷的道：「哦，原來是那個短命的敗家子。」

侯一刀道：「這麼說來，妳承認在命案現場？」

「本姑娘並沒有說不在。」

「殺人的兇手果然就是你？」

「閉上你的烏鴉嘴，姑奶奶沒有殺人的理由。」

「如果收了別人的錢財，就有足夠的理由。」

「侯一刀，你以為我是鐵胆羅刹？」

「事實如此，妳否認也沒有用。」

「七里溝謠言四起，聽說有人出了三萬兩白花花的銀子，要買你們六位的項上人頭，本姑娘若是紅玫瑰，三位現在還有命在？」

「妳不承認？」

「這是空穴來風。」

灰鷹胡不歸臉一沉，說道：「老子不信。」

白梅傲然說道：「要怎麼樣你才肯相

信？」

「搜你的身。」

「搜什麼？」

「玫瑰釘。」

「沒有。」

「空口無憑，搜了以後才算數。」

「你敢！」

「天底下沒有齊魯七鷹不敢的事。」

三個人互換一道眼神，出招如電，三面夾擊，大鬍子在後面攔腰就抱，胡不歸探手欲搜，侯一刀洒下一片刀影，封住白梅的所有退路。

齊魯七鷹個個神勇異常，這一聯手合擊，果然猛銳難當，馬雲飛心裏暗想：「這一下霹靂嬌娃恐怕要變成爛娃娃了。」

心念未了，場中變故已生，倏忽間，白梅以快得不能再快的動作，手脚併用，畫了三個圓弧，連攻三脚六掌。

九招快攻，一氣呵成，幾乎沒有間隙可言，剛躲過一脚，又攻上來一掌，登時主客易位，攻守倒轉，三鷹偷鷄不成蝕把米，忙乎了半天，連人家的邊兒都沒沾上，反而被人家震退了好幾步。

白梅不為已甚，冷聲說道：「轉告你們一窩的那幾隻鷹，少惹我，再見。」

輕移蓮步，麗影過處，清香撲鼻。

「不要跑！」

「不要跑！」

兩聲暴喝，三條人影，凌空飛渡，像極了三隻抓小鷄的大老鷹。

可是，他們快，白梅更快，甫至賭坊門口，霹靂嬌娃已上房越屋而去。

錢輸光了，好戲亦已收場，馬雲飛拍拍屁股，也大搖大擺的走出去。

大鬍子第一個發現他，橫身堵在大門口，道：「豆腐，你現在還不能走。」

馬雲飛大感困惑，道：「脚長在我腿上，為甚麼不能走？」

胡不歸道：「有一件事我們必須要查清楚。」

馬雲飛道：「是什麼事？」

「記得昨天上午你還是一個窮光蛋，對不對？」

「是呀，馬某近來一直不太方便。」

「但今天的情形却大不相同，你發財了。」

「那裏那裏，一點點小錢，談不上發財。」

「恐怕不是這樣吧，留春院一擲千金，牌九桌上輸的可能更多，少則五千，多則應該有三萬兩。」

「胡六爺千萬別想歪了，這些銀子跟潘三爺的命一點關係也扯不上。」

追不上白梅，侯一刀一肚子的火全部發洩在馬雲飛一個人身上，厲色喝問道：「那你的銀子是從那裏弄來的？」

馬雲飛不假思索的答道：「是順手牽羊『牽』來的。」

大鬍子毫不留情的道：「是偷的？在那裏偷的？」

「荒郊野外。」

「荒郊野外會有銀子讓你偷？你在騙鬼。」

「郊外死了一個人，身上帶着幾千兩銀票，馬某適逢其會，所以……」

「究竟在那個地方，你說清楚點。」

「就在七里溝磨坊後面的山上。」

「你沒騙人？」

「我馬雲飛別的長處沒有，說話一向老實。」

「呸！」侯一刀好大的氣勢，破口罵道：「你老實天下就沒有人不老實的了，除非肯帶咱們去查證一下。」

馬雲飛理直氣壯的道：「大丈夫一言九鼎，說一不二，沒有這個必要。」

胡不歸怒眉雙挑的道：「哼，你他奶奶的少耍花槍，非去不可。」

單手閃電伸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架住馬雲飛的右胳膊。

黑鷹大鬍子的動作也不慢，適時架住了馬雲飛的左臂。

「走！」

馬雲飛頓成階下之囚，不走也不行，一行四人直奔七里溝磨坊，在磨坊後邊的山上亂找一遍，由於馬雲飛原本就是搪塞之詞，信口胡謅，自然毫無所獲。

侯一刀大為光火，將鬼頭刀往馬雲飛的脖子上一架，聲色俱厲的道：「說，那個死人到底在什麼地方？」

這下可把馬雲飛難住了，虛構的故事，怎麼可能平空生出一個死人來，只好硬着頭皮，指着前面的一塊大青石道：「就在那後面。」

侯一刀一言不發，放步走過去。

這眞是千古怪事，揑造的故事成眞，青石後面居然平空生出一個死人來。

而且，死者並非陌路，是大夥兒都熟悉的人——蒼鷹小諸葛杜康。

侯一刀喊了一聲：「七弟！」急痛攻心之下，熱淚滾滾而下，已泣不成聲。

胡不歸殺氣衝天的道：「馬雲飛，你不但越貨，而且殺人，老夫不殺你，七弟死不瞑目，看刀。」

馬雲飛的右臂就抓在他的手中，揮刀一砍，百發百中，要豆腐大俠的命易如探囊取物。

不知是馬雲飛眞的深藏不露，或是事急之下突生神力，總之，就在這個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被他掙脫了雙臂，逃離虎口。

「殺了這個臭小子！」

黑鷹大鬍子與灰鷹胡不歸行動一致，殺聲震天，一個掄斧，一個揮刀，猛往馬雲飛身上招呼。

馬雲飛無路可退，嚇得渾身打顫，手脚並用的往那塊大青石上爬。

說也奇怪，二人出手狠辣，招招都是殺手，决心置他於死地，却始終傷不到他，但見刀光斧影，石火迸裂，每每以毫釐之差幸免於難。

馬雲飛拚命的逃，二人拚命的砍，刀如山，斧如林，眼看已至大青石的頂端，已無路可逃，屋漏偏逢連夜雨，馬雲飛突然滑了一下，一個倒栽葱栽下來。

無巧不巧，一屁股栽坐在胡不歸的頭上，兩隻脚正好絞住了大鬍子的脖子，三個人也扭作一團滾下來。

胡不歸鼻青臉腫，大鬍子灰頭土臉，馬雲飛有如騎馬坐轎一般，瀟洒依舊，氣不喘，色不變，直呼過癮過癮。

大鬍子氣壞了，虎吼道：「過你媽的頭，把你剁成豆腐渣兒，看你還敢不敢鬼

叫。」

掄起斧頭，照準他的天靈蓋就砍，馬雲飛急忙伸手架住，道：「五爺何必發這麼大的火，充其量馬某只不過順手牽羊，『借』了杜七爺的一點銀両，殺人者另有其人。」

胡不歸怒氣沖天的道：「是那一個天殺的？」

馬雲飛指着杜康咽喉上的「玫瑰釘」，說道：「物證在此，鐵胆羅刹推也推不掉。」

紅鷹侯一刀摸一摸杜康的面頰，拔下玫瑰釘，悲聲說道：「沒有錯，兇手的確爲紅玫瑰，而且屍骨已寒，行兇的時間已超過一個時辰，馬雲飛所言不差，應非元兇。」

豆腐大俠馬雲飛釋然一笑，道：「還是侯四爺處事明快公正，謝了。」

拱手，當即辭別三鷹，返回七里溝。

張寡婦命喪九幽

杜康的死，給馬雲飛極大的震撼，使他不由的爲巧兒母女的安危揑一把冷汗，當下脚底抹油，直奔西施豆腐店。

數丈之外，就巳經聽到巧兒嚎啕大哭的聲音，進得門來，豆腐店的桌椅俱巳搬空，佈置成一個靈堂，香燭繚繞中，巧兒一身縞素，伏在靈前哭得像淚人兒似的。

馬雲飛上前扶起她來，一面拭淚，一面說道：「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兇手是誰？」

巧兒哭訴道：「當時我並不在場，詳細的情形我也不清楚，當我回到店裏時，家母巳重創倒地，命若游絲。」

「可有遺言？」

「她老人家明白指出，殺人的兇手是廖達。」

「萬有財手下的廖武師？他與令堂有仇？」

「沒有，據娘說，廖達的目標是杜大叔，杜大叔殺了他的兩名手下，先母也慘遭池魚之殃。」

「我早就說過，七里溝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留杜康在此，遲早會出事的。」

「我說了，媽不聽，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因爲直至媽臨終之前我才弄清楚，我們母女關外之行打從一開始就是有所爲而來。」

「這一點我知道，是爲齊魯七鷹探路的。」

「都是杜大叔，我娘等於是被他害死的。」

說至傷心之處，搥胸跺脚，又放聲大哭起來。

馬雲飛的右掌搭在巧兒香肩上，輕輕地拍着，柔聲說道：「人死不能復生，巧兒，妳要節哀順變。」

微頓又道：「有一件事我到現在還弄不懂，山東響馬怎麼會和關外的大財主結下這麼大的樑子，一方面不惜鉅金要買他們兄弟的命，另一方面更似有極週密的計劃，循序漸進，而其最終目標好像又不僅僅是爲了錢財，這中間想必是有不足爲外人知的內幕。」

巧兒點點頭，道：「嗯，我也有這種感覺。」

「可知其中內情？」

「我一點也不知道。」

「妳媽臨終前沒有說？」

「想說，可是來不及說就死了。」

「事巳及此，令堂的後事最緊要，妳作何打算？」

「我心亂如蔴，沒有一點主意，必須等杜大叔回來以後再商量。」

「妳知道杜康的行踪？」

「我娘說他追廖達去了。」

「很不幸，他業巳死在玫瑰釘下。」

巧兒聞言大驚，眼淚又如泉水般湧出，一把鼻涕一把淚的道：「娘死了，現在杜大叔也不幸遇難，在七里溝我就剩下你馬大哥一個朋友了，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呢？」

馬雲飛略作沉吟後道：「入土爲安，當務之急我認爲應該先擇地安葬，其他的事以後慢慢再說，至於費用，我會交代興隆客棧的胖掌櫃給妳送過來的。」

二人秉燭相對，馬雲飛好言勸慰，直待巧兒的情緒大致穩定後方始告辭而出。

這時候，三更巳過，街上行人絕跡，猛然間，在右側的山坡上傳來一陣激烈的打鬥聲，馬雲飛不假思索，立即循聲奔了過去。

奇怪，打鬥聲像暴風雨，來得快，去得也快，當馬雲飛到達現場時，巳寂靜無聲。

空空的，也沒有見到半個活人。

有一個死人，被人吊在樹上，胸口插着一把匕首，熱騰騰的鮮血還在不停的向外流。

馬雲飛認得，那是七仙居的護院武師廖達。

「花生、蓮花豆、還有熱騰騰的茶葉蛋……」

「瓜子……炒栗子……香噴噴的豆腐干……」

正自疑雲滿腹，爲殺人者高超的武功驚異間，駝背老人彷若幽靈一般出現在他面前，搶先說道：「這是誰幹的？」

這倒好，馬雲飛覺得他來得突兀，正想請教他，反而先問起馬雲飛來了，聞言愣然一楞，道：「我怎麼知道，你應該比我更清楚才對。」

駝背老人哈哈笑道：「公子眞會說笑話，你先來，我後到，公子都看不清兇手是誰，老漢我老眼昏花的當然更看不清了，只看到一個模糊的影子。」

看見一個影子也好，馬雲飛急急追問道：「像誰？」

駝背老人想了想，道：「好像是傳聞中的鬼面俠。」

「不對，千面殺手殺人是有一定的規矩。」

「什麼規矩？」

「以他獨有的『乾坤指』，在死者雙眉中間戳一個血窟窿，而且他的鬼面具一定會戴在死者的臉上。」

駝背老人似是很佩服馬雲飛的見識，不再接腔，打開那竹籃子，猛拉生意：「夜這麼深了，天又這麼冷，吃幾個茶葉蛋吧？」

馬雲飛毫不考慮的說：「對不起，在



白梅與小玉在桌上狠狠一踩，桌子立即四分五裂。

下沒錢。」

「沒有關係，可以掛帳，或者來個交換。」

「交換？如何交換？」

「說出鬼面俠的行踪，老漢我送你十個茶葉蛋。」

「你找鬼面俠作甚？」

「請他殺一個人，爲張寡婦報仇。」

「廖達不是巳經死了嗎？」

「他只是一個嘍囉而巳，幕後另有主謀者。」

「一條人命五千両，老丈請得起？」

「老朽願爲奴十載，作爲抵償。」

「可惜冷面殺手巳有僱主，你這個奴才恐怕做不成。」

「你怎麼知道？」

「村口的面具巳去，就表示鬼面俠不再接生意了。」

駝背老人大感失望，退而求其次，道：「既然僱不到鬼面俠，請公子代勞也一樣。」

馬雲飛自我解嘲的笑笑，道：「馬某很『豆腐』，恐怕沒有這個能耐，你另請高明吧。」

連個招呼都懶得打，掉頭揚長而去。

一口氣奔回客棧，直往自己的房間走去。

他發現，自己房間的門是閉着的，裏面却點着一盞燈。

紅鷹侯一刀、灰鷹胡不歸的房門是開着的，裏面無燈，透着幾許神秘。

馬雲飛注意到了，但未往心裏擱，雙脚依舊快捷如飛。

甫至房門口，從兩側突然閃出兩個人來，一個是胡不歸，一個是侯一刀，馬雲飛一怔，道：「夜這麼深了，兩位還沒有睡？」

胡不歸上前一步，堵在房門口，冷冰冰的道：「我們兄弟在此巳候駕多時。」

馬雲飛左右瞧瞧，道：「有事？怎麼沒見大鬍子，該不是又挨了玫瑰釘吧？」

「呸呸呸！」侯一刀破口罵道：「老五活得好好的，是拉屎去了，你胡說些什麼？找你自然是有事。」

馬雲飛臉上表情全無的說道：「願聞其詳。」

胡不歸道：「此非談話之所，咱們到四哥房裏去談。」

馬雲飛指着自己房間的門，道：「這是興隆客棧最好的一間上房，何必捨近求遠？」

二人對望一眼，表示同意，胡不歸讓開半步，馬雲飛推門而入。

一進門，他馬上看到，大鬍子正背對着自己，坐在一張椅子上，馬雲飛冷哼一聲，說道：「豈有此理，五爺拉屎怎麼拉到我馬雲飛的房子裏來了，這未免欺人太甚。」

侯一刀同樣頗覺意外，道：「老五，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話落，人巳繞至前面，這時候才發現，大鬍子臉色蒼白，咽喉之上釘了一枚玫瑰釘，巳氣絕多時。

直氣得胡不歸全身發抖，咬牙切齒的道：「好啊，又是玫瑰釘，三日不到，巳經殺了我們三位兄弟，鐵胆羅刹，妳如果聽得見，就請現身一戰吧，別再在暗中攪鬼。」

四下寂然，反應全無。

侯一刀滿頭霧水的道：「奇怪，我明明瞧見五弟走進茅房去，怎麼會莫名其妙的死在這兒？」

馬雲飛笑道：「這個謎不難解，二位請看，後窗是開着的，無疑正是紅玫瑰、大鬍子出入的通路，況且此地尚有一位活證人，一問便知。」

胡不歸不明究裏，傻楞楞的道：「還有活證人？在那兒？」

「瞧，不就在被窩裏嗎？」

順着馬雲飛手指之勢望過去，一大堆軟綿綿的被褥中果然「窩」着一個人，而且還不停的顫抖着，自然不是死人。

侯一刀大怒，拔刀就砍，馬雲飛急忙橫身攔阻，道：「紅玫瑰千嬌百媚，怎麼

會窩在我馬雲飛的被窩裏，再說人家是一等一的好手，絕不會這麼窩囊，你緊張什麼。」

胡不歸困惑不解的道：「不是鐵胆羅刹，會是誰？」

馬雲飛笑道：「胡爺聰明一世，怎麼糊塗一時，掀開被子不就眞相大白？」

胡不歸一點也不糊塗，三日不到，連丟三條命，生怕是紅玫瑰故佈疑陣，說什麼也不肯上去掀被子，反而推給馬雲飛。

馬雲飛道：「我來就我來，如果眞的是紅玫瑰，非要她陪我睡一夜不可。」

從從容容的拉住一角，將被子掀起來，被下之人抱頭蜷腿，縮作一堆，馬雲飛一眼就認出來是興隆客棧的趙掌櫃，氣虎虎的道：「掌櫃的，你跑到我房子裏來做什麼？」

趙掌櫃起身下床，滿臉惶恐的道：「馬公子遲遲未歸，小老兒是特意來查看一下的，絕對沒有惡意。」

侯一刀揮刀在他面前一比劃，道：「鬼扯，老子已經注意這間房門好一陣，怎麼沒見你進去？」

趙掌櫃尷尬的笑笑，彎腰哈背的道：「小老兒是從後窗爬進來的。」

馬雲飛聞言大發雷霆，道：「你摸進我的房子，還敢說是沒有惡意？」

胖掌櫃支支吾吾的道：「小的說過，是想來看看公子是否已回房。」

馬雲飛當然不信他的連篇鬼話，道：「胡說，如果眞是這樣，你爲何要偷偷摸摸的爬窗子？我看你十九存心不良，是想偷我的灰鼠皮大氅，甚至另有目的。」

趙掌櫃連聲否認道：「不不不，小的斗胆也不敢偷客人的東西。」

侯一刀最關心的是大鬍子的死因，那有心情聽這些閒話，聲急語快的道：「姑不論你是小偷或是奸細，老夫想知道，俺五弟是何時進屋的？」

胖掌櫃道：「就在我進屋後不久，他可能誤以爲是馬爺回來了。」

「後來又發生了什麼事？」

「好可怕，這位爺連說一句話的工夫都沒有便魂歸西天。」

「誰幹的？」

「我沒看見。」

「兇手沒進屋子？」

「大概是在窗外下的手。」

「難不成連一點印象也沒有？」

「恍惚中僅僅看到一個紅色的影子，一閃即逝。」

「是男的？還是女的？」

「可能是女的。」

「有沒有開口說話？」

「沒有。」

「爲何不追出去瞧瞧？」

「小老兒的骨頭都嚇酥了，急忙躲進被窩去，那有胆子去追。」

胡不歸眸中兇光閃閃的道：「你說的全是實話？」

趙掌櫃戰戰兢兢的道：「全是實話，如有半句虛言，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望了侯一刀一眼，胡不歸道：「沒有你的事了，滾吧，房子咱們也不住了，房錢老子自會找萬有財去算。」

趙掌櫃巴不得脅生雙翅，及早離開，那還管他付不付房錢，聞言如獲大赦，拔腿就溜。

馬雲飛忽然喝道：「回來！」

趙掌櫃嚇一跳，止步轉身，惶聲應道：「馬大爺還有什麼指教？」

馬雲飛胸有成竹的道：「馬上給我結一下帳，將多餘的銀子立刻派人送到張寡婦的豆腐店去。」

「是！是！」脚比嘴還快，餘音未了，人已跑到前院去了。

馬雲飛瞄了大鬍子的屍體一眼，道：「天都快亮了，請趕快將這位『貴客』搬走，馬某要睡覺。」

侯一刀語冷如冰的說道：「放心，俺五弟死也不會與你這種混混爲伍，但老夫要鄭重警告你，不管你是馬雲飛，或是千面殺手，更不論你是眞『豆腐』，還是假『豆腐』，齊魯七鷹的事你最好別插手管，要是將來丟了小命，可別怪老夫沒有提醒你。」

馬雲飛雙手一攤，坐在床沿上，道：「我馬雲飛吃、喝、嫖、賭，一無是處，但有一點點小長處，生平不願管閒事，你們儘管放手去幹你們的，我看見也會裝作沒看見。」

胡不歸上前扛起大鬍子的屍體來，邊走邊說：「眼不見爲淨，你最好是立刻離開。」

馬雲飛說道：「這個鬼地方殺氣太重，我也懶得待下去，可惱缺少盤纏，弄幾個銀子馬上就會離開七里溝，不勞二位費心。」

侯一刀重重的冷哼一聲，跟在胡不歸身後，出門而去。馬雲飛連門都懶得關，鑽進被窩，蒙頭大睡。

黑總管擺酒設宴

這一覺直睡到日上五竿，還是小二哥大毛將他叫醒的。馬雲飛老大不高興的道：「叫什麼叫，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起來還不是乾瞪眼。」

小二哥穿着一件新皮襖，正在往爐子裏添炭，道：「吃飯的事情好辦，馬爺待小的這麼好，孝敬三頓也是應該的，只是馬爺口福不淺，恐怕還輪不到我。」

馬雲飛用手肘撐起半個身子來，道：「好像有人要請我？」

小二哥回頭說道：「是呀，眼前就有一個現成的。」

「誰？」

「黑總管。」

「七仙居的黑大麻子？」

「不錯，就是他。」

「他幹嘛要請我？」

「小的不清楚。」

「請中午還是晚上？」

「就是現在。」

「他人呢？」

「正在前面候着。」

說話中，馬雲飛已穿戴整齊，懷着滿腹的狐疑，來到前面膳堂。

不用他找，黑大麻子早已掛着一臉謟笑迎上來，左一聲早，右一聲早，卑躬屈膝，一臉的奴才相。

馬雲飛繃着臉說道：「聽說閣下要請

客？」

黑大麻子正經八百的道：「務請馬大俠賞光。」

馬雲飛並未爽快的答應他，道：「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短，你我八杆子打不着，馬某想先弄清楚，你爲何要請我？」

黑大麻子的臉色接連數變，道：「不爲什麼，只是久仰馬爺俠名，表示一點敬意罷了。」

馬雲飛道：「無功不受祿，宴無好宴，我不去。」索性搬一張椅子坐下來。

黑大麻子急着要找鬼面俠，惟一的方法就是請馬雲飛大吃一頓，當他酩酊大醉時，說出約會的時地，千面殺手就會準時赴約。

不料，馬雲飛偏偏不上路，可把黑大麻子急壞了，以懇求的口吻說道：「老朽純出一片至誠，請馬大俠務必要賞臉。」

馬雲飛硬是不吃他這一套，道：「想要我赴宴，除非你說出眞正的原因來。」

不得已，黑大麻子只好實話實說：「實不相瞞，是鬼面俠要老朽請你的。」

「我聽不懂。」

「老朽急着要見他，鬼面俠交代，必須請馬爺吃一頓飯，酒酣耳熱之後言明時地就可以見到他。」

「哼，鬼話連篇。」

「馬爺可知冷面殺手的去處？」

「這小子猶如幽靈鬼魅，誰知道他死到那裏去了。」

「不知去處，如何傳言？」

「你問我，我問誰，本來就是一派胡言。」

「鬼面俠神通廣大，老朽相信他所言非虛。」

「相信你就說吧，也許這小子是鬼非人，就在咱們左右。」

「不行，鬼面俠說過，一定要請馬爺大吃大喝一頓。」

「你願意當二百五，我可不幹。」

「馬爺，你大人大量，無論如何要大力玉成。」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請人吃飯還要苦苦哀求，馬雲飛可謂賣足了面子，拿足了蹺，猶豫了好一陣才勉爲其難的道：「好吧，不看僧面看佛面，就叨擾你一頓，免得鬼面俠那小子笑我不開竅。」

黑大麻子好不高興，領着馬雲飛走出興隆客棧，來到七里溝最大的一家飯莊──玉華樓。

總共才兩個人，黑大麻子好大方，足足叫了一整桌菜餚，一大罈女兒紅，馬雲飛肚子正餓着，不吃白不吃，用不到黑大麻子催促，便狼吞虎嚥的大吃二喝起來。

見到這般情景，黑大麻子才鬆了一口氣，親自把壺斟酒，猛勸猛灌。

馬雲飛的酒量還眞大，連喝了三壺，依然談笑風生，醉意全無。

不知何時，駝背老人也走進玉華樓，他不是來喝酒吃飯，是來兜生意的。口裏喊着：「花生，蓮花豆……」眼珠子却骨碌碌的朝馬雲飛這邊轉，兩隻耳朶豎得直直的，顯然在偷聽兩人說什麼。

黑大麻子給小二使個眼色，駝背老人立被店家趕出去。

馬雲飛神色微微一變，道：「怎麼，這玉華樓也是萬有財的？」

黑大麻子沾沾自喜的道：「七里溝像樣一點的生意，幾乎沒有一家不是我們老爺子的。」

「萬大財主那來的這麼多錢，是祖上遺產？還是自己掙來的？」

「祖上遺產加上自己經營得法。」

「樹大招風，錢多了也是麻煩事。」

「錢財之事，多多益善，馬大俠別說笑話。」

「見眞人不說假話，齊魯七鷹難道不是沖着萬有財來？」

黑大麻子似是不願再談下去，故意將話題岔開，一個勁的勸馬雲飛喝酒，狠不得立刻把他灌醉。

馬雲飛的想法却不一樣，道：「一個人不喝酒，兩個人不賭錢，黑總管，來，別光叫我喝，你自己也喝呀，乾！」

說乾就乾，舉杯一飲而盡。

爲了灌醉他，黑大麻子只好跟他照杯子。

馬雲飛的確海量，從中午喝到傍晚，連喝了兩罈女兒紅，到這時候才勉强達到酩酊大醉的程度。

而黑大麻子也付出極大的代價，自己亦有了八九分醉意。

馬雲飛的屁股都坐不穩了，口中仍嚷嚷着：「酒！酒！」黑大麻子正中下懷，又趁機灌了他半罈子，馬雲飛很快便爛醉如泥，癱在桌子上。

「馬大俠，老朽的話你還聽見嗎？」

「誰在嚷嚷，巧兒？鳳姑娘？」

「我是黑總管，是請你喝酒的黑大麻子。」

「哦，好酒，好酒！」

黑大麻子站起身來，將嘴巴湊在他的耳朶上，聲音低沉但清晰的道：「時間，片刻之後；地點：對面巷底祠堂內。」

馬雲飛已呼呼入睡，報以一陣响亮的鼾聲。

黑大麻子搖醒他，再重複一遍，馬雲飛迷迷糊糊的道：「知道了，片刻之後，就在對面巷底的祠堂裏。」

言畢，立又進入夢鄉，再怎麼搖也搖不醒。

一個爛醉如泥的人，如何將消息傳出去？尤其時間如此急迫，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黑大麻子當然不相信，但又勉强自己去相信，懷着一肚子的疑惑，踏着蹣跚的步子，走出玉華樓。

外面夜幕已降，一片漆黑，黑大麻子提着一盞小燈籠，走過對街，走進小巷，走入百姓祠堂內。

祠堂內供的都是神牌、靈位，以及一些招牖、亂紙刀，晚風過處，獵獵作響，陰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

黑大麻子掩好祠門，隱身在一根石柱後面，靜待千面殺手的到來。

鬼面俠並沒有來。

黑大麻子開始有點後悔，責怪自己太糊塗，暗想：「是嘛，一個爛醉如泥的人，怎麼可能將消息傳出去，何況他倆根本素不相識，看來馬雲飛之言不差，當眞是鬼話連篇。」

由於心裏犯疑，疑心生暗鬼，祠堂內

的引魂旛，亂紙刀迎風招展，劈里啪啦作響，還間雜着桌椅的吱呀聲，益增三分陰森恐怖之氣。

他聽到有衣袂聲破空傳來，可是，循聲望過去，却什麼也看不到。

他看到一個影子飄上牆頭，然而，當他揉揉醉眼再看時，院子裏什麼也沒有。

霍然，一陣有節奏的脚步聲起自身後，黑大痲子猛回頭，看到一個全身雪白的人迎面撞來，當下不管三七二十一，「風捲殘雲」，「秋掃落葉」，一口氣連攻兩掌。

這兩掌猛銳絕倫，鋒利如刀，登時木屑紛紛，紙片翻飛，原來是一個紙紮的假人。

紙人會飛，黑大痲子全身直冒鷄皮疙瘩，掉頭正欲離開這個鬼地方，詎料，右肩之上已搭來一隻手，想走也走不了啦。

黑大痲子反應不慢，一個急轉身，暴退五尺，定目處，面前有一個戴面具的人迎風而立，不是鬼面俠還會有誰。

驚魂稍定，語帶責怪的道：「鬼面俠，你開什麼玩笑，差點嚇死人。」

鬼面俠一雙冷電似的眸光瞄定他，沉聲說道：「是你選錯了地方，怪誰。」

「朋友很守時，是如何從馬雲飛那兒得到消息的？」

「這不關你的事，少問。」

「馬大俠現在何處？」

「回與隆客棧睡覺去了。」

黑大痲子嘴裏不敢說，心裏却一直在犯嘀咕，疑雲滿腹，裝了一腦子的問號，傻呼呼的楞在那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想，假定馬雲飛就是鬼面俠，那麼，眼前之人淵停嶽峙，氣定神閑，甚至聞不到一點酒氣，怎麼可能是曾在玉華樓爛醉如泥的人？

如果說鬼面俠不是馬雲飛，他們兩個也眞的素不相識，事情就更玄了，他摸不透馬雲飛的消息是如何傳遞，鬼面俠居然來得這麼快。

思潮起伏，疑雲重重，剪不斷，理還亂……

鬼面俠似是看穿了他的心事，朗聲說道：「喂，別再鑽牛角尖，咱們該談正事了。」

黑大痲子驚「哦」一聲，如夢初醒的道：「是啊，老夫找你的目的就是爲了談正事。」

「有屁快放。」

「老夫是要告訴你要殺的對象。」

「誰？」

「就是老夫的頂頭老東家。」

「萬有財？」

「不錯，閣下可要知道這其中的前因後果，仇仇恨恨？」

「不必，殺手行規，只管收錢殺人，不問是非曲直，爲財、爲仇、爲女人，理由可以找出一籮筐。但不知可有時限？」

「越快越好。」

「可以，本俠答應你，拿銀子來。」

黑大痲子早有準備，將五張五百兩的銀票雙手奉上。

鬼面俠在手上抖一抖，厲聲說道：「黑大痲子，你是貴人多忘事，還是故意裝糊塗，就誤了本俠兩天寶貴的時間，再拿六百兩來。」

一天的花費三百兩銀子，黑大痲子實在有點心疼，但已有言在先，心疼也得付，取出一個黑色小袋子來，一併交給鬼面俠，道：「這是六百兩碎銀子，一分不少，但請貴俠言而有信，速作了斷。」

千面殺手嘿嘿冷笑道：「拿人錢財，爲人消災，放心，你等着接收萬有財的龐大財產吧。」

語落人起，黑大痲子的眼皮子才一眨，鬼面俠已上了牆頭，一瀉而下。

天下竟有這麼巧的事，甫落地面，與賣零食的駝背老頭不期而遇。後者掃了鬼面俠一眼，說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老夫已經找了你三天三夜了。」

鬼面俠指着自己的面具，道：「你知道本俠？」

駝背老頭臉色陰沉沉的，看不出一點喜怒之情，道：「當然，鬼面俠，一個職業殺手，又稱千面殺手，或冷面殺手。」

鬼面俠不願浪費唇舌，直接了當的道：「找本俠何事？」

「自然是談生意。」

「抱歉，舊案未了，本俠現在還不能接新案子。」

「你準備殺誰？」

「這是職業機密。」

「老夫若是加倍付費，可否撤銷原議呢？」

「本俠不是一個言而無信的人。」

二人南轅北轍，搭不上調，駝背老人臉色一沉，語氣大變，怒容滿面的道：「最低限度，請接受老夫忠告，火速離開七里溝。」

鬼面俠是何等人物，怎麼會聽他的，道：「本俠會走的，但不是現在。」

「你什麼時候才肯走？」

「等殺一個人以後。」

「小子，老夫現在就要你走！」

「老匹夫，單憑你這一句話就足夠死三次，可惜沒有人出銀子，不值得弄髒本俠的手！」

手字出口，人已縱起，快若瀉電奔馬，駝背老頭想到要追趕時，鬼面俠已不在他的視綫之內。

黑大痲子一離開祠堂，便急匆匆的來到與隆客棧，一進門，找到小二哥大毛，劈面就問：「馬雲飛回來沒有？」

小二哥見總管神色不對，小心翼翼的說：「回來了。」

「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大約半個時辰前。」

「有人送他？」

「獨自一人。」

「沒有醉？」

「東搖西擺，路都走不穩。」

「人呢？」

「在睡！」

黑總管不再言語，放步往裏走，連過來打招呼的趙掌櫃都無暇答理，三步兩步的來至馬雲飛的門外。

房門並未上閂，一推就開，馬雲飛好端端的高臥被中，鼾聲大作，睡意正濃。

「好酒，好酒，黑大痲子這個老八蛋還眞慷慨。」

「鬼面俠也不賴，沒有這小子我今天恐怕會喝西北風。」

馬雲飛在說夢話，嘴裏嘖嘖有聲。

請人家大吃二喝，還挨罵，眞是寃哉枉也，黑大痲子臉上熱辣辣的，搖搖頭，苦笑着，悶不作聲的退出去。

他沒有直接返回七仙居，在街上打了一個轉兒，朝磨坊的方向走去。

穿過一條橫巷，向左一拐，磨坊老舊的圍牆已遙遙在望，駝背老人突然從拐角處竄出來，正巧堵住他的去路。

「來包蓮花豆？」

「不要！」

「炒栗子？」

「不要！」

「花生？瓜子？」

「不要！不要！」

駝背老頭猛拉生意，黑大痲子一概不要，老頭不死心，掀開籃子遞過來。

「老爺子，還有香噴噴的豆腐干，熱騰騰的茶葉蛋，總該有一樣喜歡的吧？」

「他媽的，你怎麼這麼嚕嗦，再不滾小心——」

話突然停了，繼之而起的是一聲慘叫，駝背老頭用籃子遮住他的視綫，出其不意，將一支匕首插進他的胸膛。

「你是誰？爲何對老夫下此毒手？」

喝聲中，黑大痲子打翻駝背老頭的籃子，掐住他的脖子，意欲同歸於盡，不幸，刀中要害，後繼無力，霎時便滑下來，氣絕了帳。

駝背老人籃子也不要了，扛起黑大痲子來就走。

窩裏反兄弟鬩牆

瘦皮猴廖達死了，現在又多了一個黑大痲子，萬有財災情慘重，等於斷了他的左右手。

齊魯七鷹，已知的到了五人就死了三個，情形更嚴重。

另外，再加上留春院的孫二娘，豆腐店的張寡婦，以及廖達的兩名手下，短短數日之隔，七里溝便鬧出九條人命。

而這只是開始，並不是結束。另一場更慘烈的惡鬥似乎正在醞釀中！

大戰的前夕，整個七里溝的氣氛，却反而顯得異常平靜。

自從搬出客棧後，胡不歸，侯一刀便去向不明。

鬼面俠驚魂一現後，沒人再見到他。

馬雲飛正在睡覺，白梅則不知身在何方。

尤其是鐵胆羅刹，連殺了三個人，均在暗中下手，迄未公開露面，她的行踪更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寒風凜冽，雪花翻飛，七里溝的大街上只有駝背老頭一個人，在扛着黑大痲子放步疾行。他那裏也不去，直接來到七仙居的大門外。

七仙居重門深鎖，在門樓上有人向外張望。

遠處，一條橫巷子裏躲着五個人，爲首者是侯一刀與胡不歸，其餘三人高矮不一，目露兇芒，各拖着一口柏木棺材，正在密切注視着七仙居的一舉一動。

「篤！篤！篤！」駝背老頭叩門三響，大叫開門。

門樓上的大漢探出一個頭來，大聲喝斥道：「你活得不耐煩了，敢來七仙居胡鬧！」

駝背老頭昂首說道：「不是胡鬧，是給你們送人來的。」

「送什麼人？」

「黑大痲子。」

「是黑總管，喝醉了？」

「死了！」

「死了？怎麼死的？」

「這我不清楚。」

「好吧，你把他放下，我們自己會處理。」

「黑總管還有幾句遺言，老夫必須代爲轉達。」

門樓上的大漢略作遲疑，只好下來打開一個小門，確認死者係黑大痲子後方自正容說道：「黑總管究竟有何遺言，你可以說了。」

駝背老頭跨步就往裏闖，大漢當門攔阻，場面甚是火爆，老頭怒沖沖的道：「請通報萬大財主，說老夫有急事求見。」

大漢橫刀而立，寸步不讓，語氣蠻橫的說道：「七仙居業已封閉，任何人皆不得擅入，你有什麼話我可以上達找家老主人。」

駝背老頭鄭重其事的說道：「黑大痲子再三叮囑，事關機密，必須面禀萬大財主。」

大漢與隨後趕至的幾個人衣換一下意見，隨即轉身入內，約盞茶工夫始返，向駝背老人招招手：「好，你進來吧。」引着他進入七仙居。

萬有財在數名護衛的簇擁下已迎至院中。

駝背老頭步履穩健，直行至他面前始將黑大痲子放下來。

萬有財睹狀臉色驟變，一陣心酸，戚然言道：「黑總管是什麼時候死的？」

駝背老頭道：「大概不久。」

「死在何處？」

「磨坊附近。」

「兇手何人？」

「他咽喉上有一枚玫瑰釘。」

「是鐵胆羅刹。」

「應該不假。」

「不可能，紅玫瑰向不無償殺人，一宗是有人嫁禍栽贓，甚至挑撥離間。」

「事實如此，信不信請老爺子自己去查。」

「你是什麼人？」

「過路人。」

「快說，黑總管有何機密遺言？」

「黑總管說：閻王要你五更死，絕不留命到天明。」

「老小子，你——」

藉着說話的機會，駝背老頭一直往前湊，猛可間，攻其無備，刀掌齊揮，一霎眼，鐵掌已印上胸膛，匕首也插進小腹，其勢如電，其快如風，一旁的護衛想援手也來不及。

駝背老頭蓄勢已久，其鋒銳不可當，換了任何一位高手必然命喪當場，沒料到萬有財身懷絕技，臨危不亂，身軀後仰，

斜直飛起，倏忽間連劈一十二掌。

看來駝背老人也不是簡單人物，原式不變，咬着尾巴追上去。

鷹飛鷂翔，兔逾犬逐，兩個人在半空中追逐纏鬥，險象環生，硬碰硬的拚了三掌後雙雙勢竭而落。

萬有財技深若海，駝背老頭功虧一簣，雷霆一擊居然沒有要了他的命！

不過，一條織錦緞的長袍已被匕首劃破，腹部肌膚裸裎，血跡殷然，割了一條三寸長的血口子。

到此刻，護衛們才有插手的機會，一齊蜂擁而上。

却被萬有財作勢阻住，沉聲說道：「這位兄弟，你我素昧平生，爲何對老夫下此毒手？」

駝背老頭並不駝背，挺着腰幹，昂着頭，一字一咬牙的道：「老匹夫，你不認識我？」

萬有財搖搖頭，道：「似曾相識，一時間却想不起來。」

突聞有一個粗獷的聲言接口說道：「你不認得我二哥『天鷹高峯』，我們可認得你。」

隨着這一陣話語，侯一刀已撂倒兩名大漢，打開大門，大踏步的走進來。

胡不歸緊隨在後，三口新棺也隨後拖進來，五個人二前三後，分站棺木左右，擺出一副拚命的架式。

七仙居內高手如雲，早已聞訊趕至，將齊魯七鷹圍了個水洩不通。

萬有財打量一下來人，對侯一刀道：「你認得萬某？」

侯一刀恨聲說道：「當然，齊魯七鷹之首，當年曾叱咤風雲的龍頭老大——神鷹雷洪，一個見利忘義，貪心不足的勢利小人。」

萬有財未置可否，陰沉着臉道：「你是誰？可是名震江湖的紅鷹侯一刀？」

侯一刀道：「你終於想起來了。」

萬有財指着胡不歸道：「這大概是灰鷹胡不歸吧？」

胡不歸滿臉殺氣的道：「雖然相隔十幾年，你應該還認得出。」

萬有財望着後面三人，道：「這三位老夫却眼生得很。」

天鷹高峯冷聲說道：「是特來拔刀相助的三位江湖朋友——遼東三雄，鄭老大、羅老二、范小三。」

萬有財哈哈大笑道：「你我是患難相交的好兄弟，情深義重，那來的仇仇恨恨，何須他人來拔刀相助，笑話，笑話，這簡直是天大的笑話。」

他這種態度大出三鷹意料之外，侯一刀道：「你承認你就是天鷹雷洪？」

「打從一開始，老夫就不曾否認。」

「那麼你爲何要改名換姓，窩在七里溝？」

「說來說去，還不是爲了咱們的兄弟好。」

「我不懂。」

「那是一票大買賣，一票足夠咱們七兄弟過三輩子的大買賣，爲兄的埋名隱姓，遠走關外，就是想爲兄弟們建一個安身立命之所。」

灰鷹胡不歸冷哼一聲，道：「哼，你說的比喝的還好聽，果眞如此，爲何與兄弟們切斷連繫？」

神鷹雷洪道：「天地良心，自從作案分手，老夫定居七里溝後，一直以六位兄弟的下落禍福爲念。」

天鷹高峰瞪眼說道：「難道你不知道兄弟們先後被捕下獄，過了十年的鐵窗生活？」

「曾有一個耳聞。」

「爲什麼不設法營救？」

「曾間接託人接觸過，怎奈曹州府鐵面無私，連爲兄的也差點被拖進去。」

「這是睜眼說瞎話，弟兄們刑期滿後，爲何不出面相迎？」

「老夫正有此意，你們不來明後天就會起程。」

說來詞懇意摯，頗有幾分誠意，弄得侯一刀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遂說道：「聽你的口氣，似乎並無獨吞獨佔的意思？」

神鷹雷洪道：「那兒的話，爲兄的豈是一個貪心不足的人。」

「何以見得？」

「瞧瞧這七仙居，七仙者七鷹也，這一大片產業就是爲七鷹而建。」

「哼，你他奶奶的眞會編故事，據老夫所知，這七仙居明明是爲你那七個狐媚妖嬈的小老婆所蓋的，別扯到七鷹的頭上來。」

「四弟錯了，這七位美女是爲咱們兄弟所娶，七棟大樓則是專門爲金屋藏嬌之用，證據確鑿，歷歷在目，愚兄心如日月，俯仰無愧。」

「鬼扯，七仙女早被你糟蹋了，老子絕不會穿破鞋。」

「人格担保，六位仙女都是守身如玉的處子，四弟一試便知。」

胡不歸手指棺木，聲如焦雷：「老賊，任你說得天花亂墜，老子也不會上你的當，我問你：潘三哥，杜七弟他們的死怎麼說？」

雷洪眸光閃爍，臉色陰晴不定的道：「三弟他們傳言係死於玫瑰釘下，與愚兄何干？」

天鷹高峯道：「你敢說出銀子的人不是你？」

雷洪狡辯道：「這是無稽之談，愚兄怎麼會花錢殺害自己的兄弟。」

高峯怒吼道：「哼，你倒推得乾淨，爲了獨吞獨佔，爲了殺人滅口，理由多得是，就算你說破嘴皮子，我們也不會相信你的連篇鬼話，今日此來，既要討錢，又要討命，你不必再白費心機！」

越說越氣，人隨掌進，正欲放手一搏，神鷹雷洪作了一個阻擋的手勢，道：「二弟請暫息雷霆，自己兄弟，天大的事也可以解決，請先入內小坐，老夫一定將誤會解釋清楚。」

灰鷹胡不歸向前衝了二三步，道：「二哥，別聽他胡說八道，老賊工於心計，十九是在施緩兵之計，等鐵胆羅刹來，事不宜遲，咱們先收拾了他再找紅玫瑰！」

人同此心，侯一刀也是這個想法，刀光一閃，挽起一片寒濤，第一個奮身攻上去。

他這兒一發動，天鷹高峰、灰鷹胡不

歸亦相繼發難，三個人從三路進擊，目標却全部對準神鷹雷洪一個人，決心要置他於死地。

雷洪城府極深，詭詐百出，是出了名的回鍋老油條，瘦皮猴喪命，大麻子亡魂，損兵折將，元氣大傷，的確是想施緩兵之計，等紅玫瑰前來伸出援手，無奈紅玫瑰芳踪杳杳，三鷹却已殺上門來，事到如今，也只好奮力一戰，振臂高呼道：「給我殺，給我殺，一條人命五千兩，外加一個美嬌娘。」

五千兩銀子數不在少，另外還賞一個老婆，這種好事到那裏去找，七仙居的高手個個爭先恐後，奮不顧身，包圍圈一下子縮小一丈有餘，雙方刀來劍往，揭開混戰序幕。

雷洪好滑溜，話一出口。便欲退出塲外作壁上觀，却被三鷹識破，硬將他截下來，而且一本初衷，擺脫其他的人，專門對付雷洪一個。

高峰、胡不歸、侯一刀都是一等一的好手，尤其是懷恨在心，更加神勇兇猛，雷洪本事再大也吃不消，交手十合便陷入困境，左前方高峯攻來一掌，右前方侯一刀遞來一刀，胡不歸一招「黑虎偷心」，刀鋒眼看已在背心三寸之處。

情勢可謂危急萬狀，雷洪命在俄頃，三鷹復在上空撒下一道掌影，神鷹可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情急之下只好捨命相搏，身形猛地快速旋轉，一瞬間快攻六掌，橫掃三腿。

「殺了他！」

「殺了他！」

「殺了他！」

三個人一條心，一個想法，根本不理會雷洪如何反擊，刀掌原式不變，猛往他身上送。

可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七仙居的高手人多勢衆，遼東三雄雖然施出渾身解數，依然無法解除三鷹後顧之憂，已有六七人摸上來，刀砍劍劈，辛辣狠毒，三鷹如果不還手非死不可。

「小雜種，回姥姥家去吧！」

侯一刀刀鋒倒轉向後刺，慘嚎聲立起，噴了他一背的血，一名大漢應聲倒地身亡。

「狗養的，我看你是活膩了。」

刀鋒急轉，人隨刀進，一個惡形惡狀的傢伙剛剛刺破胡不歸的皮襖，突然丟了吃飯的腦袋栽倒了。

「你找死！」

侯一刀瞥見有人在高峰背後打悶棍，飛刀電斬，「咔嚓」！棍子斷了，還削掉半個手掌，再添一脚，那人的臉立刻變成爛柿子，歪歪斜斜的退下去。

蓬！雷洪、高峰雙掌接實，爆出一聲巨震，二人各退三步，難分軒輊。

「上！」

一個字同時出自三個人口中，三麼又要以多爲勝，聯手合擊，七仙居的高手已及時攏上來，硬將侯一刀、胡不歸個別困在兩個小圈圈裏。高峰、雷洪依舊是個單打獨鬥的局面。

天寒地凍，雪花仍然在飄，塲中的惡鬥却是異常慘烈，片刻工夫不到，七仙居的高手已三死二傷，遼東三雄的老么范小三亦告重傷倒地。

雷洪、高峰之戰最爲激烈，久戰不勝，高峰突出奇招，抖手打出一蓬毒針。

高峰的「蜂尾毒針」號稱武林一絕，針細如芒，數以千計，只要被射中一針，必然見血封喉，命歸九幽，實在歹毒霸道已極。

兄弟一塲，雷洪當然知道毒針的厲害，急中生智，暴退丈餘，掀起一塊棺材蓋來護住全身。

毒針如暴雨蜂羣，被棺材板掃數收起，黑忽忽的一大片，像極了成羣結隊的小螞蟻。

胡不歸就在他附近不遠，刀光掌影中連闖三關，殺出一條血路，照準雷洪的腦袋砍一刀。

雷洪好快的反應，掉轉棺蓋砸下去，胡不歸用力太猛，想撤刀已不可能，一把三尺長的鋼刀穿透棺蓋拔不出來了。

更糟的是，棺蓋並未停住，彷若泰山壓頂般砸下來。

「住手！」

「住手！」

天鷹高峰、紅鷹侯一刀雙雙縱出，捨命相救，奈何半步之差，只見一個活生生的胡不歸已經變成一個肉餅，一灘肉泥血水。

高峰虎吼一聲，道：「老賊，還我六弟的命來！」運足十成十的功力，雙掌齊揮，電劈而出。

殺了一個胡不歸，雷洪氣焰正盛，陰森森的冷笑道：「廖武師、黑總管的兩條命老夫正想找你討！」如法泡製，又以棺蓋對敵。

這一次可失算了，高峰出手在先，棺蓋尚未砸下，便被天鷹的剛猛掌力震碎，碎片木屑翻飛中雷洪也吃了苦頭，錦袍千瘡百孔，面部也劃了好幾道血口子。

禍不單行，滿天的木屑碎片尚未落地，侯一刀的刀也到了，饒他應變夠快，保住了吃飯的傢伙，大腿上却挨了一刀，變成跛腿鴨子，跌坐在小諸葛杜康的棺蓋之上。

此刻，七仙居的高手已經死傷過半，餘下的眼見老主人又重創不起，那還敢再貪功戀戰，紛紛退下，圍立在神鷹雷洪的四週。

眼看勝券在握，要雷洪的命易如反掌，高峰、侯一刀暗將所有的功力蘊集在刀掌之上，一齊跨步向前，殺機滿面的同聲喝道：「老賊，有什麼遺言後事，你最好及早交代清楚，看在過去的情份上，我們兄弟盡力而爲。」

二人狼行虎步，愈走愈近，七仙居的兩名高手欲强行阻擋，侯一刀一聲怒吼，出刀如電，如撲火的燈蛾般，立告一死一傷。

餘人都已嚇傻了，再也人有敢輕舉妄動。

雷洪腿傷嚴重，深可見骨，粘糊糊的鮮血足足流出一面盆血，連站起來都有困難，遑論其他，而屬下精英盡去，殘部實不堪一擊，面對高峰、侯一刀、遼東三雄這等一流好手，除非突然出現奇蹟，恐怕只有死路一條，是以他根本不準備回答二人的任何問題，昂着頭，反而將目光望向

牆頭天際，以期爲自己保留最後的一點尊嚴。這一望不打緊，赫然發現，牆頭上還卓然站着一個隔岸觀火的人。

老狐狸弄巧反拙

此人一身紅色勁裝，白色貂裘，一整隻狐狸圍脖，胸前別着一朵紅玫瑰，黑紗蒙面，僅僅露出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遠遠望去有如一尊神聖不可侵犯的女神。

雷洪一見是鐵胆羅刹，絕望中乍現出一綫生機，也不知那來的神力，霍地縱身拔起，暴退三四丈，倚靠在一根木柱上，惶聲說道：「鐵胆羅刹，快！快殺掉這兩個老匹夫！」

二鷹察言觀色，心知事非等閒，待要回頭一看究竟，香風過處，麗影翩翩，紅玫瑰彷若仙女一般，凌空蹈虛巳輕飄飄的落在雷洪、高峰的中間。

紅玫瑰名頭太大，等於是死神化身，全場的人都僵住了，不言不動。

她一雙冷電似的眸光橫掃全場一眼後，依舊傲然卓立在原地，並沒有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神鷹雷洪可急了，迫不及待的說：「快！快動手呀！」

鐵胆羅刹嬌笑道：「急什麼，好戲正值高潮，本姑娘不想掃大家的興。」

「妳這話是什麼意思，莫非要吃裏扒外？」

「信用第一，身爲殺手，最懂得嚴守分寸。」

「那爲何不及早斬草除根，果眞如此，七仙居何至於橫遭此刦。」

「萬大財主，不！雷老大，大鬍子他們是六個武林人物，不是六隻小貓小狗，姑奶奶我需要時間。」

「現在，天鷹高峰、紅鷹侯一刀就在妳面前，還等什麼？」

「等着看連台好戲。」

「妳——妳拿了老夫的銀子，居然敢如此玩忽懈怠？」

「言重了，想當初，你並沒有時間限制。」

「出資付錢，志在消災，妳再不下手老夫就有性命之憂。」

「在本姑娘來說，不論你生前死後，只要殺掉這兩個老傢伙，就不算違約。」

雷洪氣得直跺脚，脚一跺腿傷加劇，痛得他雙眉緊皺，冷汗如雨，連話都說不出來了。高峰、侯一刀睹此情狀，心知有機可趁，彼此對望一眼，默不吭聲的向雷洪攏過去。

懾於鐵胆羅刹的威風，這兩個山東響馬並不敢公開移動，只是一寸半寸的緩慢蠕動，好像樹上的小毛蟲一樣，不留意眞還察覺不出來。

神鷹雷洪可察覺出來了，臉色大變，道：「紅玫瑰，老夫花錢的目的是爲了保護自己，如果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又何必花寃枉錢。」

鐵胆羅刹視若無睹的道：「本姑娘收你的銀子，只負責殺人，並無保護你的義務。」

「老夫現在要妳保護。」

「那就必須收保護費。」

「多少？」

「一萬兩。」

「太貴了。」

「你可以拒絕。」

「起碼……胡不歸的這五千兩應該抵銷。」

「你搶我的生意，不找你算賬就巳經很客氣！」

「算妳狠，一萬兩就一——」

言未盡，天鷹高峰截住他的話，道：「紅玫瑰，老夫願出二萬兩。」

他不是說着玩的，眞從懷中掏出一大疊銀票來。

此人十分機靈，口中說話，雙脚也沒停着，與雷洪巳相距不遠。

鐵胆羅刹還站在老地方，故作不知的道：「高老頭，你出銀子幹嘛？」

天鷹高峰道：「買雷老狗的命！」

「可惜，舊案未了，不接新案，你留着買棺木香紙吧。」

「就算作是保護費吧。」

「開玩笑，本姑娘巳收了雷老大的銀子，不能砸自己的金招牌。」

紅玫瑰既然收買不成，高峰、侯一刀只好訴諸最後一拚，此刻二人距雷洪巳近，利用他擲銀票給鐵胆羅刹的機會，二人猝然施襲，如出柙猛虎般撲過去。

「放肆！」

「住手！」

兩聲叱喝，兩條人影，沒有人看清楚鐵胆羅刹是何時取出玫瑰釘？如何出手？總之，纖手揚處，慘嚎聲起，侯一刀連躲的念頭都來不及產生，咽喉上巳釘上一枚玫瑰釘，直挺挺的倒下去，一命嗚呼。

另一人更加不可思議，無人知道他是從那裏來的，就好像是從天而降的天兵天將，尤其神功蓋世，令人咋舌，高峰那麼深厚的功力，居然承受不起來人的一掌，當場口血狂噴，被震退一丈三四。

藍色大氅，寛邊帽，臉上戴着鬼面具，標誌顯明——是鬼面俠。

紅玫瑰甚覺詫異，從頭到脚打量一下鬼面俠，道：「你來幹什麼！」

鬼面俠簡短有力的道：「做生意。」

「做生意？難不成是雷老頭子一案兩買？」

「雷老大精打細算，不是二百五，本俠另有公幹。」

「要殺誰？」

「與你無關，少問！」

「哼，不說就拉倒，誰稀罕！」

一個鐵胆羅刹巳經夠瞧的，現在又多了一個千面殺手，在場之人就算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再待下去，趁二人說話之際，一個個足底抹油，抱頭鼠竄，瞬間便奔走一空，僅僅還剩下紅玫瑰、鬼面俠，與神鷹雷洪三人。

眼見高峰巳翻過院牆，紅玫瑰信用攸關，不敢怠慢，擰身一縱，也隨後越牆追去。

雷洪依然倚柱而立，鬼面俠大感意外，道：「雷老大好胆識，單憑這一點本俠願意賞你一個痛快。」

神鷹蒼白的臉上泛起一絲得意的笑容，說道：「有你鬼面俠在，老夫還怕什麼呢？」

鬼面俠困惑不解的說道：「老傢伙，你可別表錯情，你以爲本俠是來保護你的嗎？」

「本來就是嘛，銀子是老夫出的。」

「可是，來跟本俠接頭的人却是黑總管。」

「是老夫命他代辦，一共五千六百両，對不對？」

「數字沒有錯，但是事情的出入却太大。」

「什麼地方不對勁？」

「黑大痲子指名要你的命！」

「也沒錯，老夫是這樣交代的。」

「你昏頭了，花錢要自己的命？」

「老夫自有妙算，你鬼面俠爲了信用，必然不許侯一刀他們傷害我，無形中便達到保護老夫的目的。」

「眞是妙人妙語，可惜百密一疏，你算錯了。」

「鬼面俠，那裏錯了？」

「人不對，這句話應該出自黑總管之口才有效。」

「銀子是老夫出的，何錯之有？」

「銀子不會說話，本俠只是認人不認錢。」

「黑總管是老夫的奴才，是雷某的代表人。」

「這只是你的一面之詞。」

「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老匹夫，死無對證的話，少說。」

二人話不投機，雷洪心頭大駭，以近乎哀求的口吻說道：「鬼面俠，黑總管巳死，你究竟打算聽誰的？」

鬼面俠凝目而視，以肯定的語氣說道：「自然是照黑大痲子的話行事。」

「黑總管對老夫忠心耿耿，絕無謀害雷某之心。」

「爭權奪利，謀財害命的事多得很，怎麼不可能？」

「老夫對他一向不薄，親如兄弟。」

「自己當家作主，豈不更好？」

「鬼面俠，老夫有億萬家產，願意分你三分之一，但請你高抬貴手，饒老夫一命。」

「食言背信的事本俠不幹。」

「一半如何？」

「這些錢都是你搶回來的，你無權作主。」

「只要你放過老夫，七仙居全歸你一人所有。」

「君子愛財，取之以道，本俠不要不明不白的錢！」

「鬼面俠，老夫巳是風燭殘年，求求你——」

「雷老頭，你的話說得太多，應該上路了！」

心意既決，不再遲疑，鬼面俠立即按照他一貫的規矩，面對神鷹雷洪，取下鬼面具，露出他的廬山眞面目來。

雷洪大吃一驚，一臉的驚詫、駭異、惶恐萬狀的說道：「你——你——你原來是——」

是誰還沒有說出來，鬼面俠突然屈指如鈎，但聞噗！的一聲響，好厲害的「乾坤指」，雷洪的雙眉中間立刻現出一個血窟窿來，僅僅發出半聲悶哼，便告魂歸西天。

鬼面俠好快的動作，將面具往雷洪臉上一戴，彈身飛起，上房越屋而去。

奔離七仙居，闖入一條長巷，一棵老樹的枝椏上，正吊着一個人，咽喉上插着一支玫瑰釘，正是天鷹高峯，巳經氣絕身亡。

鬼面俠睹此情狀，立即停下步子，自言自語的冷笑道：「赫！這丫頭的動作可眞快！」

正欲跨步上前，看個究竟，猛聽身後有人接口說道：「半斤八両，閣下的行動也不慢呀。」

鶯聲燕語，香風撲鼻，不用回頭聽語氣也猜想得出必係鐵胆羅刹無疑。

鬼面俠沒有答話，沒有回頭，舉步就要走。

「慢着，本姑娘想知道，閣下到底是何方神聖？」

「鬼面俠，千面殺手，也有人叫本俠冷面殺手。」

「本姑娘是請教你的姓名來歷，時辰八字。」

「要時辰八字幹嘛？想招親？」

「呸！你臭美！」

「爲何不先介紹一下妳自己？」

「本姑娘鐵胆羅刹，人家又叫我紅玫瑰。」

「請問芳名？」

「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那妳就沒有資格盤查別人的來龍去脈。再見！」

「站住！回過頭來，讓姑奶奶瞧一瞧你。」

「幹嘛，又要找對象？」

「放屁，聽說鬼面俠是一個醜奇男人，本姑娘正想知道你是否眞的醜得見不得人。」

「是很醜，醜得足可以嚇死人。」

「本姑娘最喜歡看醜男人，嚇死人不必負責。」

「少來這一套，激將法對本俠無效。告辭了！」

身形一長，去勢如風，一霎眼便消失在另一條橫巷的彎角處。

這言詞，這行動，顯然深深刺傷了鐵胆羅刹的心，一時間她自己也弄不清是怨？是恨？是情？是愛？當下一跺脚，咬牙自語道：「鬼面俠，不管你是人是鬼，也不論天涯海角，姑奶奶一定要摸清楚你的底。」

整一下脖子上的黑狐狸，迅即沒入橫巷中。

橫巷內那還有鬼面俠的影子，左轉左轉再左轉，不知不覺中紅玫瑰又回到原來的老樹下。

沒有追到鬼面俠，無意之間却發現豆腐大俠馬雲飛正蹲在樹上摸神鷹高峯的口袋。

「喂，馬豆腐，看見鬼面俠沒有？」

「哦，是紅玫瑰，怎麼？妳在『追』鬼面俠？」

「不錯，本姑娘正是在追那個醜男人的。」

「馬某指的是女人追男人的那一種『追』。」

（以下轉入第72頁）

一期完短篇故事

麥中青·文
可飛·圖

劍海風波

梅軒遭火焚　兇徒逃無踪

夜闌，人靜。

月黑，風高。

時序初秋，深夜。

宋家堡內，依稀有一條人影，突自那片梅林中飛起，好快的輕功身法，眞是捷如鬼魅，僅祇一霎眼的工夫，便失去了蹤跡。

就在那依稀人影消失的一瞬間，梅林中央的梅軒內，突然響起一連串的輕微爆炸聲，接着濃烟如幕，頃刻間，已籠罩了整座梅林。

宋家堡在長沙西岸的麓嶽山北麓，堡主「蝙雀神劍」宋一涵，名列三湘七劍之一，平生好客愛梅，故堡中有一半以上土地遍植梅樹，並且鳩集名匠在梅林深處興建了一座迎賓館——梅軒，用以接待四方來堡賓客。

這座梅軒的建築，完全以玲瓏取勝，設計得極爲新穎別緻，有荷亭藕樹，也有小橋流水，尤當臘梅盛開，淸香暗度，更是別具情趣。

梅軒中派有十名女僕婢在內服役，負責侍候賓客的飲食起居，並由堡主最器重的弟子凌星岩負責管理。

迎賓館雖有十幾個客房，但僅祇住有兩位賓客，便是昨日自衡州府來的白雲觀觀主靈風道長師徒。

「嚐……」

緊急短促的鐘聲，在這夜闌人靜的深夜裏響起，顯得分外的淒厲、恐怖，聲聲震人心弦。

「梅軒失火啦，梅軒失火啦……」

在更樓値更的堡丁，當他發現梅軒冲起熊熊的火光，只嚇得心胆俱裂，一邊瘋狂似地猛敲警鑼，一邊聲嘶力竭地，拚命吼叫。

一條黑影如飛般趕往梅軒，他是本堡總管，綽號「神算雙環」的王道生，但見他一身緊身衣靠，手執龍虎雙環，滿面驚怒之色。

今夜的西南風特別大，因此助長了火勢的威力，王道生趕到時，熊熊火焰已將整座賓館完全淹沒，火苗子已透出林梢。

堡中約有五六百戶人家，也全被那緊急鐘聲從夢中驚醒，一個個睡眼惺忪地，紛紛奔出門外觀看究竟。

堡主宋一涵，少堡主宋青，以及堡中的一干武師和門下弟子，也陸續相繼趕到了梅軒。

緊跟着數百名男女堡丁也蜂湧而至，有提水桶的，也有端木盆的，王道生忙將手中的龍虎雙環納入腰中，指揮數百名堡丁救火，怎奈火勢太旺，人根本無法逼近到十丈以內，自然他們潑出去的水，也澆不到火頭上去，祇不過是聊盡人事而已。

風越來越勁，火勢也越來越旺，連接迎賓館的凉亭水榭，也幾乎全被火舌捲了進去。

黑暗的夜空，已被大火燒成橘紅色。

王道生長噓了口氣，說道：「堡主，火勢實在太大，加以風的助威，梅軒恐巳無法可以挽救了。」

宋一涵緊皺着雙眉，沉聲道：「燒掉一座梅軒，倒無關緊要，祇是陷身在火窟的人……唉！尤其是靈風道長師徒，不知將爲本堡招致多大的痲煩。」

王道生不以爲然的道：「靈風道長乃三湘七劍之一，一身功力，已非等閒，照常理說，區區一把火，應該是困不住他們師徒的。」

宋一涵道：「現暫不討論這些，道生，你還是趕緊派人詳細搜查一下，一則搜查靈風道長師徒的下落，再者也查查派在梅軒服役的人，是否還留有活口。」

王道生喏喏連聲，當即分配每一位武師，均率領堡中弟子一名，在指定的搜查區域內，展開嚴密的搜索工作。

「神算雙環」王道生原本是活躍在楚魯豫一帶的獨行俠盜，專幹些鋤强扶弱，刦富濟貧的勾當。

其實宋一涵和王道生雙方早巳慕名，祇是緣慳一面，想不到二十年前，兩人在大別山不期而遇，那時都不過三十餘歲，天生傲骨，一言不合，便交起手來，神劍鬥雙環，眞是勢均力敵，精彩絕倫，經過一晝狠拚，結果仍然不分勝負，後來，丐帮剛接掌門之位的「怪丐」單于平適經大別山，出面排解，兩人惺惺相惜，結成了生死之交，從此一代俠盜，便隱跡在宋家堡充當一名總管，賓主相處，極爲融洽，宋一涵倚之爲左右手，堡中事無鉅細，悉交由王道生獨斷獨行，倚重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搜查行動開始還不到半個時辰，一個年約二十七八歲約精壯漢子跑了回來，垂手躬身向宋一涵道：「師父，剛兒和余師傅在練武場找到了七師弟。」

宋一涵怒道：「他躲在練武塲幹麼，爲什麼不來見我？」

自稱「剛兒」的精壯漢子，是宋一涵門下排行第三的徒弟，聞言忙道：「七師弟受了很重的傷，現在還在昏迷不省人事呢。」

宋一涵一聽愛徒身負重傷，不由急道：「你趕快去和余師傅把他抬到大廳去，越快越好。」隨又轉首向王道生道：「道生，走！你也隨我回去看看。」

大廳中，躺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年輕人，雙目緊闔，面色慘白如紙，嘴角還在不斷的沁出絲絲血水。

宋一涵心裏極爲難過，但沒有在面色上流露出來，他吩咐門下將凌星岩的上衣脫掉，極爲細心的檢查了一遍，但並未發現任何傷痕，可是，當他雙指往凌星岩左手腕脈上一搭，不禁面色劇變，敢情內腑竟然全被震離原位，顯然是被一種極柔的陰功掌力所傷。

宋一涵人稱「蝙雀神劍」，對醫術一道，自有極高深的造詣，雖然發覺愛徒內腑受傷很重，但並無生命危險後，也就放下心來。

「剛兒，」宋一涵道：「快去爲師丹房內，將那瓶斷續空青取來。」

王道生這時焦急的問道：「堡主，星岩的傷勢怎樣？」

宋一涵嘆口氣道：「傷得太重了，整個五臟六腑，完全被一種從表面看不出的陰柔掌力震離原位，生命雖然無虞，但一身功力，已被震散了十之五六，而且還需要一段長時間調養，才能復原。」

王道生「哦」了一聲，心下暗忖：傷及內腑而從表面上看不出來，祇有「綿掌」才有此特徵，莫非……

他想到這裏，不禁心神暗暗一震。

這時，正好志剛將藥取來，那是一隻比姆指大不了多少的翠玉瓶，宋一涵接過拔開瓶塞，由倪志剛帮忙揑開了凌星岩的嘴巴，小心翼翼地倒了兩滴乳白液體在他口中。

「道生，」宋一涵道：「請你帮助星兒催催藥力吧。」

倪志剛不用吩咐，已將凌星岩扶坐了起來，王道生盤膝坐在凌星岩的背後，一雙手掌便緊緊貼在他背椎第十三節略下的「三焦俞」穴道上。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王道生的頭上巳冒出蒸騰熱氣，凌星岩的慘白臉色，也漸漸泛出了淡淡的紅暈。

再片刻過去，凌星岩終於噓了口氣，緩緩睜開了無神的眼睛，王道生也及時收回雙掌，神情顯得有點疲憊。

凌星岩是長沙府城內雄風鏢局總鏢頭凌霄的兒子，在宋一涵門下學業，排行第七，人極聰明敦厚，加以口齒伶俐，所以深爲宋一涵所愛重，也因此特別指定由他管理梅軒事務。

凌星岩一眼見到恩師，本想站起來行禮，但被宋一涵揮手示意止住，仍然坐在原處，虎目中巳是熱淚盈眶，低聲道：「星兒很好，祇是太無能了，有損師門威望，請恩師給予應得的處份。」

當然凌星岩此時還不知梅軒巳付諸一

炬，否則，以他敦厚的天性，更不知道要如何自責、自苦了。

宋一涵笑着安慰道：「傻孩子，失敗算得了什麼，祇要能緊緊記取敗中的教訓，古今多少成名人物，有幾個不是從失敗中磨練出來的！」

王道生也笑着加以撫慰道：「星岩，你不必想得太多，事情已過去了，快安靜下來，說不定待會堡主還有話問你呢。」

凌星岩忙道：「師父，王師叔、星兒現在精神還好，星兒也正有很多話要向師父和王師叔稟告呢。」

王道生道：「你還是先好好歇一會兒，有什麼話等會再說。」

凌星岩感激的投了宋一涵和王道生一瞥，默然地點了點頭。

這是間很寬敞的內廳，從它的佈置，可以看出是堡中很重要的議事之處。

大廳中間，擺着一張雕工極細的紫檀木長條桌，四週都是高背太師椅，一盆萬年松盆景，擺在長條桌的當中。

這時，長條桌四週都坐滿了人，首位當然是堡主宋一涵了，左側第一位是總管「神算雙環」王道生，依次是「擒龍手」向陽，「萬里飛虹」佟震宇，堡主大弟子顧無痕，二弟子岳巍，三弟子倪志剛，右側首座是總教練「皓首神龍」白天鵬，依次是少堡主宋青，「震山虎」馮戈飛，「寒心掌」胡大海，堡主四弟子管夢熊，六弟子王雁武，七弟子凌星岩。

堡主宋一涵面色嚴肅，但不難看出嚴肅中滲雜着一份自內心的憂鬱，他目光烱烱地猛掃全場一眼，不見五弟子在場，不禁詫異的向王道生問道：「鎭湘怎未來參加會議，可是你派遣他工作去了？」

王道生道：「小弟派他監督料理梅軒善後問題，同時率領幾個堡丁，在堡外附近再仔細搜查一遍，看是否可以獲得點意外的蛛絲馬跡。

宋一涵滿意的「嗯」了一聲，然後兩道眼光投在凌星岩臉上，沉聲道：「星兒，你現在可以將被襲受傷的經過，詳詳細細的說出來了。」

凌星岩應了聲：「是！」便欠身站了起來。

宋一涵見他精神仍極虛弱，便揮手示意道：「你的傷勢尚未復原，不用站起來了，還是坐着說吧。」

凌星岩對於恩師的這份愛護之情，心裏感到異常激動，本想說幾句感恩的話，但一想，却又嚥了回去，緩緩落座。

「昨天晚上，」凌星岩說話的聲音，似乎有點顫抖，「白雲觀觀主靈風道長師徒來本堡作客，弟子因敬仰靈風道長是位前輩高人，且恩師待以貴賓之禮，乃不敢絲毫大意，恐有怠慢，除循例侍候外，還將男女僕婢，重作了一番刻意的安排，務期賓至如歸，感到舒適愜意，即使梅軒以外的守望，也作了加强的措施。」

歇了一下，又道：「大概是子時光景，弟子因見靈風道長師徒俱已熄燈安寢，便信步踱出梅軒，外面天很黑，風也較入夜時分大了很多，將梅枝吹得簌簌作响。

「驀地，依稀聽到梅林東北角上發出一聲悶哼，因爲聲音極微，加以風搖梅枝的干擾，如非十分注意，很容易忽略過去，弟子當時大吃一驚，便一伏身，施展『蜻蜓三抄水』身法，奔向東北角，到後來，只見負責守望的堡丁倒在地上，已是奄奄一息，弟子問他話時，僅用手向練武場方向指了指，便氣絕死去。

「在當時，弟子因恐驚動靈風道長師徒，未敢聲張，便悄悄循着死者所指方向追去，將近練武場時，果見前面不遠處，有一條鬼鬼祟祟的人影，心中一喜，便猛提一口眞氣，幾步緊趕，居然在練武場將那人趕上了。」

凌星岩因說話太多，已感到精神有點不濟，但爲了詳細說明受傷經過以及所發現的怪人，還是咬牙支持着。

他又歇了一會兒，繼續道：「弟子趕到那人身後約七尺處，方始出聲輕喝道：『什麼人？站住！』

「那人聞聲止步，冷哼一聲，突然轉過身來，弟子幾乎被他嚇了一跳……」

宋青接口道：「是不是那人的長像很可怕？」

凌星岩苦笑着搖搖頭道：「長像可怕不可怕或是沒有看到，不敢亂說，不過他那身裝束和兩道目光……」

「寒心掌」胡大海也接口道：「是不是一道死人入殮時的裝束，頭上還罩上一只黑布袋子，僅祇露出兩隻眼睛，眸子裏射出慘綠的光！」

凌星岩愕然道：「原來胡師傅也看到了。」

胡大海道：「看我是沒有看到，不過我聽你說及那人的一身裝束和二道目光，加以我又知道有這麼個門派……」

宋青「哦」聲道：「我知道了，一定是胡師傅告訴過我的那個什麼『殭屍門』，一個頂邪門的神秘組織。」

「殭屍門？」所有在場之人，包括堡主宋一涵在內，都在喃喃唸着這三個字，顯然這個門派對他們都很陌生。

胡大海臉上不自覺地流露出一股得意之色，偷窺了堡主一眼，又向凌星岩問道：「你可看清他使用的是什麼兵刄？」

「沒有看到。」凌星岩回憶着說道：「不過，我看到他背後斜揹着一隻兵刄袋子，裏面裝的很像是兩截棍或雙鞭之類的兵刄。」

「這就對了。」宋青也似分享到一份博聞的光榮，笑着說道：「師兄，那不是兩截棍，也不是雙鞭，而是一根可以一折爲二，給死人招魂的招魂幡呀。」

宋一涵今日特別破例，沒有喝阻宋青的一再岔言，他閉目沉思了一會，突然雙目一張，暴射出兩道湛湛神光，凝視着凌星岩問道：「後來呢？」

凌星岩不禁渾身一震，定了定神，對所遭遇之事，似心有餘悸地說道：「弟子和那人對面後，只見他眼眶中的瞳仁越來越小，最後小得僅臏半粒米大，而眼中噴射出來的綠光却越來越盛，幾乎使人睜不開眼睛，更奇怪的是，那時弟子的神智好像有一瞬間恍惚，也就是那時候弟子被人在胸膛上印了一掌，因而失去知覺。」

凌星岩斷斷續續敘述完經過，已是滿頭大汗，鼻息粗重，臉色是一片慘白，顯然體力已支持不下來了。

宋一涵凝神聽完，嘿嘿笑道：「總算找到了一條可資追尋的綫索，不至於在黑暗中瞎摸了。」

旋又吩咐宋青道：「青兒，這裏沒你的事了，你照顧七師兄回房去歇憩，記住，每兩個時辰給他服一顆一陽丹。」

宋青是最愛湊熱鬧的，這時叫他離開，心裏實在是一萬個不願意，但格於父命難違，只好怏怏的伴着凌星岩離開內廳。

宋一涵目送一子一徒離去後，又向胡大海問道：「胡師傅，這『殭屍門』到底是個怎樣的門派，怎的我從未聽說過，可否請你再說詳細點。」

胡大海尷尬一笑道：「在下也是偶然聽一位道上的朋友提及，祇知道是個新崛起的神秘組織，在下所聽到的已全說出來了，至於詳細情形，就不知道了。」

宋一涵喃喃道：「這眞是怪事，『殭屍門』和咱們宋家堡有什麼過不去的？再說以靈風道長的一身功力，居然也會陷身區區大火，這未免太離奇了！」

「萬里飛虹」佟震宇道：「堡主，以在下的看法，靈風道長早已離開了梅軒，根本就未陷身火窟！」

宋一涵道：「就算他們師徒要離開本堡，咱們以禮待在先，他們也應該在禮貌上向本堡打個招呼呀。」

佟震宇冷笑道：「愚意以爲防人之心不可無，這很可能是個極大的陰謀。」

「陰謀？」宋一涵沉聲道：「你以爲這是靈風道長師徒故佈疑陣？」

佟震宇振聲道：「在下的看法確是如此，以靈風道長的一身修爲，如有人在他住的地方縱火，按理判情，决難逃過他敏銳的聽覺，因爲這也是一個練武之人的最起碼條件呀！」

王道生道：「佟師傅的分析，不無道理，不過你却忽略了一點，假如靈風道長眞能設計出這個陷阱，一定會想到這個漏洞。當然，也有很多事情是不能以常理忖度的。」

這時，宋一涵的首徒顧無痕，似是突然獲得靈感，說道：「王師叔。」宋一涵門下弟子，均以「師叔」尊呼王道生。「靈風道長師徒會不會遭到暗算？」

王道生表示讚許的頷首道：「如果佟師傅假定的情況不能成立的話，這便是最可能的判斷了，不過……」

顯然王道生那「不過」二字下面還有文章，可是一個麻面的年輕人匆匆跑進廳來，將他欲說的話打斷了。

麻面年輕人姓尹，名鎭湘，在宋一涵門下排行第五，他急匆匆走到宋一涵身旁低聲道：「師父，弟子在堡外拾到這支銀質管子，特地送來請你老人家過目。」

說完，將手中拿着的一根銀管，雙手呈給宋一涵。

這根銀質管子比筷子略粗稍長，中空分成三圓格，一端有吹嘴，管子中間有三顆綠豆大的活動機關，製造得極爲精巧。

宋一涵接過銀管，略看一下，便遞給王道生道：「道生，你看這是不是褚姥姥的三絕吹管？」

尹鎭湘躬身請示道：「師父可有什麼吩咐？」

宋一涵揮揮手道：「你下去吧，梅軒那邊的事情也要多加照顧。」

王道生將銀質管子仔細端詳再三，很肯定的說道：「一點不錯，這的確是褚老婆子的三絕吹管，難道她也捲入了這場是非？」

擒龍手向陽道：「褚老婆子的三絕吹管，除了無影神火和無影毒芒二絕外，另一絕便是無影迷魂砂，如果靈風道長師徒果眞是先遭暗算，而後葬身火窟，則這婆子的嫌疑，便無法推卸了。」

宋一涵的兩條濃眉幾乎皺到一起，迷惑不解地道：「我記得和這位褚姥姥素無恩怨和來往，她選定本堡來暗算靈風道長師徒，其目的何在呢？」

向陽嚅嚅道：「可能是和靈風道長有仇吧？」

宋一涵對這解釋未盡滿意的搖搖頭。

王道生接口道：「向兄這個解釋，似還欠缺充分理由，即使是向兄所說靈風道長師徒是着了褚老婆子無影迷魂砂的道兒，應不單純是爲仇，這道理很簡單，因爲决心報仇，機會俯拾皆是，用不着來本堡節外生枝，無端另樹强敵。再說，這根三絕吹管遺落本堡，我以爲是個絕大的漏洞，總而言之，這是個極大的陰謀，而且因素極爲複雜，不過一時間無法理出頭緒罷了。」

胡大海笑笑道：「總管，你是有名的神算，那『殭屍門』的人突然在本堡出現，是不是也有複雜因素？」

王道生冷笑道：「假如江湖上眞有『殭屍門』這麼個神秘組織的話，應該是毫無問題，不過還得詳細調查。」

宋一涵神情肅穆地道：「總管的話很有道理，火焚梅軒，內情絕不單純，一定隱藏着一個極大的陰謀，一個處理不當，很可能爲本堡招致不幸……」

旋轉面向王道生說道：「道生，剛才胡師傅已說過了，你是有名的神算，這件無頭公案，我就全權拜託你了。」

× × ×

室雅何須大，宋一涵的書房雖然不大，可是牙籤書軸，滿目琳瑯，佈置得極爲風緻高雅。

這時，宋一涵和王道生兩人，正在書房裏促膝密談。

兩人的聲音都壓得極低，房外的人即使將耳朵附在門窗上也難聽到片言隻字。

很顯然的，他們是在商談一件極機密的大事情，至於什麼機密大事，就非局外人所知了。

「嘭！」有人在書房門上，輕輕敲了一下。

宋一涵雙眉一皺道：「什麼人？」

門外人低聲答道：「弟子鎭湘。」

宋一涵微感不悅的道：「進來吧。」

尹鎭湘輕輕推開房門，一見王道生也在房中，自知魯莽，不禁感到臉上一熱。

宋一涵面含薄怒道：「有什麼事？」

尹鎭湘這才訕訕地跨進房門，給師父和王師叔請過安後，垂手躬身道：「靈風道長師徒的屍體已掘出來了。」

王道生目光一亮，問道：「是否還能辨認？」

尹鎭湘道：「和其他掘出來的屍體一樣，已燒得皮開肉綻，面目全非，完全失去了人形。」

宋一涵道：「那你怎能確定是靈風道長師徒的屍體呢？」

尹鎮湘道：「因掘屍的地方，正是靈風道長師徒下榻之處，而且靈風道長弟子所佩的長劍也在那裏掘了出來。」

宋一涵和王道生尷尬地交換了一瞥目光，顯然他們兩人的促膝密談，與此有關，而且，可能是判斷發生錯誤。

宋一涵特別加重語氣道：「你快下去照顧，對靈風道長師徒的屍體，要特別好好盛殮，不能絲毫草率！」

尹鎮湘恭應聲：「是！」轉身離去，並順手將房門帶上。

王道生慎重地道：「堡主，青兒的安危，千萬忽略不得，最好讓無痕常和他在一起。」

宋一涵道：「這我會特別注意的。」

王道生又在宋一涵耳畔悄聲說了幾句話，才起身告辭。

王道生愁眉緊鎖，面色陰沉地負着手，在大廳中不停地踱來踱去，一會兒，「擒拿手」向陽和「萬里飛虹」佟震宇走了進來，同聲說道：「總管找在下？」

王道生改容含笑道：「兩位請座。」落座後，王道生道：「我找兩位來，是有關火焚梅軒之事，現在靈風道長師徒的屍體業已掘了出來，這雖非本堡蓄意縱火，但亦難脫謀殺之嫌，想煩佟師傅持堡主親筆函走趟衡州府，至白雲山面陳靈雨大師，如能邀其親蒞宋家堡共商善後，佟師傅有困難嗎？」

佟震宇道：「在下理應效勞！請問總管何時動身？」

王道生從袖中取出一封信和一包銀両，交給宋震宇道：「此地至衡州府往返九百里，事不宜遲，我已着人備好馬匹，候在堡外，就請佟師傅即刻啓程吧！」

佟震宇離去後，王道生將座椅拉近向陽，低聲道：「向兄，咱們相交巳有十幾年，你的爲人處事，我最瞭解，也最信賴，所以這件事我想偏勞向兄……」

向陽慨然接口道：「總管，你請放心，祇要向某力所能及，即使赴湯蹈火，亦萬死不辭！」

王道生道：「我想煩向兄去趟四水丐帮，老實說，胡師傅說的什麼『殭屍門』，我有點懷疑，所以我想丐帮發動他們的勢力，代爲調查一下，到底是否眞有這樣一個新近崛起的神秘組織，因爲我知道向兄和丐幫帮主淵源很深，向兄既巳慨然答應，不知何日登程前往？」

向陽道：「這是何等緊急事，豈能延誤，在下略事收拾，立刻動身。」

王道生也取出一包銀両，交給向陽道：「這點銀子，向兄留在身邊，以備不時之需。」

王道生遣走佟震宇和向陽後，輕輕噓了口氣，正待離去，總敎練「皓首神龍」白天鵰却適時走了進來道：「道生老弟是否有暇？」

王道生一見白天鵰面色凝重，知道必有事故，笑着問道：「老哥哥是否有事見敎？」

白天鵰點了點頭，王道生笑道：「好幾天未和老哥哥把盞了，趁着這個機會陪老哥哥喝兩杯，如何？」

白天鵰展眉笑道：「這兩天你爲了梅軒這檔子事，實在夠辛苦了，就算老哥哥陪你吧。」

在王道生的宿舍裏，書案上擺着幾隻風鷄，臘腸之類的下酒菜餚，和一罈陳年花雕，王道生和白天鵰對桌而坐，經過三巡，白天雕突然長長嘆口氣道：「道生老弟，老哥哥有一句話，如骨梗在喉，但不知該不該問。」

王道生微微一笑道：「老哥哥，你怎的和小弟也見外起來了？」

白天鵰放下手中酒杯，神色異常莊重的道：「你說咱們堡主是否有意問鼎下屆七劍盟主的寶座？」

王道生暗暗頷首，但仍故意反問道：「老哥哥以爲呢？」

白天鵰不悅地道：「道生老弟，你是覺得老哥哥面前不便作答。」

王道生忙陪笑道：「老哥哥言重了，小弟正是想知道老哥哥突然問及此事，是否懷疑與火焚梅軒之事有關？」

白天鵰道：「這可很難說，道生老弟，你是否願意答覆老哥哥這個問題？」

王道生噓口氣道：「老哥哥，不瞞你說，這件事連小弟也僅限於猜測；如果說堡主絕對無意問鼎七劍盟主寶座，那是自欺欺人的話，古語道的好：『三代以下，無不好名者？』堡主並非超人，自也不能例外。」

白天鵰嘆口氣道：「果眞堡主有問鼎七劍盟主的野心，則老哥哥的假設，就有幾分可能了。」

王道生肅然道：「我敢肯定的說，老哥哥的假設完全接近事實！」

白天鵰兩道白眉一軒，興奮的道：「你是說與火焚梅軒之事有關？」

王道生點點頭道：「因爲堡主最近幾年在武林的聲望，巳凌駕其餘六劍之上，老哥哥請想，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方法，能打擊堡主的聲望，依小弟的想法，這可能祇是個開端，往後的可能有更惡毒的手段接踵而來呢！」

宋家堡內一片縞素，也籠罩着一片愁雲慘霧！

練武場中央，搭蓋着一座巨大的蘆棚，棚內一排擺着十二具上等楠木靈柩，三牲供奉，香烟繚繞。

蘆棚四週，哭聲震天，悲悲切切地，宛如巫峽猿啼，嫠婦夜哭，這些悲慟之人，都是本堡罹難者的家屬。

這巳是火焚梅軒後的第四天，堡中延請到數十名高僧高道做法事超渡亡魂，法器誦經之聲日夜不輟。

堡中之人，無分男女老少，各有職司，幾晝夜毫不休息的忙下來，眞是人疲馬乏，臉上全是一片倦容。

這日凌晨，天尙未曙，王道生暗將「皓首神龍」白天鵰請來，託請暫代照料堡中一切事務，他即略事化裝，隱去本來面目，趁着堡中人事忙，一個不注意的時候，悄悄地溜出了宋家堡。

他一路潛踪隱跡，疾行如飛，不到半個時辰，便巳趕到緊臨湘江的望城坡——這裏原是一片極爲荒涼的漁村，僅有十餘戶漁民，散散落落的，但數年來，這片荒涼漁村突然繁榮起來，不但有一條小街，

而且開門七件事，均極齊備，不須動輒進城採購了。

望城坡是王道生經常到的地方，他熟練的在街尾一間破茅草房的木門上輕敲了幾下，裏面即傳出一個中年人的粗魯語聲，應道：「誰呀？這大清早的……」

王道生冷哼一聲道：「宋家堡的，有急事要過河去，怎麼？不耐煩是不是？」

門，呀的開了，是個相貌猥瑣，年約卅餘歲的精壯漢子，肩上抗着兩支濕的木槳，毫不示弱地一路嘮叨着道：「宋家堡又不是官府衙門，用不着拿來嚇人！我眞不明白，你們要過河辦事，爲什麼不能等天亮，偏偏都喜歡趕在大黑天，而且又不約好一道走，眞是要命。」

王道生不禁心中一動，忙問道：「你是說本堡巳經有人先我過河去了？」

「難道我還騙你。」精壯漢子藉着屋內透出的燈光，將王道生細細的打量了一下，見祇是個堡丁裝束的老頭子，不屑的冷哼一聲道：「難道你沒長眼睛，喏，我槳上的水漬都還沒乾哩。」

「是誰過河去了呀？」王道生似爲精壯漢子不怕事的勇氣所屈服，前倨後恭地低聲問。

「還不是你們宋家堡那隻夜貓子。」

「夜貓子？夜貓子是誰？」

「胡師傅呀。哈哈——」精壯漢子自己也覺得好笑起來，因爲胡師傅這個綽號是他取的。「因爲他經常半夜三更過河去，把我氣壞了。」

精壯漢子話聲一頓，似乎才想起眼前這個糟老頭子的面孔很陌生，不禁「咦」聲道：「你這老頭兒的面孔很陌生嘛，好像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王道生笑笑道：「老朽剛來宋家堡不久，而且平常很少外出，難怪你老兄不認識，一回生，二回熟，也許以後要常常厤煩你老兄了。」

兩人說話間，不覺巳到江邊。

碼頭上繫着一艘渡船，王道生上船後，袖子一捲道：「老兄，水流很急，我來帮你打槳！」

精壯漢子將兩支槳往船頭一擱，道：「老頭兒，你會嗎？在水面上不像在陸地，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一邊說着話，一邊巳解開繫船的繩子，推船離岸。

王道生巳將木槳掛好在槳樁上，欵乃一聲，船巳開始掉頭，大笑道：「老朽雖不在水面上討過生活，但操舟的技巧，倒也略知一二哩。」

渡船順着湍急的水勢，緩緩向對岸駛去。

王道生一邊打槳一邊大聲搭訕着說道：「老兄在這裏擺渡，辛辛苦苦的，一天能賺多少銀子？」

「銀子？」精壯漢子失聲笑了起來，說道：「連錢屑兒也見不到哩，假如能每天賺個千來八百文的，混住生活就心滿意足囉！」

「哦！當眞？」王道生故意不甚相信的口吻道：「剛才胡師傅過江去，大概總給了幾錢銀子吧？」

「胡師傅，嘿！」精壯漢子鄙夷的道：「他是出了名的吝嗇鬼，能像今早給二十文制錢，巳是難能可貴的出手了，還不知心痛多久哩。」

「胡師傅大概幾天去城裏一次？」

「差不多三兩天跑一趟，多數時間都是在夜晚，我實在被他給煩死了，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因爲他是宋家堡的武師啊，拳頭硬，誰敢開罪！」

「老兄，你忘了老朽也是宋家堡的人呀，」王道生逗着精壯漢子道：「難道不怕老朽告訴他說你在背後說他的壞話。」

「這——」精壯漢子果眞有點急了，忙央求道：「老頭兒，眞對不起，小的剛才說的話，算是胡說八道，請高抬貴手，千萬別告訴胡師傅。」

王道生哈哈笑道：「老兄，老夫是逗着你玩兒的，咱們都是貧苦人，聽別人使喚的，祇有同病相憐，怎會使壞……啊，對啦，胡師傅趁夜晚進城，是不是去找樂子？」

精壯漢子被王道生唬了一下，心有餘悸，可不敢隨便亂說了，不過，他不是塊能學金人三緘其口的料子，儘管不敢，但多嘴舌多慣了，實在也忍不住心裏想要說的話：「老頭兒，如果你賭咒眞的不告狀，我就告訴你。」

王道生一本正經地大聲道：「天地江神爲證，老朽决不將這擺渡老兄對我說的話，告訴胡師傅……喂！老兄，這你可相信了吧。」

精壯漢子得到王道生的發誓保證，再

也忍不住的又打開了話匣子，笑道：「你老頭兒說的一點不錯，聽說你們那位胡師傅可風流得緊呢，常常半夜三更過河，是去趕熬被窩，因爲他在堂子裏包了個名叫小翠花的妓女，而且兩人已在平地一聲雷賃屋同居了呢。」

「是嗎！」王道生笑道：「你老兄是聽誰告訴你的，怎會這樣清楚？」

「你老頭兒敢情是不相信，」精壯漢子爲恐別人不相信他的話，特別加重語氣說道：「老實告訴你吧，是胡師傅在閒聊時，自己炫露的！」

王道生默然了，暗忖：他爲什麼要將這些並不光彩的狎邪行爲當衆宣揚？是自詡比別人强？抑是風流自賞？這些似乎都不可能，那除此以外，就是別有用心……

「嗯，對啦！這可能是故意施放的烟幕，」王道生不自覺的喃喃自語：「藉以掩飾他別的行動！」

「喂！老頭兒，你喃喃的，船都攏岸了！」精壯漢子大聲吼叫。

王道生「啊呀」一聲，抬目一看，果然船已靠岸，不禁尷尬一笑道：「胡師傅眞是艷福不淺，連老朽這把年紀，都聽得想入非非了。」

說着，探囊取出一塊五六錢重的銀子，放在船板上，又道：「老兄，說句你別見笑的話，那隻貓兒不愛腥，老朽一生別無所好，就只喜歡這個調調兒，半夜三更的趕過江去，用不着老朽巧辯，你老兄心裏雪亮，所以特別的轉託你老兄，千萬代老朽保住這個秘密！」

精壯漢子見是一錠白花花的銀子丟在船頭上，早已把手中的槳一擱，從後梢跑了過來，拾起銀子在手裏掂了掂，樂得心花怒放的嘻嘻傻笑道：「老頭兒，你請放心，我伍大牛的嘴風最緊了，我不想說的話，就是用鐵鉗子掏，也掏不出一個字兒來！」

王道生點點頭，說道：「這老朽就放心了！」

隨即道了聲：「再見。」便飄然登岸而去。

× × ×

雄風鏢局設在長沙城內的西大街，白色大理石門廬，門楣上，橫懸着一塊黑底金字的木匾：「雄風鏢局」四個斗大金字，係摹擬顏眞卿法帖，雄渾有力，骨骼分明。

王道生到達雄風鏢局門前，天方破曉，兩扇紅漆大門業已洞開，幾個鏢局伙計正在忙着打掃。

他走過去含笑拱拱手，說道：「諸位早！」

一個中年鏢伙停下打掃工作，抬起頭來望着他道：「你老早！有事嗎？」

王道生點點頭道：「老朽是宋家堡來的，受了貴局凌總鏢頭的公子凌星岩少俠之託，有極重要之事須面謁凌總鏢頭陳述，可否煩請老兄代爲通報一聲。」

中年鏢伙一雙眸子骨碌碌地，又將王道生全身上下重新打量了一遍，才頷首道：「好吧，你老就請在這裏稍候片刻，在下就去代你通報。」

不到片刻工夫，中年鏢伙出來向他招招手道：「咱們總鏢頭在大廳中等候，你老請自己進去吧。」

說完，轉身遙指了一下大廳的所在。

王道生稱謝了一聲，便緩步向大廳走去。

雄風鏢局可說是王道生常來之地，輕車熟路，不過他此時已掩去了本來面目，當然得扮驢肖驢了，所以一路行來，故意東張西望，顯出一副完全陌生而好奇的樣子。

大廳中，除總鏢頭「鐵面仙猿」凌霄外，另外還有「連環拐」龔有恒，「搖頭獅子」佘茂己兩位鏢師。

當王道生故意畏畏縮縮走進大廳，凌霄一眼便看出了他的化裝，方自一愣，王道生已是深深一揖到地，低聲道：「小的宋武拜見總鏢頭。」

凌霄一閃身讓到一邊，笑叱道：「道生兄，你到底是在鬧什麼玄虛？」

王道生雖經化裝，掩去本來面目，但凌霄目光何等銳利，况兩人相交甚久，一些習慣性的小動作，不自覺的表露出來，自然難逃凌霄這等大行家的法眼了。

王道生來到大廳，見已無外人，用不着再演戲了，便哈哈一笑，抱拳連拱道：「凌兄，龔兄，佘兄，早！」

凌霄和龔、佘兩位鏢師這才抱拳還禮道：「王兄早！」

分賓主落座後，凌霄並未吩咐傭人看茶，因他見王道生此番掩去本來面目而來，心知定有極重要的事故，不願暴露身份，所以也就從略了。

王道生坐定後向凌霄歉然說道：「令郎身負重傷，敝堡主和在下因未盡保護之責，實感愧對凌兄……」

凌霄忙搖手道：「王兄，你這番話對兄弟就顯得太見外了，星兒是爲師門盡力，不說祗是負點傷，就算肝腦塗地，也是義無反顧，理所當然呀！」

王道生改容相謝道：「是在下失言了！」略頓又道：「令郎傷後，敝堡主曾派人來告知凌兄，可是，凌兄怎不過江去探望令郎傷勢？」

凌霄爽朗一笑道：「星兒是宋堡主的弟子，而宋堡主又是當代武林有華陀之譽的『蝙雀神劍』，些許傷勢，還用得着我來操心？假使連堡主也束手無策，那我去祗徒增尷尬，於事毫無補益，思之再三，是乃多此一擧，倒讓王兄誤會了。」

王道生聽的雙眉不停軒動，嘆口氣道：「凌兄眞是胸懷坦蕩的君子，這一席話不僅使王某人欽敬莫名，而且也感到慚愧無地自容！」

凌霄謙遜地道：「王兄的誇獎，凌某可愧不敢當。請問王兄，今晨這等模樣進城，當非無因，不知在下等可能效得上勞否？」

王道生神色異常凝重的道：「王某此來，正是想商請凌兄和龔、佘二兄義施援手，以挽救敝堡這一步危難！」

凌霄義容於色地慨然道：「宋家堡和敝鏢局脣齒相依，安危同仗，祗要凌某力所能及，雖刀鋸鼎鑊，決不後人！」

龔、佘二鏢師也同聲說道：「王兄如能信及兄弟，當追隨咱們總鏢頭略效棉薄之力！」

王道生心情激動的抱拳連拱道：「三位兄台的這份雲天高誼，實在令我王某太感動了，同時也代表敝堡主向三位先行致謝！」

凌霄和龔、佘鏢師連稱：「不敢當！不敢當！」接着凌霄轉面向龔鏢師道：「有恒，王兄這幾天夠勞累的了，請你下去吩咐一聲，準備幾樣可口的下酒佳餚，送到我的書房，咱們得好好的陪他喝幾杯，同時也商量咱們效力的方法。」

王道生忙搖手攔阻道：「咱們到凌兄書房去商量商量，倒是可以，祇是，這早酒……」

凌霄笑笑接口道：「早酒怎麼樣？據兄弟幾十年研究喝酒的心得；早酒醒神，晚酒提神，午酒更精神！不知王兄以爲然否？」

王道生雖是滿腹心事，也不禁爲這番妙論，逗得哈哈大笑，道：「凌兄妙論，與那『早酒傷肝，晚酒傷脾，不喝傷心』有異曲同工之妙，王某算是茅塞頓開。」

龔、佘二鏢師也被逗得鼓掌大笑。

這頓酒，喝了將近兩個時辰，才賓主盡歡而散，王道生告辭時，顯得精神奕奕，臉上陰霾已一掃而空。

× × ×

羅洋山位於長沙以北約七里許，峯巒峭拔，流水縈帶，景色挺爲清幽宜人。

山中有一座雷神廟，因爲香火久絕，且無人管理，以致年久失修，殿宇業已破毀不堪，幾不能蔽風雨。

在這座破廟裏，却住着一個怪老人，兩道板刀眉，一雙虎目，蓬鬆灰白的亂髮和繞頰虬髯糾纏在一起，一年四季都是穿着一襲沾滿油汚的夏布長衫。

這怪老人雖是棲身在這樣一座破廟之中，但長沙的所有酒樓伙計，倒是沒有不認識他的，因爲他有兩項特徵，使那些酒樓伙計難以忘懷，第一特徵是好喝酒，但每喝必醉，醉後的餘興，不是嚎啕痛哭，便是大笑不止。第二個特徵是他喝酒必先付錢，而且小費的賞賜極豐，有時甚至還超過應付的酒資，所以那些酒樓伙計看在白花花的銀子份上，不但不討厭他的酒品，反而覺得有點喜歡。

可是那些曾經侍候過這位怪老人的酒樓伙計，誰也不知道怪老人姓什麼名什麼，但他們對怪老人的稱呼却有兩種，當面尊呼一聲醉老人，背後却叫他做醉鬼！

照說這座荒廢已久，裏面蛛網塵封，蝙蝠糞遍地，而且有一股極濃霉臭氣的破廟，除了怪老人這種怪人外，是難得有人問津的，可是此際午牌剛過，却有個面容清癯，身材頎長的短裝老人，毫不猶疑地走進了這座破廟。

衡山論劍日　巨梟落網時

敢情這位面容清癯的短裝老人，正是掩去了本來面目的宋家堡總管——「神算雙環」王道生。

王道生拂去了攔門的一張蛛網，一脚跨進門去，頓感一股霉臭氣味直衝鼻管，幾乎將剛下肚不久的酒菜，薰得嘔吐出來，不禁皺了皺眉頭，但終於咬牙忍住了。

進門後，便是一條碎石鋪的小徑，直通雷神殿，小徑上已是雜草沒脛，但小徑兩側的野草，更是深可及腰。

王道生邊行邊向四週打量，而且不斷的低聲呼叫着：「公孫前輩！」但毫無反應，不由暗忖：難道他還沒有回來？

碎石路的盡頭，便是雷神殿了。

雷神的全身倒還完整，祇是那座神龕已支離破碎，殿中到處塵封，地上更是積塵盈寸，但神龕前的那張紅漆長條供桌，獨纖塵不染，拭擦得光可鑑人。

王道生在雷神殿外，抱拳肅立，大聲說道：「晚輩久仰前輩爲當今武林中的神機鬼谷，鐵面天曹，將虔誠晋謁，懇請一決疑難！」

一連說了三四遍，毫無反應，王道生抱着滿腔希望而來，此時不禁有點悻然的感覺，深深噓了口氣，正待轉身離去，驀聞在後側有一縷疾風襲至，王道生何等入物，右臂一抬，急伸拇、食二指一捏，連身體都未轉動，便將疾飛而至的暗器捏個正着。暗器入手，王道生不禁一怔，敢情他所接住的並不是什麼暗器，而祇是一顆柔軟的紙球。

他幾十年的江湖生涯，經驗何等豐富，對這顆突然飛來的紙球，自然知道應該如何處理了。

雙眉一挑，一言不發，便轉身走出了雷神殿。

這時已是申牌光景，遙遠那輪紅彤彤的夕陽，已端端正正的擱在嶽麓山的山頭上。

王道生出了雷神殿，却不循原來上山的路徑，專揀那懸崖絕壁，斷澗深壑處飛馳，但見他竄高躍低，如履平地，而在這段時間裏，他已暗將接得的紙球展開，只見上面潦潦草草寫着：「速擺脫跟踪之人，胭脂巷孔雀班可得胡大海蹤跡，宜善應付。餘，明丑詳敍。知名。」

他看完紙條，心裏極爲震驚，自己的行踪被人暗中綴上了，居然會毫無所覺，則此人不僅輕功了得，其機智亦非等閒，實是個不容易對付的勁敵！

該如何擺脫這暗中跟踪之人呢？他想了很多個辦法，似乎全不中意，最後噓了口氣自語道：「船到橋頭自然直，應付這等高手，也祇有到時見機行事了。」

說完，將手中紙條閤在雙掌中一搓一揚，登時化作一片紙粉，隨風散去。

王道生再度來到雄風鏢局，凌霄見他雙眉緊皺，不知又遇到什麼棘手的困難問題，正待探問究竟，王道生已先開言說道：「凌兄，在下已遇到勁敵，甚感棘手，可否將龔、佘兩位鏢頭請來，商議應付之策？」

凌霄笑着打趣道：「王兄綽號『神算』，竟然也有計窮之時呀。」

王道生雙眉一揚，笑道：「你說在下計窮，可有點不服氣，因爲這是鬥智，設謀之人好比一朵紅花，須要很多綠葉襯托，才能相得益彰，所以……」

凌霄笑着接口說道：「所以，你這一朵紅花，就須要我們這些綠葉來陪襯，對嗎？哈哈……」

一陣哈哈過後，隨即招來一個鏢伙，吩咐往請龔、佘二位鏢師，他却陪同王道生緩步走往書房。

不久，龔有恒和佘茂己相繼到來，王道生便將往訪恒老人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然後才將擬定的「李代桃僵」計策說了出來，徵詢意見。

凌霄想了一想說道：「這個辦法很好，而且我這裏正好有這樣一個適合王兄用的替身。不過——由龔鏢頭化裝王兄，恐怕不太合適，因爲你們兩位的身材……」

王道生接道：「那沒有關係，因爲要等天黑後才開始行動，這樣正好使對方感到撲朔迷離，讓他自己攪亂自己陣脚！」

話聲略頓，又道：「凌兄說有適合在下用的替手，請問那人是個什麼身份？」

「是京裏一位大官派來本地收租的老管事，委託本局護送幾萬兩銀子晉京，嘿！別看那位老管事年屆花甲，生性倒風流得緊，稍有閒暇，便往胭脂巷那些地方跑，這難道不是你計策中最適用的替身。」

一切計議既定，便由佘茂已負責去將那老管事說服後，請到書房來，供王道生對照化裝易容。龔有恒他則化裝成王道生此刻的模樣。

華燈初上，一切就緒。

一個華服老人，大搖大擺地離開了雄風鏢局。

同時，雄風鏢局後面，一條人影颼的竄出了後牆，因爲天色太暗，看不眞切，但那身裝束，很像王道生，不過腰圍略粗而已。

在雄風鏢局屋頂一處陰暗的角落，却有兩道烱烱目光，緊盯着那個竄出後牆頎似王道生之人，嘿嘿冷笑。

華服老人離開雄風鏢局後，一路直奔胭脂巷，這裏是長沙有名的靑樓區，挨門逐戶，都是鶯啼燕叱，絃管之聲，不絕於耳。

華服老人走進胭脂巷後，東盼西瞧，一副色迷迷神態，最後，來到孔雀班門前，他似是躊躇了一會，但終於邁步走了進去。

撈毛的一見到這華服老人，登時眉開眼笑的跑了過來，腰彎得幾乎使頭碰着膝蓋，阿諛的說道：「華老爺，您好！寶黛姑娘正在唸着您呢。」

華服老人——華老爺哈哈笑道：「是嗎？她還會唸着我這糟老頭子？」

撈毛的一本正經的道：「華老爺，小的看您最多也不過四十出頭，也正是精力最充沛的時候，怎能說老呢。再說，寶黛姑娘確在唸着您，您可不能辜負她這番情意。」

華老爺又是一陣爽朗的哈哈，說道：「這倒難爲她有這份情意，我眞的幾乎辜負她了。」

說着，賞了撈毛的一錠銀子，便直趨後院。

華老爺在這孔雀班中顯然相當熟悉，一路上所遇到的姑娘和撈毛的，都和他點頭招呼：「華老爺好！」

穿過囂雜的大廳和一條甬道，便是一排湘簾低垂的房間，每間房的木門框，都掛着一塊姑娘花名牌。

華老爺跨進一間掛着「寶黛」花名牌的房間，一個年約十四五歲的女婢，趕緊起身照顧讓座，笑道：「華老爺，您兩天沒來啦，我們小姐好想念您啊，方才還在唸着哩。」

華老爺哈哈一笑，在女婢白嫩的臉蛋上輕輕捏了一下，道：「你的這張小嘴兒比妳家小姐還甜。妳家小姐人呢？」

女婢含笑道：「在房裏養神，小婢去叫她。」

華老爺笑着搖搖頭道：「不用了，我自己進去，你去招呼送幾色可口的下酒菜進來就行了。」

話完，探囊取出一錠二兩重的銀子，賞給女婢。

女婢謝過賞賜，又瞧着華老爺扮了個鬼臉，才一溜烟的去招呼準備可口菜餚！

華老爺似感無可奈何的輕輕吁口氣，這才放開脚步，走進房去，目光所及，一個年約二十三四的嬌艷女郎，身着一襲薄如蟬翼的晨褸，大紅抹胸隱約可見裏面倒臥在湘妃榻上，鼻息微微，似是睡的十分香甜。

他悄悄走到榻前，面對那副曲綫玲瓏的胴體，似乎有點手足無措，默立片刻，才雙肩微揚，好像是毅然做了一個決定。

他慢慢的俯下身去，鬍子嘴剛剛接觸到那側臥女郎又白又嫩的面頰，估不到那側臥女郎突然一翻身，改成了個四平八穩的仰臥姿勢，兩條玉臂却像兩根鱆魚的脚爪，緊緊箍住了華老爺的脖子。

幸喜華老爺的馬步站得穩，否則的話，不整個連人壓上去，才怪哩。

這湘妃榻躺着的，正是花名「寶黛」的姑娘。

她兩條玉臂緊緊繞住了華老爺的脖子，雙目微闔，小嘴兒微笑，這正是迷人的迎吻姿勢。

可是，她等待了很久，却遲遲沒有接觸到那張使她嘔心的鬍子嘴，不禁感到有點奇怪。

她緩緩睜開秀目，見華老爺滿臉通紅，神色很尷尬，根本沒有吻她的打算，不由心下暗想，這老色迷今天是怎麼回事，好像變了個人似的。

幹迎新送舊這一行的，都有幾套籠絡客人的法寶，寶黛自不例外，她雖然心裏很討厭這個老色迷，但這老色迷却有像流水般化用不完的銀子。

姐兒固然愛俏，但幹上了窰姐兒這一行，白花花的銀子比俏更重要。

她記得老色迷每次來到，都先要吻個夠，吻得她喘不過氣來，尤其像豬鬃般的鬍子，把她又白又嫩的臉蛋兒刺得火辣辣生痛。

還有那雙可惡的手，一上一下，到處游動……

但爲了更多的銀子，她祇有逆來順受，儘管心裏滴血，臉上還得堆上熔化不開的笑容。

這時，她臉色一黯，裝出一副盈盈欲泣，楚楚可憐的樣子，嘟着小嘴兒媚聲道：「爺，你今天怎麼哪？奴家可沒有得罪你啊！」

華老爺勉强的笑了笑，頭一低，在寶黛的臉上吻了一下，然後神色一怔，道：「寶黛，我今天的情緒很壞，你先起來陪我喝幾杯，解解悶。」

「好吧！」她終於鬆開了玉臂，一挺身坐了起來：「我叫春蘭去替爺招呼酒菜去。」

「我已經吩咐她去招呼了。」

不一會，女婢春蘭已端着紅綠托盤進來，裏面擺着五盤菜，一壺酒，和兩副盃筷。

他們就在房中拉開桌子，春蘭給斟滿兩盃酒後，便悄悄退到外間去了。

這頓酒，氣氛似乎很不融洽，華老爺顯然有着滿腹心事，儘管寶黛使盡了狐媚、哄騙的渾身解數，却始終解不開他緊鎖着的雙眉。

寶黛可眞有點急了，嬌嗔道：「爺，你到底有什麼心事嘛？能不能說出來聽聽，說不定奴家還可以帮你拿個主意呢，要不然，這樣的悶在心裏，是會悶出病來的呀！」

華老爺嘆口氣，說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幾萬兩銀子還要不了我的老命，我祇是生氣世上的人心太險詐，毫不講一點道義。」

寶黛詫異道：「爺是不是受了人家的騙？」

華老爺嘆口氣道：「我託一位多年老友代我買幾樣珠寶，當時便撥付他五萬両銀子，想不到他竟見財起意，唉！從此避不見面。」

「爺那位朋友難道沒有妻室兒女？」

「嘿！妻室兒女倒有，但他棄之如敝屣。」

「難道他拐了爺的五萬両銀子，一個人遠走高飛了？」

「沒有。」華老爺灌了一杯酒下肚，說道：「我得到了可靠的消息，他還隱跡在這城裏面，而且還包了一個叫小翠花的女人……」

說到這裏，猛的一掌拍在桌子上，恨聲道：「我只要找到他，决不與他善罷甘休！假如有人能提供我綫索，我願意撥出一萬両銀子來作爲賞格！」

寶黛心中一動，表面上却不動色的問道：「爺方才說他包了一個名叫『小翠花』的女人？」

華老爺突然兩眼大睜，盯着寶黛問道：「你認識『小翠花』那個女人？」

寶黛微笑道：「奴家有個姐妹，花名也叫『小翠花』，可不知是不是她？爺那位朋友可是姓胡？」

華老爺幾乎樂得跳了起來，連聲說道：「不錯，正是姓胡，妳知道他們住在那裏？」

寶黛纖腰一扭，撒嬌的道：「爺，奴家有沒有資格獲得這份賞金？」

「當然有！」華老爺斬釘截鐵的答道：「只要提供的綫索正確，能找到他！」

「可不可以先付？」

「妳這浪蹄子，倒眞難纏！」華老爺樂得哈哈大笑。

寶黛却接口說道：「爺，你這話可有點不對，奴家雖浪，如沒有爺點火，奴家一個人也浪不起來喲。」

華老爺只覺一陣臉熱，不敢再往下接言了。

寶黛毫不放鬆的又道：「爺，怎麼不說話啦？」

華老爺苦笑道：「妳這張小嘴實在太厲害，算我認輸了。我，寶黛，妳還沒告訴我小翠花的住處呢。」

寶黛撒着嬌道：「爺能不能先賜給那份賞金！」

華老爺道：「可以，祇是我那能隨身携帶恁多銀子。這樣吧，我身邊倒有顆心愛的珠子，論價值，大概不至少於五千両銀子，就暫充抵押如何？」

說罷，小心翼翼地從胸衣裏掏出一隻五彩絲囊，解開絲巾，一粒鴿卵般大的精圓珠子，已經在華老爺掌中。

寶黛見那粒珠子晶瑩圓潤，霞光流轉，心知確是顆價值很高的寶珠，嬌笑一聲，伸手便搶。

華老爺手一縮，笑道：「慢來，妳還沒有告訴我小翠花的住處呢。」

寶黛小嘴一噘，嬌嗔道：「爺眞小氣，告訴你吧，她住在烏衣巷右首第八戶，有紅漆門廬的便是。」

華老爺一愣道：「他們不是住在『平地一聲雷』？」

寶黛笑道：「那祇是幌子，原來爺也查過了。」

一粒寶珠到了寶黛的手中，華老爺却趁機告辭。

子夜，天空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祇有一層又一層，堆積得厚厚的烏雲。

大地沉睡了——

長沙沉睡了——

祇有巍然聳立的八角亭，還獨醒的睜着閃閃發光的眼睛，看着在這個深夜裏進行的一切罪惡！——那是供奉佛前的兩盞長明燈。

黝暗中，突然出現兩條人影，一前一後，似在追逐，而後面那條人影，却不時躲躲閃閃，隱敝行藏，又好像是在緊緊釘梢。

那兩條黑影，顯然都是武林中的高手，他們在屋面上飛馳，竟然不帶出一絲聲響。

尤其是後面的那條黑影，步履從容，身法美妙，顯較前面那條黑影的功力，要高出很多。

他們飛馳的方向，就是那座巍然高聳的八角亭。

前面那條黑影，也似有所顧忌，雖在飛馳中，仍不時回頭張望。

八角亭到了。

前面那條黑影却未直奔八角亭，而是向斜刺裏射去。

那是一片住宅區，巷道縱橫，像是孔明排的八陣圖。

當後面那條黑影趕到時，業已失去了前面那條黑影的踪跡。

但他顯有成竹在胸，而且地形極熟，所以行動毫不慌亂。

他仔細辨認了一下這些縱橫交錯的巷子，一伏身，平竄過去，然後在右首開始數，到第八家，果然是紅漆門廬，而且後院中，還透出一綫燈火。

那是一隻窻戶，裏面掛着厚厚的棉簾，因爲沒有拉合縫，才露出那一綫燈光。

房內傳出很低的笑謔聲，是一男一女的聲音。

他吸了口氣，雙臂一張，一式「雁落平沙」，好俊的輕功，眞像飄落一片枯葉……不！枯葉落地還有聲音，應該說是像一簇柳絮，那樣輕盈得毫無聲息！

他運用龜息之法，閉住了呼吸，悄悄

蹲在窗戶下面。

「你這死鬼，幹什麼這樣猴急嘛。」是女的聲音。

「我的好嫂子，你不知道貧道已經三月不知肉味了，憋得眞難受，妳就行個好吧，不要再作弄我了。」

躲在窗外的人一聽，兩隻拳頭握得幾乎擠出水來，心想佟師傅料的果然不錯，眞的是靈風那牛鼻子老道弄的鬼。

「鼎一，」是女的聲音，「我看你眞是色胆包天，竟敢割你師兄的靴邊，萬一他知道了，你知道是什麼後果？」

「什麼後果都是一樣，我也沒有這樣個野狐禪師兄！娘子，你就行行好吧。」

「鼎一，你……」

女的話到「你」字，倏忽像被甚麼東西捂住了嘴，以下便祇賸下「嗯嗯嗯」的喉音，和悉悉率率的剝衣聲了。

蹲在窗外的人皺了皺眉頭，當然他知道房內那對奸夫淫婦繼續往下演的節目，如依他的脾氣，這對奸夫淫婦恐怕早已膏吻了他的龍虎雙環。

但他此時却不願打草驚蛇，因爲這對奸夫淫婦還有繼續利用的價值。

自然，他對房內那塲即將開鑼的淫戲，更是嘔心，實在沒有再繼續留下去的必要。

可是，當他站起身來，突然發現對面屋頂上，大刺刺的站着一個人，而且還在向他招手呢。

他不禁大吃一驚，無暇多想，一式「孤鶴冲空」，便向對面屋頂撲去。

那人見他撲來，掉頭便跑，不但身法怪異，而且速度快得出奇！

他心裏很清楚，對方的功力決不遜於自己，就是咽不下這口氣，這也是一般學武之人的通病。

再者，從對方的舉動判斷，顯無惡意，不過他的想法認爲不無戲弄的意味。

所以，他覺得很氣憤，脚底下自然而然的跟對方較上了勁。

兩人在輕功方面的造詣，似是無分軒輊，一個疾似追雲趕月，一個快如流星過渡，兩人起步時約隔六七丈距離，追逐了盞茶光景，仍是這等距離，既未拉遠，也未逼近。

奇怪的是前面那個人始終未曾回顧，只顧一味埋首狂奔。

一逃一追，不覺間，已是二十餘里，早將長沙府城遠遠的抛在背後了。

他們早已脫離了官道，而奔馳在窄狹的田陌上面，眼底是一望無涯的金黃色稻穗，一陣陣由稻穗散放出來的清芬，直衝鼻管。

這時，前面不遠處，突然現出一星燈光，隱約可以看到是由一間獨立農舍中照出來的。

大概前面逃的離那間農舍還有二十幾丈距離，却突然停了下來，轉過身冲着追的人，牙一齜道：「王大俠，你今晚可把老朽給追慘了。」

原來這個追人的，竟然是宋家堡的王總管。

王道生追臨近前，一見被追的人竟是隱跡雷神廟的怪老人公孫長庚，不禁微感意外，忙抱拳躬身道：「原來是公孫前輩，請恕晚輩適才冒瀆之罪！」

公孫長庚嘻嘻笑道：「這可是我自己找的，與你無關。倒是我引你來，有兩位武林同道要爲你引見。」

王道生道：「兩位武林同道，現在何處？」

公孫長庚道：「就在前面那間房子裏，咱們走吧，酒菜恐已涼了呢。」

這是間完全用稻草蓋的房子，堂屋中間擺着一張方桌，桌上擺着五盤臘菜，一壺酒和四副盃筷，兩個老人各居一方，正在欵欵而談。

公孫長庚進門便大聲嚷嚷，王道生却愣在門口，兩眼發直。

敢情屋中的兩個老人，都是王道生的舊識；一個是「皓首神龍」白天鵬，另外一個却是作客宋家堡，被懷疑燒死在梅軒之內的白雲觀觀主靈風道長。

不過此際的靈風道長却是一身老圃裝束，而且面色慘白，兩眼無神，似大病初癒的樣子。

靈風道長見王道生那副失神模樣，知道因爲自己驟然在此地出現的緣故，忙走過去打個稽首道：「王施主，貧道萬分慚愧，想不到貴堡因貧道的拜訪，招致偌大的損失和痲煩！」

王道生定了定神，才抱拳道：「道長說那裏話來，這一切錯失，都怪王某粗心大意，事前疏於防範，才予兇徒以可乘之機，也使道長……」

他說到「道長」二字，下面的話却無法接下去了，因爲他還不知道靈風道長在火焚梅軒後的遭遇。

白天鵬適時大聲說道：「道生老弟，快進來坐下說話，事情的演變，完全逸出我們的判斷範圍，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的。」

王道生「哦」了一聲，和靈風道長相繼入座。

靈風道長不忌酒，却不沾葷腥，所以特爲他準備了一盤毛豆炆筝干。

幾巡酒後，話入正題。

靈風道長先長長嘆了口氣，酒後面向王道生說道：「這原是本門的不幸，想不到竟使貴堡也遭到池魚之殃！」

公孫長庚將滿滿一盃酒，拿着靠在下唇上，笑道：「牛鼻子老道，你最好長話短說，不要糟塌時間。」

靈風道長點點頭道：「好吧！事情的起因是由於貧道的師弟靈雨，他在無意中得到一本『陰屍眞解』，是兩百年前『陰屍』米靈的遺錄，據說這冊『陰屍眞解』裏所記載的武功，極爲陰損，如練到爐火純青，可以無形中致人於死命！」

靈風道長淺淺啜了口酒，又道：「不過練這種武功的人，進境到了某種程度，便會完全喪失理智，變得兇狠殘忍，仇視一切，而且，領袖慾極强，事事表現得特別異行，自以爲巳君臨天下，主宰一切。想不到，貧道首當其衝，第一個遭到他的暗算。」

王道生不勝駭異的問道：「道長，請恕在下多言，令師弟得到那冊『陰屍眞解』，以及他練那種陰狠武功，難道道長全不知情？」

靈風道長道：「他得到『陰屍眞解』

，並苦練『陰屍眞解』上所記載的邪門武功，除了他的幾個死黨參與外，確是極端秘密，將貧道完全蒙在鼓裏。

「後來，因他的邪功進境巳達到某一程度，突然性情大變，一切反常，才引起貧道的注意，經過月餘的暗中調查，方知個中原委，但他業巳深深陷入魔道的泥淖之中，而無法自拔了！」他嘆口氣又道：

「貧道不敢自鳴清高，白雲觀雖然位列三湘七劍之一，有資格逐鹿七劍盟主的寶座，但貧道總覺得修道之人，應該與世無爭，與物無忤，所以，儘管新七劍盟主的產生，都在暗中預作佈署，但貧道却心如止水，毫未作出岫的打算。此次貧道赴宋家堡作客，也是因爲那不肖師弟的終日喋喋不休，使人耳根無法清靜，才託詞先分別拜訪六劍，藉以觀察動靜。

「詎料那不肖的師弟，竟巳存下篡奪掌門，並除去貧道之心！他居然以投技重賄，於貴堡預伏了一根內綫，貧道到達時，即受命暗中在貧道的飲食內，下了一種無色無味的散功藥粉，如非頑徒鼎眞機警，貧道恐巳屍骨無存了！」

王道生不勝感慨的道：「這確使人太感到意外了！」

怪老人公孫長庚大笑道：「王大俠，你用不着爲牛鼻子遮掩，這絲毫也不意外，須知魔由心生，他師弟如果平日未存非份之想，便決不會秘密苦練那種明知是旁門左道的邪功，牛鼻子的這次大難，正是予他管教不嚴的責罰！」

公孫長庚突然歛去笑容，向王道生道：「想不到靈雨那牛鼻子的手下，居然敢追踪王大俠而追踪到老朽的寓所，若不是怕打草驚蛇，眞想給他吃點厲害的苦頭。」略頓又道：「王大俠暗探小翠花的香閨，可曾獲得什麼綫索？」

王道生含笑點頭，道：「公孫前輩對敝堡所發生的這件事情，好像巳完全瞭然於胸了。」

公孫長庚道：「大抵都巳清楚了，賸下的祇有褚老婆子的那根三絕吹管，尚未查出是如何落在靈雨手中的。」

白天鵬道：「有否需要去找褚老婆子當面談談，也許可以找出原因來。」

公孫長庚腦袋搖得像博浪鼓似的，說道：「這條路根本走不通，那老婆子的脾氣孤癖得很，也怪異得很……」

靈風道長笑接道：「這就奇了，想不到這世界上還有個被怪老人批評爲脾氣怪異的老婆子，這眞所謂是無獨有偶了。」

白天鵬道：「這個在下知道，褚老婆子雖是武林人物，但從不與武林中人交往，黑、白兩道都沒有她的朋友，不過在下知道她有個最敬重的人；一個完全不懂武功，但才華極高的殘廢老人。」

公孫長庚問道：「那殘廢老人住在那裏？他是否願意替我們辦這件事？」

白天鵬自告奮勇道：「那老人住在益陽桃花崗，和在下倒有點淵源，這件事就交由在下來辦好了，多則五天，少則三天，一定趕回宋家堡覆命。」

公孫長庚大喜道：「白兄能解決這個問題，眞是太好了！我看事不宜遲，就請白兄即時上道，好嗎？」

白天鵬道：「這是何等緊急之事，自然說走就走。」

王道生急道：「老哥哥請稍待片刻，在下還有個計議……」

公孫長庚一怔問道：「是否與白兄此行有關？」

王道生道：「是的。適才白兄提到益陽，突然觸發在下一絲靈感，但不知道是否可以行得通？」

白天鵬道：「道生老弟，不管行得通行不通，有主意總比無主意好，你不妨說出來讓大家商量商量。」

王道生道：「現在七劍盟主『追風劍』甘庸，不是住在益陽對河的鹿山嗎？過三個月是衡山論劍，遴選新盟主了……」

公孫長庚接口道：「王大俠，現在時間寶貴，衡山論劍遠水救不了近火……」

王道生道：「在下當然知道衡山論劍時間尚遙，遠水救不了近火，所以才說不知道這個主意行不行得通。」

靈風道長笑道：「那就請王大俠快說出來吧。」

王道生道：「在下想，假如能商得甘盟主的同意，將衡山論劍的時間提前三個月……」

公孫長庚猛的一掌拍在桌上，將盃筷都震得跳了起來，大聲說：「對呀！如將衡山論劍的時間提前三個月，不是很多問題都迎刃而解了嗎？唉，我怎會沒想到這個擺在眼前的主意！」

靈風道長微笑道：「這大概就是錦心與草包心的分別吧。」

公孫長庚笑着正欲回敬靈風道長幾句，王道生適時說話了，他道：「提前舉行衡山論劍，雖然可以解決我們的困難，但甘盟主是否同意這樣做，還有問題。」

靈風道長道：「甘盟主的平生爲人，貧道很瞭解，急公好義，耿公爽直，此事和他商量，可能獲得他的諒解。」

白天鵬道：「靈雨陰謀毒斃掌門師兄，篡奪掌門之位，巳是大逆不道，凡我武林同源，都應共棄共伐，何況甘大俠現任七劍盟主，更是職責攸關，義無反顧，我想應無問題，祇是在技術上得好好研究一下。」

公孫長庚道：「對！那就請白兄詳細告訴他好了。」

白天鵬道：「這不大合適！在下有自知之明，說話的份量不够，丟臉不要緊，誤了大事在下可担不起這個責任！還請從長計議。」

王道生想了想道：「依在下的愚見，公孫前輩雖然遊戲風塵，但在武林中威望素隆，就請公孫前輩領銜，和靈風道長及敝堡宋堡主聯名致函甘大俠，再由白兄當面加以補充，這樣就比較週到了。」

公孫長庚笑道：「王大俠果不愧『神算』之名，心竅比咱們靈光多了，就決定這樣辦！靈風牛鼻子，你喝了一肚子的墨水，也不能太辜負你，寫信之事，就由你來執筆好了。」

白天鵬這時向王道生說道：「道生老弟，我想，你此時心裏一定有個疑問，是吧？」

王道生點一點頭，說道：「是的，小弟確是感到奇怪，老哥哥不在宋家堡，怎會突在此地出現？不過一直沒有找到機會

問你。」

白天鵬道：「我是得到公孫兄的暗中通知，要我明着離開宋家堡到城裏來的，老哥哥當時雖然感到很奇怪，但我和堡主商量後，還是決定遵照公孫兄的指示做，老哥哥一過江，便被人引到了這裏，却想不到靈風道長師徒已先我在此……」

王道生問道：「他徒弟呢？」

「靈風道長已派他潛返白雲觀。」白天鵬說：「道生老弟，你可知道，公孫兄為什麼要我明着離開宋家堡，過河到城裏來？」

王道生搖了搖頭。

白天鵬笑了笑，道：「公孫兄神出鬼沒，被他竊聽到靈雨他們一個秘密的狠毒決定。」

「哦！是什麼狠毒決定？」王道生顯得很吃驚的樣子。

白天鵬說道：「你不是曾經判斷靈雨可能會採取進一步的行動，甚至綁架宋青來要脅堡主的嗎？他們果然落入你的算中了。公孫兄要我明着離開宋家堡的目的，就是誘使他們暴露陰謀……」

王道生道：「你老哥哥離堡後，堡中人手更形單薄，這不是太危險了嗎？」

白天鵬微笑道：「這個你倒儘可放心，公孫兄已經往訪過凌總鏢頭，請他和鏢局中的幾位鏢頭在暗中協助……」

王道生微笑道：「這倒眞與小弟所想的不謀而合了，小弟也已經和凌總鏢頭商妥，請他暗中協助呢！」

白天鵬哈哈笑道：「這才叫做英雄所見略同呀！」

這時，靈風道長已將書信寫好，朗誦了一遍。

他見大家均無意見，便折叠好交與白天鵬貼胸收藏。

白天鵬告辭離去後，三人又詳細計劃了一番，這才互道珍重而告別。

王道生回到宋家堡後，便和堡主宋一涵扃室密談。

他們在經過一個多時辰的密談，終於決定了三件事：

第一，如眞有人企圖擄刦宋青時，宋一涵和王道生均故裝不知，不要出面，讓暗中隱伏之人將其驚走，也就算了。

第二，即時擇地安葬罹難者。

第三，對胡大海的行動，暗中加强監視，但決不能露出絲毫痕跡。

既經決定，王道生開始執行，他先到練武場停靈之處逗留了一會，見超渡亡魂的法事，仍在繼續進行。

堡中之人，業已個個精疲力盡，很顯然的看得出來，他們都是緊咬牙齦，在很勉強的支持着。

嚎啕痛苦的場面已經沒有了，只賸下一堆堆悲聲飲泣的家屬。

王道生不禁搖了搖頭，長長地嘆了口氣。

這時，「寒心掌」胡大海適從對面走了過來，王道生趨前招呼道：「胡兄，這幾天可辛苦你了。」

胡大海含笑道：「那裏，這是在下份內之事，總管還不也是一樣的辛苦，哦，對啦，總管不是過江去了嗎？什麼時候回來的？」

王道生苦笑道：「剛回來不久。唉！還不是為了星岩受傷之事，想不到凌總鏢頭很不諒解咱們。」

胡大海雙目一瞪，顯出一副很氣憤的樣子，怒聲道：「那凌霄就太不够江湖義氣了，他兒子是在宋家堡學藝呢，又不是託鏢，還要負責保險呀，不要說祇是受了點傷，就算是為師門把命送掉了，不也應該嗎？他怎能……」

王道生忙低呼一聲：「胡兄，」打斷他的話頭，「這也難怪他，凌霄已屆望六之年，就是這麼個兒子。人嘛，又不是聖賢！」

胡大海嘴角一披，「嘿嘿」連聲，表示一副很不屑的神態。

王道生向四週掃視了一瞥，又道：「這十幾具靈柩老停在這裏，實在令人頭痛，全堡之人都為它拖累得精疲力盡了，我已經和堡主商量過，今日午後未時，一律發引安葬……」

胡大海接口道：「難道不等到向師傅和佟師傅他們回堡，萬一靈雨道長親自來了，要看屍體呢？」

王道生說道：「那也祇有到時候再說了。啊，胡兄！目前向老和佟二兄均不在堡中，小一輩的弟子們，又不敢担當大事，所以，也只有麻煩你和馮兄多辛勞一點了。」

胡大海慨然道：「這是在下份內應該做的嘛，怎勞總管關照。」

王道生笑了笑，沒有再說什麼，便逕自轉回住處。

午時一到，宋家堡內又開始大忙特忙起來了。

因為臨時決定了未時發引，所以發引前的很多工作，都必須如時完成。

幾已近於沉寂的哭聲，又開始提到最高的一個音符。

兩班僧、道的鑼鼓、鐃鈸、鈴噹、木魚和梵唱聲，匯成一支悲壯的交响樂章，使人震耳欲聾！

未正，堡門大開。

兩隊穿着彩色法衣的高僧高道，猛敲着法器前導，接着便是十七具靈柩。靈柩後面是堡中罹難者的家屬，和堡中參加執紼的人羣，迤邐達兩里多路，宛如一條長龍般浩浩蕩蕩的前往距堡不遠的墓地。

十七具靈柩，安葬竣事，已是申末酉初。

今晚，除了凌亂的桌椅板櫈，和油膩的碗盞傢具，酌予留人收拾洗滌外，大家總算是喘了一口氣。

戌正，宋家堡內才完全趨於靜寂。

王道生似是體念堡中人的辛勞，並未額外增加守望之人，祇是他自己却不時四處巡視，倍加辛苦。

他雖不欲驚動別人，但是，暗中却有一雙灼灼的眼睛，緊緊地盯着他的一舉一動。

四更過後，他的臉上已流露出很深的倦意，但他仍然強自支持着外出巡視了一遍。

當他再度回到住處，已是呵欠連連，顯已疲倦達到極點，也許他祇是想在床上和衣靠一下，閉目養養神，想不到頭才擱到枕上，精神一恍惚，便呼呼睡熟。

四更後，是黎明前一段最黑暗的時候，不過今夜月色甚佳，全堡沐浴在奶油色的光輝裏。

突然，自梅林中竄出幾條人影，掩掩藏藏，像幽靈似的，撲向堡主宋一涵的房舍。

在宋堡主房頂一處有陰影的角落裏，也伏着一個蒙面的黑衣人，他看到那幾條竄近的人影，便探出頭去，「吱」的發出一聲鼠叫聲。

很快的，幾條人影便和伏在屋頂的黑衣人會合一處。

「老胡，怎麼啦？」這是幾條人影中的一個輕聲問。

「全都睡得像死豬！」原先伏在屋頂的黑衣蒙面人答。

「現在離天亮已不遠了，咱們得馬上動手！」

「鼎一，迷魂香帶着沒有？」

「當然帶在……」

黑衣蒙面人突然輕喝聲：「停聲！」隨用手一指。

鼎一等人循着黑衣蒙面人所指方向一看，只見月光下，三條黑影如飛而至。

黑衣蒙面人惶急地低聲道：「鼎一，現將五鼓，轉瞬天明，今晚已來不及，你們儘快離開此地，以免暴露形跡，咱們今午再聯絡吧！」

說完，也不待鼎一答言，一翻身縱下房消失不見。

鼎一慢慢地輕罵聲：「豬玀！」也不知他指的誰，便也領着其餘幾人，藉着暗影掩蔽，相繼遁去。

三條人影轉眼間便到了宋一涵的屋面，因為他們並未掩蔽身形，併肩站在溶溶月色下，自然可以看得十分眞切，原來是雄風鏢局的總鏢頭凌霄和龔、佘兩位鏢師。

凌霄大聲道：「雄風鏢局凌霄請宋堡主答話！」

他這裏話聲方落，宋一涵已抱拳站在天井中，仰面道：「凌兄夤夜見訪，當有重要事做，請偕兩位鏢頭下來，入內奉茶，以便詳談。」

凌霄「嘿」聲冷笑，便和二位鏢頭連袂縱落。

王道生因寄居在宋宅前間，這時已聞聲趕了來，一見凌霄等人，忙抱拳一道早後，笑着說道：「總鏢頭，您恁早光臨敝堡，可是來探望令郎星岩？」

凌霄正待答話，只見胡大海，馮戈飛和宋一涵的一干弟子，全部操着兵刃，蠭湧而至。

但其中獨少宋青和星岩二人。

宋一涵見狀，面色一沉喝道：「你們這是幹什麼？還不趕快都給我退下去！」

胡大海面色微變道：「堡主，這不能怪咱們魯莽，因為我們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聽到房頂上有人吼叫，尤其是本堡有了前幾天那塲變故，每個人的心都很沉重和緊張，咱們還以為來了匪徒呢！」

這眞是指着和尙罵禿驢，凌霄吃了個啞吧虧，祇有苦笑，自認倒楣。

王道生笑着道：「好了好了，這只是塲誤會，胡師傅，馮師傅和無痕你們，還可以去多歇一會兒呢。」

宋一涵目送胡大海等人離去後，才笑向凌霄和龔、佘二鏢師道：「現在一切均已明朗，只待白兄的佳音了！在下已在書房備有幾色下酒小菜，咱們就來個飲酒達旦吧。」

向陽帶回的消息：丐帮確曾於一個月前發現過一個像「殭屍門」這種形狀的人物，不過稍現即隱，再未發現，而且祇有兩個人，是否為「殭屍門」？那就不得而知了。

至於佟震宇帶回的消息，更是氣燄萬丈，咄咄逼人！

佟震宇說：「在下晝夜兼程趕到衡州白雲觀時，人和馬都疲憊到了極點，但投書求見時，並未受到應有禮貌的接待。

「靈雨道長召見時，更是拍桌打椅，口出狂言，完全沒有一點修道高人的風範，簡直就像一個狂人。

「靈雨並且大言不愧的說，現已接掌白雲觀，並且要昭告天下武林同源：宋家堡主謀殺白雲觀主靈風道長師徒。

「最後並提出了一個狂妄的要求，要宋家堡之人，自堡主以下，無分男女老幼，全須簑經服喪，將靈風道長靈柩送回白雲觀……」

當然，宋一涵和王道生既已知道靈雨道長的底細，自未將他的狂妄言行放在心上，祇是一笑置之。

宋家堡自雄風鏢局的總鏢頭凌霄，和鏢師龔有恒，佘茂已決定暫時留下作客，並允於臂助外，再加以向陽和佟震宇的相繼返堡，堡中之人亦已恢復疲勞，便由王道生調兵遣將，無分晝夜的嚴密防範。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一晃五天，總算風平浪靜，相安無事。

第五天的早上，白天鵬風塵僕僕的回到堡內。

堡主宋一涵即着人將他請到書房，並邀請凌霄和王道生一同共商大計。

白天鵬帶回的消息，更令人興奮，他說：「廿盟主在瞭解火焚梅軒的陰謀後，顯得非常的氣憤，一口答應了怪老人公孫長庚，靈風道長和宋堡主聯名具函所提出的要求，並決定將小陽春在衡山石廩峯舉行的七劍論劍會，提前到七月望日舉行，而且廿盟主劍及履及，當即寫妥六封書柬，除宋堡主的一封，由在下揹回面陳堡主外，其餘五封，均命弟子分別以最快方法送達各劍手中。」

宋一涵拆開書柬，與凌霄和王道生一同觀看。書柬中措詞極為婉轉，雖僅以老妻纏綿病榻，去日無多為由，但任誰看了，都會由衷的深表同情。

白天鵬俟堡主等人看完書柬，又道：「關於那根『三絕吸管』的問題，業已在下那位殘廢的朋友親自去問過褚老婆子，據說褚老婆子僅以『以僞亂眞，企圖嫁禍』八字作答，不肯作深入交談……」

王道生頷首道：「在下也曾想到以假亂眞，企圖嫁禍這方面，祇是褚老婆子對此事反應如此冷淡，倒出乎意料之外。」

白天鵬含笑道：「道生老弟，你不是常說，有很多事情，是不能以常理論料的嗎？」

王道生未置可否的笑了笑，問道：「白老哥回來時，可曾見着公孫前輩？並將

一切告知？」

「見着了，」白天鵬道：「他說七劍會衡山時，要好好導演一齣戲，看他神秘兮兮的，也不知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說到這裏，聲音突然低得像蚊子叫：「他要在下轉告堡主，動身赴衡山前！一定要將胡大海誘捕，秘密運到會場，以加强靈雨的罪證。」

我國的山水，水有五湖，山有五嶽。

五嶽者，即東嶽泰山——在山東泰安縣北，南嶽衡山——在湖南衡山縣西北，西嶽華山——在陝西華陰縣西。北嶽恒山——在直隸曲陽縣西北，中嶽嵩山——在河南登封縣北。

七劍會衡山的衡山，便是五嶽之一的南嶽衡山。

衡山高達四千多丈，迤邐八百餘里。山有七十二峯，但比較著名的有五峯，爲祝融、紫蓋、石廩、雲密和天柱。

七劍所選定「石廩」峯爲每屆論劍之所！是因爲石廩雖不若祝融、紫蓋之高、之秀，但險峻却非二峯所能比擬，且山頂一平如砥，正適合武林人物的集會。

峯麓有一座山谷，名叫星子谷，谷中散佈着很多棟簡陋的木屋。

這些木屋是供七劍，以及隨同七劍參與論劍會之人的歇宿之所，其中一棟較寬敞的木屋，則爲七劍於論劍前夕協調有關細節的會議室。

三湘七劍，是湖南境內七個不同的劍派。

益陽是白鹿門，掌門人「追風劍」甘庸。

衡州白雲觀，掌門人靈風道長。

長沙宋家堡，掌門人「蝙雀神劍」宋一涵。

湘陰白霞門，掌門人「慈航紅綫」聶俏娘。

武陵善德山莊，掌門人「風鈴劍」關青雲。

常寧黎郭莊，掌門人「擎天一劍」郭飛虹。

邵陽龍山門，掌門人「不老婆婆」莊蘊如。

這是三湘七劍衡山論劍的前一天——七月十四日。

參加論劍的七個劍派，已相繼趕到星子谷，到得最遲的，反倒是有地主之誼的靈雨道長及其門下。

申正——這是每屆論劍會前夕的協調會議時間。

闢爲會議室的木屋裏，燃燒着八支兒臂般粗的牛油巨燭，將整間會議室，照得通紅。這會議室中設有桌子，只有十幾張粗糙的高背木椅。

參加會議的是七個劍派的掌門人，和七個將來最有希望繼承掌門之位的弟子。不過，白雲觀掌門人靈風道長因在宋家堡罹難，掌門之位係由其師弟靈雨道長暫攝，故由靈雨道長携帶他的愛徒鼎一參加。

各掌門人的座位，除盟主高踞首位外，其餘均可隨意而坐，祇須面對盟主座位即可。

今夜座位的排列，不知是有意，或是無意。五位掌門人的座位，正將靈雨的座位成半月形包圍，當然排列得並不規則。

會議開始前，盟主甘庸吩咐各派隨帶進場的一名弟子暫時離場，俟招呼進場時，再行入場。

各派弟子出場後，甘庸以盟主身份首先致詞，大意謂七劍盟主的產生，主要是在消除這七個劍派相互間的磨擦，進而團結七個劍派的力量，爲三湘武林造福！

盟主致詞完畢後，應該是討論劍會的一些細節問題，但靈雨道長却在此時以極忿恨的聲調，提出了宋家堡堡主宋一涵謀殺白雲觀掌門人靈風道長的控訴。

當然這是其餘六劍所希望的，即使靈雨不提，宋一涵也會自動的把這樁謀殺案提了出來。

甘庸聽完靈雨道長的控訴，轉向宋一涵道：「宋堡主，靈雨道長的控訴，你也聽到了，希望你能提出合理的答覆。」

宋一涵含笑道：「靈雨道長控訴宋某謀害他師兄靈風道長，宋某感到很遺憾，對這問題既不願作答，也不屑作答，至於宋某是否確實殺了靈風道長，我想，請靈風道長自己來說明眞相，比宋某的答覆要清楚多了！」

靈雨道長聽完宋一涵的話，面上神色微變，雙目中綠芒一閃而逝。

宋一涵話剛完，會議室的另一度門呀的開了，從裏面緩步走出兩個全眞羽士。

前面的面容清癯，一綹灰白長髯，只是兩眼無神，面色慘白，赫然竟是靈風道長。

跟在靈風道長身後的，是他的得意弟子鼎眞。

靈雨一眼看到靈風師徒，眞像被毒蛇嗑了一口，心頭一陣狂跳，不過因爲他苦練過「陰屍眞解」上的邪門武功，本性多已迷失，所以瞬間工夫又神色自若了。

靈風道長走進會議室，先向盟主甘庸打個稽首，接將一切受害經過說知，然後指着靈雨怒叱道：「靈雨，這大概很出你的意料之外吧，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靈雨「嘿嘿」冷笑道：「貧道久聞宋家堡有位總管，極擅易容之術，想不到胆大包天，竟敢朦混到七劍會場來了！」

話完臂抬，他竟想出其不意，將功力全散的靈風道長，斃在他得自「陰屍眞解」上的「陰青蝕心掌」下。

與靈雨座位較近的「風鈴劍」關靑雲，和「不老婆婆」莊蘊如正待出手相救，但却有人比他二人快了一步，「怪老人」公孫長庚不知何時已俟在靈雨的背後，除了盟主甘庸因正面相對知道外，其餘五劍和靈雨，竟然毫無所知。

公孫長庚大喝一聲：「惡道爾敢！」雙掌齊出，快如閃電，一掌印在靈雨的脊心穴上，另一掌，拍在他的背井穴上。

印在靈雨「脊心穴」上的一掌，公孫長庚並未吐勁，但拍在「肩井穴」上的一掌，却硬將靈雨的一條右臂，自肩胛處震脫了骨節，只痛得靈雨龇牙裂嘴，冷汗如雨而下。公孫長庚並不願做得太絕，一掌震脫了靈雨肩骨之後，隨卽運指如飛，封閉了靈雨幾處大穴，並順手將其脫臼的骨節接上。

公孫長庚這才轉雨靈到的面前，指着靈雨的鼻尖怒聲道「靈雨：，以你這種謀弑掌門的大逆不道行爲，依老夫的脾氣，

剛才那一掌請你去鬼門關報到了，不過你那牛鼻子師兄念及同門之誼，不忍見你遭報橫死，求我給你個反省自拔的機會！靈雨，你現在還有什麼說話？」

靈雨滿面猙獰之色，厲聲道：「公孫老怪，道爺師兄已慘死在宋家堡內，你這老怪物得了宋一涵多少好處，竟敢信口雌黃，顚倒黑白。」

公孫長庚冷笑道：「你眞是個絕滅人性畜生！」接着一聲大喝道：「將那干邪徒帶上來！」隨着喝聲，從靈風道長方才出來的那扇門內，湧出一羣人來，原來宋家堡中的向、佟兩位武師和五名弟子，押着一俗六道走了出來。

俗家裝束的，赫然也是宋家堡的武師「寒心掌」胡大海，一路低着頭，滿面愧色，顯然良知未泯。六個道人，包括鼎一在內，個個都是咬牙切齒，一臉充滿邪惡的厲容，這大概是入魔已深的緣故。

靈雨一見門下死黨已被一網打盡，臉上的肌肉一陣急速的扭曲，驀地，雙目中噴射出兩股熾烈的綠燄。

這兩道綠燄確是邪惡至極，在塲之人雖早已作了心理上的準備，精神並未受制，但仍難免有一絲恍惚感覺。

「好雜毛！已是階下之囚，還胆敢逞兇！」一聲到人到，原來是個蓬首垢面的老花子。

在塲老一輩的對這老花子都不陌生，因爲他生性嫉惡如仇，好抱不平，江湖上的一班邪惡敗類，都恨極了他，但因他的功力太高，而且四水丐帮的勢力太大，所以雖是恨極，却是無可奈何，祇有乾瞪眼的份兒。

他是誰？四水丐帮帮主，「怪丐」單于平是也。

單于平出手如風，一掌切在靈雨頸後的「對口穴」上，使得靈雨猛一張口！他便將一顆火紅的藥丸，投入他的口中。

火紅藥丸入口溶化，登時變成一股流汁，順着喉頭，瀝瀝而下。

說也奇怪，僅一瞬間的工夫，靈雨雙目中的那道熾烈綠燄，已漸漸的淡了下去，最後終於完全消失不見。

而靈雨的滿臉猙獰之色亦隨之斂去，代以一片發自內心的愧疚紅暈，嘆了口氣，低首不語。

單于平哈哈大笑道：「老雜毛，這都祇怪你平日好强心太切，至爲心魔所乘，到頭來求榮反辱！好在你流毒未入膏肓，還保有一點靈智，所以，服下老花子的『驅邪定神丸』，才能很快的還你本性，否則……」

靈雨一步走錯，愧恨交迸！面對師兄和一干友好，實無顏苟活，决心一死謝罪，乃趁大家一個疏神，一掌拍在天靈蓋上，一代玄門高手，只因一念之差，落得如此下塲，誠可爲後世之營營名利，而不擇手段者警誡。

靈雨之死，靈風道長固然同門情重，業已熱淚盈眶。而在塲之人，當然那尚未消除魔禁的一俗六道例外，亦莫不面容慼慼！心裏難過極了！雖然這是靈雨道長最佳的結局。

靈風道長低首悲聲道：「單于施主，宋家堡的胡施主，和敝觀的六名弟子無辜的，他們不過是受了靈雨的煽惑，請你看在貧道薄面，每人贈一粒靈丹給他們自新的機會吧！」

單于平沒有再說什麼，掏出一只磁瓶，在胡大海等七人的口中，各塞了一顆火紅色藥丸。

公孫長庚却一揮手道：「把他們先帶下去吧！」

盟主甘庸先請公孫長庚、單于平和靈風道長入座，然後吩咐鼎眞道人去招呼同門師兄弟，將靈雨屍體舁向會議室後面的一間空房內暫時停放，一切妥當後，才深深嘆口氣道：「諸位先進、同源，今天靈雨道長的羽化，引起甘某的深深感觸，七劍盟安危同仗，守望相助，立意極佳，但錯在五年一次論劍，遴選盟主，致無端使劍海生出許多風波，今晚趁着公孫、單于兩位先進在塲，在下僅提出個人的一點建議，供諸位參攷採納。」

「不老婆婆」莊蘊如道：「甘大俠的建議，老婆子已想到是怎麼回事，不過，還是請甘大俠說出來，以供大家研究。」

甘庸笑笑道：「咱們七劍除聶女俠外，都已屆花甲之年，雖然對鄉梓和武林無甚建樹，但總算盡了力，也許稍息一下，悠遊林下，享受老福了。愚意以爲『長江後浪推前浪』，也應該讓下一代的年輕人担担責任，給他們實際磨練的機會。」

甘庸停了一下，見無人提出反對意見，又繼續說道：「諸位如不反對的話，咱們這一代的七劍盟主，就算是成爲歷史的陳跡了！至於下一代，我想，應由咱們七劍的衣鉢弟子出面，仿效桃園結義故事，結爲異性的兄弟姊妹，以便甘苦與共！患難相扶……」

其餘六劍毫無異議地接納了甘庸的全部意見，紛紛宣佈自即時起，封劍歸隱，從此退出江湖。

公孫長庚哈哈一陣大笑，說道：「痛快，痛快！」

單于平也哈哈笑道：「看情形，我老花子的那根打狗棒，也該往下傳了，走吧，老怪物，今晚這個盛會，總算功德圓滿，咱們得找個地方，老花子請你吃富貴鷄，喝猴兒酒，不醉不休！」

「對！你老花子不提酒倒還罷了，提到酒，我肚子裏的那窩小虫子，也在開始鬧五臟廟了，走吧，哈哈哈！」

七劍論劍會，歷屆都是十月望日在衡山石廩峯擧行，這天，由各地趕來觀摩論劍的武林人物眞是車水馬龍，絡繹於途。

本屆因劍海發生譎瀾，不但提前了衡山集會的日期，而且七劍也因此動極思隱，同時宣佈從此封劍歸隱，退出江湖。

七月十五日，石廩峯頂一排肅立着五男二女，他們的年紀都很輕，最大的也不超過三十歲。

這七個年輕人的背後，都斜揹着一柄長劍，鮮紅的劍穗子，迎風飄動，分外奪目。

他們正是剛剛歃血爲盟，誓言生死不渝的七位異姓兄弟姐妹，也即是三湘七劍派的七位新任掌門人。

在這七位年輕掌門人的面前，旣然矗立着一塊石碑，上面刻着八個斗大的柳體字：「三湘七劍論劍遺跡！」（全文完）

玄陰門之叛變

江湖軼事　奇聞／海浪・文　可飛・圖



報仇露行藏　事發更驚惶

夜色籠罩河岸，清風微來，垂揚飄拂，本來這是個饒有情調，可資欣賞之野景，可惜，爲幾聲啜泣，幾聲兒啼破壞了，鄉下人不善於欣賞清風明月，他們是忙於隴畝間。倒於床蓆，也所以，這幾聲啜泣，不會引起他人之注意。而幾聲兒啼，更無法令人關顧。你說他們獨善其身，可以。你說他們一無同情之心，也得當。誰叫他們是鄉農，也誰叫他們——自顧之不暇啊！

半晌，兒啼聲越來越高了，而那啜泣聲反而靜止了，不對，「噗咚一聲——有人投了河！

有欸乃聲響，又有人噗咚下水聲，尙幸，來了條漁船，打漁的，本來就喜歡在夜間守伺，而有人投河，引起了此人之注意。漁家擅水，更看得出水面動靜。所以，他先得救人，尙幸……幾個翻騰，將個投河者，扯住了頭髮，向漁船游來——

多可憐，也多可愛的孩子，船上那個女的，已將被放棄在岸邊那個哭得翻了天的孩子抱了起來，一方面，她是看了看小船上，那個大娘子是能保住了命！一上船，她十分有信心，大哥是有這個能耐，將個人救返這個世界！即使；這個世界不太美好，唉，活着總比死的好吧！

「大娘！幹麼不想活啦！啊……」那個女的，在問大娘。「須知，人啊，一生祇有一個死，死了！就完了——」

「小女子早就完了！」大娘說得眞猛火呢！

「嗨！那麼好的孩子，將來榮宗耀祖，前程無限呢！大娘，你就捨得了……」

人，所謂人性，那可是天地間最難割捨的啊！而且母子天性，更是難言難描——你可以在一個激動下，不理一切，忘了他，不理他。可你決不能回過神來。你更不能有個思考的餘地。譬如那個大娘，她已經過柔腸千百結，撇手不理親……如果，她死在河中，她沒人救，沒人理……她也可能在死前生悔意……而今，她是爲人所救，耳中又聽得了孩子的笑聲；她！唉！你看，她的那股勁……一個翻身，她坐了起來，一手搶過了孩子，死命的摟住——她哭，孩子哭，哭了個昏天黑地！

好好的月白風清，一下子爲她娘兒倆笑得變了樣——

半晌，半晌——孩子不哭了，大娘也傻了眼——

事情還是沒有解決啊——她哭了！因爲，放在她眼前的，依然是一條死路——

「福子媽——紅紅——」

遠處傳來了男人顫抖的呼聲……時間巳越來越晚，而天色是越來越黑，風也越來越勁！人，也越來越感到有股辛酸味——

「大娘，他是不是你的男人？找你來了……」

「別讓他找到！求求你們……求求你們……」

奇怪，是自己的丈夫來找她，爲什麼不讓他找到……再看一看前面，黑暗中，有幾點火光閃爍！嗯，來人不少啊！這是件什麼樣的家務事？照道理，清官也難審家務事，何況你我——再說；自己還有其他事在身……不理！這位大娘的擧動可憐……既巳出手，也不該半途而廢……管……可眞爲難了……火光可越來越近……大娘是越來越緊張了……

「她在前面，她在那漁船上……」

說話人有說不出的興奮之情……

「邱大爺！如今我——算是將人交給了您啦！你不必再找我的痳煩了吧……」

那個說話的，看來面清目秀，一派斯文。至於那個所謂邱大爺，生得猴頭猴腦的，兩只紅眼……唇上有那麼十七八根鼠髭……看來，要多麼不得人心，就有那麼的不得人緣……他還在那裏笑呢……這個笑更是看來心不安！

「來吧！大嫂！嘿嘿嘿——從今以後，你是脫了件窮袍，交好運啦……嘿嘿嘿——我可是連娘帶兒子，全給買下了，哈，這是眞正的天緣！天緣……」

「姓邱的！你如果再逼我，我……再跳……」

「不可，不可，你一跳！我那白花花的銀子算飄了水啦！上來，乖……」

「對，邱大爺，從今以後，我是跳在是非圈……與曾某無涉了！請——」

「慢慢，別走，別走，事情還有些收尾沒了啊……你一走，她一跳，姓邱的不是得到人財兩空——」

突然，欸乃聲響，而岸邊則人聲喧嘩……漁船是看出了些端倪，他們是再不多說多話，搖開船，一走了之，雖然，他倆是不想多事，可心中實在有火！分明，有個無耻的丈夫，不知是什麼鬼迷了他的心竅，竟然出賣妻房，哼，夫妻也是五倫之一啊！能賣老婆的，能是個好人？那個大嫂是個好女人，她投河，她求死！對，丈夫不良，她能有個好日子過？可憐，該救她一救吧，最好的辦法，搖了船，離開是非地……

你們走，那些個人，可就大呼小叫的，喝停啊，叫罵啊！但是，人家當你發了瘋，你又能奈其何？何況；他們在水中央，而你們，至少是望「河」興嘆而巳——打漁不成，那也無所謂，眞，他們實在不是以打魚爲生，不過，回去該怎麼交代……

這兒是三間小茅屋！看來，也挺孤零零的，想必主人有些兒孤僻的性格！一男一女引領了個大娘，大娘抱了個孩子來到了茅屋前，男女倆可有些爲難之感了。

「仙妹，該怎麼對她老人家說……」

「救人唄，就是這麼個說法……」

「老人家不許我們多事……」

「總不能見死不救！」

可惜，事情就是那樣的難如人意，兩人進入了茅屋，屋中有個年約六十左右的老婦人，當兩人對她提說這件事時，老婦的眼光倏的變得十分難看，她是冷笑聲中，對那一男一女說道：「您們年紀大了，做什麼事看來也不再問過我沒用的老太婆了吧！」

言語聲調極冷，而面色更冷。兩人聽了，不由得面色大變，自然而然的跪下了……一個一個的跪地叩頭請罪。老人是並不算數啊……「我老了，也該死了？孩子爹，爲什麼您不帶我一塊兒走啊……」

「娘！不能！是孩子們不懂事……」

「你們承認了？」

「不敢不認唄……」

「什麼？還心有不甘，說這種火氣話兒？」

「不，娘……眞！孩兒不敢啊！娘，別生氣……別……」

「我敢嗎？我如果不是爲了你倆，我！早巳死在環山堰了啊……」

提起環山堰，兩個少年是哭了——眞正的哭了——看來，環山堰！雖說是個地名，但是，這個地名一定包含了他們之間，一段傷心事——而傷心事是控制了三個人，令三個人不敢提說，更不敢研討……是環山堰三個字，將一對少年男女趕出了門！環山堰令那個曾大娘受難深重，更陷入絕境，是環山堰三字，逼令兩小，爲德不卒……

其實大娘是聽說了這些。鄉間茅屋，又不隔音，試問，那會不聽得清楚。事情與她有關，更加的不能有所聽漏。因此，當兩小開門出來時，大娘巳抱了哭啼的孩子，走了！走得不快，因爲，大娘她根本是連擧步之力也沒了。

兩小想追上去，發覺越走近，越是心有不忍，口所難言。那麼，又該如何？祇有呆瞪瞪的看那大娘的背影，讓她越走越慢！可是，兩小依稀聽得一聲笑，笑得極冷。

大娘是死過一次。孩子在哭，她是抬起頭看，看看茫茫天穹，慢慢的，慢慢的，將孩子擧高，擧高，自己是跪了下來了！擧高孩子，她希望孩子能與天穹接近。

自己跪下，她——寧願入地獄……然後是一聲撕心裂肺的叫：「天——啊！」她雙臂平直，孩子在她的雙掌掌心！自己則已全仆在地，孩子——又開始大哭了。

後面又傳來了人聲，又隱隱的現出幾點火光，大娘她不走了，她明白有人來抓她，她祇有苦笑，她撫慰着孩子，孩子在母親的懷抱中。他止聲了。而她，目瞪着火光的臨近，而呼叫之聲已傳入了她的耳中。

「唉，紅紅，你又何必如此，」是那個文士，「何必多繞一回。看，唉，年輕人不懂得輕重，大人，能干涉邱大爺的事？還有，我——」

「你，又如何了——」

「我——」文士可說不下去了，事實如此，請教，他又能說些什麼的？

「你是姓曾的！你是文人後代，書香門第？你讀的是什麼？孔孟聖賢之書？而你，做的是什麼？還有你——」

「哼哼哼！我怎麼？我可是個低三下四的人，我不做好事，對，說句老實話，我可沒讀什麼孔聖人的書！」

「姓邱的，但是，你是人不是？」

「我，那，能錯？我——頭頂天，脚踏地……」

「但是，你做的是人事？你唆弄人賭，你欺騙……你故作大方，你放債！你——唉，曾用賓！」

那文士是尷尬的看了女的一眼！

「我該受難，我該受苦。但是，孩子，這是你曾家的一點血緣，你該抱了走吧！」大娘雙手將個孩子平送到了文士眼前。而淚水，再也無法可忍，因爲，她是死志已決。但，不願留個孩子，讓人糟蹋，她要丈夫抱回去！

姓邱的是如了心願，他是挺高興的，與他的手下們，擁了大娘走了。看來，剛才的一幕酸人心鼻的事，根本不起什麼作用！他們祇是歡笑的一羣。寒夜中，文士抱住了孩子，他手足無措，他嗒然若喪的抱了孩子，看他們越走越遠，眞的走了，嘿，他老人家算是難受了，也感到孤單了，何況，孩子又哭了。

「咭！」有聲笑，像個鬼笑！「唉——」又是一聲長嘆，這個聲調是充滿了凄苦之情：「該死了啊！姓曾的！」

文士幾乎嚇得狂叫——

「你不是人，唉，人，有你這樣個無行沒心的？死了的好？反正，你還有什麼？你什麼也沒有了！」

「對，我！我是什麼也沒有了！」文士有了眼淚。突然，孩子的哭聲，把他震回了神。他，還有個孩子呢！那該怎辦？

「我，我尙有個孩子——」

「你能養他嗎？」一聲音宛如隨風飄蕩的——時在深夜，實在，是個鬼在和他談話！

文士可又傻了眼，養活，談何容易啊！不過，妻子臨去時悽哀的眼光，孩子現在的啜泣聲，令他難過，難堪了。一切全是自己的不對，那會上了人家的當去賭？去借債？然後，用妻子來抵債……越想，自己越是像在做夢，人生如夢，可是，也不該做這樣的夢吧？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那隻鬼在唱歌呢！文士心中明白，所謂歸去，是大歸——死——不死，又怎樣活？死，孩子又怎辦？

孩子又大哭了！

文士是踉踉蹌蹌的走，走着他毫無目標的路！

邱大爺回到了家。他是不理婦人哭，孩子哭的，在他的眼中看來，這個世界充滿了歡娛。人生在世，有醇酒，有權位，而今，又有了個美婦人，他是十分滿意自己。由一個地頭小流氓，小無賴，仗着自己的厚顏無恥，也仗着自己的東鑽西營，而今，他是個大人物了。至少，在當地，他有頭有臉。本來，他跟在別人後面當爪牙，而今，他也算是出了頭，露了臉，手下也有十個八個的手下。他記得梁八爺和自己說過：「兄弟，咱們好好合作，有你的好日子過——」他記住了這一點。

當然，他不會理會自己的好日子，得用多少人的血淚性命換來的？他開了賭場，他包庇了私宿。而今，他是一步步的，由無家無業，搖身一變，變成了有家有業。今晚，他又如願以償的，將個鎭上有名的美女，曾大娘搶到了家中，多麼開心，多麼樂意！

可是，大娘在哭，那沒有關係，反正，女人麼。哭幾天，吃飽了，有幾件花俏的衣服，有幾件金光澄亮的首飾，她人是自己的了，還怕她會變？

大廳上，自己的手下在鬧酒。喜酒麼，該鬧，越鬧越發的啊！由得他們鬧——自己，也挺滿意，他們這個鬧，得鬧到幾時啊！

下個命令，請他們自個兒喝酒，自己得看看那個新進門的紅紅，哈哈，脚步踉蹌，不過，他是走着有目的的路，一條充滿喜氣的路！

有幾陣風，嗯，清爽，新凉！不過，風聲中，依稀傳來幾聲孩子的哭聲。奇怪，那來的孩子，那來的哭聲？越走，咦，越聽越清楚，是啊？是有陣哭聲傳來，誰……誰的孩子——嗯——啊——：「咕咚」——什麼聲音也沒有了。

×　×　×

興平鎭是個出入長安的要道。不過，並不是個大城市。而今在一夜間，或者，可以說是，不到幾個時辰，人，一下子死了十三個，請記住，此時，雖說有西洋敎士來大明朝的疆城中傳道，可以斷定，民間尙未有這個洋迷信：「十三不祥」——不過，人死了十三個，倒是件値得注意的兇案。又何況：死的是鎭上，也算個有頭面的人物：邱小六。

還有十二個，死在大廳，廳上盃盤狼藉。死前，他們還在喝酒呢……小六則死在入後院的備弄中……兇手由那裏進來，查不出。從那裏出來，不知道。可是，人，死得太多了啊？看熱鬧的人麕集了不少，有不少人是根本放下了手中的活而來的。

突然，門外有人聲，有步聲，官府中來了人……不，領頭的是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年公子。此人生就的一張俊俏的面容。不過，有些脂粉味——娘娘腔。祇是，人們一見了他，個個自動的讓出了條路。後面却跟隨了五六個雄壯的大漢！

上了大廳，看到了全仆的死人，少年

公子一看手下扳過來的頭，他的面色大變！自言自語的：「什麼理由啊！引得他出手？」

誰？有人詢問。可是，他搖了搖頭，反是，他要問個清楚，誰發現死人！什麼時候！宅中可還有活人——

活人是有的，幾個燒火的，打更的——對，找打更來。

事實俱在，打更的應該聽到，甚至於看到有什陌生人的出現。可惜，打更的因爲喝多了幾盃喜酒，醉倒了。所以，他對於自己的失職，萬分的內疚……不過，他可是覺得有些道理，可能他醉了，才留下條活命，否則，又祇能陪他們幾位，魂歸天國！

姑不論如何，少年公子是打聽明白一件事；是邱小六今天大喜。更明白了小六的劣行。

還有，他們搶來的曾家娘子，還在房中。她本來是預備一死的，現在，她却靜坐在房中，不想走了——據說，她是該繼承了邱小六的一切。

少年公子見了大娘子，見她抱了個孩子，一面木然的神色，也就是說：她毫不在乎死人，她祇是在等——等這裏的事交一個段落！然後，做她的太太——

誰說的？至少，是誰教你的？她是苦笑了笑道：「是個冷面的老太太！」

現在，少年公子於是弄清了，曾氏大娘的自殺被救，被小六押到此地等情。她想死，不想；孩子在哭——一個老太太出現在她面前，對他說：「再沒有人會欺侮你，嬉弄你，不過，記住，天下所有男子是混蛋，不可親近！」

曾氏大娘祇有點頭的份兒。還有，她更明白了，丈夫是死了，孩子回來了，她可以享受邱小六的不義之財。但是，不准改嫁——活下去——

爲了孩子，她是會活下去的。不過，這樣活下去又是爲了個什麼？爲了孩子——她哭了，點頭了。

一個冷面的老太太。少年公子是低聲說了幾句話，他們走了——很快的，他們來到了那幾間小茅屋前。出來的是個冷面老太太！

「不知高賢蒞臨，恕我們的失禮！」

少年公子尖聲尖氣的說着。

「公子爺你在說什麼啊！老太婆可一些也不明白啊——」

「有關救人出手……」

「救人？公子爺，你可是在罵我老太婆了啊！我們自顧不暇啊！你看，家徒四壁，你看……我們能救人？救人——我們還得人救呢——」

「高賢何必藏頭露尾？」公子是邊說邊走近！手一擧，大指與中指一圈一彈——哼，老太婆突然面色一變，一聲慘叫，右肩紅光一現，人已向後仰天倒地——

「你，你——」第三個字也無法說出了，老太婆昏了過去。少年公子比她更驚更急，連忙示意手下扶起老太婆，然後，代其止血，包紮！他不得不有所後悔，出手躁急。眞可能是誤會了……

老太婆在壯漢們的包紮下，慢慢的甦醒了，她哭了，一個打漁的老人家，突然的，遭到這樣的事故，她除了哭之外，還有什麼好辦法？

不想，依稀有一二聲冷笑，老太婆更聽到：「厲害！」兩個字！不少人在追尋笑話的人，可惜四週找不出一個可疑的人來。

少年公子的面色越發難看，即使是個生就的笑臉，可也難以忍得住氣了。到底年輕，並且，更可以看得出，出生在個席豐履厚的人家。有點涵養，當然，說其彈指傷人的功夫來看，是個武學世家的子弟，試問，能忍得住氣？

少年公子不是個强賴到底，一拗不還的人。他看了看四週，他相信憑自己的功力，看來是無法可以理出些什麼頭緒來。何況：據目前情況而言，他們有爲而來，那麼，將來還怕沒有碰面的機會。老實說，你不找他們，他們也放不過你。於是，打了幾個眼色，由幾個壯漢留在老太婆的身邊，自己則帶了另外幾個壯漢，趕回家去。

唉！走了一半，就是說在半路之上，少年公子可碰上了乾父發下的第二批人物……分明是來接應自己的。少年公子可是有氣吐不出，心中有火……突然，傳來幾聲冷笑：「天象兒，別心急歸去，小心中毒——」

中毒？那個被稱爲天象兒的少年公子，原是難明所以。幾時中毒？誰人中毒？中的什麼樣的毒？

念頭還未轉定，兩三聲悶哼中，自己率領的壯漢中，却有三個目瞪口呆！看着倒下的人……什麼道理？眞的中毒，又是誰下的毒？

「回去問你的乾老子！」是先前的語聲，說完了這一句，從此再無下文，當然，也無法可以找得到發言報警之人，而天象兒也面色大變！難道，此地眞的來了江湖中厲害人物？難道，他們眞的對咱們顧家有不可解開的結？人，中了毒，既然報警人說，乾父可以知道，目下再無逗留之必要，走——

「天象兒，你是看清了，殺邱小六家人，用的是天陰手？」一個年約五十開外的，光下巴的男人在問那個少年公子。此人，正是本地的一個大人物，顧太華！不少人知道，顧太華是個宦官，本來，太監的不能不當差，但是，聽說此人與當朝的要人——就是權勢薰天的魏忠賢有極密切的關係，因此，他被皇帝所派，來到此地作了個莊頭總管。不過，名義上如此，顧公公是從來不理這些事……反而，他却與江湖道上人，頗多聯繫，漸漸的，他是蛻變了身份，皇莊的總管變成了江湖的一派主者。

當他得悉有人用陰手殺死了十三人，又聽聞了中毒之事，他首先看視了中毒的手下，然後，再與義兒顧天象詳細商談了一切。他對於中毒之事，垂詢再三！雖然，他說出了下毒者的主要對象爲自己，不過，他看來並不恐懼，對陰手則是有所担心！

他考慮再三，苦笑聲中：「我與天南粟家，從未有過交往，他們又怎會對我不滿了？」

言談中，顧天象留在漁家的二個壯漢，回來了。

更說明巳照天象之意思，送了老婦白銀廿兩，作爲療傷治理費用，老太婆看來巳沒事了！

但是，顧太華却追問了漁家婦人之事，得悉是天象濫使太乙指法時，顧太華是冷冷一笑。

突然，嗤嗤兩聲極勁之無形炁，兩個壯漢莫名其妙的，雙雙似爲顧太華指中，跌翻在地。

這一來，將個顧天象鬧了個滿面通紅，剛想請義父息怒時，兩個壯漢的面色倏變，由紅轉白，由白轉青……一瞬時，連變七變，可憐，壯漢是每變一次顏色，渾身顫抖，就如觸電般。看得出苦痛非凡，由於穴道被點，他們祇有乾捱之份。七個來回之後，人巳痛得昏死了三五回……

又是嗤嗤兩聲，兩壯漢是滿口是血的叫了出來，這叫聲是如此嘶啞，可是如此的難聽。血沫紛飛之中，兩人才算爲人扶起，命巳去掉了一半！

「若不如此，莊、洪兩位是祇剩了兩副白骨！」顧太華語聲不高，可充滿了陰森之味，在塲人個個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這是爲什麼？還有，爲何人所害？

「以後小心在意，說眞實的，擺明的棋子，咱家不怕捉，怕祇怕，看不見的棋子啊，天象，你啊！太莽撞；也欠思量，說今天開始，沒事，少與我出門……」

衆人諾諾連聲，但是，人影不見一個，鬧了個七顚八倒，如果來了人，見了面，怕不給鬧了個天翻地覆，河海水轉？能嚥下這口氣？當然不能？但是，該怎辦！哼，召集人！說眞實的，興平地區，週圍百里，全在顧太華的掌握中。即使是長安又如何？官府中，有官府中人，在黑白兩道，也有奉命聽令的弟兄，咱們可以少出門，能阻止在外幹活辦事的人？

當天，在興平主持賭館的苗老大先來向顧天象報到。老實說：邱小六的死，他得悉之後，心中就有了個犯火之處。不錯；邱小六的是其行可誅，可也得打狗看主人面。帮有帮規，該自己出手處決，也不能由外人越俎代庖。出了事，范君陸是留下了心，至於賭館中可有眼生的人，沒有其他消息站，通訊點站該有不祥之訊息傳來，既不見報告，難道，出手人在當地……眞的這樣，那可眞該死了……

說了半天，還是得注意打漁的一家！

也不對……至少，老太婆是挨了一太乙指，立即血流如注。還有，她是又怕，又軟弱……什麼地方也看不出，她是個會家……

多放一枚棋子，多加了一分小心，也不爲過。對！就派二個手下暗中監視了再說……

用陰手的人，下毒的人，還有那個暗中報訊的人！全得小心！不過，不必太露形跡，更不可打草驚蛇——可是，外弛內張，興平鎭是表面上看來，月朗天清，其實是山雨欲來。

酒樓茶居，生意是好了，因爲，有公門中人，有賭館中的打手，也有遠地來的江湖道上人。但是，可以看得出，這些人，個個有他們的特殊標誌，以供認識，如果，外地來的，形跡可疑的，當時走，或規規矩矩的借宿住店，說明來路去處，不東掏西打聽，還好，若然鬼鬼祟祟，爲他們看來不太對頭，哼，眞可能打上了寃枉鬼官司。

但是，白費了勁啊，這幾天，可說是風平浪靜，賭館中又如何？生意少了，爲什麼，那些徊賭家，也有不少是光棍心靈，知道近來風聲不大妙，免得過免，嗨，到令他們乖乖的，躭在家中，這樣一來，賭塲也沒有平時那樣興旺，荷官是有氣沒力，塲東可看了儘搖頭！

有馬蹄聲，而且聲音挺熱鬧，有經驗的人耳中聽來，就可知道，起碼有十匹以上——雖然此地是個入長安之孔道，在黑夜，十來匹馬成羣結黨的奔來，依然是件罕有之事。何況；最近又是風聲鶴唳之時，眞能吸引不少人出來看一看——

是一色的玄色披風——黑色的高頭大馬，宛如捲來一股黑旋風般，奔進了鎭中心。數一數清，共有十三匹馬。更奇怪的是；每人的腰下，掛着一個與衆不同的刀鞘，尺寸比較短，刀身却又比較厚！

是江湖中人——不過，那一條綫上的人？

還好，他們全向顧莊奔去。這一來，那些心中有事的人，算是放了心。分明，來者是友非敵——當然，顧公公看來無事，其實，他也在調兵遣將啊！唉唉，如果這樣，照看，此地可能是有塲大風波被牽引起來了。

「唉！」那個受傷的老婦人在長吁短嘆！

「娘，你——受苦了……」

「苦，我幾時怕過？怕的是，白費了心機？」

「今天，他們是撤了哨啦……娘……娘……」

「我，明白了，老賊的帮手到了！」

「聽說秦嶺子午二十六刀到了！」

「喔！哼！來了又如何？恨祇恨是我辛辛苦苦求取來的間隔離魂散……爲人看破，此地，有高人。不，心腹大患啊！唉！是誰？洩了底——」

「娘，那個邱小六——是你出的手？用玄陰手印死了他們——娘，其實，你不是不管……」

「我幾時出過手？我幾時出過手？我爲了報仇，我爲了門戶大事，我肯出手？但是，玄陰手！唉，又是誰？玉祺，爲娘是比你們更担心啊……」

這一對漁家男女可傻了眼，一直以爲，老太雖是苦心孤詣，但是，也不能容忍宵小的橫行不法。邱小六的死，兩人是吃準了他娘的所作所爲。玄陰手是獨門秘傳，除了他，還有自己兩兄妹，當今之世決無第四個人能施展這種玄陰門中的絕技。而今，娘矢口否認，這可是眞的恐怖了，也難怪老母要說心腹之患！

自己是孤臣孽子，自己是抱一擊之雄心，求一日之成功。如果爲對頭看清所爲，那麼，自己的苦心白費事小，這門戶大仇，後繼無人了啊……

× × ×

江湖上，一門一戶之興或亡，屢見不鮮。然而，江湖人士之所以心狠手辣，之所以要斬草除根，就是怕春風吹又生，誠如顧太華所說的：心腹大患——他不怕擺明的棋子，他怕看不見的棋子，所謂孤臣孽子，是爲大害。武林道中，你殺我，我殺你，司空見慣。怕祇怕，對手不見面，不摸底，那可是眞正的對手——

目下，顧太華的朋友來了，不必担心，打得過打，打不過走，走不脫死，乾脆，明白！怕祇怕行藏洩露；自己的玄陰掌，向間離魂散巳爲人所知，老太太担心的是；對頭的出手又該如何？她不太淸楚。

以身犯險，親自領略了顧太華的乾兒子的太乙指法，老太太心中有數。如果是顧太華本人出手，該有多少斤両、又來了子午廿六刀……自己該怎辦？

「無論如何，矢口不認，不可招惹是非，更不可洩露行藏，萬事得忍，忍，忍，可知百忍成金！」

這是老太太最後的决斷。即使是死，也不想吐露自己的本來面目。這一對少年又如何？他們祇有點頭的份。

「唉！」窻外可傳來了一聲極怪，也極長的嘆氣聲！糟糕！這一聲呼氣聲算是澈底的破壞了老太太的打算。嘆氣表示了窻外有人；此人巳掌握了全部機密——

兩少男女想出手，老太太依然阻止了！她沉聲說道：「我早巳說過；報仇不是件容易的事。死，也必不可避免，老太婆早巳活得不耐煩了，你倆走——」

「還走得了嗎？」陰惻惻的語聲——

「尊駕是誰？」

「當然是寃家對頭！哈哈，耿老婆子，別用你的法寶，眞，間隔離魂散，我有解藥……」

一聲長嘆，老太婆眼中有淚，看來，她的苦心孤詣，算是白費了！自己所仗的是這些——玄陰掌實在不足以報仇，顧太華既然精習太乙指，那麼，自己的九天玄陰炁是無法抵擋他的太乙純陽炁。師門的秘籍巳失，唉，自己想再煉深一層功，經巳不能，看來……

門外笑聲傳來，笑得又怪又難聽，老太婆是雙手一恭道：「何方高賢，夤夜光臨——」

「高是不高，賢更不賢，哈哈……」

分明是用她的話，堵她的咀啊！突然，也不知什麼一來，門戶未動，屋中多了一個人。但見此人，生得又瘦又小，手長脚短，一顆大頭；一對紅眼……面上五官。有說不出的古怪味……可對着他們三個人在笑，笑得更怪，更可惡。老婦人一見這個模樣，突然想起了一個名聞江湖的怪傑，天蝎大俠褚不恨！

「你是褚……大俠？」

「耿家璧！我啊，眞看不慣你，當然，爲了報仇，你什麼事也能作，可不能見死不救啊！唉，多可憐的女人，多可憐的娃子，你就將她推出了門外……你耿家是世代俠義，江湖有名的啊……而今，你可眞坍盡了洛陽耿家的台。還有，如果不是你父親、祖輩所積的德，你能取得天南粟家的離魂散？」

「一切爲了報仇！」

「誰叫你不報仇了？」

「我怕洩露行藏……我怕……」

「你，現在又如何？」

「我……」她不能出聲了，事實俱在，她種了毒，她出了手，但是，她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她目下巳處於進退維谷的地步……她該讓他問住了……

「耿家璧，說句實在話，我眞看不慣你這樣個做法。正不正，邪不邪，陰不陰，陽不陽。想出手，又深藏不露。躍躍欲試，又怕一擊不中……你以爲顧太華是個死人？」

老太——耿家璧祇有怔着的份，她的侄兒耿玉琪、侄女耿玉仙可是不能忍了：：那來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老兒，對姑母如此的老氣橫秋，大剌剌的說個不休。你有多大的道行？一左一右，悄沒聲的手中運勁，一個反陽，一個迴陰，耿家祖傳玄陰掌。左右交攻的，各印了一掌——

本來，耿家的玄陰印掌，乃是將本身純陽之力；煉純轉化爲太陰炁，雖說是陰手，其實是陰陽相輔相成……你用陽勁相抵，它立即轉化純陽，再輔太陰爲後勁。你以爲純陰相抗，它是以純陽化陰，輔以太陽，掌力閃爍不定，傷人無影無息……何况雙掌相加，那想到，對頭褚不恨是根本不在意，依然指手劃脚，數說耿家璧，兩人的掌炁，竟是石沉大海，無聲無息！

突然，耿家璧一聲驚叫，身形動，搶在玉琪面前！面色驚惶地叫：「玉仙快伏地……」不料褚不恨哈哈一笑，道：「我會這樣不講道理……你放心吧！」一瞬時，玉琪、玉仙兩人祇覺得面前有一股熱力，一幌而過……又見姑母如此緊張，而小心中明白，剛才，幾乎爲那個大頭長臂傢伙，擊了一下重的，也……可能會送了小命……」

玉琪、玉仙是個心腦靈活的人，當然，他們不能輕易服人，不過，眞有本領的，他們是決不肯放過……雖說褚不恨看來不得人緣，但是，他有眞本領……而人不必打什招呼，一邊一個，雙雙跪下，伏地叩頭不起身了。

「算什麼來啦？拜師學藝？小子，記住，一入別門，你洛陽耿家算是毀了……我，也不准你們提起報仇之事……你們能答應嗎？」

噢，這可不行。拜師求藝爲什麼？爲報門戶大仇啊。能罷手……不，兩小不禁相互對視一眼，眼中各各有淚，一點頭，起身了。爽快，兩小可是不再嚕嗦了。

「褚大俠，看來，我們是不能擺脫此禍了！」

「希望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這是門戶大仇！我能罷手？我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褚大俠；我身可死，此志不渝……」

「唉！」又是一聲長嘆！然後，他是苦笑了笑道：「耿家吟與我也有些交情，算了……我願我能做到了不顧此而失彼，哈哈——」長笑聲中，褚不恨走了！極快，眞可以說是；眼睛一閃，老母鷄變了鴨——人，連個影兒也看不見，追不着了。

耿家璧可是面色不忿。兩小是深明姑母的性情，女人心狹。而且，她還帶三分傲。老實說；她從小到老，受了她的個性乖張，也不知闖了多少禍，變了多少打擊。可是，越老越固執，她一生沒受過人半句數說，今晚，讓你褚不恨罵了個狗血淋頭……當然，姑母是有她的不是；她不該狠下心腸，不理這個曾大娘……孩子……

不過，那可不能由得你當作了事端痛罵的啊！不錯，當時，她是無言以對，也眞難有辭可駁，不過，她心中可不能痛快。又何況：要她放棄報仇，要她大事化小……聽，她的說話，可知其心境。「大事化小——江湖上，有誰能得勢饒人？我們——不是祇剩下三個人了……而他們何嘗不在追殺我們，以求斬草除根！」

這幾天，耿家算是風平浪靜，看來，沒人看穿了她們的來歷……不過，耿玉琪與玉仙可眉頭打了結！說實在，自從褚不恨的出現後，兩小算是眞正的明白了，自己耿家之所以不能在江湖上立足，「應該。」因爲，本門武功實在太淺薄。何況，太陰玄經又缺了最後的三條。而本門武功之最足以震爍武林之主要因素，全在這最後三條中……

這三條在顧太華手中……

憑仗目下的武功！想報仇！除了偷襲，乘火打刦之外，根本無此可能！——唉！等、忍耐！看來，除了天滅顧家之外，自己眞能等到了頭髮白——

「妹子，看來，我們是祇能老死於此了……」

「唉……哥，我，我不知該不該說……姑媽！」

「妹子，別說，你我心中明白，其實…這位褚大俠……說得有道理，不過，你我能向她提說半個字？救人……拔刀相助……雖然，怕洩漏！我們可以出錢啊，或者，唉，也不至於讓那個男的也給殺死……現在，大娘子是孤身一人，守住個孩子，多可憐……」

「哥，不知道是誰出的手，眞……太狠……太辣！」

「小娃子，說什麼？太狠，太辣！」

這一聲是粗厲嘶啞，兼而有之。聽來令人耳朶十分的不好受！而且，自己兄妹兩人在小漁船中說話，船是淌在河中心，近來，怕有風聲外洩，兩小說話是離人越走越好。總以爲在河中央，說話語聲又低，一定沒人能聽壁脚。不料，還是有人能聽見？再看看發言人，兩小心中各自打了個突。這樣破聲嘶音，原來是個女的。一個不算美貌，可也不算難看的女人！兩小可忘了她那會聽到自己的低語聲。實在，他們讓聲不與人知的事牽住了。

「小娃，可知這世上啊，男人，沒半個是好的。騙人，吃人，害人，坑人……女人啊，給他們可害苦了——因此，我一看見男人，我就恨，我就殺……小娃，你放心，我不會殺你，可……這個小子，瞧，生就了一副害人的面孔，該殺。不殺，將來，爲禍人間，後患無窮。小子，上來！領死！」

天下有這樣個怪人！當然，可能她受過男人的害，吃過男人的虧……他也不能一篙子打死了一船的人啊！玉琪是個天生好脾氣的人：「請問這位大姑貴姓！」

「還笑呢！還那樣的沒皮沒臉，非殺不可，小妹子，你與我看住！上來！」

「我與你素不謀面！」

「你就因爲，沒見過我，才讓你活到今日，快上來！」這女人越說越火啦！雙手一抓一揚——嗨，見了鬼了，這只小船，那會沒人搖……跟了那女人的手勢……飄啊飄的，向她岸邊飄過去。難道此女的凌空懸勁有這樣强勁：這簡直是神！不，可說是：不可思議啊！

岸邊遠處，突的傳來一陣極具聲勢的馬蹄聲……一片黑烟中，現出了一片黑色！耿玉琪他是認得出，這批人是子午廿六刀！

「耿玉琪！上來！」是那個女人在呼喝！

一片馬嘶聲中，還可看出這批人之騎術高明。試想如此急驟的馬蹄聲，分明這幾匹馬是跑發了性的，要停，也得收韁扣繩，慢慢的，讓馬緩了性，住了步，那能一停即停的——可是，再看看這一色十三匹黑衣黑馬的人，個個面色沉着，饒有氣度。並且，廿六道目光，宛如廿六道閃電，亮閃亮閃的——

「耿玉琪，是洛陽耿家的後人？」爲首一人，在嘀咕着。

「就是他，那個死不了的死剩種。」女人在接口！

「哈哈哈」一陣狂笑聲中，突然，爲首的一擺手，「耆」的一聲，全收了！笑聲餘音，也已散入半空，「耿玉琪，我看你，也該知道俺們子午刀的名頭，我們不想十三個欺侮你一個，我們也不想取你性命！爲求不想遺留災根你自己了斷——」

耿玉琪是冷冷的看了那女人一眼，又掃視了子午廿六刀一眼，「我不想死！」

「毀了你們雙掌！」聲音更冷。不錯，耿家的掌法馳名江湖，毀了雙掌，等於毀了一生！此人說得冷，但是，含意更狠，你毀了雙掌，玄陰掌一門算是自動在江湖上消了號。

「可以，」耿玉琪苦笑了笑，揚掌欲欲，後面傳來了玉仙的驚叫聲：「哥，不可……」

「你是耿玉仙……」

玉仙點了點頭，子午刀爲首的笑了笑，笑得如此殘忍：「也將自己的雙手奉上來……」

啊！意思極明白，耿氏玄陰掌，一門盡喪亡，對啊！斬草除根啊！江湖上以强凌弱，就該如此啊……

「妹子，我們又何不抱殘守缺，憑咱們這些功夫，沒的不羞死了人，斬了就斷了。再說，玄陰掌！像姑母那樣的，顧了報仇，忘了救人濟世，這個門戶也眞不該在江湖上出頭露面……」

耿玉琪的說話是有血有淚，但是，言爲心聲，他是眞的有些自歉自疚的心情在——也因此眞的想毀了自己的雙掌，了此一事！

「且慢，且慢！」那個女人眞討厭：「喂，小子，你是我手中的獵物，該由我處理。我該怎辦就怎辦，嘿，幾時輪到他們來出主意！我說：你們啊！走吧！說實話，如果不是姑奶奶我叫出了口，你們會留下來？你們能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啊，別湊現成吧！走！」

好，這可令子午廿六刀，十三殺手發了火！

「小姐貴姓！」

「我，可不能說，一說啊，得留下十三條命！我叫你們走，還是走的好！」

「啊，」子午廿六刀幾時受過這一套，在江湖上，除了出道不久時，爲耿家吟一戰而敗之外，他們縱橫江湖，祇有他問人，決不讓人在他們面前多說半個字。爲了看出此女有些古怪，勉强的說多了幾個字，什麼？反而問出禍事來？他們能吞下這口氣？在江湖上，他們是有名的蠻不講理，因此，嗆嗆連聲中，十三道金虹，十三道銀光，發出了長短不同之光華。人，已全部下了馬，看來，他們是動了火，他們不能再多費說辭！

一場火併鬥，即將開始！

×　×　×

那個女子可眞是見了鬼，一見了子午刀出鞘，她莫名其妙的怪叫一聲——這個怪叫名符其實，聲音出處，令在場人個個覺得耳朶嗡嗡作响，而且，心中有說不出的難受之感。而當子午廿六刀回過神來時，嗨嗨。那個女子，一手一個，摳了耿氏姊弟已走出了老遠……

子午刀能讓你走？但見長七彎六十三道刀光，其疾似箭，嗚嘩有聲的，向三人背影投去——

這是子午刀的脫手勾魂刀。他們的功力相等，更且多年之合作，心意相通。因此，刀風鼓盪，互相牽引，這長彎相交的刀虹，就如織就了一面刀網般，向對頭投去。在平時，他們是穩操勝券，因爲，出到脫手一刀，對頭分明是無法取勝，出之一走。自己的勾魂刀網一結，對方那能不死在這刀網之中。而今日，他們可是忘了，來人的深淺未知，一個托大，中了對頭之計，一張刀網，帶了勁厲的嗚嘩聲中投來，不料，那女的，雙方突然平推，祇見兩條人影爲其推出，而，女子毫不怠慢，着地一仆，好身法，一個靈狸撲蛇，怪了——「嗆嗆」連聲，也不知她用的什麼手勁，十三柄子午刀——六柄長刀，七柄彎刀爲其撲壓在地！

又是一聲哈哈，眼前一花一閃，女人已立在十三個人面前，右手是七柄彎刀，左手六柄長刀，金銀光華中，一張萬分不得人緣的笑臉，出現在他們眼前。

子午十三殺手幾時受過這樣個奚落，一聲怒吼，十三條身影，宛如十三縷黑烟般，將個女子圍在當中，金銀光虹，交織如電，子午刀有他們不可輕視之實力，他們的刀法是快而不亂，就如名家度曲拍板！點、拍清楚的，一刀又一刀，向那少女招呼。

但是，女子的身形步法，簡直令人難以相信，說她快，不，一個快字描畫不盡她的妙！說實在，眼睛是無法跟得上她的步法。而她的步法，宛如天神御風，身形如星丸跳擲，照例，十三殺手的快刀，允稱天下第一，可是，無法能取得一絲半分的成功——

十三殺手是沉着的，一聲呼哨中，刀法倏的一轉，慢了，一刀一招，清楚明白，但是，誰也得看了吃驚，這不是大智巧若拙，這是刀刀有牽山之力，刀刀有拍濤之勁，十三刀是十三座山，十三個强力波濤，試問，一個女子獨立在刀山刀海之中，請敎，這後果又該如何？

好，現在，可以看出女子的功力可畏，她是面色鄭重的，應付着十三個人，十三柄刀。突然，「嗆」的一聲，但見一道銀虹投出，立見一條黑影，爲銀虹撞出戰圈……是她還刀，她的還刀之力，分明附上了金剛力，巨靈勁……因此將個收刀者，撞出圈外……

十三聲巨响後，她是哈哈一笑道：「取巧，取巧……你們的刀法，果然厲害，姓漆的服了你們了……」

姓漆的？十三殺手不禁神色微變，由於每人脫手一刀，爲她一個靈狸撲蛇，撲取到手。現在，當他們施展最輕功力的「大天神崩山嘯海」刀法時，她是一人一刀，她這還刀時，分明附上了江湖傳聞巳久的玄鐵炁，十三人個個挨了一下重的。當時，爲了失刀得刀，心中有個想法，而不在意，現在，她說自己是姓漆，那麼，分明是玄鐵長老的門下，女中的天煞星，漆雅若——也怪不得她的聲音有這樣的難聽，這是苦煉玄鐵門中的天磁玄雷炁，將功力損及肺水陰脈，致令聲綫變形之故……

十三殺手不喜言語，看看跨上馬鞍，雙刀入鞘，各一作揖，立即是馬蹄聲响，走了……一瞬時，祇見遠處烟塵滾飛中，漸漸的沒入遠處，漸漸的不見踪影。

分明，那個女的取得了勝利。

但是，此地事尚未得料——至少，是男的，就該死，耿玉琪是個該死的，他是非常沉着的等！等那位女殺星到來，然後，他是會說得明白：「我，不想活，也不能活，不過，我妹子無罪，她可以活下去，我聽說，那怕是個死囚吧，臨死前也得有個要求……我求你，帶我妹子走，能學得本領最好，如果不能，求你給她存性命，以延耿氏一脈香烟——如此而已！」

耿玉琪對自己耿家玄陰門是澈底的灰了心，不做好事，不像個名門正派，不大方正氣，不——唉！總之，姑母沒個好榜樣，令他恨不能死了的好，現在，又看到了子午十三殺手，再加上了她——唉，自己算老幾？微不足道，可又井底觀天，自鳴不凡——試問，能學出些什麼來？要自己死，說實在，不死也沒用啊！

「死了就不能再活了啊，小子——」

「我懂！我懂！其實，活了也沒什麼意味……」

「看不起自己了！」

「我沒有什麼値得自己看重自己？」

「耿家玄陰門……」

「哈哈哈……玄陰門，玄陰門……」

突然，有一種尖聲的，像男人又如女人的說話，在他耳邊响起：「玄陰門有什麼不如人了？」

「沒一樣及得上人——」

「喔！你倒說說看——」

「請問，玄陰門在江湖上做了些什麼豐功偉業？不，就算是俠義行爲，有什麼？値得提說的？現在，我們祇是偷偷摸摸的，東怕虎；西怕狼……又想渾水摸魚，又想趁火打刦！說什麼報門戶大仇，我到今天還不明白，門戶大仇有什麼値得這樣……勾心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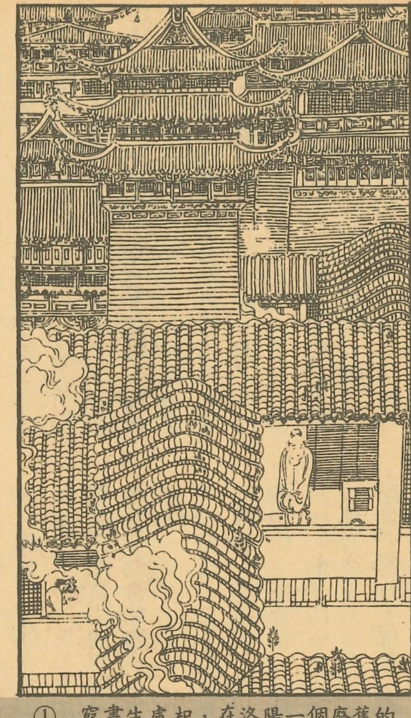
「哈哈哈！」笑得十分歡暢，可是……看打扮，此公是個男的。看面容，對不起，分明是有張人皮面具……唉！他是誰啊！再說；他又是從那裏來的？幾時來的，來了，插入了他們的圈子中，意欲何爲？玉琪是什麼也不明白……（下期續完）

太陰夫人

徐遇安·編繪

聊齋異誌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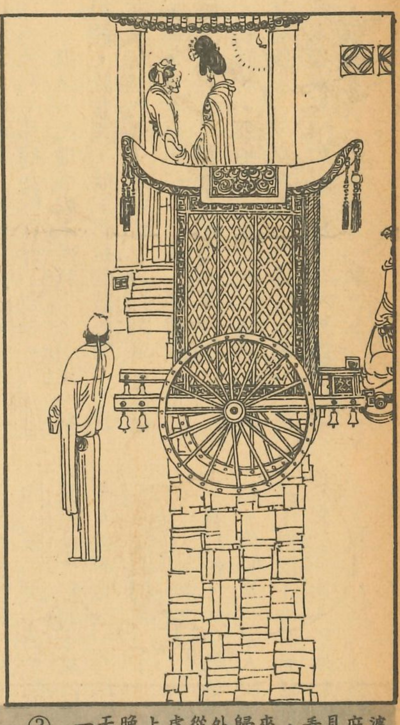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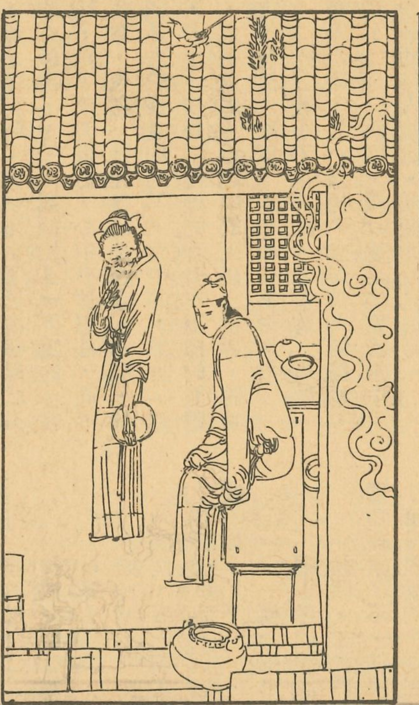
① 窮書生盧杞，在洛陽一個廢舊的住宅內租了一間房子居住。隣居是一個姓麻的老婆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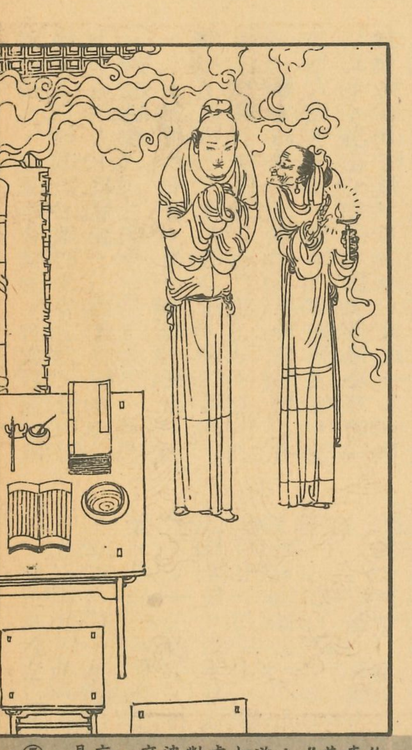
② 盧杞突然病倒了，多虧麻婆熱心煎湯煮飯，照料了一個多月才好。從此，盧杞和麻婆來往甚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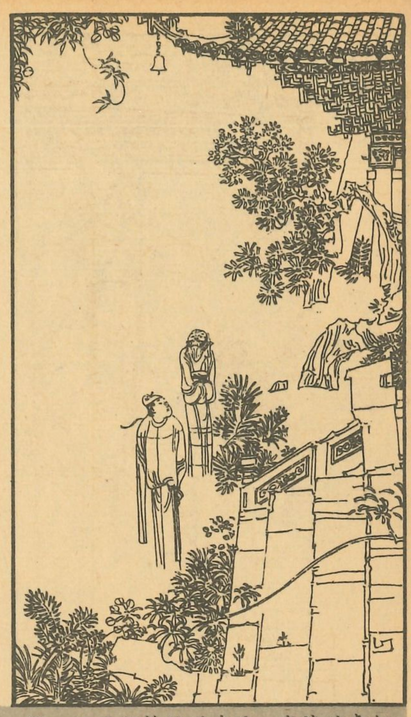
③ 一天晚上盧從外歸來，看見麻婆門外停着一輛華貴的車子，便好奇地往屋裏看了看，見屋內有一妙齡女郎，十分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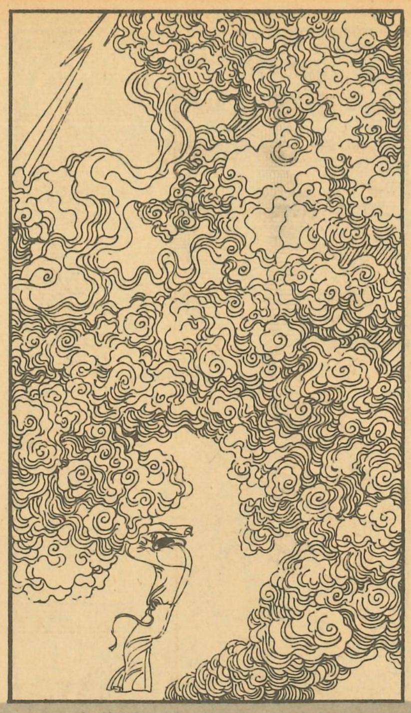
④ 第二天清晨，盧杞向麻婆打聽。麻婆笑道："怎麼，你看上啦！打算娶作妻子嗎？"盧杞道："我貧賤如此，怎敢妄想！"麻婆道："這有何妨，我給你說說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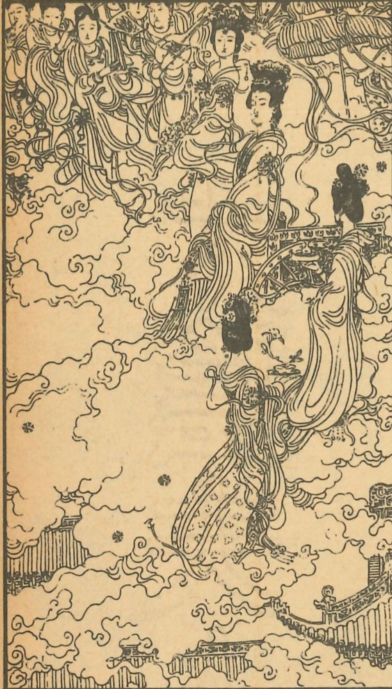
⑤ 是夜，麻婆對盧杞道："恭喜你啦！事情成功了。約定三日後你們在城東古廟會面。"盧杞非常高興。



⑥ 三天很快就過去了，麻婆偕盧杞來到城東古廟，只見廟宇荒廢，久無人居，蒿草叢生。



⑦ 突然間，電閃雷鳴，烏雲密佈，風雨交加，暴雨傾盆而降。



⑧ 暴雨過後，盧杞發現周圍已不是頹垣斷壁，而是樓台亭閣，金殿玉階。空中仙樂脉脉，香車玉輦正冉冉而降，車中端坐一女子，正是先前在麻婆屋中女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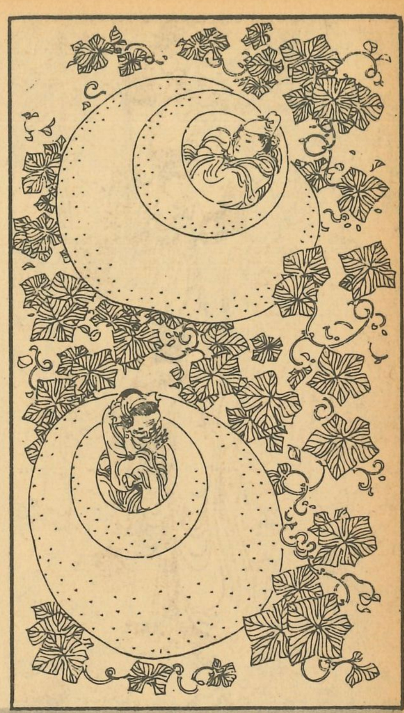
⑨ 女郎對盧杞道："我是天上神仙，奉玉帝旨意，到人間選擇配偶，君有仙姿，故派麻婆往來傳信。蒙君見愛，願結秦晉之好。請齋戒七日，我們自能再見。"



⑩ 說罷，女郎交給麻婆仙葯兩丸。又一陣烏雲雷電，女郎、金殿樓台皆無，眼前依舊是廢廟、古木、荒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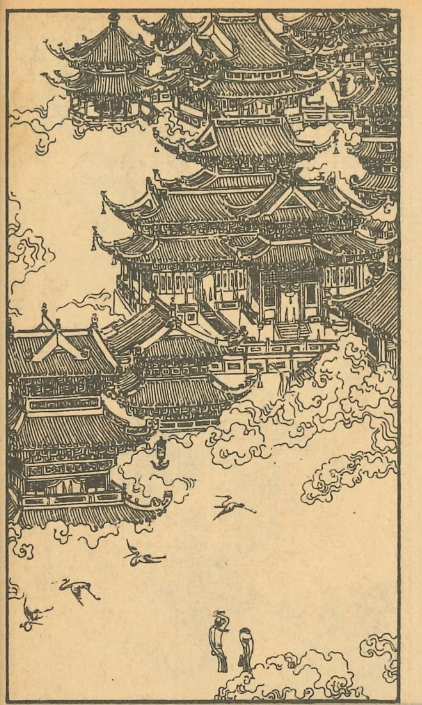
⑪ 七天後的早晨，麻婆領盧杞鋤地，將兩丸仙葯種在地上。剛剛種上就從地下長出藤蔓來，頃刻間，藤蔓上結了兩個葫蘆，逐漸長大，長得像兩口大缸一般。



⑫　二人摘下葫蘆，麻婆很俐落地用刀挖空，叫盧杞帶着早已准備好的禦風寒的油衫，二人各坐入一個葫蘆中。



⑬　盧杞在葫蘆裏，聽外邊一會是風雷聲，一會又是波濤洶湧之聲，漸漸感到十分寒冷，如置身於冰雪中。這時，耳邊又响起麻婆的聲音："快披上油衫。"盧杞把三件油衣全披上，才感到暖和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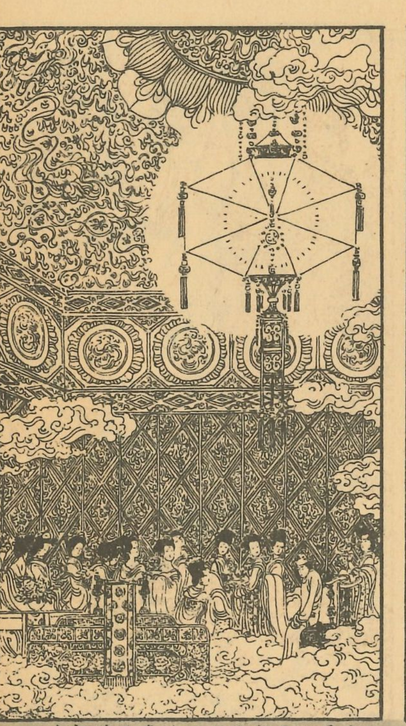
⑭　又一會兒，葫蘆停住了，麻婆將葫蘆蓋打開，扶盧杞出來。盧杞眼前豁然明亮，見自己已置身於水晶宮殿。



⑮　麻婆領盧杞沐浴更衣，然後引進內殿，前次所見女郎在衆仙姬簇擁下，迎接盧杞。



⑯　就座後，女郎說："君雖到此，仍有三條路可以選擇，一常留此宮，與天地同壽；二爲地仙，常居人間，可以時常來這裏；三回到人間，官居宰相，享一世榮華富貴。"盧杞遲疑道："能長居此宮實在是我的願望。"



⑰　女郎聽了喜道："這兒是水晶宮，我是太陰夫人，如果你真願意留在此宮和我結爲夫婦，就等於你白日升天。但是，你必須拿定主意，不能反悔，否則玉帝要降罪於你，連我也要受連累。"盧杞點點頭。



⑱　於是太陰夫人命仙姬以青紙寫表，當庭拜奏玉帝。不一會，聞東北方天際有仙樂陣陣：「玉帝使者到。」一個皓首紅衣者被衆仙擁簇自天而降，太陰夫人率衆迎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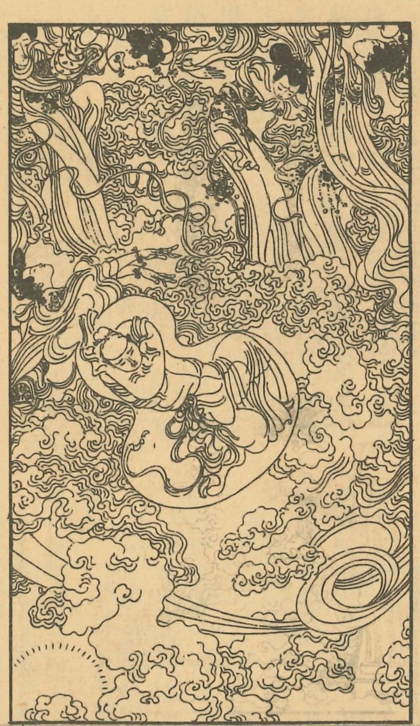
⑲　使者秉玉帝旨意問道：「盧杞，今得太陰夫人表奏，你願與她結爲夫婦，永留水晶宮是嗎？」盧杞低頭不語，太陰夫人催促，盧杞仍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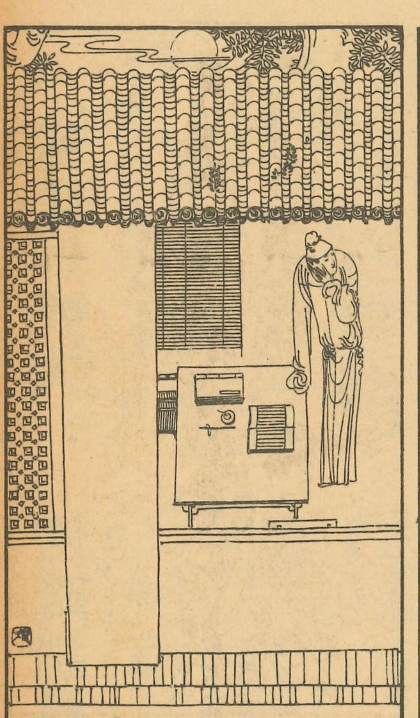
⑳　太陰夫人與衆仙姬皆驚恐，夫人以目示意，仙姬獻上鮫綃五匹，送給使者，以延遲時間。



㉑　過了約有一頓飯的時間，使者問道：「盧杞，你是打算永住水晶宮，是作地仙，還是要做人間的宰相？趕快決定吧！」盧杞大聲答道：「人間宰相！」帝使率衆不悅而去！



㉒　太陰夫人大驚失色道：「這眞是麻婆的罪過。趕緊送回！」盧杞遂被推入葫蘆，又聽到波濤風雷之聲。



㉓　一會兒，盧杞已回到自己的小屋，時已夜半，室內一切如故，葫蘆與麻婆均不知去向。

短篇武俠故事

續不肖生·文　可飛·圖

寒波冷劍

傳功封死穴　法師說根由

蘆絮像雪花般在洞庭湖中廣興洲的上空飛舞，大地白茫茫一片，氣候是乍冷未寒，在中午時分，小陽春仍散發着和煦的溫暖。但是孤自佇立在洲盡頭的嚴子賦，卻似乎是寒透了心，一股股冷流正自他的心房走遍全身。

他正凝視着一具半陳沙灘上的屍體，悲慼不已，無盡的感慨與唏噓，一陣緊似一陣飄散在洞庭湖的向晚長空。

一聲孤雁的悲鳴，劃破了洞庭湖晚空的靜寂，也把嚴子賦陷於沉思的心緒拉回了現實世界，他意識到自己在此地沉思，竟然由朝至暮，已是六個時辰了，他也意識到應該將少帮主熊振乾的屍體，運回船帮總舵後，再商量如何善後與復仇的大事。他撮口發出了一聲驚天地而泣鬼神的哀痛長嘯，這時四方八面的蘆葦深處如箭般飛來了數不清的牛皮筏子，每一筏子上都乘坐着身穿勁裝水靠的青年，他們的筏子，都向嚴子賦的存身處激射而來。

「飛龍堂堂主任志强帶領屬下，叩見副帮主，聽候差遣！」

「任堂主請你和屬下强打精神，我要告訴你們一個壞消息。」

「屬下和弟子都飽受驚濤駭浪，早已不憂不懼，承受得起最壞的消息！」

「少帮主遇害了，陳屍此處沙灘！」

「我不相信！」

「不信也得信！任堂主請上沙灘，其餘弟子一概在筏子上担任戒備。」

「遵命！」話聲未落，卻一式鶴鳴九霄，從筏子冲上半空，又立施千斤墜而一瀉直下，淵停嶽峙在嚴子賦的前面，剛要屈膝行禮，卻被嚴子賦伸手一托，罡氣像一座牆阻住了他屈膝與彎腰。

「不必多禮。先看看少帮主的遺體後，有事請敎。」

任志强把熊振乾一半浸在水中的屍體，全部移上了沙灘，他從頭到脚，全身任何一處要穴都看過了，就是看不出致死的原因。

「任堂主先別找了，有事相商。」

「如果我沒有記錯，此地應該是潛龍堂的管轄範圍，何以來的是你？」

「這是不老神仙熊老帮主的手諭。」

嚴子賦看了手諭，知道潛龍堂堂主胡絳生已他調九槐坡担任內總管，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雖然如此，他仍阻止了任志强的說明。

「雖然我不懂這樣調動和調動的原因，你可不必告訴我，因爲你也並不知道。同時也不許你向任何人說起，我看過不老神仙的手諭。」

「我知道。」

「現在，請你立卽用飛鴿傳書，把少帮主遇害的情形，分別告訴扁山排帮老帮主和九槐坡不老神仙，同時將少帮主的遺體，運往君山總舵，我現在要先趕往總舵去了！」

嚴子賦順手折了四五枝蘆幹向湖中一

丟，縱身而去，就像駕了一葉扁舟，逆水而上，直奔君山總舵。嚴子賦此種登萍渡水的輕功，看得天龍堂弟子人人都目瞪口呆，因爲沒有人能像他一樣，站在數枝蘆幹上，就像乘船，一走數十里，而且其快如飛。

嚴子賦飄然而去，任志强立即叫了四個屬下，把少帮主的屍體抬上他的筏子後，運往總舵，其餘的人仍潛伏蘆葦中，担任戒備工作。

嚴子賦行經五孔大橋時，但見旌旗密佈，戒備森嚴。再進五箭之地，便是總舵前面的竹寨。小頭目見是副帮主回舵，立即落鎖抬栓，寨門中衝出一隻小船，迎接他返回總舵，只見兩岸險要之地，均伏有暗樁。他覺得很奇怪，難道總舵早已知道那是此事，不然如何有如此周全的部署？由誰來負責？難道不老神仙早已移駕總舵了？

嚴副帮主一路上有帮中弟子前導，行走如飛，到得總舵聚義廳前，剛要傳諭執勤堂主火速通知長老護法以及內外六堂堂主來聚義廳議事，一踏入聚義廳，只見黑壓壓一片，人頭攢動，該到的似乎都到齊了，而且不老神仙熊德隆以及排帮帮主易念仁，均已在座。嚴子賦的心中驚疑陡升，何以不老神仙竟比他還要先知道？他稍一遲疑，便知道他應如何做。有老帮主出面主持大局，他雙肩的重任，至少減輕了一半。

「嚴子賦叩見老帮主，弟子無能，還請恕罪！」嚴子賦行至廳中便跪倒塵埃，話聲一落，便淚下如雨了。

「子賦，大敵當前，你要節哀順變！」船帮基業靠你撐持，數萬子弟也靠你帶領，你不可只顧兄弟的情誼，而忽略了重責大任！」

「老帮主敎訓得是，弟子當强振精神，料理帮中事務。還望老帮主坐鎭總舵，時加督促！」

「子賦，起來說話，先來見過易老帮主！」

「船帮第十六代副帮主嚴子賦，參見排帮易帮主，還望易帮主垂憐敝帮遭此凶禍，全力支助敝帮報仇雪恥。」

「子賦，起來！振乾這孩子遇害，我和你們的老帮主在早幾天前，就有風聞，只是沒料到那老魔頭來得如此快速，而且這也是上一代結下的樑子，他沒有理由找你們孩子們下手，甚至連招呼都不打一個，太也卑鄙陰險了！我們老一輩的誓殺此魔。而保衞船排兩帮的安全，卻要你們年輕一代的負起責任。」

「子賦，從易帮主的談話中，你應對此次刧難有了一個概略了解。現在，我當着全帮兄弟們的面，要你暫代帮主職務，不可推辭，各位長老護法，如無異議，便需全力輔佐，使本帮不要再遭損害。各位長老護法，若有不同意見，可坦白提出，我自會考慮。」

「老帮主，我……德薄能鮮，難當此重……」

「不許推辭，你聽到沒有？各位長老護法，我要聽你們的意見。」

「老帮主，子賦和振乾，都是我們帶大的，誰當帮主，我們都會竭盡所能愛護照顧，這是不用問的，只是振乾這孩子死得太冤了，我們嚥不下這口氣！該如何報仇，請老帮主算我們一份！我們要爲振乾這孩子討回命來！」護法李如剛率先發言，說到最後已是語不成聲了！

「各位長老護法，有無其他意見？」

「老帮主，振乾也是我們的晚輩啊，我們要復仇，照顧帮中的事務，自然該由子賦來担了！」

「子賦，你帶領各堂堂主及其他弟子去商量加强防敵的方法，各位長老護法請暫時留下，同易帮主研究如何同殲魔頭的問題。」

「這個惡魔就是當年南北俠義羣雄，聯手制服的岷山巨盜商不敗。點蒼一役，本可將其梟首謝衆。也是船排兩帮帮主一念之慈，向各帮派掌門進言，將他以寒冰鐵鍊鎖住，幽禁於點蒼後山的不解冰洞穴中，誰知數十年轉眼已過，此魔不僅未絕天年，反而借寒冰之助，在洞穴中練就一身無與匹敵的武功，震斷鐵鍊逃走，再度爲害武林，而本帮卻首當其衝，少帮主竟被其害死。」

熊老帮主說完，衆長老護法都爲之驚懼不已，他們中有些人且是商不敗掌下僥倖逃生的人，難免有敗兵之將不足言勇的心緒。正當他們發言盈庭，各獻良策，以謀擒殺商不敗時，而自天井上空掉下一人，挺立聚義廳中，此人不猛而威，頗具鎭懾功力。

「我是蓋世魔頭商不敗的首座弟子樂知祥，奉魔頭之命前來下書，誰是洞庭湖船帮老帮主熊德隆？」

「我是。」

「接書。」樂知祥的中指嗤嗤有聲，發出了一條慘綠的光帶，將商不敗的書信，送到了熊德隆的手中。

熊德隆剛想與樂知祥交談數語，而樂知祥陡地一旋身，像一股噴泉激穿天井而去。

「熊振乾並未死，我只是傳習他的神功，封閉他各處穴道十天。千萬不要强替他改穴，一個不小心，可能殺了他。可將他放置君山頂峯胭脂井裏浸泡，十日之後，穴道自改，而武功大進，不要防我，要防即將崛起天山的另一魔頭寒冰洞主，到時，他將眞正毀滅中原武林。」

老帮主將來信傳閱衆長老護法，人人都驚喜參半，等候老帮主的示下。

「速傳代帮主議事！」熊德隆稍加考慮後，立即採取了行動。不一會兒，嚴子賦進入了議事廳。

「嚴子賦叩見老帮主！有何遣派？請速示下！」

「你對這封信有甚麼意見？」同時將蓋世魔頭商不敗的來信，順手交給了嚴子賦。

「寧可信其有。依他的話去做，縱使沒有益處，也不會再有大害。」嚴子賦稍一涉獵來信，立即提出了他的看法。同時建議由他坐於井旁，以察動靜。

「啓禀老帮主，將少帮主身體安置胭脂井中後，必須有人坐於井旁護法。我看由我自己去，比較放心。不知老帮主意下如何？」

就「這麼決定。立即去辦，消息不宜

洩漏，以免出事。」熊德隆最後特別叮囑了一句。

嚴子賦立即駕了一艘牛皮小筏，從後寨水路去迎接被人封了死穴的少帮主。快近五孔大橋時，迎面遇上了運送少帮主遺體返總舵的天龍堂主任志强。他接過熊振乾後，即駕筏子駛往後寨，並背負熊振乾，運用草上飛輕功，抄走捷徑，藉着樹枝草幹的支助，大約二個時辰，總算攀到了君山頂峯的胭脂井旁，未加考慮，即將熊振乾的身體安放井中。這時，他才趺坐井旁的麻石塊上，稍事運功調息。

當他快要進入物我兩忘的上乘坐息行功境界時，半空中突然傳來了一聲像飛鳥行空的振翅聲，却帶有人類呼吸的重濁氣息。他立即功行全身，睜目一看，來人却已佇立當場，耳邊廂正響起了一聲熟悉的佛號。這一聲阿彌陀佛，使他敵意盡消，一面起立，一面發問：「尊駕是天音寺前院掌院了凡法師！」

「正是老衲！」

「法駕光臨，不知有何指教？」

「為了你們少帮主的安危，老衲奉了掌門師姊的法諭，從梧岡禪院水陸兼程趕來。」

「敝帮少帮主的情形，大師已然洞悉了？」

「敝寺記名弟子商不敗，曾與我詳細商量他的計劃，且經我掌師姊的允准。」

「商不敗老魔頭，不，應該稱老怪物比較妥當。居然放下屠刀，皈依三寶了。眞是阿彌陀佛！大師可否細說根由？以便讓我多一些諒解！」

「這，叫我很為難！」

「大師有不便之處，不敢勉强。」

「不是不便，而是我已經累得不想多說一句話了。讓我調息一陣再說，你看如何？」

「晚輩一時心急，忽略了此點，不情之請，請見諒！」

「那我稍稍坐息一下！」

「晚輩代為護法！」

由於了凡法師的趕來峯頂，證實了商不敗所言不虛。嚴子賦想不透的是，蓋世魔頭商不敗，是為了什麼居然棄惡遷善，變成了佛門弟子？當他正陷於沉思的俄頃，背後却傳來了極其輕微的步履聲，且是兩人以上。他正想返身發問。這時趺坐地上的了凡法師，突然發出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熊德隆與易念仁陡然一驚，他們雖然聽出這是了凡法師的聲音，但他如何上得了君山峯頂，而且比他們來得快，其中大有蹊蹺。他們不得不疾行兩步，立身了凡兩側，準備情形不對，即聯手對付了凡。

「兩位施主不必對老衲存有敵意，為了熊振乾，老衲我已經累得只剩下半條命了。」

「大師，可否告知詳情？乾兒遇害，我帮上下至今仍被蒙在鼓裏，全然聽人擺佈。」

「商不敗的用心良苦，只是做得好像故弄玄虛，其中也有他的道理。但可告訴你們，熊振乾十日之後，便已具有商不敗的蓋世神功，稱霸黑白兩道，將來消滅即將崛起天山的魔頭寒冰洞主呼延海，將非他莫屬了！」

「商不敗是魔非道，何以要帮助我們去對付另一魔頭？實難令人相信。」

「商不敗已經是天音寺的記名弟子，皈依我佛了。一俟呼延海為害武林的大事了了，敝師姊即將為他剃度，撥在梧岡禪院與老衲同負除魔衞道，宣揚佛法的神權重任。」

「商不敗居然有此發心，我兩人實不知情，還望大師原諒，並細說經過。」

「一個人改過遷善，存於一念之間。商不敗數日前三步一跪，九步一拜，以最虔誠的朝山大禮，來至梧岡禪院朝山。經老衲問明詳情後，知道他善心的觸發，係看過了一場蛙蛇搏鬥，蛇死蛙傷後所發念的。此蛙已是千年以上的神蛙，現在飼養於本禪院的一座山洞中。此洞奇寒，任何物件投入，立時冰凍。此蛙進入後，却能生活自如，諒能克服至寒之毒。」

「大師，我們要知道的是商不敗何以改過遷善？」

「現在，我就要說了。當他跪在禪院山門外時，不住連聲要見老衲。守山弟子一再稟報，我只得前去會見。一看他竟是商不敗，我只嚇得怔在當場。因為盡我畢生功力，實在不是他的對手，更不要說制住他了。然而我已退不得了，便只好壯胆問他，意欲何為？

「『弟子商不敗，叩見老法師，務請大發慈悲，收錄我為座前弟子，為我佛護法，拯救蒼生！』

「『施主請起，有話待入院之後再詳談。』

「『老法師未允我要求之前，我是長跪不起的。』商不敗自知滿手血腥，難進佛門一步。不過，我佛慈悲，本是許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對於商不敗自應一般看待。

「『商老施主，請隨老衲入院，朝見我佛，在我佛前我們再作商量如何？你竟發心為善，我佛定能讓你如願的。』

「老實說，商不敗皈依我佛，我雖然高興，但我不敢作主，立即飛鴿傳書天音上院。大約一個時辰左右，上院首座散花常侍妙法師姊，即啣命前來，允其所請，並帶往上院拜見師姊法住。回來時，他已領有天音寺記名弟子准牒，且與我以師兄弟相稱。晚齋過後，他與我詳細商討過傳功熊振乾的計劃，他自認功力不夠，便自後山水洞中請出那隻神蛙，在他遇上熊振乾，告訴他要傳功禦敵的概略時，熊振乾不表贊同。

「於是他們兩在廣興洲上起了爭執。

「『哈哈，不同意是嗎？這可由不得你！』

「『你想如何？縱然非你敵手，也不能束手就縛。』

「『年輕人好志氣，我讓你三招，第四招上我制服你，不僅要傳我功夫，而且還要傳這隻蛤蟆的神功與你。』

「熊振乾搶盡機先，第一招即為船帮的鎭帮殺着『氣蒸雲夢』，只見他雙掌着胸豎立，一股陽剛之氣，立自指間嗤嗤有聲，向商不敗激射而出。這股剛氣碰上了商不敗的前胸、前額，最後是雙眼，都如撞上了銅牆鐵壁，叮噹有聲，但未損及商

不敗半根毫髮。

「『這是第一招，娃兒還有兩招。不過，即使你使上八招、十招，對我這百鍊成鋼的軀體，應該是一無用處。如果你能認清這一點，何妨省點氣力。』

「熊振乾連話也懶得回，縱身一飛，躍退三丈，再一次舉掌當胸，雙掌中指再度嗤嗤有聲，氣波一浪緊似一浪向前推進，陽剛之氣灼灼逼人，十丈週圍的蘆葦都在冒烟了，然而商不敗立身之處，却涼氣習習，所有的熱風到此即如强弩之末，冰消瓦解。

「『好一招波撼岳陽，只可惜遇上了我這個老不死，仍然是傷不了我半根毛髮。我看你還是省省氣力吧！』

「『三招還剩一招，此招再奈何不了你，就殺剮悉聽尊便！士賁有志，切勿相强。』

「『我接下了，娃兒再發招吧！』

「這次的熊振乾一個翻身，倒立地上，運功行氣，頓時霧罩全身，大氣中的逼人炎熱，居然點燃了附近的蘆葦，商不敗面對此一情況，深恐熊振乾功盡身焚，立即一掌冰解天山，撲滅了熊振乾所施展出的勁力，並再五指連揮，封住了乾振所有的穴道，最後用蛤蟆咬住熊振乾的口鼻，連度三口眞氣，使陽剛與陰柔之氣，在熊振乾體內追逐融和，大概要十天才能產生一種剛柔相濟，水火兼容的神功，以備將來克制天山冰洞魔頭。

「前因後果，老衲已概略說明了。」

「多謝大師的詳細說明，商不敗老前輩皈依佛門，的確出於我等意料之外！」

熊德隆向了凡大師致謝之後，又提出了個不算問題的問題。

「起初老衲也是半信半疑，經師姊說明經過後，我始疑慮盡有，深信商不敗的皈依我佛，全是一片眞誠。」

「大師，可否再告訴我一些商不敗前輩放下屠刀的經過？」排帮帮主易念仁好像鑿不住了。

「說自無妨，說了或可增强兩位施主對他的相信程度。」

「大師言重了！大師不說，我們也十分相信！因為我們相信天音寺。」

「那我就把商不敗的向佛經過，長話短說了。」

「商不敗在上次受挫之後，即遠走天山冰窟，再練那他已十分霸道的寒冰掌。大約練了十年，他到天山曖谷試掌，一掌發出，居然冰凍了整個曖谷，這一片天地！本來長年和煦如春的，突然間寒冰皚皚，冷冽的寒氣，到處飄蕩，草木蟲禽，無一倖存。商不敗正慶幸他功力大進時，突然他看見一堆枯草叢中有人蠢動。救活之後，才知他叫呼延海，且經再三懇求，收他為徒，授以寒冰掌武功。誰知呼延海在天山找到了另一處冰洞，萬年寒玉，較之商不敗的冰窟更為奇寒無比，有利寒冰掌的速成！十五年後的一次師徒拆招時，商不敗居然敗在呼延海的北嶺飛花一招上，全身冰凍，動彈不得，呼延海便趁機逼他反過來拜自己為師，聽憑指使，商不敗雖技不如人，只好認了，畢竟心裏不是滋味，在一次由天山北路追趕一羣西藏黃衣喇嘛的途中，他乘機逃出了呼延海的掌握，且在天山南路的另一冰窟中又苦練了五年，始行東下，沿途聽到了呼延海正在嘯聚魔衆，準備東來，爭霸中原武林的計劃，商不敗在日逐長江西行，日月看到了那東流的悠悠江水，大澈大悟了名利的虛幻，發心歸依我佛，並且造就一位武林奇葩，以消滅呼延海，誰知他選中的人，却是船帮少帮主熊振乾，來不及說明原因，就引起了衝突，他强行封穴傳功，應屬迫不得已，兩位施主當能原諒！」

「既是出於善意，且有天音寺掌門在內的一段因緣，有話也不便說了。」

「多謝兩位施主對敝寺的推誠相信，老衲再謝過，並代商不敗謹致歉疚。」

「熊振乾放置胭脂井中十天的守衛，實在是一個麻煩問題，要如何才能確保安全，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了。」

「兩位施主，不必為此煩心，老衲奉敝寺掌門之命來此護法！此間有我和嚴代帮主坐鎭，應是萬無一失，兩位帮主可回山下，料理各自帮中事務要緊。」

「有大師駐於此間，我們兩個自是安心了。」

「那麼，二位施主請便。」

第十天的午時一過，井中突然響起了一聲水聲激盪，一根水柱衝天而起，高達五十餘丈的半空，然後散成一蓬細雨洒落在胭脂井的四週，所有承受了水珠的草木，頓時枯萎，用手觸撫，奇冷無比。

「已有了眉目了，我們過去看看。」了凡法師招呼嚴子賦，「小心戒備，不要讓他在神志尚未清醒的時候，來上一招，不論是誰，都將承受不了！」

「子賦，你就守在這兒，讓老衲一人前去好了！」

了凡以十分戒備的心情，走近胭脂井邊，只見熊振乾翻了一個身，又俯臥水上沉沉入睡了，了凡對於此一情況感到十分滿意，他認為熊振乾再甦醒過來時，神志當已清楚，不致誤傷他人。

「子賦，情況很好，咱們暫時到湘女廟中略坐，等他清醒以後再說。」

再一個時辰之後，熊擄乾躍出胭脂井，他認清了他所站立的地方，但對如今存身此處，却是莫名其妙。

「咦！我不是在廣興洲的嗎？怎麼到了胭脂井呢，而且身浸胭脂井中？這是什麼緣故？」熊振乾面對目前情況不禁傻呼呼的發出了一連串問題。

「了凡大師呢？商不敗與我比鬥時，了凡大師不是藏身在廣與洲上的蘆葦叢中嗎？現在不知在那裏？他或可詳細告訴一切。」

「阿彌陀佛！老衲見過少帮主，恭喜少帮主練就了寒冰掌的內功眞力，足可抗拒即將危害武林的天山冰魔呼延海了！此中詳情，等一會老衲詳細告訴你！」

「晚輩對一切均不明緣故，還望大師教我。」

「那你來亭中坐下，我詳細告訴前因後果。」

熊振乾進入胭脂亭中，遵命坐在了凡大師的對面，同時也叫來了嚴子賦，要他以信鴿傳出，向老帮主告知一切，並囑帶來換洗衣物。了凡一五一十把經過告訴了熊振乾後，他才試探振乾對商不敗所持的

態度。

「少帮主，您浸身井中十日，練就了寒冰掌內功眞力，但是尚有許多招數仍需找一個隱身之處勤練，否則僅有內功眞力，而不懂招數，到時恐怕難以抵抗呼延海那魔頭。」

「要是商老前輩現在此間，一切就能事半功倍了，那天因不知此中曲折，才與商前輩發生誤會，看來也是晚輩的福緣太薄了。」

「少帮主宅心忠厚，只要聽了剛才這幾句話，便知巳是原諒商不敗了，可喜可賀。」

「大師，商不敗前輩對我傳功，誼同師父，我感激他還嫌來不及呢？那敢不原諒他？」

「子賦，你對少帮主的談話，有何感想？」

「人之常情，的應如此，我想如果此時商老前輩突然現身，親自教少帮主練功，豈不是可省却不少麻煩，更可加速少帮主寒冰掌的成就。」

「謝謝兩位年輕人，也謝謝師兄爲劣弟照顧了少帮主十天。」這說話的聲音居然來自胭脂井中，把他們三人都不禁嚇了一跳。

「不敢，你何時藏身井中，還不快出來見過船帮帮主和副帮主。」

「回稟師兄，算來應是十天半了，我比少帮主早半日便潛入水中了，以本身眞力維持胭脂井水的寒冷，不然少帮主不會如此快速練就寒冰功力的。」

「師父請速現身，也好讓弟子大禮參拜。」

「少帮主，我與師弟已有約在先，他可傳你武功，却不可收你爲徒，你們有比一般師徒更眞摯的情感，但不可有師徒的名份，少帮主必先同意，敝師弟方可出井相見，還望少帮主早做決定。」

「看來爭也徒然，晚輩遵命就是。」

這時井中傳出「嘩啦」一聲，商不敗像一隻落湯鷄陡然飛身到了半空，再一翻身慢慢自雲端降下，將及地面兩三丈時，再一個鯉魚打挺又翻成了頭上脚下，直立當塲。

「參見師兄，參見少帮主副帮主！」

熊振乾、嚴子賦雙雙跪下：「大德折殺晚輩了，我聽你的吩咐不行拜師大禮，但我活一日，便要一日以師禮對待大德，萬望成全。」

「嗯！這樣倒無不可，師弟你就答應了吧！」

「劣弟謹遵師兄法諭。」

「謝謝大德成全。」

「振乾，我們再下井中練功去吧！」

商不敗並將胭脂井中的另一片天地。入井下降百丈深處，不僅奇寒勝過天山萬年冰窟，而且有一勝似世間帝王家的宮殿，有亭台樓閣，更有寬廣的練武校塲，只是欠缺了吃的食物，他希望嚴子賦經常送食物入井，免得他們枵腹練功，而事倍功半。

「謹遵老前輩的吩咐，不過，我希望老前輩也讓我入井參觀。」

商不敗未料到嚴子賦有下井參觀的要求，因而未及回答便已携熊振乾躍入了井中。在他深潛井中之際，再浮出水面向嚴子賦有所交待。

「井乃君山神物，任何人自可去的。不過如何才能下得去，等想出了方法之後再告訴您。」說罷，他們兩人雙雙跳入井中，一會兒，井中人杳，代之而起的是陣陣氣泡。

「這個自然。」嚴子賦走近井旁，只見井面僅有少數氣泡，却見不到任何東西了。

他下山返帮，將熊振乾復活再深入井中練功的情形，詳詳細細向老帮主稟報了。同時也請求去掉代帮主的稱呼。熊德隆十分高興，也允其所請，更吩咐將少帮主此番神奇遭遇傳諭全帮，好叫大家安心。

當他們總舵正爲此事忙得不可開交時，天龍堂接獲宜昌、沙市兩處分舵飛鴿傳來的告警消息。大意是說，寒冰洞主呼延海所組成的寒冰派，部分魔頭巳循江而下，在宜昌、沙市兩市連挑了數處堂口，寒冰派的徒衆個個都具上乘武功，帶隊的魔頭且能吐氣成水，甚至可運功使江流封凍，船隻無法行動，商旅大受威脅。沙市分舵虛與委蛇，巳在其威脅之下，指派部分弟子，投效寒冰派，供其驅使，以保江流暢通。

老帮主在接到這些飛鴿傳書之後，悲憤莫明，寢食難安，一時難以想出禦敵的萬全之策。於是他找來了嚴子賦，共商對策。

「等今天送食物給井下兩人時，跟他們商量禦敵的方法，或許能有善策。」

「跟他們談談也好，不能存什麼希望。振乾的功夫到底練到了什麼程度？我們也不知道。」

「我想他們的功夫，應該是大有進展才對。」

「但願如此。該是前去送食物的時候，那你就去吧！」

嚴子賦在送食物的時候，把宜昌、沙市的敵情詳細的告訴了商不敗，問他有何對策？

「再虛與委蛇一兩天，到時你們少帮主的地天泰純眞純陰的神功練成，當可以混元一體的神招十八式，破解呼延海的指地成冰，兼可消滅魔頭，立威武林，造福蒼生。」

「當眞有如此大的功力？」

「我騙你何用？」

「不必多禮，趕快回去告訴老帮主去吧！」

嚴子賦返回總舵，向熊德隆一五一十稟報後，熊德隆半是驚疑半喜歡，恨不得熊振乾巳回到總舵了。但是面對現實，他只得再一次吩咐嚴子賦，火速曉諭內外三堂、各處分舵、堂口，遇敵不必硬拚，虛與委蛇，以保全帮衆和水上安全。

商不敗帶着食物進入泰和殿後，並未立即將呼延海巳向武林進擊的消息告訴熊振乾，只是招呼他進食，並且跟他商討三花聚頂一氣投元這最後一招的訣竅。在進食之後，稍作休息時，突然傳來了一聲蛙鳴，同時看見一隻長約丈餘，寬約三尺，全身長滿了綠色茸毛的奇大蛤蟆，在較技塲中，一躍三丈高，五丈遠，使他覺得這隻蛤蟆較以前所見的那隻還要大一倍有餘

。他也想到這隻蛤蟆的壽命，怕不有三四千年，其功力亦會遠超以前所見的那隻神蛙。商不敗突然想到了泰和經中那句「靈物相助，力就功成」，難道這蛙的出現，是助熊振乾完成最後神功的？這時只聽到神蛙又鳴叫了兩聲，似乎是對他的想法表示贊同，於是他向熊振乾發出了招呼：

「振乾，又來了一隻大神蛙，是助我們練就神功的。」

「現在巳休息了一段時間，那我們就開始練功吧。」

商不敗與熊振乾面對面席地而坐，四掌緊貼，大約一盞茶久，兩人指間首先嗤嗤有聲，冒出了陣陣寒氣，繼之頸項頭頂巳是冷氣蒸騰，正要反寒爲熱的時候，便覺眞氣不繼，又要功敗垂成了。突然這隻神蛙竄前，以一雙前腿壓在他二人的手上，一股至寒之氣，循着牠的蹼膜度入了二人的體力。這時整個泰和殿都充滿了寒氣，他們兩人一物存身何處？也是無法看到。不過又約盞茶功夫，較技塲中的寒氣，突然轉冷爲熱，首先是他們存身之處，有三股五色繽紛的火光，冲開寒氣直上，不多時整個較技塲又爲炎炎的熱氣所充盈，分別上冲的三股火花，這時也漸漸凝聚在一起，這時只聽到泰和殿傳來一聲巨響，五股眞氣勁撞而至，兩人一物頓時昏厥當塲，醒來時只覺五體舒泰，精神百倍，熊振乾振臂伸了一個懶腰，他的身體居然陡地直升十丈有餘。商不敗巳知大功練成，不勝欣喜。再回泰和殿中，只見神龕中的神像，也是清晰可見，當中那位垂拱而坐的神像居然是大舜，而侍立兩傍的女像，却是娥皇女英姊妹。兩人一物行至殿前叩謝，只見香爐前那兩行大字：「汝等神功練就，速行出井降魔。」商不敗、熊振乾交換了一個眼色後，立即雙雙跪倒殿前膜拜謝恩，而那隻神蛙居然也點首爲禮。

「神蛙，我們兩人要出井了，你是否一同出井，如果出井點首示意，不出井就不必有所表示。」

只見那神蛙不僅連連點首，而且大叫了兩聲，兩人一物便各認準井口，提身一縱，即出井外。在返總舵的途中，商不敗便告訴了呼延海危害武林和船帮的一切動態，熊振乾認爲適時練就地天交泰、水火相濟的神功，實乃順天者昌，而呼延海必滅的好說明。

當他們正走往總舵時，只見帮中弟兄紛紛奔竄而出，料知呼延海巳率衆侵入總舵了。兩人一物便立時潛入水中，一縱十丈，向總舵急游而去，當他們在聚義廳前起岸的當兒，只聽到呼延海的叫駡聲陣陣從廳中傳來：「爾等降服於我，仍不失爲洞庭大帮。有什麼條件可先開出來！」

「成者爲王，敗者爲奴。洞庭船帮不敵你寒冰派，殺剮聽便，無條件可開。」

「敗中求敗，忍辱圖存，談不上降與不降。」

「邪是要與我寒冰派永遠爲敵，永遠不降。」

「有頭可斷有血可流，決不投降！」

「那你就看看我的厲害！呼延海呵氣成冰，冰凍三尺，讓他瞧瞧你的厲害！」

只見一個矮冬瓜滾入廳中，剛要運功呵氣時，一隻綠茸茸的蛤蟆，也適時躍入，張嘴欲噴。當呼延海呵出一口眞氣時，蛤蟆也噴出了一口烈火，冷熱激盪，乒乓連聲，震得屋瓦欲裂，寒冰派的弟子多數都無法支持，由蜷成一堆在廳中蠕動，而呼延海膚裂皮開，慘死當塲。呼延海面對此種情況，心胆俱寒，不由得大叫一聲。

「何方高人？敢請現身一見。」

這時商不敗和熊振乾連袂而入。

「孽徒，你欺師滅祖，今日當是你伏首受誅的時候到了，還不快下來領死！」

「原來是你？老魔頭，玩冰的人居然現在又玩火了。你知道引火焚身嗎？」

「孽徒，不必逞口舌之利，引火焚身剛好可用到你的身上！趕快下來受死。」

「老前輩，殺鷄何用牛刀，由晚輩略施小技即可代師清理門戶。」

呼延海這時巳縱身廳中，盤膝而坐，運掌當胸，頓時全身罩在冰霧中，而附近巳一寸一寸冰厚三尺了。

「呼延海！你雖搶盡先機，仍然難敵我地天泰的一擊。」只見他話聲一落，翻身倒立，一股純陽之氣，從各竅勁射而出，立時引發了天地間一股三昧眞火，寒冰立燃，呼延海巳存身火海中，全身顫動不巳，不多時發出一聲强烈的爆炸，呼延海巳不知去向。

聚義廳立時現出喜氣洋洋的景象，與先前的佈滿愁雲慘霧成强烈的對照。

這時廳外傳來了一縷縷梵唱，天音寺掌門一身白衣飄然而入。「我爲商不敗剃度，請做個見證！」天音掌門手起刀落，商不敗的白髮散落一地。

「我賜你法號了孽，隨了凡上梧崗禪院去吧！」（摘自海光週報）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絕師太對老太君的行動有懷疑，又探不出頭緒，便轉向南宮博偵查，說出自己心意，希望他協助，南宮博對此事亦覺得有蹊蹺，覺得自己的武功和老太君有不同，原來老太君在鎖魂牢內存放幾具「女屍」，其中有粉羅刹——獨孤鳳，還有四個少女，由寧王送來福壽膏，配成紅、白藥丸，用碧玉哨子一吹，使這些少女聞哨起來和敵人撲殺，再用白藥丸喂食後，便又躺回棺木裏，在試驗過程中老太君埋怨寧王還沒有送龍涎香來配製這些藥丸，否則效果更好？這些把戲，目的在論劍時使用，絕師太雖然懷疑查不出原因，鍾大先生也覺煞氣重重……

衆英雄論劍　太君設陷阱

鍾大先生目光落在陸丹面上。「武當派人才輩出，天蠶神功更就是一絕，雲飛揚雖則人說機緣巧合，仍然不能夠抹殺個人的努力，而終於揚名天下，你這麼年輕，將來的成就未可限量，這一次論劍，何妨就當作吸取經驗教訓？」

陸丹聽着不由得點頭，鍾大先生一聲歎息，接道：「天下第一劍，人往往就是因爲一個虛名，做出一些平日根本不會做的事情。」

徐廷封笑問：「師父好像沒有多大的信心。」

「這不是信心問題，只是我巳經這麼一把年紀，還爭什麼虛名，這一次論劍應該由你代表崑崙的。」

「師父也無非爲了崑崙……」

「爲崑崙也爲了自己，數十年苦修，想不到還是受不了這種虛名的引誘，這大概也就是所謂心魔了。」鍾大先生苦笑。「連我也尚且拋不開，又何妨年青人？不怕說，我現在甚至尚且有些緊張。」

他隨即笑出來，徐廷封陸丹只有陪着笑。

「小子又跑到那兒去了？」他接問。

陸丹應道：「去看如何找機會接近明玓。」言下之意，顯然極贊成小子這樣做。

「這是一件好事，能夠了解多一些總是好的，反正也不會再有人阻止他們會面。」不知何故，鍾大先生突然又想起了女兒木蘭。

×　　×　　×

鍾木蘭這時候正在南宮世家北面半里的一座山神廟內，捧着三炷香跪倒在山神的塑像下。

這座山神廟是南宮世家建的，每個月的初一十五總會派人來打點一下，今日既不是初一也不是十五，在這個時候當然更不會有人留在廟內，所以鍾木蘭大胆將藏在心裏的話說出來。

「小女子鍾木蘭誠心向菩薩禱告，求菩薩指點迷津。」她拜倒。「我嫁入南宮世家不錯是父命難違，到底巳經是南宮世家的人，本不該再想那些事，只是他對我情深一片，而南宮學與我雖則有夫妻之名，並無夫妻之實——」

她歎息一聲才接下去。「我是否應該答應他，與他高飛遠走？」

然後她一連叩了三個響頭，她當然看出面對禱告的只是一個泥塑的神像，未必有什麼反應，只是這個時候她經巳六神無主，但求將心裏的話說出來，得個舒暢。

到她將頭抬起來，却突然發覺在她的面前巳站立着一個人！

以她的修爲竟然來人到了面前仍然毫無所覺，情緒的混亂固然有影响，朱君照的一身忍術經巳有相當造詣亦不無關係。

「是你——」她像一隻受驚的兔子也似跳開。

「眞是天姿國色。」朱君照盯着她。「也不枉我一番苦心追踪到這裏來。」伸手隨即抱去。

鍾木蘭一閃避開。「你要幹什麼？」

「幹要幹的事。」朱君照露出一面淫邪的笑容。「今夜的月色這麼好，這裏又這麼幽靜，絕不會有人騷擾，亦可謂天賜良緣的了。」

「小王爺最好尊重一些。」

「一次穢兩次也是穢，方才你說什麼我全都聽得清清楚楚，還在我面前裝模作樣做什麼？」

鍾木蘭面色大變，朱君照笑接：「我怎也是一個小王爺，難道還配不上你？」

他伸手又再抱去，鍾木蘭再避開，一避再避，後背巳抵着牆壁。

正當此際，衣袂聲急响，蕭三公子穿門而入，正擋在鍾木蘭面前，探手按住了朱君照的手。

朱君照目光一轉，將蕭三公子的手撥開，沉聲喝問，道：「蕭三，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蕭三公子正要回答，朱君照巳恍然大悟，大笑。「她說的那個人原來是你啊。」

蕭三公子一怔，朱君照已轉向鍾木蘭。「不過是寧王府一個劍師，值得你這樣死心塌地，不顧一切？」

鍾木蘭實在不知道如何是好，蕭三公子只有勉强替她分辯，道：「小王爺，南宮世家的人一向規規矩矩，你說話放乾淨一些。」

「規規矩矩？」朱君照放聲大笑。「你問她方才在這裏說什麼？」

鍾木蘭面色再變，朱君照繼續說下去。「她說你對她情深一片，與南宮學有夫妻之名，無夫妻之實，不知是否應該答應與你遠走高飛，求菩薩指引！」

蕭三公子聽着面上的肌肉一陣顫動，目光轉向鍾木蘭。

鍾木蘭再也忍不住，掩面疾奔了出去，朱君照要追，却被蕭三公子截下。

「滾開——」朱君照一掌拍出。

蕭三公子伸手架開，朱君照立時被震開三步，面色一變，道：「你竟然敢跟我動手？」

蕭三公子緩緩道：「蕭三已經辭去寧王府劍師之職，沒有什麼不敢的了。」

朱君照又是一怔，瞪着蕭三公子。「既然是這樣，以後我知道怎樣做的了。」

蕭三公子淡然一笑。「小王爺不是早已經知道怎樣對付蕭三？」

朱君照面色再變，鐵青，一頓足，轉身往廟外走，這一次蕭三公子沒有再阻止，只是看着他離開。

一會蕭三公子才從山神廟走出來，仰首向天，面上一抹如痴如醉的笑容。

他絕對可以肯定朱君照在方才那種情緒環境下所說的必然是事實，到今夜，鍾木蘭對他是怎樣的一種心情，總算明白的了。

雖然鍾木蘭在求菩薩指引，還未有一個決定，但只要鍾木蘭有這個意思，他便還有希望。

此前他幾乎絕望的了。

× × ×

朱君照並沒有立即回去南宮世家，他走的是另一個方向，走出了一里，才在一株大樹前停下來。

大樹下有一個三尺高的石佛，一看便知道隨意以石塊削刻出來，這種隨意當然不是一般人隨意能夠做得到的。

在一般人的眼中看來這個石佛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可是在高手眼中，最少可以從佛像削刻的痕跡中，看出削刻這個佛像的人必然是一個高手。

朱君照却是先聽到一陣奇怪的鳥叫聲停下來，才留意到這個佛像，憤怒的面上立時露出了喜悅之色。

他雖然知道往這個方向走一定會找到他要找的人，但這麼快便能夠找到，難免有一些喜出望外。

半身一轉，看過後面沒有人追來他才揮動雙手，先往左面拍兩下，再往右面拍兩下，然後當中再拍兩下。

蠟齋也這才從樹上掠下來，他整個身子貼着樹幹，就像與樹幹混爲一體，落到了地上才分開。

他身上仍然是穿着一襲灰白色的僧袍，與那株樹幹一起應該很容易分辨出來，可是在他未落到地上之前，朱君照也竟然是那種感覺，人與樹混成一體。

忍術練到了這個境界，亦可謂登峯造極的了。

落到了地上蠟齋才問：「小王爺這麼急找我有什麼事」

朱君照一會才問：「蕭三怎麼會活着到來南宮世家？」

蠟齋搖頭道：「我們的人以長樂郡主爲追踪目標，長樂郡主突然離開蕭三公子自行上路，難免有失誤。」

朱君照揮手道：「菁照你們不必再理會，蕭三——」

「一定要殺掉？」

「非殺不可！」朱君照咬牙切齒的。「不殺掉這個人，我實在難以嚥得下那口氣。」

「什麼時候下手？」

「當然是越快越好。」朱君照心念一轉。「他到來乃是參加百花洲論劍，必然有一番惡鬥，等到他筋疲力竭才下手，豈不是事半功倍。」

「有這種便宜，和尚當然不會輕輕放過的。」蠟齋打了一個哈哈。「這件事就包和尚身上。」

朱君照點點頭。「你可以走了。」

蠟齋手一揮，一股烟霧在身上散開，迅速將整個身子裹住。

烟霧完全消失的時候，蠟齋經已不知所踪，朱君照也沒有得到烟霧消失，自顧走向南宮世家那邊，一面猙獰的神態，彷彿已看到蕭三公子呻吟慘叫，倒在他的面前。

× × ×

南宮世家今夜表面上是非常平靜，明珠留在房間內，一顆心却動盪不安，她以爲是因爲小子的關係。

之前一有機會小子便溜進來看她，或者在窗外敲響窗戶，約她到外面傾訴心事，今夜到現在，小子仍然未見出現。

也所以窗戶一被敲響她立即整個人跳起來，但推開窗戶一看，站在外面的竟然是南宮博。

「四叔——」明珠怔了一怔。「你怎樣了？」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南宮博一躍而入，將窗戶掩上。

明珠立即道：「一定是很重要的。」

「當然了。」南宮博一笑，是那麼苦澀。「這件事關係你的終生……」

「是小子闖出來的？」明珠急起來。

「不是。」南宮博坐下來，發一聲歎息。

「總不成是我？」

南宮博搖頭，明珠催促道：「四叔，你別再賣關子成不成？」

「你知道小子的師父是那一個殺的？」南宮博考慮了片刻才問出這一句。

「四叔已經查出來了。」明珠顯得很高興。「我這就去告訴小子，他就是因爲師父的死心裏不舒服。」

南宮博揮手止住。「這件事千萬不要讓小子知道。」

「爲什麼？」明珠大惑不解。

南宮博沉吟着沒有立即回答，明珠面上的笑容突然僵住。「難道這件事與我們南宮世家……」

南宮博歎息着垂下頭。「不錯是我們南宮世家的人殺的。」

明珠面色大變。「怎會這樣的？」

「其中也許有些誤會，但不管怎樣，殺他師父的到底是南宮世家的人。」

明珠呆在那裏，南宮博接道：「我不知道老太君怎會答應小子與你的婚事，也許是碍於鍾老前輩與安樂侯爺的面子，而無論如何，這件事我以爲總該跟你說清楚，要是隱瞞着，等到你與他成親之後，讓他查出來，眞的不知道會有什麼後果。」

「怎會這樣的？」明珠不住的搖頭。「小子的師父怎會是我們南宮世家的人殺的？」

「連四叔的話你也不相信？」南宮博不由又歎息一聲。

明珠呆望着南宮博。「四叔，你說我應該怎樣做？」

「你考慮清楚，應該知道怎樣做的。」南宮博站起身走過去推開窗戶，縱身躍出去。

明珠呆望着，等到窗戶掩上，終於忍不住失聲痛哭。

× × ×

百花洲在一個大湖中央，是南宮世家所有，經過多年的修葺點綴，有如世外桃源，據說南宮世家的第一代主人就是在這個小洲上領悟出劍道的眞諦，也所以南宮世家的後代在武功上遇有疑難的時候，都是走到這個小洲上苦思，而每每有奇蹟出現。

選擇這個地方論劍也是南宮世家第一代主人的主意，原來是武林中一大盛事，到今時今日這般冷落，當然沒有人意料得到。

江湖上長久以來難得安寧，武林中終年動盪不休，非獨南宮世家，其他門派亦一代不如一代，尤其是無敵門逍遙谷的崛起，牽連極廣，爭鬥不絕，各大門派無不元氣大傷，有待培養。

論劍大會終於開始，儀式簡單而隆重，由朱君照主持，這一帶到底是寧王勢力範圍，南宮世家也總要給幾分薄面這個小王爺。

朱君照心裏雖然很不舒服。在這種場合亦不得不收拾心情，愼重其事，不敢苟且。

參與這次論劍的高手到底有高手的氣勢。

簽蓋在朱君照面前案上的紅布下，第一陣抽出來的是南宮世家的南宮博對恒山派的絕師太。

這一陣尙未開始大家便已心中有數，以南宮博的劍術造詣又怎會是絕師太的對手？

到絕師太青虹寶劍出鞘，就是南宮博也不由一陣心寒，任何人相信都可以看出那柄劍非同小可。

表面上他仍然若無其事的，右手拔劍出鞘，左手劍指壓在劍脊上，恭恭敬敬的道：「南宮世家南宮博敬領前輩高招。」

絕師太面無表情，把手一招，南宮博也不再客氣，出劍攻擊，絕師太立即還擊，劍勢既狠且辣，一劍緊一劍，排山倒海般湧上。

南宮博碍於絕師太所用的是寶劍，不敢以劍硬碰，這已經打了一個折扣，再加上功力有一段距離，交手十招，便開始被迫得倒退。

徐廷封看在眼內，喃喃道：「南宮博只怕三十招也挨不到。」

鍾大先生旁邊頷首道：「絕師太用的即使不是寶劍，以南宮博的造詣也未必挨得過三十招。」

徐廷封奇怪道：「南宮世家劍術武林中向稱一絕，難道南宮博未盡全力？」

鍾大先生搖頭道：「是他尙未能夠發揮招式的威力。」語聲一頓突然歎一口氣。「不出五招，南宮博必敗！」

果然到再過三招，南宮博已被迫得不得不以劍封架絕師太的寶劍，一擋之下，「嗆」的立時被砍爲兩斷，他不退反進，以斷劍繼續向絕師太進攻。

絕師太冷笑，劍展「丹鳳朝陽」，挑開了南宮博的斷劍，一引一沉，一劍劃在南宮博的右腿上。

雖只是不到半尺，淺淺的一道血口，但到這個地步，勝負已非獨可以分出，而且很清楚的了。

一下鑼聲即時响起來，絕師太應聲收劍，傲然一笑，青虹劍上，一滴血也沒有留存。

梅傲霜謝素秋那邊雙雙搶出，左右扶住了南宮博，朱君照同時宣佈：「第一陣恆山派絕師太勝！」

語聲甫落，小子便嚷出來，道：「不公平——」

「什麼？」朱君照目光一轉，厭惡的盯着小子。

「絕師太用的是削鐵如泥的寶劍，南宮博用的只是一般凡鐵。」

朱君照冷笑。「大會並沒有規定用什麼劍，南宮博也可以用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的。」

小子一愣，又道：「可是大會有言在先，點到即止。」

謝素秋接道：「不錯，師太經已斷劍取勝，又何必再出手傷人？」

朱君照方待分辯，絕師太那邊已然應道：「這要怪便要怪南宮博明知道劍斷必敗還要進攻。」

梅傲霜脫口道：「以師太的身手，難道一定要傷人才能夠化解攻勢？」

絕師太一聲冷笑。「我喜歡怎樣化解便怎樣化解，所謂速戰速決，這個時候那還有興趣玩耍？」

小子搖頭道：「總之是不公平……」

「你若是不服氣，只管出手！」絕師太目光閃電般落在小子的面上。

小子的胸膛反而挺起來，一聲：「好——」便要上前去，老太君却就在這時候龍頭杖一頓。「回去——」

小子轉向老太君：「絕師太——」

「絕師太說的不錯，要怪只怪博兒學藝不精，不知進退！」老太君龍頭杖接指南宮博：「還不退下？」

小子聽着一跺腳轉身便走。

絕師太目光亦轉向老太君，冷笑道：「當年南宮世家以劍術揚名天下，想不到一代不如一代，到這一代竟然連我二十招也接不住。」

南宮世家的人幾乎同時盯着絕師太，

絕師太若無其事，接道：「老太君，你何不親自動手，偏偏叫這些不成氣候的後輩出來獻醜？」

老太君雙眉一揚。「師太，勝負既然已決定，還請暫且退下……」

「這一戰可以不算，老太君親自動手好了，省得別人說我欺負晚輩。」絕師太咄咄迫人。

老太君淡然一笑。「師太要跟我較量可以另擇日子，百花洲論劍，還是依照一向的規矩的好。」

「一言爲定！」絕師太劍入鞘，終於退下。

老太君目光轉向朱君照，一聲：「小王爺請——」

朱君照接高呼：「第二陣武當派陸丹對華山派蕭三！」

×　×　×

蕭三公子的功力絕無疑問在陸丹之上，這一陣照理又是勝負分明，那知道結果却是大出衆人意料之外，蕭三公子與陸丹竟然各以劍同時挑破對方的衣服，打成平手。

誰也看得出蕭三公子有意相讓，但蕭三公子的無意爭奪第一劍名，知道的人却相信不多。

第一天的論劍也就到此爲止，隨即抽取第二天的次序。

第一陣抽到的是鍾大先生與蕭三公子，第二陣則是絕師太與陸丹。

朱君照看在眼內，心中冷笑，他雖然不知道鍾大先生有多少斤兩，却多少可以肯定絕不會比蕭三公子弱，這一戰除非又是蕭三公子陸丹那樣打成平手，否則無論勝負蕭三公子都必然消耗相當的體力，蠍齋只要能夠把握機會，乘虛而入，要殺蕭三公子應該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

蕭三公子與鍾大先生之間却不難看得出並不友善，也所以朱君照很放心。

×　×　×

南宮博傷勢並不重，敷過藥已能夠行動自如，只是三十招不到便陰在絕師太劍下難免有些耿耿於懷。

老太君完全沒有怪責之意，親自替他敷上藥，安慰了幾句，待他睡着了才與各人離開，梅傲霜要留下來，也被她叫了出去。

未到內堂，老太君坐下，沉吟了好一會才道：「今日博兒傷在絕師太劍下的情形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衆人只等她說下去。

「恆山到底是名門大派，絕師太對晚輩却非獨使用削鐵如泥的寶劍，而且出招既狠且辣，完全違反點到即止的原議，大家是否有些奇怪？」老太君一面說一面環顧衆人。

梅傲霜應道：「太君的意思，絕師太是有意取相公性命的了。」

老太君微微頷首。「若非博兒身手敏捷，只怕性命保得住，亦難免斷掉一條右腿。」

「絕師太出手未免太毒辣了。」梅傲霜怒形於色。

「說話尤其是刻薄。」老太君一杖龍頭杖。「若非在論劍……」

明珠截口嚷道：「這個人總要徹底敎訓她一頓，別讓她因此而輕視我們南宮世家。」

老太君笑笑。「她武功高强，青虹寶劍又削鐵如泥，要將她擊倒可不容易。」

明珠接問：「怎麼她這樣針對我們南宮世家？」

「還不是因爲當年慘敗在我劍下？」老太君歎息。「想不到這個人心胸那樣狹窄，到今日仍然在想着如何向我報復。」

謝素秋搖頭插口。「即使這樣，也不該拿南宮世家的後輩來發洩。」

唐月娥接道：「可不是，名門正派印證武功輸了怪自己功力不足便是，怎能夠懷恨在心？」

姜紅杏冷笑。「名門正派其實與邪魔外道有什麼分別？南宮世家的男子不是一個接一個死在名門正派的陰謀陷阱下？」

這番話入耳，除了南宮明珠，全都露出了厭惡之色。

唐月娥是火性子，隨即道：「我們去殺掉那個賊尼姑！」

梅傲霜當然贊成，移步走到唐月娥身旁，老太君目光轉向她們，搖頭。「這件事是絕師太不對，你們這一去却是南宮世家的不對了，小不忍則亂大謀，我只要你們記着所謂名門正派的恆山派絕師太是怎樣蔑視羞辱南宮世家。」

「君子復仇，三年未晚。」老太君再來這兩句，便吩咐各人回去休息，只留下謝素秋姜紅杏。

明珠也想留下來，不知怎的她突然有一種陌生的感覺，南宮世家的大多數人與她之前所見的顯著的不同，她開始相信南宮博的說話。

小子的師父南偷若是眞的死在南宮世家的人的手上，那若是給小子知道會怎樣？她不由又陷入迷惘中，也就在迷惘中離開。

待各人都離開，老太君才問謝素秋姜紅杏：「明天的一戰你們看怎樣？」

謝素秋不假思索道：「以絕師太的行事作風，陸丹只怕亦難免血濺劍下，若是她說話今天那麼刻薄，恆山武當兩派日後相信亦不免勢成水火。」

「有這個絕師太到來，可謂天助南宮世家，只要稍爲挑撥一下，他們便會自傷殘殺，省却許多工夫。」老太君轉問：「鍾大先生蕭三公子方面是否更簡單？」

姜紅杏應道：「還不是爲了鍾大先生將木蘭嫁入南宮世家，以我看，木蘭與蕭三公子藕斷絲連餘情尙未了。」

「很好，明天鍾大先生與蕭三公子若是因此而動了眞火，弄出死傷的局面，崑崙與華山派不難成爲世仇。」

「可以利用一下木蘭。」姜紅杏的壞主意又來了。「只要安排木蘭與蕭三公子會面，給鍾大先生看見，要不動眞火也不成。」

謝素秋有些猶疑，老太君却毫不考慮的完全同意。

姜紅杏立即往找鍾木蘭。

才回到房間，再加上牽掛着明天的一戰，鍾木蘭又怎會這麼快睡着，看見姜紅杏找到來，只以爲老太君有什麼吩咐，那知道姜紅杏劈頭第一句便是問：「牽掛着明天的論劍？」

（未完・卅一）

玫瑰釘

（本文承自第32頁）

「貧嘴，本姑娘是仇人追仇人的那種『追』。」

「不打不相識，不是寃家不聚頭，都一樣。」

「哼，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少胡扯，快說看見他沒有？」

「沒有，不過妳假如眞的喜歡他，我可以安排你們正式見面。」

「你認識他？」

「到現在爲止還不認識。」

「哼哼……我就知道你不配，鬼面俠再醜，再沒有出息，他也不會與小偷做朋友。」

「紅玫瑰，你說話可要客氣點，別傷人。」

「哼！摸人家的口袋，不是偷那算是什麼？」

「嘻嘻，順手牽羊不爲偷，不要白不要。」

「不要臉，偷就是偷，你還是少强辯吧。」

「喂！不要走，妳喜歡醜男人，馬某偏愛漂亮的妞兒，你又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

「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哼！你最好少惹我！」

馬雲飛跳下樹來，攔也攔不住，鐵胆羅刹頭也不回的走了。

鬼面俠在前，紅玫瑰居中，馬雲飛殿後，三個人就在老樹週圍的巷子裏轉圈圈，結果，追來追去誰也沒有追着誰。

眼看天已濛濛亮，馬雲飛掉頭往西施豆腐店的方向走去，陡然，在對街的廊簷下發現一個女人，看那背影像極了鐵胆羅刹。

豆腐大俠墊着脚尖走過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攔腰就抱。

啪！啪！好潑辣的妞兒，嬌軀急轉，劈面就是兩巴掌，馬雲飛躲得快，未被打實，一頂寬邊帽却被打落在地，霹靂嬌娃白梅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罵道：「馬雲飛，你把我當成什麼了，窰姐兒？妓女？還是下三濫？」

馬雲飛自知理虧，拾起帽子，趕快賠不是：「對不起，請恕馬某一時孟浪，我看錯人了。」

「你以爲我是誰？」

「鐵胆羅刹。」

「鬼話，若是紅玫瑰，你此刻已吃了玫瑰釘。」

白梅態度太惡劣，馬雲飛反唇相譏道：「大清早的，不在留春院陪恩客睡覺，妳跑到大街上來幹什麼？」

丫鬟小玉押着一輛馬車駛了過來，霹靂嬌娃白梅冷冰冰的說道：「這你可管不着！」

跳上馬車，車把式皮鞭一揮，立朝西邊放蹄駛去。

馬雲飛自顧自的聳聳肩，笑笑，緊走幾步，溜進張寡婦的豆腐店。

張寡婦的靈柩仍然停在店裏，巧兒剛剛上過早香，見馬雲飛來了，緊皺的雙眉稍稍一展，拉了兩張椅子，二人對面坐下來。

「巧兒，日子定了沒有？」

「我改變主意了，決定將媽的遺體運回故鄉去。」

「千里迢迢的，何不就地安葬？」

「昨夜，媽給我託了一個夢，叫我這樣做。」

「妳相信？」

「當然相信，媽在夢裏清清楚楚的交代了許多事。」

「說出來聽聽。」

「媽叫我最好將杜七叔，潘三伯他們三人的屍體也一塊兒運回去，因爲他們六兄弟都是我爹生前的好朋友。」

「現在不是三個，是六個，如果連神鷹雷洪也算進去，還要再加一個。」

「什麼？他們都死了？」

「自作孽，不可活，齊魯七鷹，一個不剩。」

「是誰這樣狠毒，一下子殺了這麼多人？」

「高峰、侯一刀死於玫瑰釘，胡不歸聽說是被雷洪用棺材蓋打死的。」

「那雷洪自己呢？」

「是死在鬼面俠的『乾坤指』下。」

「糟糕，我盤纏不足，這一來媽的心願恐怕要落空。」

「銀子不是問題，喏！這是兩萬両銀票，足夠用了，拿去。」

「馬大哥，你那來這麼多錢，我不能收，前天夜裏小二哥已經送來不少，這樣我一輩子也還不起。」

「銀子本來就是他們的，妳放心大胆的去用。」將從高峯口袋裏「牽羊」的事告訴她，馬雲飛一反常態，鄭重其事的道：「有多餘的，就留着當嫁粧，找一個好人家嫁了吧。」

馬雲飛純出一片善意，可是，最後那幾句話聽在巧兒耳中，却怪不是味兒，哭喪着臉，說道：「馬大哥，你嫌我醜是不是？」

「沒有，妳是天底下最漂亮最純潔的女孩。」

「那你爲什麼不要我？」

「我吃、喝、嫖、賭無所不爲，太花，配不上妳。」

「你騙人，我知道你是口花心不花，只是逢塲作戲罷了。」

「巧兒，別太天眞，一個浪跡天涯，四處飄泊，隨時可能被人砸成豆腐渣的混混，根本沒有資格成家討老婆。」

「我不信，江湖上傳言你深藏不露，即使鬼面俠也不是你的對手，是一條鐵錚錚的血性漢子。」

「巧兒，別往我臉上貼金，豆腐永遠是豆腐，不可能變成紅燒肉，七里溝已經沒有什麼好混的，是我該離開這裏的時候了。」

站起身來，說了幾句安慰祝福的話，馬雲飛緊緊的握一下巧兒的玉手，轉身離開豆腐店。

「媽！」一陣心酸襲上心頭，巧兒伏在母親的靈前哭起來。

（全文完）

中篇連載故事

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白家三姑娘叫李金貴到玄妙觀打聽道士的行藏，李金貴扮成一個小偷挽了酒、鷄先找小道士疏通，在廚房內當一名雜工，再通過小道士帶入龍門院的練武場，再扮成小道士爲練武的人伺候茶水，却被太白雙仙之一的紅衣姑娘看中，對道院的玄月道長說明帶李金貴回去，李金貴不敢作主，謊說先回去和親朋見見面再回來，急忙回去和三姑娘商量，紅衣姑娘預先將他打了一掌，再用血影潛踪之法躡踪，三姑娘施法將他截住，說明魔長道消，暫時不能保護他，希望一年後再見，二人互訴苦衷，李金貴只好再回道院，在路上暈倒被一叫化子救醒……

天機難洩漏　轉世受折磨

白眉老叟打斷了他的話，道：「道友，你身上還有『離火丹』吧？送給老夫一顆，老夫要救人……」

玄法道人目光落在李金貴身上，道：「朱兄，你說的就是這個後生？怎麼貧道在觀裏沒有過他？」

白眉老叟冷笑道：「你一個月難得到玄妙觀去一趟，又怎會認得這個倒茶的小廝？」話聲一頓，道：「牛鼻子，你的離火丹到底給不給嘛？」

玄法道人笑道：「給，當然給，朱兄要，還有什麼話說？」

說着，他伸手入懷，取出一個玉盒，自裏面拿起一顆銀色的藥丸，交給白眉老叟。

那白眉老叟恨恨道：「劉翠娥那個丫頭太可惡了，明知老夫看上了這小子，却爲了一逞私慾，更糟塌這個奇材，還當着老夫的面，用冷煞手施以暗算。」

他一面說話，一面抱起李金貴，將手裏的離火丹放進李金貴的嘴裏。

玄道人蹲了下來，仔細地端詳了李金貴一下，道：「朱兄的眼光果然不差，這小子根骨極佳，稟賦深厚，非常人所及，否則以他一個普通人，中了冷煞手，這一會兒，早就凍成雪人了……」

白眉老叟眼睛一翻，道：「牛鼻子，咱們話可是說在前面，這個娃兒老夫巳看上了，要收爲弟子，你可別在打主意。」

玄法道人嘿嘿笑道：「怎麼會呢？這小子雖然是玄妙觀的人，但是玄月師弟有眼無珠，沒有將他收爲本觀弟子，却一直在觀裏打雜，若不是朱兄發現，他還不是被糟塌了，所以你儘可放心帶走……」

白眉老叟道：「有你這句話，老夫就放心了，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這娃兒在你們觀裏二個多月，却一直呆在廚房裏做些粗事，你們誰都沒發現他的根骨稟賦，都是上乘，喏，尤其他腦後這塊骨頭，乃是仙骨……」

玄法道人的臉色漸漸沉肅起來，白眉老叟渾然未覺，繼續道：「老夫將他帶回北崆峒傳以絕藝，不出十年，便會成爲本門的一朶奇葩，看來今後光大崆峒是非他莫屬了……」

玄法道人眼中閃出一陣奇光，面上滿是悔恨之色，暗忖道：「玄月這個蠢材，放着這麼的奇材，竟然讓他呆在廚房裏打雜，却把好好的一顆明珠，白白的給了朱老怪……」

他的臉肉抽搐一下，伸出雙指，暗道：「我若是用『玄天指』給朱老怪一下子，不知道他能不能禁受得起？或者施出五鬼大法，能够奏效……」

就在他意念未定，還沒準備出手與否，突然見到李金貴霍地坐了起來。

李金貴一醒來，他立即呼喚道：「玉鳳……」

話一出口，他立刻便看到了身傍的白眉老叟和玄法道人，猝然之間，臉色一變，站了起來，連退數步，道：「你們……你們……」

白眉老叟緩緩立起，道：「孩子，別怕！老夫是來救你的。」

李金貴詫異地道：「救我，我……」

白眉老叟道：「孩子，你還記得離開玄妙觀的時候，那個妖女在你肩上拍了一下嗎？」

李金貴點了點頭。

白眉老叟道：「你那時候，便巳中了太白雙妖的冷煞手了，若不是老夫趕來救你，你此刻恐怕會凍成個雪人了！」

李金貴啊了一聲，想起不久前全身寒冷，有如無數冰箭刺體而入的情景，不禁面色大變。

白眉老叟微笑道：「你不用害怕，老夫既然伸手，便不會讓你再受到那個妖女的毒手了……」

李金貴抱拳一揖道：「多謝老丈救命之恩，小的不知該如何報答才好……」

白眉老叟笑道：「老夫朱雲，一向在北崆峒修眞，江湖人稱白眉仙翁，這位是玄法道長，乃是玄妙觀主的師兄，方才若非是他的秘傳離火丹，恐怕老夫要救你，還得多費一番功夫……」

玄法長得仙風道骨，李金貴本來對他還有一份崇高的敬意，一聽朱雲介紹，竟是跟玄妙觀主一丘之貉，不由減去幾分敬意。

但是無論如何，玄法道人是用「離火丹」將自己救活的人，他總不能不向人家道謝，否則，他這些年讀的書，豈不是白讀了。

李金貴躬身一揖道：「多謝道長施以援手，救了小的一命……」

玄法道人撚鬚一笑道：「孩子，你不必多禮了。」

他的拂塵微微一拂，李金貴只覺有一股無形的氣勁，把自己躬下的身軀拉了起來，硬是不能彎下腰去。

李金貴訝道：「道長，你有仙法啊？小的怎麼……」

玄法道人呵呵一笑道：「孩子，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家裏還有什麼人？」

李金貴在混進玄妙觀的時候，便早巳編好了一套身世，以前玄月道人也問過他，沒發現什麼破綻，這時他仍舊照方抓藥，面色一凝，道：「小的叫李阿貴，自幼父母雙亡，全靠老奶奶做針綫養活，後來她老人家眼睛不太好，所以小的便到玄妙觀裏的廚房幹活……」

玄法道人見他說來似有無限悽楚，輕嘆一聲道：「阿貴，你幼年命運不好，也不用難過，依貧道看來，你的後福無窮，將來成就不可限量，你要好自爲之，奮發向上……」

李金貴道：「多謝仙長勉勵，小的當會永遠記得仙長的話……」

玄法道人惋惜地道：「唉，可惜貧道未能早日發現你這塊美玉，以致……」

白眉仙翁朱雲打斷他的話，道：「喂，牛鼻子，咱們巳經把話說明白了，你可別反悔，讓老夫……」

玄法道人一笑道：「朱兄，貧道一言九鼎，說出的話，從不後悔，你儘可以放心……」

話聲一頓，望向李金貴道：「阿貴，這位朱老仙翁看上了你，準備收你爲徒，帶你到北崆峒去，你可願意？」

李金貴沒想到那白眉老叟又看上了自己，要收自己爲徒弟，不禁一楞，道：「小的……」

玄法道人說道：「阿貴，莫非你不願意嗎？」

李金貴說道：「小的實有……難言之隱……」

朱雲道：「阿貴，你有什麼困難，告訴老夫，老夫一定會替你解決……」頓了下，恍然道：「哦！莫非你記掛着你的奶奶？沒關係，老夫跟你一起去見她，給她一大筆銀子，替她安排好今後的生活，决不會讓她一個人沒有依靠……」

李金貴的奶奶早就在他三歲的時候便巳逝世了，他之所以扯出老奶奶來，完全是因爲在玄妙觀裏時，太白雙仙中的二姑娘要帶他走，而他不知該如何應付，臨時拉出來作爲擋箭牌的。

當時，他的目的是要到白家大院去找白玉鳳商量應付之策。如今，白眉老叟朱雲竟要跟他去見老奶奶，叫他如何能找個老奶奶讓朱雲去見？

他皺了下眉，道：「禀告老丈，小的不是爲老奶奶担心，剛才小的把她老人家托付給隔壁劉家大嬸……」

朱雲道：「這不就結了嗎？你還有什麼爲難之處？」

李金貴道：「小的在玄妙觀裏聽到二師父說，那位二姑娘……」

朱雲怒道：「好小子，原來你到現在還不死心，想要跟那小妖女去？難道你忘了她用冷煞手暗算你的事嗎？」

李金貴正要說話，倏然見到一點青綠色的螢光飛射而來。

這時正是月初，天上一彎鈎月，洒下淡淡的光輝，數丈之內，依稀可辨面目。李金貴一見到那點螢光，還在十餘丈外，僅是眨眼的工夫，便巳到了數丈之內，而且光影也變大了，就像一面青銅鏡樣。

朱雲急怒地繼續說道：「那個妖女是要用你作鼎爐，你當她還有什麼好意不成？小子，只要你跟了她去，恐怕不用三個月，便會變成一堆白骨……」

他說到這裏，倏然發現李金貴神色有異，回身望去，頓時便見那團銅鏡樣大的

螢光。

李金貴陡然聽到一縷嬌柔的聲音從那團青螢的光圈中傳出道：「朱老怪，你在背後破壞姑娘的名譽，未免太卑鄙無恥了吧！」

朱雲勃然大怒道：「賤婢，胆敢在老夫面前裝神弄鬼……」

李金貴只見那圈螢光一閃，炸了開來，光影滅處，現出一個紅衣少女，不是那個二姑娘是誰？

這等神奇的事，出現在李金貴的面前，不禁使得他爲之目瞪口呆。

紅衣少女本來一臉嗔怒之色，但在見到李金貴痴呆的模樣，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水汪汪的眼睛盯在李金貴面上，嬌聲道：「小兄弟，你別怕，姐姐既然來了，誰也帶不走你。」

朱雲冷哼一聲，右手一揮，擲出五面小旗，插在李金貴身外數尺，成圓形將他圈在裏面。

李金貴一怔，不知道朱雲這樣做是爲什麼，只聽得他沉聲道：「阿貴，你站在旗陣裏別動，老夫看這妖女有什麼法子帶走你！」

紅衣少女杏眼一瞪道：「朱老怪，你眞的存心要跟姑娘我作對，是不是？」

朱雲冷笑道：「老夫這個徒兒收定了，劉翠娥，妳若是不識好歹，儘管出手便是，老夫若在乎妳們太白雙妖，也算不得是崆峒白眉仙翁。」

玄法道人道：「唉，朱兄，大家都是自己人，又何必……」

劉翠娥道：「玄法道長，你可以評評理，這位小兄弟本來是觀裏倒茶打雜的小厮，我想帶他到太白山長春谷去，還問過了玄月道長，經過他的同意，誰知朱老怪卻來跟我搶人……」

玄法道人道：「二姑娘，這……」

朱雲打斷了他的話，道：「玄法道友，你是知道的，太白雙妖到處擄掠年青男子做她們採陽補陰的鼎爐，老夫怎能將阿貴交給她去糟塌？何況……」

「放屁！」劉翠娥怒叱道：「朱老怪，你不要血口噴人，姑娘我要帶他走，是準備跟他合藉雙修……」

朱雲冷笑道：「妖女，妳目無尊長，一再辱及老夫，看來老夫不出手教訓你一頓，今後再也沒臉見同道了！」

玄法道人連忙加以攔阻，道：「朱兄，二姑娘，兩位尙請息怒，兩位這次都是應家師所邀，會商大計，如何能夠……」

劉翠娥道：「玄法道長，你別管這檔子事，朱老怪仗着幾手劍法，便把我們太白一派看扁了，姑娘我今天倒要試試他憑什麼倚老賣老？」

說着右手一揮，一蓬白濛濛的氣柱疾湧而出，朝朱雲射去。

刹那之間，四周的溫度，陡然急驟下降，那股氣柱竟然比寒冰還冷，乍一出現，便將朱雲全身罩住。

玄法道人見到劉翠娥動起手來，猛一跺脚，閃身數丈之外，不敢插手雙方的爭鬥。

朱雲哈哈大笑一聲，說道：「劉翠娥，妳這區區的『寒冰炁』便能難得了老夫麼？」

笑聲未落，但見那濡濡的白色氣柱中，閃起一點金芒，迅捷擴散，儘是刹那的光景，那蓬繞在朱雲身外的氣柱，翻騰滾動，如同沸湯繞雪一般愈來愈薄，終至消失……

李金貴站在旗陣當中，眼見兩人動手的情景，眞是嘆爲觀止，直把他看得目瞪口呆。

就在那點金芒暴漲，白色氣柱散去之時，他突然見到一個綠衫少女閃現眼前。

那個綠衫少女不知從何而來，就像突然間從地底下鑽出來的一樣，倒讓李金貴嚇了一跳。

他略一定神，只見這綠衫少女年約二十一、二歲，杏臉桃腮，右頰還有一個淺淺的酒渦，正是他在玄妙觀裏倒茶時見過的四個少女之一，看來她跟劉翠娥是一伙的。

那綠衣少女朝李金貴嫵媚地一笑，伸手招了招，嘴唇闔一下，似是跟他說話，可是李金貴却一句也沒聽見。

他向前踏了一步，倏然想起劉翠娥毒辣的手段，不由身形一頓，又停了下來。

那綠衣少女見到李金貴沒有聽自己的招呼，走出朱雲所佈的旗陣，跺了下脚，嘴裏唸唸有詞，雙手掐了個手訣，踏入旗門。

李金貴看得明白，就在那綠衣少女踏進旗門的一刹，眼前一花，萬木森森，自己彷彿到了一處密林之中，放眼四周，都是參天的巨木，禁不住嚇了一跳。

可是那個綠衣少女的處境却更加難受，他一進入旗門，便發現無數巨木疾湧而至，一道又一道似乎重逾萬鈞的力道撞擊而至，逼得她無法再進一步。

她的臉色一變，自囊中取出一隻梭形玉器，雙手高擧，闔上雙目，盤膝坐下。

那枚玉梭似乎湧現一道淡白的光幢，將她整個身子罩住，將那一重重的巨木拒於光幢之外。

就在這時，白眉老叟朱雲施出劍罡，破去了劉翠娥的「寒冰炁」，金芒一斂，他已收劍還鞘。

劉翠娥面色青白，彷彿這一會兒，老了十年似的，連嘴唇都有些發烏，顯然這頭一回合的交手是吃了虧。

朱雲瘦削的臉上泛起一絲陰冷的微笑，目光一閃，向旗陣望了一眼，道：「劉翠娥，妳跟鄭霞串通好，一個纏着我，另一個去擒那孩子，如今她已陷入老夫的五行旗陣中，妳的寒冰炁也被老夫所破，最少也得費一個月的功夫才能練得回，總該死心了吧？」

劉翠娥狠狠的盯着朱雲瞪了一眼，道：「朱老怪，鄭師姊是我師娘最寵愛的弟子，你敢對她怎麼樣？」

朱雲冷笑道：「長春宮主道法高妙，老夫自認不是敵手，但是她的弟子侵犯老夫，老夫若不施以薄懲，豈不讓人笑話了麼？」

劉翠娥叱道：「朱老怪，你眞要一意孤行，與本派作對？」

朱雲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妳們既然侵犯到我身上，我便不會輕易放過的……」

玄法道人見到雙方勝負巳分，連忙過

來道：「朱兄，你既巳佔了上風，何不見好便收，免得以後惹出無極老魔和長春宮主……」

朱雲仰天長笑道：「就算無極老魔和長春宮主在此，老夫也要讓這兩個妖女受點罪，看她們能對老夫怎樣？」

李金貴見到那綠衣少女手持玉梭，盤坐在旗陣之前，方才所看到的那片巨木森森的景象便頓時消失，心中雖不明白其中奧秘，却也曉得朱雲所佈下的這個旗陣是很厲害的一種法術。

由此可見朱雲的法力要比太白雙仙高出許多。

李金貴暗忖道：「不知道鳳妹修煉的什麼『煉心大法』，會不會比這朱老怪厲害？」

當他聽到朱雲親口承認長春宮主的法術還要厲害，不禁更加吃驚，心想：「那什麼無極老魔和長春宮主顯然是太白雙仙的師父，可見法術高深，連朱老怪還要忌憚三分，比起玄妙觀裏的那些道士，不知要厲害多少倍……」

就在他胡思亂想之際，他的耳邊突然響起了怪氣的聲音：「朱老怪在吹大氣，若是那老魔頭來了，他不嚇得屁滾尿流才怪。」

李金貴駭然四顧，除了現處原有的那些人之外，却沒發現還有什麼人，不由驚問道：「誰？是誰？」

「是我！」

「你是誰？你在那裏？」

「我是凌三，我就在你身邊。」

李金貴聽得聲音是從自己身後發出的，猛一轉身，只見面前站着一個身穿花綠破布補綴成的衣裳，手持黃色竹杖的叫化子。

那叫化子倏然出現，雖然一張長長的馬臉上，浮現起可親的笑容，李金貴依然嚇得退了二步，顫聲道：「你……」

凌三道：「小兄弟，不要害怕。」

李金貴陡然想起自己處身在朱雲的五行旗陣中，訝聲道：「你怎麼進來的？」

凌三笑道：「你別聽朱老怪把這五行旗陣說得神乎其神，我凌老三還沒在眼裏，來！」

他伸出手，抓住了李金貴的手，道：「小兄弟，我帶你到那邊去，看這些妖人狗咬狗一嘴毛去。」

李金貴畏懼地道：「你要帶我到那裏去？」

凌三輕嘆口氣，道：「唉！一世之隔，便昧却前生，小兄弟，你前世胆大包天，唯恐闖的禍不夠大，連北海魔尊你都敢惹，如今怎麼變成這樣胆小？」

李金貴完全不明白他在說什麼，楞楞地望着凌三，只覺在印象中，以前的確見過這個叫化子，並且雙方還頗知交，可是，事實上，他在今天之前，根本沒有看過這麼個怪人。

這可眞透着稀奇了，李金貴覺得今晚發生的事，完全超越他能理解的範圍之外，以往所讀的那些書，此刻，對他是一點帮助都沒有。

凌三見到李金貴傻傻的望着自己，微笑道：「來，我帶你去那邊坐着，慢慢的再說給你聽。」

李金貴點了點頭，伸出手去，握住凌三的手，刹時，他的眼前一花，只覺整個身軀飄浮了起來，似乎變成一片羽毛，隨風而去……

等到他身形一定，他才發覺自己不知如何，坐在高達數丈的一叢樹帽之上。

俯首望下去，十丈開外，玄法道人仍在勸架，而那五面小旗依然插在地上，旗門內盤坐着那綠衣少女，最奇怪的是旗門裏分明站着一個李金貴。

李金貴乍地目睹另有一個李金貴，耳門一震，駭得魂飛天外，還以爲自己巳經死了。

凌三在李金貴的背心輕拍一下，道：「小兄弟，別害怕，你所看到的另一個李金貴，只是你的幻覺而巳。」

李金貴覺得一股暖流自背心湧入，神智爲之一清，心神稍定。

不過他依然不明白凌三所說的話，詫異問道：「幻覺？」

凌三頷首道：「不錯，這只是一種障眼法，旗內裏的李金貴，只是我那根竹杖而巳。」

李金貴側目望去，果然沒有看到凌三手中所持的那根黃竹杖。

他眨了一下眼，凝目望去，只見那站立在旗門裏的，分明是又一個「李金貴」，怎會是黃竹杖？

凌三見到李金貴左望望，右瞧瞧，滿臉納罕之色，輕嘆口氣，道：「唉，看你這個傻樣子，眞恨得給你一巴掌！」

李金貴明白這種事太奇奧了，自己就算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其中的奧秘所在，聽到了凌三的話，不禁尷尬的一笑，道：「在下實在太愚笨……」

凌三怪笑道：「嘿！愚笨？愚笨的人會憑着一首詞，把小鳳兒迷得暈頭轉相，差點便毀了道基？」

李金貴臉孔漲得通紅，不知該說什麼才好。

他曉得像凌三這種異人，神出鬼沒，一定早在自己與白玉鳳相見之時，便巳隱身在旁，否則不會對當時的情景，如此地清楚。

凌三既然這麼說，李金貴除了感到難堪之外，還能辯駁什麼？

凌三冷笑道：「看到你這沒出息的樣子，眞恨不得狠狠的打你一頓，打掉你幾分呆氣。」

他取下葫蘆，仰首灌了幾口酒，這才面色稍緩，繼續道：「其實這也難怪，你跟小鳳兒是兩世情孽，當年便是爲了她遭到兵解，如今隔世相逢，自然是有如磁石吸鐵一般，不過，你的定力也實在太差了，怎會……」

「猴崽子，你少教訓人了，想當年你自己比他還不如，差點便淪落至形神俱滅的地步，難道你忘了？」

隨着這話聲響起，凌三霍地跳了起來，道：「葛師叔，你來了？」

李金貴正似懂非懂的在聽凌三的「教訓」，突然又發現有人出言教訓凌三，也不禁嚇了一跳。

緊隨着那清脆的話聲落處，李金貴眼前一花，出現一個白衣童子。

那白衣童子長得有如玉琢冰雕，紮着

兩根沖天辮子，雙臂套着兩個金環，足登多耳蔴鞋，非常可愛。

李金貴見這白衣童子頂多只有十一二歲，而凌三却稱之爲師叔，不由暗自詫異，可是立即發現出這個白衣童子的神奇之處來了。

敢情他們此刻處身樹梢，那白衣童子悄然而至，雙足似是蹈空躡虛，御風而行，全身雪白的衣裳，不知是什麼料子做的，不染一絲塵埃。

最令人注意的是他那烏黑的眸子，黑白分別，烱烱有神，在這黑夜裏看去，似是兩顆寶石，燦人眼目。

凌三自從出現在李金貴的身旁後，李金貴便從未見到他有過凝肅的神色，一直在冷嘲熱諷，嬉笑怒罵。但在那白衣童子現身後，凌三的神態便整個改變了。

那白衣童子跟李金貴微一頷首，對凌三道：「我托你照顧金貴，你却伕着是師兄，教訓人家，訓得他糊裏糊塗，我若不趕來，等一會只怕整個事情都會壞在你的手裏。」

凌三訝道：「葛師叔，還有什麼大事會發生，竟然要勞動你老人家趕來？」

白衣童子哼了一聲，道：「你不看看下面的場面？」

凌三側目望去，只見就這一會光景，那劉翠娥已取出一枝金鉤，發出一幢金色的光芒，向朱雲攻去。

而原先陷身在五行旗門中的鄭霞，不知怎的已經出了旗門，正手持一枝銀鉤，配合着劉翠娥，將朱雲圍在雙鉤之內。

凌三撇下了嘴，道：「太白雙鉤齊出，又算得了什麼？朱老怪五十年的修爲，還會奈何不了她們？」

李金貴凌空望將下去，見到三道不同的光芒如同靈蛇亂舞，略一觸及，便綻發出燦爛的光華，就像正月裏放的烟火一樣，煞是好看。

這等奇觀，是他有生以來，從未見到的，可把他看得目瞪口呆。

白衣童子說道：「朱雲自從得到青溟寶劍之後，劍術大進，太白雙鉤雖非凡鐵，也不是朱雲的敵手，可是你沒有想一想，她們敗了之後，會不會情急施出天魔舞來？」

凌三一懍，道：「師叔說的不錯，果然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白衣童子冷哼了一聲，道：「這都怪你要顯本事，破了五行旗門，以致那姓鄭的丫頭趁機出圍……」話聲略頓，望了李金貴一眼，道：「那姹女天魔舞也許無法迷住你，可是金貴一點功夫都沒有，你自信有法力能保護他嗎？若是不能，後果如何？」

凌三躬身道：「多謝師叔趕來，不然凌三可要鑄成大錯了。」

白衣童子道：「你知道錯就行了，還不把金貴叫醒？」

凌三應了一聲，只見李金貴凝目注視着朱雲和太白雙妖鬥法，滿臉都是驚羨之色，連忙一把將李金貴拉過來，道：「小子，別看迷了，還不快來見過葛師叔？」

李金貴哦了一聲，躬身一揖，道：「在下李金貴，見過……葛師叔。」

他一直稱凌三爲前輩，而這白衣童子既是凌三的師叔，他該稱之爲老前輩才對，事實上，他看到這白衣童子只有十一二歲大，比自己還要小個五六歲，這「老前輩」三個字，實在難以說出口，所以也跟着凌三叫葛師叔。

凌三笑道：「好小子，你是看到葛師叔長相太年輕，覺得稱一聲師叔有些划不來，是不是？」

李金貴尷尬地道：「這個……」

凌三道：「葛師叔得道已有七十年，修練成青春常駐，永遠都是這般模樣，江湖上都稱之爲葛仙童，你還以爲他眞是個小孩子？」

白衣童子微微一笑，道：「好了，凌三，你別老是擺出老大哥的姿態，教訓金貴了，他既經轉世，前世靈智已泯，如何能記得起這些？」

李金貴這已是第二次聽到人提起自己轉世的事，從凌三和葛仙童兩人嘴裏先後所說的話中，他明白了幾點：

第一，李金貴前世與凌三乃是同門師兄弟。

第二，前世的李金貴因與白玉鳳情孽相纏，終至兵解而死，至於什麼叫做兵解，李金貴仍然不清楚。

第三，葛仙童已修成仙術，青春永駐，此來是爲了衞護李金貴，使他不致受到太白雙妖之害。

李金貴從這已知的幾點，推想出許多的事，他想到了白家大院裏的神秘，白玉鳳的可愛，玄妙觀中的聚會，太白雙妖與朱雲的鬥法結果……

一剎之間，他萬念紛沓，此起彼落，一會兒想到前世，一會兒想到未來，彷彿眼前出現一個英風凜凜，道法高强的李金貴，偕同美麗動人的白玉鳳行道江湖，名震天下……

他的思緒紊亂至極，直至頂門一震，捱了凌三一掌，才使他回過神來。

凌三道：「小子，你在胡思亂想些什麼？師叔有話要跟你說，你聽到沒有？」

李金貴哦了一聲，定過神來，道：「師叔有什麼話要吩咐？」

葛仙童道：「你現在也許清楚我和凌三跟你的關係，在前世是極爲密切的，或者你反而更加迷惑，這些都無關重要，只要時機到了，我啓開你被封的靈智，你便一切都明白了……」

李金貴道：「師叔，弟子實在太過愚昧，還請老人家能啓開弟子的靈智，讓我能明白一切的前因後果！」

葛仙童搖頭道：「現在時機未到，我不能夠……」

經過這一連串的事情之後，李金貴對於葛仙童和凌三所說的話已經深信無疑。

他眼見葛仙童拒絕施法讓自己明白前世的事，急忙上前一步，跪下道：「葛師叔……」

他處身所在乃是一片樹帽頂端，原先立足時一直都有如實地，這上前一步，却倏地一足踏空，幾乎跌落下去。

凌三眼明手快，一把將他拉住，李金貴才發現自己原來站立的樹梢下鋪着一塊木板，所以才能安穩的置身於上，此刻身形移開，沒有了憑藉，自然便踏了個空。

凌三將李金貴放回木板之上，道：「小子，你一點功夫都沒有，在這樹頂之上別亂動，小心跌破腦袋。」

李金貴嚇得臉色發青，忙不迭地點頭，對於凌三和葛仙童的神功奇技更加欣羨，也愈加堅定他的向道之心。

他跪了下去，哀求道：「師叔，弟子實在可憐，自幼生長於農舍，不明己身之由來，以致……」

葛仙童伸手制止他繼續說下去，道：「金貴，並非我這個師叔不願使你靈智恢復，事實上你此生坎坷，尚有許多刦難要渡過，我不能逆天行事，否則對你我都不利，你明白嗎？」

李金貴聽他這麼說，想到自己今後，尚要經歷如許多的「刦難」，不由心中更加惶恐，焦急，便說道：「弟子明白，可是……」

凌三道：「小子，別可是了，師叔的話沒錯，我們絕不能洩露天機，更不可以逆天行事，你聽命行事，葛師叔和我自會助你躲過刦難。」

李金貴說道：「多謝師叔和師兄的成全……」

葛仙童道：「金貴，你起來吧！」

他伸手虛虛一托，李金貴只覺一股强大而又柔和的氣勁將自己托了起來，竟然不容自己有絲毫掙扎的力道，不禁心中對葛仙童的神通更加佩服得五體投地。

李金貴正要說話，陡地聽得凌三道：「不好了，師叔，果然太白雙妖使出姹女天魔舞來了。」

葛仙童目光一閃，道：「金貴此刻毫無修爲，恐怕禁受不了，我們還是將他帶離此地的好……」

李金貴懸空望去，只見就在這說話的一刻工夫，朱雲和太白雙妖已經罷手，場中不知何時又來了二個女子。

那兩個年輕女子正是李金貴在玄妙觀裏看見過的，她們手裏不知捧着什麼，遠遠望去也看不清楚。

太白雙妖已經收起了雙鉤，披散着頭髮，也不知道她們跟朱雲交手的結果是誰勝誰負。

那兩個女子舉起手中的物事，湊在嘴邊，但聽一縷嬝嬝的樂音響起，緊接着太白雙妖手舞足蹈，扭動身軀，緩緩地和着絲竹聲音，唱了起來。

她們的歌聲是如此美妙，李金貴凝神之際，又見到他們手舞足蹈之際，似是在解脫衣裳。

李金貴出身農家，何曾見過這等陣仗？直把他看得目瞪口呆，傻傻地望着劉翠娥和鄭霞脫去外衫，露出裏面的肚兜，那潔白的肩膀，做露在肚兜外的肌膚，在淡淡的月華下，顯得更加瑩白……

隨着凄迷幽清，柔細如絲的樂聲飛散在空際，李金貴只覺心旌搖動，從丹田內昇起一股熱氣，迅速佈滿全身，恨不得立刻抱住那盤旋飛舞，翩若驚鴻，美妙婀娜的太白雙妖。

他張開雙臂，跳了下去，渾然不覺自己處身所在。

就在他身軀凌空的一刻，凌三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把他拉了回來。

李金貴手臂一痛，暫時清醒過來，他愕然回首望去，只見葛仙童雙眉一皺，伸指一彈，一縷急勁的指風射出，李金貴便覺眼前一黑，就此昏了過去。

也不知道過去多久，當李金貴醒過來的時候，他發現自己是置身在一個廟裏。

因爲他一張開眼睛，首先映入眼中的便是一座垂眉趺坐的佛像。

這座廟顯然荒廢許多年了，連一絲香火都沒有，那座金身佛像，此時全身斑駁，灰塵滿佈，給人一種頹敗的感覺。

李金貴的目光自佛像挪開，移向那蛛絲垂掛的殿頂，竟然發覺有好幾處破洞，仰望上去，可看到穹蒼的幾點星星。

那明亮的星星，閃爍着光芒，似是在跟他眨眼。李金貴摸了下腦袋，暗忖道：「我這是到了那裏？」

眼前一黯，一個蓬頭散髮的腦袋，將他的視綫遮住，李金貴嚇了一跳，只聽那人道：「小子，你醒過來了？」

李金貴定了定神，才認清那人是凌三，他一手撐地，坐了起來，問道：「凌師兄，這是什麼地方？」

「凌三道：「圓覺寺。」

李金貴哦了聲，道：「原來是圓覺寺，那麼離我家很近了。」

敢情這圓覺寺離白家大院不足十里路，原先是香火很是鼎盛，後來却漸漸頹敗下去，連換了三位主持，都是不知爲何死在禪房。

由於廟裏經常在夜深人寂時，有各種異像發生，並且好幾次，打掃大殿的小沙彌看到已死的方丈出現，所以把廟裏的和尚都嚇跑了。

和尚既然棄廟而去，自然香客不會上門了，再加上鄉人傳說廟裏鬧鬼，更沒有人敢踏進廟裏一步，時日一久，這座圓覺寺就因此頹壞荒蕪，任由野草叢生，狐鼠盤踞……

李金貴一聽到圓覺寺之名，頓時想起故老傳說之事，心中有些凜慄，脫口道：「這兒是鬧鬼……」

「哈哈哈，有老夫在此，什麼鬼敢出現？」

李金貴望將過去，只見殿中已昇了一堆火，葛仙童就盤膝在火堆之旁，火上有鐵叉架着一隻剝去皮的兔子在烤着，油脂不時滴落火裏，發出「吱吱」的聲音。

葛仙童笑着繼續道：「金貴，你不用害怕，凌三捉鬼的本事天下第一，什麼鬼見到他都避之唯恐不及……」

凌三哈哈一笑道：「誰叫我跟鬼王鍾馗是結拜兄弟呢？」

李金貴半信半疑地說道：「凌師兄，是眞的啊？想那鍾馗是唐朝的進士，又怎會……」

葛仙童道：「傻孩子，他是逗着你玩的。來！這隻兔子已烤了好半天，用來下酒是再好不過了，我們邊吃邊談……」

凌三乾咳一聲，打斷了葛仙童的話，道：「當然，師叔道法高深，早已辟穀多年，不食人間烟火，可是愚兄却是道基淺薄，無法戒絕這口腹之慾，小子，你可別笑我！」

李金貴道：「我怎麼會呢？像師叔那樣已經修到了辟穀的地步，看來已經跟神仙差不多了，也不知道要到那年那月，我們才能夠到達他老人家那種境界……」

凌三道：「師弟，你千萬不要看輕自己，其實你慧根深厚，這一輩子只要好好的把握住，起碼做個地仙沒有問題。」

他們邊說邊行，已經走到了火堆旁邊了。

葛仙童取下鐵叉上的兔子，說道：「凌三，你說的不錯，金貴雖遭兵解轉世，只是為了應刦，刦難一過，他再一勘破情關，便可修成天仙，以後恐怕你還得依靠他……」

凌三道：「小子，你聽到師叔的話沒有？」

李金貴道：「師叔這麼說，反而使我更加惶恐，不知道要如何應付那些未來的刦難。」

凌三撕下一條兔腿交給李金貴，道：「你別害怕，一切聽師叔的吩咐便是。」

李金貴見凌三抓着兔腿，似若無其事，誰知一接過來，幾乎燙得他跳了起來，連忙換隻手，用衣袖承接着。

他不好意思地望了葛仙童一眼，發現就在說這兩句話的光景，葛仙童便已闔目趺坐。

凌三道：「來，小子，你喝兩口酒，先暖暖身子，我們邊喝邊談……」

李金貴悄聲道：「當着師叔面前，沒有關係吧？」

凌三道：「他老人家此刻已經出神去了，恐怕是去查看朱老怪跟太白雙妖交手的結果……」

李金貴從許多書上看到有關於出神之事，不由敬畏地望着葛仙童。

跳動的火光閃動着，映在葛仙童的面上，顯得極為怪異。

凌三喝了口酒，將葫蘆交給李金貴，道：「你懂得出神是什麼嗎？修道人經過多年的修鍊之後，坎離既濟，龍虎交會，元嬰便會成形，只要鍊成了元嬰便可出竅，神遊天下，萬里之遙，轉瞬之間便可到達……」

李金貴頷首道：「我小時候聽我媽說，八仙中的鐵拐李，便是鍊成了元神出竅，經常到處遊歷，後來有一次出神的時候，他的徒弟沒有把他的軀殼護好，因此毀壞了，以致鐵拐李的元神沒法回到他的身體裏，只得附在一個剛死去的叫化子的身上……」

凌三一拍大腿，道：「不錯，就這麼回事，所以修道人出神的時候，廬舍一定要有人保護……」話聲一頓，道：「小子，看不出你出身農家，懂的事還眞不少，怪不得白家的那個小鳳兒……」

李金貴聽他提起白玉鳳，眼前頓時便浮起了她那清麗的容貌，婷婷的玉姿，尤其是想到她在臨走之前，依偎在自己的懷裏，那等柔情萬千之態，更是使人難以忘懷……

凌三用手中的兔腿敲了李金貴一下，說道：「喂！小子，你在發什麼楞？喝酒啊！」

李金貴輕嘆一聲，道：「唉！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古人說的不錯。」仰首便朝葫蘆口對着嘴猛灌。

李金貴有個很開明的父親，李佃戶也一直很疼愛這個獨子，對李金貴的期望也很高，小時候自然管教極嚴。

但是自從李金貴束髮之後，李佃戶便一直對他非常客氣，每逢過年過節，宴客之際，都要李金貴出來陪客、敬酒，所以李金貴也頗能喝上兩杯。

不過李金貴以前所喝的都是家中自釀的米酒，誰知凌三葫蘆裏的酒，竟然是泅烈辣口的白乾。

李金貴一口酒才下肚，便覺好似一條火龍直燒胸肺，那股子辛辣，嗆得他連眼淚都流了出來。

凌三一把搶過葫蘆，道：「小子，別糟塌我的美酒佳釀！」

李金貴用衣袖拭去面上的淚水，吁了口大氣，道：「凌師兄，這酒好辣啊！」

凌三說道：「這算得了什麼，想當年我……」

他發出一陣怪笑，道：「當年我跟你連拚三次酒，結果都是我醉倒了，小子，你還記得那回在酒泉，我們連喝七大罈的事嗎？」

李金貴搖了搖頭，道：「凌師兄，你說的大概是我前世的事，我一點都記不得了。」

凌三拍了一下腦袋，道：「唉，我老是記不得你又經歷一世的事情，小子……」苦笑了下，道：「師弟，你別怪我，我是叫慣了，一時改不過來，想當年，我樣樣都比不過你，所以每回見到你，都叫你小子小子的，現在却改不過來了。」

李金貴道：「凌師兄，你能不能說一點我前世的事給我聽？」

凌三咬了口兔肉，搖頭道：「師父說你是應刦而來的，不能告訴你太多，恐怕會影響你的未來……」

李金貴道：「可是我什麼事都不明白，甚至連師父是誰都記不起來了，豈不是跟睹子，白痴沒有兩樣？」

凌三道：「葛師叔叫我來的時候，我也曾經這麼問過他老人家，說是你既然轉世應刦而來，若是毫無本事，豈不是要受盡欺凌，吃足苦頭？」

李金貴頷首說道：「對啊，師兄你講的一點都不錯，我就被玄妙觀裏的玄月道人下過毒，若不是玉鳳相救，只怕已經死了！」

凌三道：「這事我也知道，其實就算小鳳兒不出手救你，我也不會讓你就這麼死去的……」

李金貴不解地問道：「可是那個時候，師兄你怎麼一直都沒有出現？」

凌三乾笑一下，道：「那個時候我一直在玄妙觀裏，是為了要找出那些雜毛老道，為何要施毒害你這麼一個無拳無勇的農家子弟的眞正原因。」

李金貴道：「是啊！我跟玄妙觀的雜毛老道無仇無怨，他們為什麼要害我？」

凌三道：「這完全是因為小鳳兒的緣故了，玄妙觀跟白家是對立的，他們不願意任何人被白家所用，此外，他們還希望能藉此引出白家的大鳳。」

李金貴問道：「師兄，你是說白大姑娘？」

凌三頷首道：「她們三姐妹是以金，銀，玉排行，金鳳姑娘是白氏家族的長女，唯有她得到當年白老爺子的眞傳，功力最深，銀鳳多年來沒有露面，也不知道她

目前隱身何在，至於玉鳳嘛……」

他仰首喝了兩口酒，道：「那小鳳兒的心地最好，修為也最淺，所以一遇到你，便被前世的情孽所纏，難以自禁，只怕將來，唉……」說着，搖了搖頭。

李金貴的面上浮起一絲羞慚之色，默然望着凌三在喝酒吃肉。

那閃動跳躍的火光，映在凌三的臉上，顯得頗為詭異。

李金貴添了兩根木柴在火堆裏，心中湧起無限的疑團，一個連接一個，全都沒有答案。

他望着那僵坐一傍的葛仙童，暗忖道：「葛師叔的道行極高，他老人家既然說是前世的事不能透露出來，想必有他的道理……」

凌三見他在發楞，伸出烏黑的赤足輕踢他一下，道：「小子，你在想什麼？還不吃點東西？這兔肉味道不錯……」

李金貴道：「師兄，小弟心中實在有許多的不解之處，此刻就算是把天下的美味一齊放在面前，我也吃不下去。」

凌三道：「小子，你別多想，告訴過你，多想是無益的，慢慢的，你便會了解了。」

李金貴道：「可是我這樣下去，心裏的負担一天比一天沉重，恐怕……」

凌三凝目注視他，略一沉吟道：「好！小子你問吧！只要我能說的，我一定告訴你。」

李金貴喜道：「多謝師兄。」

他只覺心緒紊亂，有無數的問題要提出來，一時却無法整理，定了定神，道：「師兄，小弟不知該如何問起，實在是有太多的問題……」

凌三淡然一笑，道：「沒關係，我且將眼前的一些事告訴你，讓你以後到了長春谷裏不致迷失自我……」

李金貴訝然道：「師兄，我怎麼還要到長春谷去？那兒不是太白雙妖住的地方嗎？」

凌三頷首道：「不錯，無極老魔和長春夫人多年以來，一直都隱居在長春谷裏，他們在那兒建了座長春宮，極盡奢華之能事，裏面的氣派，一定會讓你看得目瞪口呆，我担心你會迷失在裏面……」

當他看到李金貴惶惑的神色，微微一笑，道：「不過你不用害怕，師叔既然讓你跟隨太白雙妖去，一定會對你有妥善的安排，不會讓你吃虧的。」

李金貴道：「玉鳳說過，她們無法維護我，只能讓我被太白雙妖帶走，還說過那裏的修鍊之術很快便會使人登堂入室，可是却無法更上層樓……」

凌三道：「不錯，無極老魔乃是邪派中的高手，他所傳的太白一派，心法與正派不同，確有速成之效，短時間內便會有很大的成就，不過到了盡端終會走入魔境，也就是說終會遭到散功之苦……」

李金貴不解地道：「散功？難道練的功夫會散掉？」

凌三道：「大凡一個修道人，總會遭到許多困境，這些困境便是所謂的刦難，就算是天仙也有刦難，若是能逃得過這些刦難，功力便更上一層樓，終會功德圓滿，臻於大成。」

他喝了口酒，繼續道：「這『大成』二字，對道家來說，便是元嬰鍊成，脫竅飛昇，從此不生不死，成仙了。對佛家來說，便是證得菩提，涅槃而去，到達西方極樂之處……」

李金貴聽得神往之至，道：「師兄，我若是經歷了這些刦難，是否也能到達大成的境界？」

凌三頷首道：「當然可以，你是有慧根之人，將來成就未可限量，只不過面臨那些一波波的刦難，你得要把握得住才行，稍一不慎，便會又墮入魔境。」

李金貴道：「小弟明白，此生一定會緊緊的把握住自己……」

凌三道：「邪派異術看來極為玄幻莫測，其實都是虛偽的，就像玄妙觀裏的老道，便是屬於茅山一脈的分支，仗些符籙邪法來騙騙一般的老百姓的，比起北崆峒的朱老怪，太白山長春宮，還有海外七仙來，差得太遠了，更別說南海無相神尼，離火島極樂眞人，北海魔尊這些道法通神，玄功奇絕的當代異派宗師了……」

李金貴聽到凌三所提的這些人名，都是自己聞所未聞的，更別說是見過了。但他看過朱雲跟太白雙妖交手的情景，可以憑想像中推測出那些人物，該是何等的厲害……

凌三看到李金貴欣羨的神色，笑了笑，道：「師弟，你別認為這些異派宗師魔功無敵，便可橫行天下了，其實他們的功力愈高，隱憂愈大，隨時便會面臨散功的危險，到了那個時候，全身氣血爆開，骨肉折裂，一生的修為齊都散去，只剩下一點靈魂，再去投胎托生……」

李金貴倒吸一口涼氣，道：「這眞是太可怕了。」

凌三說道：「所以魔道中人，最重視的事，便是如何避免散功之苦，也就是說超越這個最大的刦難。可是他們的修鍊心法既與道家不同，又跟佛門有異，一旦練了，便非繼續下去不可，明知結果如何，却不能中途停止，自古以來，沒有一個邪法的高手，能夠逃脫得了這一個既定的命運……」

凌三深深的嘆了口氣，又道：「師弟，你想有多少的奇材異能之士，只因為起初走錯了路，踏入邪道，便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豈不太令人難過？」

李金貴默默的點了點頭，一想到自己將要去長春宮之事，不禁心中一懍，道：「你這麼說，我可不敢到太白山去了，我……」

凌三一笑道：「傻小子，若是沒有法子可以超越散功之苦，師叔怎會讓你去？就是小鳳兒也不會不顧你，讓你將來氣血爆裂，骨肉紛飛啊！」

李金貴面有餘悸，道：「可是師兄你說……」

凌三道：「我說的是百年以前的事，近百年來，由於出了兩個奇人，使得江湖中整個局勢都已改變，為此，也造成了無限的殺孽與糾紛，牽連之廣，影響之大，到現在還難斷定……」

李金貴默然的望着凌三，不敢插嘴，唯恐會打斷凌三的思緒。

（未完・四）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笛劍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六合門掌門高天祥五十晉五壽筵上，在座來祝壽的有武功門、九華劍派、徽帮、鷹爪門、鄱陽忠義堂、太湖震澤莊，居然還有被蘭赤山莊擄去的五龍山莊孟氏三雄，羣雄在祝酒時提出大江南北地當全國最繁榮的地帶，也應該像三湘武林，河北各省一樣，選出盟主，先由武功門陸鴻藻、徽帮馮子杉選六合門高天祥，他讓羣雄再選大師兄卓清華爲盟主，衆人選出之後，盡醉而散。六合門二師兄九眺先生心有懷疑，和四師弟董仲萱商議，和弟子卓少華到蘭赤山莊偵查卓清華遇害的情況，不幸被蘭赤山莊派出的幪面老嫗將九眺先生和董仲萱擒獲……

被迷失神智　獲救求神醫

那黑衣老嫗冷笑一聲，右手大袖一捲，就把董仲萱刺到她身前的劍身給壓了下去，緊接着從大袖中探出一隻枯爪般的手來，一把就扣住了董仲萱的手腕。

董仲萱五指一鬆，長劍「噹」的一聲跌落地上，黑衣老嫗的袖角巳經拂上「血阻穴」，仰面往後便倒。

黑衣老嫗從喉頭發出一聲低沉的冷哼，輕輕拍着手，好像她的手碰上男人，就會被污染了一般，然後轉身往階上走去。

這時左首廂房中巳經點起了燈火，黑衣老嫗走上石階，才伸手揭去蒙面黑布，露出一頭花白頭髮，和一張佈滿縐紋的鳩臉，一手掠着耳後鬢髮，準備舉步跨進堂屋。

剛走到廂房門首，就聽到一個嬌脆的聲音叫道：「奶娘，妳快來咯！」

黑衣老嫗一腳跨進廂房，含笑道：「我的小公主，妳又有什麼事了？」

被叫做「小公主」的是一個身穿淺紫色衣裙的少女，看上去約莫十七八歲，生得蛾眉如畫，鳳目含春，看去輕盈，嬌柔，有着一份清新與稚弱的美，使人見了她都會不期而然生出又憐又愛之心！

這時她粉嫩的纖手中拿着一件東西，一雙比秋水還亮還清的眼睛裏，流露出又新奇、又神秘、又盼望的望着黑衣老嫗，撒嬌的叫道：「奶娘，妳快點咯！」

黑衣老嫗陪着笑道：「老婆子不是來了嗎？」

「嗯！」紫衣少女右手一揚，身子像花蝴蝶般一個輕旋，咭的笑道：「奶娘，妳知道我手裏拿的是什麼東西嗎？」

黑衣老嫗笑了笑道：「老婆子又不是神仙，怎麼猜得着呢？」

紫衣少女不依道：「妳一定要猜。」

「好，好，我猜，我猜。」

黑衣老嫗方才對董仲萱說話，聲音又冷又硬，這回對紫衣少女却百依百順，顚着屁股說話，連聲音都和藹可親了，一面說道：「一定是妳最愛吃的卍字酥了，那是專人從蘇州采芝齋買來的，是妳心愛的

茶食，昨天老婆子已經嚐過一塊了，妳留着自己吃吧！說實在的，老婆子還嫌它太甜了呢……」

「咳！奶娘，人家又不是要妳猜卍字酥。」

紫衣少女輕盈的搖着頭，說：「我手裏拿的是一塊……唔！人家要妳猜咯！」

黑衣老嫗望着她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黃牙，說道：「那敎老婆子怎麼猜得着？唔，是好吃的？還是好用的？」

「都不是。」

紫衣少女神秘的笑了笑，才道：「我提一點頭給妳，這東西是畫眉從卓少華身上搜到的。」

廝衣老嫗不屑的道：「那有什麼好猜的。」

紫衣少女道：「自然好猜咯！」

黑衣老嫗搖着頭道：「那小子身上的東西，老婆子又如何猜得着？」

紫衣少女咭的一聲輕笑道：「我說出來妳一定不會相信。」

黑衣老嫗不覺笑道：「看妳說話的神情，倒像發現了什麼秘密似的？」

「對了！」累衣少女得意的笑道：「奶娘，妳快猜對啦！」

「算了！」黑衣老嫗道：「我的小公主，妳饒了老婆子吧，這樣再猜下去，老婆子頭上白髮不知要多生出幾莖來呢！」

紫衣少女輕盈的走上幾步，反手從背後很快的送到黑衣老嫗面前，說道：「妳看，這是什麼？」

五根纖纖玉指一攤，粉嫩細膩而略帶輕紅的掌心，托着的是一塊羊脂白玉橢圓形的玉珮，上面雕刻了一株九蕙蘭花，翠綠欲滴！

黑衣老嫗目光連閃，身軀突然一震，失聲說道：「會是大公主的玉珮？這怎麼會……」

紫衣少女臉上一紅，含着輕笑，湊過頭去，悄聲說道：「會不會是大姐送給他的？」

黑衣老嫗臉色微沉，說道：「妳不可亂說，這件事還是讓老婆子問問他，妳把玉珮給我。」

紫衣少女把玉珮交給了黑衣老嫗，一面說道：「奶娘，妳要怎麼問他呢？」

黑衣老嫗把玉珮往懷中一塞鄭重的道：「妳不用問，老婆子先要安排一下。」

這時只聽門口響起一個深沉的聲音說道：「屬下鹿昌麟求見。」

黑衣老嫗道：「鹿總管請進。」

追風客鹿昌麟在門口應了聲：「是」，舉步走入，立即朝紫衣少女躬着身道：「屬下見過公主，穆嬤嬤。」

黑衣老嫗道：「鹿總管有事？」

鹿昌麟道：「今晚逮住的三個人，該如何處置，屬下是向公主，穆嬤嬤請示來的。」

黑衣老嫗道：「鹿總管好說，這裏的事，嚴莊主巳經全盤交給江南盟主了，自該由卓盟主作主，何況這三個人，也是卓盟主飛鴿傳書，指示的機宜，你還是等卓盟主來了，再處置不遲，公主和老身只是路過此地，來作客的，怎好越俎代庖？」

鹿昌麟連應了兩聲「是。」

黑衣老嫗忽然低哦一聲，又道：「司空靖和董仲萱你叫人把他們先收押起來，那卓少華老身會把他帶走的。」

鹿昌麟聽得心下暗暗奇怪，忖道：「前幾天嚴莊主把卓少華放了，今晚穆嬤嬤又說她要把卓少華帶走，不知這中間有什麼緣故？」

但他想歸想，口中却又不迭的應「是」，躬身告退。

卓少華醒來，天色巳經大亮，他發現自己躺在一張木板床上，身上還蓋着一條粗布的老棉被，日光是從床前木窗櫺上照進來的。

這是一間不太大的臥房，土垣茅簷，除了窗下一張小木桌，沒有什麼陳設，一眼看得出像是農家的臥室。

自己怎麼會睡在這裏的呢？他緩緩掀開棉被，翻身坐起，覺得頭腦有些昏脹，伸手揉揉眼睛，跨下木床，一面竭力的思索着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只見藍花布的門帘掀動，走進一個身穿藍布衣衫的老婦人來，一眼看到卓少華，立即堆着笑道：「少爺醒來了麼？」

卓少華看她約莫五十出頭，花白頭髮，一張鳩形臉上，刻劃了不少皺紋，但笑得很慈藹，這就拱了拱手，道：「婆婆請了。」

這老婆婆自然是穆嬤嬤了，她連忙擺着手說道：「少爺是不是好些了，依老身看，你還是再躺一回吧！」

卓少華懷疑的道：「不用了，在下想請問老婆婆一聲，不知在下怎麼會躺在這裏的？」

穆嬤嬤笑了笑道：「少爺昨晚夜裏，昏倒在前面一株大樹底下，是老伴把你揹回來的，一直昏迷不醒，眞把老身給急壞了。」

卓少華道：「多謝婆婆。」

穆嬤嬤道：「不用謝。」

卓少華道：「昨晚一定給婆婆添了不少麻煩，眞是不好意思。」

穆嬤嬤說道：「老身還沒請敎少爺貴姓？」

卓少華道：「在下姓卓。」

「原來是卓少爺。」

穆嬤嬤道：「卓少爺請坐，老身想請問你一件事哩！」

卓少華在一張木椅上坐下，說道：「婆婆有什麼事，但請明說。」

穆嬤嬤和藹的笑了笑，拉過一張木櫈坐下，然後從懷中取出一塊玉珮，攤在掌心，望着他，問道：「卓相公昨晚昏迷不醒，這塊玉珮，是老身從你身上取下的，請卓少爺收好了。」

卓少華伸手將玉珮取過，又說一句：「謝謝。」

穆嬤嬤道：「老身要問的就是這塊玉珮了，卓少爺帶在身上，一定是少爺家傳的了？」

「不是。」卓少華道：「這是我一位好友送給我的。」

穆嬤嬤心中一動，問道：「卓少爺這位令友，不知姓什名誰？」

卓少華道：「他是我結義大哥，姓藍名允文，怎麼，婆婆認識這塊玉珮嗎？」

「藍允文，文蘭，果然是她！」

穆嬤嬤心中想着；不禁暗暗攢了下眉

，一面含笑道：「啊，果然是藍少爺！」

卓少華喜道：「婆婆認識藍大哥？」

穆嬤嬤道：「老身年輕時，給藍少爺餵過奶，這玉珮藍少爺從小就佩在身上，所以老婆子一眼就認得出來。」

她沒待卓少華開口，接着問道：「卓少爺如何會和藍少爺認得的呢？」

卓少華道：「在下和藍大哥也認識不久，只是彼此談得十分投緣，才結了金蘭兄弟。」

「這就是了。」

穆嬤嬤點着頭，道：「藍少爺如果不是和你卓少爺情投意合，怎麼會把傳家的玉佩送給你呢？卓少爺，你們結交的經過，也說出來給老身聽聽。」

卓少華知道這位婆婆是藍大哥小時候的奶媽，就把自己如何與藍大哥邂逅，詳細說了一遍。

穆嬤嬤點着頭，輕輕「唉」了一聲，接着說道：「老身已有多年沒見藍少爺了，心裏時常在想念着他……」

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急忙站起身來說道：「老身只顧跟少爺說話，忘了廚房裏給少爺熬了一小鍋粥，已經好了，剛才就是進來瞧瞧少爺醒來了沒有？老身這就去把粥端來。」

卓少華忙道：「這怎麼好意思？」

穆嬤嬤道：「少爺和藍少爺是金蘭兄弟，再客氣就見外了。」

隨着話聲，三腳兩步的走了出去。

卓少華經她這麼說了，也就不好再說什麼，過沒一回兒，穆嬤嬤果然端着一碗蓮子粥走入，放到桌上，含笑道：「卓少爺趁熱吃吧，如果覺得困乏，就在床上再歇一會，這幾天田裏忙了，老身還得做中午飯去哩。」

卓少華忙道：「婆婆只管請便。」

穆嬤嬤退了出去。

卓少華確實感到腹中有些飢餓，這就在木椅上坐下，把一碗蓮子粥都吃了下去，本來他頭腦感到昏沉沉的，這回剛放下碗筷，就覺得眼皮沉重，昏昏欲睡，不加思索走近木床，和衣躺下，就沉沉睡去。

這一睡，又不知睡了多少時候，卓少華終於又醒過來了，睜開雙目，房中已經點上了燈。

穆嬤嬤就坐在床沿上，看到他睜開眼來，就點點頭含笑道：「孩子，你又醒來了？」

卓少華腦際一片空白，什麼也想不起來，只覺坐在他面前的老婆婆，十分眼熟，這就點了點頭。

穆嬤嬤藹然問道：「孩子，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還想得起來嗎？」

卓少華搖搖頭道：「不知道。」

穆嬤嬤笑得更慈祥，又道：「那麼你是什麼地方人呢？」

卓少華依然搖着頭道：「不知道。」

穆嬤嬤伸出一隻枯瘦的手爪，摸着他頭頂，流露出憐憫之色，徐徐說道：「可憐的孩子，好，婆婆告訴你，你叫王阿大，從小沒爹沒娘，是婆婆一手把你扶養大的，婆婆就是你最親的親人了，以後你要聽婆婆的話，知道麼？」

卓少華點着頭，好像自己從小眞的沒爹沒娘，婆婆是自己最親的人，她用手輕輕摸着自己頭頂，就使人有溫暖的感覺，從心裏生出依依孺慕之情。

穆嬤嬤欣然道：「好，你現在可以跟婆婆走了，婆婆帶你見小公主去。」

卓少華又點點頭，跨下木榻，跟着穆嬤嬤身後，走出農舍，一路奔行，不多一回，便已來至一處鎮集之上。

穆嬤嬤領着他走進客店的後進，階前站着一名青衣使女，一眼看到穆嬤嬤就叫了起來：「小公主，穆嬤嬤回來啦！」

只聽裏面響起一個嬌脆的少女聲音叫道：「畫眉，妳說是什麼人來了？」

畫眉道：「是穆嬤嬤回來了！」

「啊！奶娘妳怎麼這時候才回來？」

那嬌脆的少女聲音欣喜的說着，屋裏一陣風似的跑出一個紫衣少女來，她秋波般眼光一掠卓少華，看他已經換了一套藍布衣袴，像個莊稼漢模樣，忍不住道：「奶娘，妳又把卓……」

穆嬤嬤沒待她說出口來，就接着道：「他叫王阿大，是老身一手把他帶大，如今年紀不小了，老身才把他帶到身邊來，也好使喚使喚。」

紫衣少女聽得一怔，望望卓少華，埋怨的道：「奶娘，是妳給他……」

穆嬤嬤朝她使了一個眼色，攔着道：「王阿大，這是小公主，快來見過了。」

卓少華也弄不清楚什麼叫做「小公主」，他聽了穆嬤嬤的話，果然朝紫衣少女抱拳行了一禮，說道：「王阿大見過小公主。」

紫衣少女憐憫的看了他一眼，又忍不住咭的笑出聲來，說道：「奶娘，他就跟着咱們走嗎？」

穆嬤嬤口中唔了一聲道：「暫時沒地方好安置他，只好讓他跟咱們走了。」

紫衣少女嬌紅得像蘋果般的臉上，不覺綻出了好玩的笑容，接着問道：「王阿大，你願意跟咱們走麼？」

卓少華道：「我要跟婆婆走。」

穆嬤嬤含笑說道：「乖孩子，婆婆就是和小公主一起走，以後小公主叫你做什麼，你就要聽小公主的。」

卓少華道：「小公主要王阿大做什麼，王阿大就聽小公主的。」

「眞好玩！」紫衣少女忽然低嘎一聲道：「奶娘，他那塊玉珮，是不是……」

穆嬤嬤道：「妳不許多問，老身這樣做，也是爲了妳大姐好。」

紫衣少女道：「但大姐她……」

穆嬤嬤道：「她已經去了杭州，咱們這一路上，不會遇上她。」

一面朝畫眉道：「畫眉，妳領他到屋裏去。」

畫眉朝卓少華招招手道：「王阿大，你隨我進去。」

卓少華眼睛望着穆嬤嬤說道：「我要跟婆婆進去。」

穆嬤嬤臉上含着慈笑，說道：「她叫畫眉，是婆婆要她領你到房裏去的，快跟她去吧！」

卓少華點點頭，果然跟着畫眉往裏走去。

紫衣少女道：「奶娘，我總覺得這樣不太好，萬一給大姐知道了，她的脾氣不是……」

穆嬤嬤輕輕地嘆了口氣，才說道：「老身知道，但妳大姐這件事有多糊塗，她現在是總巡身份，三處盟主，都歸她調度，她却把城主賜給她的令牌給了這小子，萬一給城主知道了，妳可知道這事情有多嚴重？」

紫衣少女道：「那怎麼辦呢？」

穆嬤嬤道：「所以這件事不能讓城主知道，同時也不能告訴妳大姐。」

紫衣少女道：「但他是一個人呀，又不是一件東西，可以藏得起來。」

穆嬤嬤道：「所以咱們得趕快上路，把他送回山去。」

紫衣少女噘起小嘴說道：「我們說好要到杭州去玩的。」

「我的小公主。」

穆嬤嬤道：「當日依老身之意，早就把這小子宰了，是妳不許老身殺人，現在又怪起老身來了。」

紫衣少女說道：「好嘛，那就回去好了。」

第二天一早，穆嬤嬤、紫衣少女、畫眉和卓少華登上了一輛華麗的馬車，一路南行。

中午趕到衢州。這衢州可是一個大地方，城裏街道寬闊，商肆林立。馬車在長興樓門前停了下來，穆嬤嬤領先，畫眉摻着紫衣少女登上樓梯，卓少華也跟着上樓去。

這時正當午牌時光，座上已有七八成酒客。

堂倌一看上來的一位大小姐，有嬤嬤，丫鬟和一名長隨（卓少華）伺候着，只道是過路的官眷，那敢怠慢，立即哈着腰，陪笑道：「婆婆請到這邊坐。」搶着走在前面，引到了中間一張空桌子，拉開板櫈，說道：「四位請坐。」

另外一名堂倌，立時就先送上四盞茶來。

先前那名堂倌就哈着腰道：「婆婆、小姐要用些什麼酒菜？」

穆嬤嬤尖着嗓門道：「不用多問，揀好的酒菜送來就是了。」

堂倌連聲應是，退了下去。

過沒多久，兩名堂倌送上酒菜來，紫衣少女用筷夾着嚐了一些，一面抬頭說道：「奶娘，這裏的菜做得不錯呢，妳嚐嚐看！」

接着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珠一轉，落到卓少華的臉上，嬌聲道：「王阿大，你也吃呀，不用客氣。」

卓少華說道：「小公主要我吃，我就吃。」

果然舉筷大吃起來。

穆嬤嬤正在吃飯之際，耳中忽聽右首桌上，有人細聲道：「就是她，沒錯！」

另一個道：「有二十多年沒見了，你別看錯了人。」

先前那人道：「錯不了，就是人老了些，但模樣可沒什麼改變，她從前幹拍花門的勾當，經常在江湖上跑，我這雙招子還沒老花，怎麼會看錯了人？」

穆嬤嬤聽得心中一動，故意裝作沒有聽見，過了一會回頭看去，右首桌上，坐着兩個老者，少說也已五十出頭，只要看他們的神情，一眼就可看出是江湖上人，不覺暗暗哼道：「你們招子倒不瞎，居然認出我老婆子來了。」

吃畢酒菜，穆嬤嬤會過店帳，下樓之際，故意經過右首那張桌子朝兩人屈指輕彈，一面低聲說道：「禍從口出，兩位如果要命的話，飯後可去北門外三里一棵大樟樹下等候。」

說完，身形一閃，下樓而去。

那兩人聽得不由一怔，這一瞬間，頓時感到不對，自己背後「魄戶穴」似乎被人點了穴道，這「魄戶穴」被點，如果六個時辰不解，就會終身殘廢，非同小可，等到回頭之際，穆嬤嬤早已下樓而去。

這兩人原是衢州武館裏的拳師，雖然精通拳腳，究竟只是江湖上的三流腳色，如今被人在不知不覺中點了穴道，心頭自是又驚又怕，那裏還有心情再吃酒菜，急忙會過酒帳，匆匆下樓趕去。

趕到北門外三里的大樟樹下，只見穆嬤嬤一個人倚樹而坐。那兩人慌忙神色恭敬的朝穆嬤嬤抱拳行禮，說道：「在下兄弟不知那裏開罪了妳老人家，如今特地向妳老賠罪來的。」

穆嬤嬤嗯了一聲道：「你們叫什麼名字？」

左首一個道：「在下左子超，他是在下結義兄弟林子蔚。」

穆嬤嬤哼道：「通臂雙雄，通臂門的哼哈二將！」

「不敢。」左子超連連躬身道：「妳老誇獎。」

穆嬤嬤冷笑的道：「你們知道老婆子是誰嗎？」

林子蔚道：「妳老是大名鼎鼎的穆七娘，在下兄弟久仰妳老的盛名……」

穆嬤嬤口中發出一陣又尖又冷的笑聲，直笑得通臂雙雄心頭不由自主的升起一絲寒意！

穆嬤嬤笑聲一歇，冷漠的道：「不錯，老婆子確然姓穆，二位既然認出我老婆子來，那就只有兩條路可走，你們自己挑一條吧！」

左子超抱拳道：「妳老開恩，見恕在下兄弟不知不罪。」

「廢話。」穆嬤嬤道：「老婆子若不是爲了你們兩個認出老婆子來，我吃飽了有這麼多的閒工夫和你們窮磨菇，眼前你們只有一生一死兩條路，讓你們自己去選擇，看你們選擇生，還是選擇死？」

通臂雙雄聽得臉色爲之一變！

左子超道：「螻蟻尚且偷生，在下兄弟自然不會選擇死路，只不知選擇生路，又該當如何？」

「問得好！」穆嬤嬤冷森一笑道：「求生很簡單。」

她伸手入懷，摸出兩顆黃色藥丸，攤在鳥爪般的掌心，徐徐說道：「你們一人一顆把這藥丸吞下，就可無事。」

林子蔚看了她掌心的藥丸一眼之後，問道：「服了妳老這藥丸，不知會有何結果？」

穆嬤嬤一陣嘿嘿尖笑，說道：「沒什麼，不過可以使你們忘記老婆子，忘記煩惱，也忘記過去的一切。」

左子超勃然變色道：「這麼一來，當眞生不如死了。」

穆嬤嬤道：「但你們畢竟可以活下去了。」

林子蔚道：「妳就是因為咱們認識妳，所以要逼着咱們吞服妳的藥丸麼？」

「不錯。」穆嬤嬤道：「凡是認識老婆子的人，不死就得忘記一切。」

左子超大笑一聲：「穆七娘，妳手段未免太毒辣了！」

穆嬤嬤已經緩緩站了起來，厲聲道：「這憑你這聲穆七娘，就已經該死了，你們到底服不服老婆子的『無憂丹』？」

左子超，林子蔚二人同時倏地後退一步。

左子超大喝道：「穆七娘，咱們兄弟不甘束手就縛，妳有多大能耐，那就使出來吧！」

「好，」穆嬤嬤右手把兩顆藥丸收入懷中，獰笑道：「不到黃河心不死，現在你們已經選擇死亡，再求吞服『無憂丹』我老婆子也不會答應了。」

隨着話聲，身形有如鬼魅一般，快得令人目不暇接，就已經欺到兩人身邊，鳥爪般五指正待抓出！

「且慢！」有人朗喝一聲，一道人影比穆嬤嬤不知快了多少，在穆嬤嬤欺近兩人之際，耳中才聽到喝聲，面前已經多了一個人！

穆嬤嬤心頭暗暗一驚，她欺來得快，退得也十分快速，一下又幌身退到了她原來站立的地方，定睛看去，通臂雙雄面前，果然多了一個身穿藍布大褂，頭上披散着亂蓬蓬長髮，左腿已跛的怪老頭，只見他雙目射出烱烱亮光，一眨不眨的盯着自己。

穆嬤嬤心中暗道：「此人好快的身法！」一面冷冷的道：「你是什麼人？替他們擋橫？」

跛足怪人沒有理她，只是沉聲道：「她是二十年前人稱拍花娘的穆七娘嗎？」

穆嬤嬤道：「你問老身昔年名號作甚麼。」

跛足怪人道：「這麼說，妳果然是拍花娘穆七娘了。」

穆嬤嬤嘿嘿的道：「老身用不着改名換姓？」

「那很好。」跛足怪人點點頭道：「老夫正在到處找妳，今天總算給老夫找到了。」

他敢情是路過此地，聽到左子超那一聲大喝才趕過來的。

穆嬤嬤平日見多識廣，但對這個跛足怪人，却從未聽人說過，不覺冷哼道：「閣下找我老婆子有什麼事？」

跛足怪人道：「二十年前，妳可是經常在蘇浙贛皖這幾個省份走動？」

穆嬤嬤沉聲道：「不錯。」

跛足怪人道：「那麼老夫要問妳，十八年前的四月裏，妳可曾從五龍山下一個姓曾的收生婆那裏，抱走一個女嬰？那女嬰左眉梢有一顆朱痣，妳把她賣到那裏去去了。」

穆嬤嬤心頭猛然一驚，暗道：「他說的女嬰，豈非正是小公主，自己也因小公主的關係，才能投到城主手下，這人不知究竟是何路數？但不管他是什麼人，他既然追查小公主的下落，這人斷不能留他活口！」

他心頭殺機一起，頓時沉聲道：「老身不知道。」

跛足怪人是何等人？她聽了自己的話，便是臉有吃驚之色，繼而目中隱露殺機，如何瞞得過他？聞言嘿然道：「老夫要知道的事，穆七娘，妳還是好好答我所問，據實說來，非說不可。」

穆嬤嬤厲笑說道：「你最好去問閻老五……」

倏然雙手齊發，十根鳥爪般的手指，迅捷無倫朝跛足怪人雙肩抓下。

她看出跛足怪人方才飛落的身法，身手極高，才雙手同發，這一抓，就算你是鐵打身子，琵琶骨也非被抓穿不可，一等一的高手，也無法抗拒。

但就在穆嬤嬤出手之際，跛足怪人突然沉喝一聲：「無知鼠輩！」

大袖一揮，發出一股無形的勁氣，把穆嬤嬤一個人憑空摔出去三丈開外，還在草叢中一連翻了幾個滾兒！

這下眞把通臂雙雄看得目瞪口呆，連忙翻身拜倒下去，口中說道：「多承老前輩相救……」

跛足怪人哼道：「起來，起來，老夫不喜俗套，唔，你們兩個去把穆七娘給老夫押過來，老夫還有話問她。」

通臂雙雄趕緊從地上爬了起來，二人異口同聲，躬着身，說道：「在下兄弟被穆七娘點了『魄戶穴』，還請老前輩賜予解穴。」

跛足怪人左手大袖朝兩人肩頭一拂，喝道：「好了，還不快去把她押過來？」

通臂雙雄但覺身軀輕微一震，被制穴道果然頓覺鬆動，心頭不禁大喜，口中沒命應着「是」，雙雙撲身而起，朝草叢中掠去，接連幾個起落，撲到穆嬤嬤跌落之處，找了一陣之後，竟然沒找到穆嬤嬤的影子。

這裏草長不到半人來高，以二人的目力，設若有人蹲伏在草叢中，決難逃得過他們的眼睛，但方圓十餘丈之內，確然沒有人迹。

左子超直起身，叫道：「老前輩，這裏找不到穆七娘的踪影。」

跛足怪人奇道：「她怎會逃到那裏去了？」

雙足一頓，人如大鵬凌空，飛撲過來，雙目神光如電，朝草叢中掃過，口中不覺「咦」了一聲道：「沒想到她居然還會魔教的『木石潛踪』，連老夫都被她瞞過去。」

「好，你們跟老夫來。」

跛足怪人身形又凌空飛了回去，落到大樟樹之下。

通臂雙雄如奉聖旨一般，趕緊跟着過去。

跛足怪人目光一掠二人，問道：「你們二人，如何會和穆七娘在此遇上的？」

左子超就把自己二人如何在酒樓遇上穆七娘，如何被點穴道，約自己到這裏來，詳細說了一遍。

跛足怪人道：「你們看到她一共有四個人同行？」

「是的。」林子蔚道：「她們同乘一輛華麗馬車，目標很顯著，很容易找得到她。」

「很好，」跛足怪人點點頭道：「老夫這就找她去。」

左子超道：「老前輩，在下兄弟和穆七娘結下樑子，能否追隨老前輩左右，以供驅策？」

林子蔚也道：「是啊，老前輩有什麼事，在下兄弟武功雖然不濟，但可以給老前輩跑跑腿。」

「哈哈！你們兩個跟得上老夫麼？」

跛足怪人話聲一落，看了二人一眼，點點頭道：「也好，你們日落之前，就在長興樓上等候老夫。」

身形撲起，去勢如箭，轉瞬就消失不見，通臂雙雄幾乎像是遇上了飛仙劍俠一般，目送跛足怪人遠去，滿心歡喜的回城中而去。

由衢州向西通往江山的大路，再往西通向江西的玉山和上杭，往北通向仙霞嶺，是入閩的大道，所以這條路上，車馬絡繹，行旅不絕。

這是未牌時光，一輛華麗的馬車，剛馳過後溪街（地名），江山縣巍峨的城牆，矗立在郊原上，已經遠遠在望！

就在這一時候，只見一道人影，好像天馬行空一般，凌空飛掠而來，瀉落在華麗馬車前面，口中像焦雷般大喝一聲：「還不給我停住？」

這聲大喝，有如晴天霹靂，只要在十丈以內的人，都會被震得耳朵嗡嗡狂鳴。

這輛華麗馬車，正在鸞鈴齊鳴，急馳之中，被這突如其來的一聲大喝，嚇得馬匹希聿聿人立而起，差幸駕車的是個老經驗，心頭雖然驀地一驚，但却極為沉着，而且反應也極快，立即一下勒住馬頭，輕輕帶轉。一時鈴聲、馬嘯和車輪拖地之聲，交雜的響成一片。

馬車終於停了下來，駕車的才看清車前面飛落下來的那人，是個身穿藍布大褂，長髮披肩，連鬢花白鬍子的跛足怪人。

駕車的臉上現出畏懼神色，期期艾艾的道：「你老……」

跛足怪人喝道：「穆七娘，妳給老夫出來。」

喝聲中，右手一探，撩起了車窗。

車廂內這一撩，那有穆七娘？但他却發現了另外一個人！那是身穿布衣袴的少年，神情呆板、目光帶鈍的卓少華，怔怔的望着自己，不言不動。

跛足怪人目光一注，口中不禁「咦」了一聲，問道：「小兄弟，你怎麼會在這裏的？」

卓少華依然坐着不動，楞楞的道：「我不叫小兄弟，我叫王阿大。」

「王阿大？」跛足怪人奇怪的道：「你明明是小兄弟卓少華，怎麼會是王阿大呢？」

卓少華聽到他說出「卓少華」三字，覺得十分耳熟，搖搖頭道：「我叫王阿大，不是卓少華，哦，卓少華這人我好像聽過，好像和我好熟……」

跛足怪人看他神情，不由得雙目神光暴射，怒聲道：「好個穆七娘，她胆敢害我小兄弟！」

一面朝卓少華招招手道：「小兄弟，你快出來，你是被穆七娘迷失了神智！」

卓少華坐着沒動，搖搖頭，說道：「我不出來，婆婆叫我坐在車裏的，我不出來。」

跛足怪人知他受了穆七娘的蠱惑，一伸手把卓少華從車廂中抓了出來，喝道：「小兄弟，你跟我找穆七娘去，這老妖婦，老夫非一掌劈死她不可！」

卓少華大聲叫道：「我不去，婆婆叫我坐在車裏的，我很乖，要聽婆婆的話，婆婆沒叫我出來，我不可以出來的。」

跛足怪人不讓他多嚷，抬手點了他穴道，轉身朝駕車的喝道：「快說！穆七娘到那裏去了？」

駕車的早已嚇黃了臉，結結巴巴的道：「小的不知道，這車是一位奶娘僱的，她和小姐從衢州酒樓下來，就沒坐小是車子，要小的送這位管家（卓少華僕人打扮）到江山縣去，小的不認識穆七娘。」

跛足怪人看他不像說謊，又問道：「那個奶娘和小姐，是在什麼地方僱你車子的？」

駕車的說道：「在金華，當地車行裏原本有很多車子，但她因小的這一輛車比較新，她來僱車的時候，說是小姐要出門，指定要小的這一輛，還加了小的五錢銀子……」

跛足怪人本來懷疑這輛華麗馬車的來歷，如今經他這一說，金華是個大地方，車行裏當然會有華麗的新車，何況穆七娘同行果然有一位小姐，指定要坐他新車，也頗合情理，再看駕車的人又不像會武的人，心中倒也相信，接着問道：「她們從衢州酒樓下來，可曾聽說要去那裏麼？」

駕車的道：「沒有，那奶娘下來的時候，只匆匆交代小的把這位管家送到江山城裏去，旁的都沒有說。」

跛足怪人看看也問不出什麼來，口中哼了一聲，一手挾起卓少華，雙足一頓，一道人影便自騰空掠起，快得如同浮矢掠空一般，激射而去。

這時路上已經有不少人停下來看熱鬧，這時看到跛足怪人挾着一個人會飛，不由嚇得目瞪口呆，還當遇上了李鐵拐。

駕車的眼看跛足怪人騰空飛去，挺了挺毡帽帽簷，目中飛過一絲笑意，暗自忖道：「穆嬤嬤教我這套說詞，果然把他騙走了！」

一面趕緊一抖韁繩，長鞭在空中揮得「劈拍」作響，駕起馬車，像風馳電捲般朝仙霞嶺方向絕塵而去。

他外號原本叫做何老實，外表老實得似乎連話都說不出來，是以連跛足怪人這等江湖經驗老到的人也受了他的騙。

跛足怪人挾着卓少華，回到衢州城，走上長興樓，通臂雙雄左子超、林子蔚早已坐在那裏等候，一眼便看到跛足怪人挾着卓少華走上樓來，立即站起身來，迎了過去。

左子超道：「老前輩，追上那輛馬車了麼？」

跛足怪人走到桌邊放下卓少華，一面說道：「馬車追到了，但沒找到穆七娘，她可能還在城裏。」

林子蔚問道：「這人是誰？」

跛足怪人道：「他是我小兄弟。」

通臂雙雄吃了一驚，異口同聲的道：

「他是老前輩的小兄弟？」

　這時酒樓上沒有什麼酒客，通臂雙雄又是衢州城中響噹噹的人物，是以店伙十分巴結，不待吩咐，送上兩盞茶來，跛足怪人道：「這裏不是談話之所，這小兄弟中了穆七娘的迷魂藥物，老夫之意，先找個客棧，把小兄弟安頓下來，你們二位對城中情形較熟，就麻煩你們去查一查穆七娘是否還在衢州。」

　左子超道：「這個容易，在下立時要人去查明穆七娘的行踪，林賢弟，你陪老前輩到信安棧去，城裏客店有三四家，但以信安棧最好，房間寬敞，環境幽靜。」

　跛足怪人點點頭道：「也好，咱們那就走吧。」

　左子超說道：「在下那就先走一步，一有消息，自會到信安棧去，禀報老前輩的。」

　當先匆匆下樓而去。

　林子蔚也就陪同跛足怪人挾起卓少華，來至信安客店，吩咐掌櫃，要了一間上房。

　掌櫃的連連應是，親自陪着林子蔚和跛足怪人到後進上房，推開房門，諸二人入內，店伙緊跟着送來香茗。

　跛足怪人放下卓少華，舉手輕輕一拂，解開了他的穴道。卓少華目光一動，奇道：「咦，我怎麼會到這裏來了呢？」

　跛足怪人含笑道：「小兄弟，是老哥哥把你救來的。」

　卓少華搖搖頭道：「我不叫小兄弟，我叫王阿大。」

　跛足怪人知他心智被迷，只得順着他道：「對，你是王阿大，但也是我的小兄弟。」

　卓少華道：「婆婆呢？她怎麼沒來？還有小公主，畫眉，都到那裏去了呢？」

　「小公主，不知道這小公主是誰？」

　跛足怪人心中暗自沉思，一面依然含着笑道：「婆婆要你一個人坐在車子裏不放心，她有事去了，要我把你接來的，我是你老哥哥，你和我在一起，婆婆自然放心的了。」

　卓少華搖搖頭道：「婆婆說，要我跟着她的。」

　跛足怪人站在他面前，說道：「我是你老哥哥，你怎麼忘了？你想想看，從前是不是見過我？」

　卓少年看着跛足怪人，說道：「你……好像是很熟，好像是見過的，但我想不起來了。」

　跛足怪人笑着說道：「這就對了，我是你老哥哥，沒錯吧？你先在這裏住下來，婆婆過幾天就會回來了。」

　卓少華點點頭道：「我會聽老哥哥的話。」

　剛說到這裏，左子超已經匆匆走入，拱着手道：「老前輩，在下已經調查清楚了。」

　跛足怪人急忙問道：「這婆娘躲在那裏？」

　左子超說道：「穆七娘已經離開衢州了。」

　跛足怪人道：「她去了那裏？」

　左子超道：「她們在長興樓用過午膳，就乘原來的馬車走的，據長興樓的伙計說，那輛馬車，是他們自己的車子，駕車的叫做何老實，車子是出北門去的。」

　跛足怪人聽得一呆，不禁大笑道：「老夫走了一輩子江湖，居然還會受人之騙，好個賊婆娘，老夫決饒不了妳。接着看了通臂雙雄一眼，點了點頭道：「你們兩個總算替老夫辦了一件事，老夫無以爲贈，想授你們一招手法，只要不遇上一等一的高手，就足可自保，你們可願意麼？」

　左子超道：「在下兄弟願意追隨老前輩左右。」

　跛足怪人道：「老夫居無定處，四海爲家，你們如何跟隨老夫，這樣吧，老夫傳你們一招手法，勤加練習，有事老夫自會通知你們的。」

　林子蔚道：「在下兄弟還不知道老前輩的名號，不知老前輩可否見示？」

　跛足怪人微微一笑道：「老夫名號，你們還是不知道的好，這樣吧，你們叫我飛跛子好了。」

　說完，就把一招手法，傳給了兩人，要兩人在房內演練了幾遍，又把如何使勁，如何變化，詳加解說，直等兩人完全領悟，才朝卓少華道：「小兄弟，咱們該走了。」

　卓少華道：「老哥哥，你是找婆婆去麼？」

　飛跛子（跛足怪人）含笑道：「不錯，老哥哥正是陪你找婆婆去。」

　說罷，帶着卓少華離店。

　通臂雙雄一直送出西門，才行別過。

　飛跛子領着卓少華一路西行，這天趕到績溪，忽然發現有人跟踪。

　飛跛子自然不會去理睬他們，就在大街上找了一家客店落脚，第二天剛出西門走了不過三里來路，後面就有三匹馬跟着馳了下來！

　這裏已是接近黃山山脈，峯巒起伏人迹不多，那三個馬上漢子同時一躍下馬，爲首漢子洪聲喝道：「喂，朋友，你慢點走。」

　飛跛子早就看到了，故作不知，脚下一停，回過頭來問道：「你們是跟誰在說話？」

　他這一停，另外兩個漢子已經一左一右竄了上來，左邊漢子道：「是咱們駱五爺叫你站住。」

　飛跛子冷冷的道：「老夫不認識你們什麼五爺六爺的，他有什麼事，自己不會對我說麼？」

　那駱五爺是個三十五六歲的漢子，中等身材，生得頗爲精幹，聞言舉步走了上來，神色倨傲的道：「朋友到那裏去？」

　飛跛子冷然道：「老夫愛到那裏去，就到那裏去，你管得着麼？」

　左邊漢子喝道：「咱們駱五爺好言相問，你倒頂撞起咱五爺來了？」

　飛跛子望望他，口中哦了一聲道：「昨天一路跟着老夫的，就是你吧？老夫五十年沒在江湖走動，你們這批鼠輩，都長出毛來了？哈哈，老夫也懶得和你們嚕嗦，有什麼話，快說吧！」

　駱五爺口中哼了一聲，伸手一指卓少華道：「他是朋友的什麼人？」

　飛跛子道：「他是老夫的小兄弟，怎麼，他犯了你們什麼了？」

　駱五爺又問道：「你小兄弟叫什麼名字？」

　卓少華接口道：「我叫王阿大。」

　駱五爺道：「我在問他。」

　飛跛子說道：「我小兄弟說了也是一樣。」

　駱五爺冷笑道：「他只怕不叫王阿大吧？」

　飛跛子道：「老夫的小兄弟叫什麼管你什麼事？」

　駱五爺大笑，道：「他是江南武林盟主的公子卓少華，朋友現在明白了吧？朋友招子應該放亮一點，拍花拍到江南武林盟主公子的身上，閣下這份胆子，也夠大了。」

　飛跛子聽得又好氣，又好笑，他居然把自己當作了拍花黨，一面沉笑說道：「老夫拍了誰的公子，閣下最好少管一點閒事。」

　駱五爺聽得氣往上沖，大喝一聲道：「安徽境內，不准你們隨便進入，你拐了盟主公子，居然還敢口出狂言，你乖乖跟我回去，聽候處置吧！」

　「哦！」飛跛子聽出來了，口中哦了一聲，點點頭道：「你是徽帮的人？」

　左首漢子道：「你知道就好。」

　飛跛子狂笑一聲道：「你們徽帮上一代龍頭老大魯錦棠，見了老夫還規規矩矩的稱我一聲前輩，有什麼事，你們叫馮子林到這裏來見我。」

　駱五爺聽得陡然濃眉一豎，大聲喝道：「好個狂妄之徒，今天不給你一點厲害，你把徽帮看扁了！」

揮手一拳，朝飛跛子迎面擊來。

　飛跛子連身子也沒動一下，駱五爺這一拳就落空，一面呵呵大笑道：「你們徽帮這幾式三脚貓，還是從少林寺剽竊來，也在老夫面前撒起野來？老夫和你這小輩動手，豈不辱沒了老夫的名頭，老夫也不難爲你，快些回去吧！」

　在他說話之時，駱五爺雙拳如風，已經接連發出了四招五拳。

　怪也就怪在這裏，任你拳勢如何凌厲快速，人家明明站着沒動，就是一拳也打不到對方身上，不是偏左，就是偏右，就這麼毫釐之差，記記都落了空！

　駱五爺一張臉氣得通紅，怒聲道：「這廝會妖法，你們還不給我上？」

　喝聲中，「嗆」的一聲，撤出一柄雁翎刀來。

　他這一喝，左右兩個漢子也同時撤出了單刀，正待夾擊而上。

　「且慢！」飛跛子已是不耐，朝右首漢子一伸手道：「把刀拿來。」

　右首漢子還當他要奪自己單刀，正待後退，但覺一股極大的吸力傳了過來，不但沒往後退，反而不由自主的朝前跨出去了一步，好像就把單刀送過去的一般，飛跛子五指抓住了刀尖，接了過去。

　駱五爺和左邊漢子看出情形不對，更不打話，兩柄刀刀光一閃，朝飛跛子夾擊過去，一個直削對方執刀右腕，一個使了一記「老樹盤根」，橫掃對方雙脚。

　飛跛子喝道：「老夫叫你們慢點出手，你們聽見了沒有？」

　左手一抄，把兩人單刀一起奪了過來，往地上一擲。

　駱五爺和左邊漢子連人家如何出手都沒有看清，但覺手腕一震單刀已經到了人家手上。不，「噹」「噹」兩聲，刀已被擲在地上！

　飛跛子也沒有出手，只是微微一笑道：「老夫只是要你們見識見識，這些無鋼白鐵刀，只能對付江湖道上三流脚色，如何傷得了老夫？你們看清楚了！」

　他居然把三人手中的鋼刀，說成了無鋼白鐵刀！

　只見在他話聲一落，右手執着鋼刀，左手食指搭着中指，輕輕往刀尖上彈去，但聽「錚」的一聲，一點刀尖，應指飛出，簡直比飛鏢速度還快，又是「嗒」的一聲，一下沒入一丈外一棵樹身之中！

　飛跛子手指一連彈了三下，三人只聽到錚錚三聲，又有三片刀鋒，化作三點寒星，「嗒」「嗒」「嗒」一齊釘入了樹身之上。

　飛跛子把手中斷刀擲在地上，呵呵一笑道：「你們現在相信了吧？」回身朝卓少華道：「小兄弟，咱們走。」

　說完，拉着卓少華的手，轉身就走。

　這下直把徽帮老五的駱五爺看得大驚失色，眼看飛跛子轉身就走，忍不住道：「朋友這份功夫，着實驚人，足見高明，總該留個萬兒再走吧？」

　飛跛子連頭也沒回，哼了一聲道：「憑你這點道行，還不配問老夫的名號。」

　人影已經去遠了，但話聲從遠處傳來，却似當面說話一般。

　駱五爺知道自己比人家相去奚啻天壤？不但不是人家對手，連對方姓名都一無所知，只好狠狠的哼了一聲，彎下腰從地上拾起那柄被飛跛子用指力彈斷的單刀，一面回頭道：「咱們快走。」

　三人迅速的翻身上馬，疾馳而去。

　快近午牌時光，飛跛子領着卓少華已經走到黃山東麓的古竹溪。

　這是一個小村落，竹籬茅舍，沿着溪流而居，桃花流水，鷄犬相聞，不啻世外桃源！

　飛跛子沿着一條石子小徑，一直走到綠楊深處，才見一道土垣，圍着一個磚砌的牆門，兩扇黑色木門只是虛掩着，門左懸一方長形木牌，上書：「柯氏醫廬」四個大字。

　飛跛子領着卓少華推門而入，越過一片小小的藥圃，跨上石階，敞開着兩扇堂門。堂門相當寬敞，中間掛一幅嚴子陵垂釣圖，兩邊懸一副對聯，却是屋主人柯千靈自己寫的：「讀書倦後讀畫；學劍不成學醫。」

　一張八仙桌上，放着文房四寶，在上首放一把太師椅，就是柯千靈的醫桌了，對面靠壁處，一排放着十把椅子，是給有病人家坐的了。

　堂屋裏就是這麼簡單，這就是名聞大江南北，被譽爲神醫的柯千靈的醫廬了。柯千靈有一個規矩，每天只看十個病人，第十一個，就算天王老子，堆金如山，他也不看，現在就是他不看的時候。

　因爲每天只看十個病人，病人就得趕早來排隊，現在日頭已經快落了，他看病早就看完了，病人也就散去。（未完・五）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關門弟子

王一龍・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上官業勳爲一正一邪的虬髯漢子，金劍大俠二人療好傷後，分別送他們離開終南山，自己和師父、師姐相處，向師姐學習拳術、刀法，師父呂容亮老病去世，師姐去找三師兄唐翔，約定明春回山，上官業勳專心學藝，從未到過石室，便去石室靑玉石下參悟前掌門人留下的四句謎語，觀看壁上的圖文，邊練邊學，經過參詳之後，發現謎語的解法，知道石下藏有終南派秘笈，用藥鋤發掘，取出一鐵盒子，還要用本門武功開啓，取出秘笈及專心研習，經過一年，還不見師姐回山，便決定下山找尋，先去找二師兄羅方進，在林裏見一鏢隊遇刦……

江湖多險詐　好歹已分明

賊首獰笑一聲：「你要找死，老子便成全你！」轉過身來，手上又多了一柄厚背刀，「噹」的一聲，把劍蕩開，隨即再劈出一刀！

老蘇連忙用劍招擋，「噹」的又一聲響，他只覺虎口一痲，長劍幾乎拿捏不穩，掉下地去！

賊首的武功十分厲害，加上膂力强，只十多招，已打得老蘇連連後退！

上官業勳忍無可忍，便縱身自樹上跳下馬車，喝道：「你們這批狗强盜眞是無良，搶了鏢，還要殺人！」

賊中的老七使的是一鋼刀，冷笑一聲，喝道：「那來的呆小子，敢大呼小喝的，找你爺爺去吧！」跳上馬車一刀直取上官業勳的腰際！

上官業勳背負藥箱包袱，行動不便，手上又沒兵器，加上車上閃避困難便跳下車去，此刻，趟子手中已有不少人傷亡，躺在地上，兵器撒了一地，他順手抄起一柄鋼刀，回身與老六鬥在一起！

老六賊子狠心，心狠手辣，招招指向要害，上官業勳此際的武藝雖在其上，但少了經驗，昔日除了呂丹鳳之外，再未與外人對拆過，接了三四招，便手忙脚亂起來，老六哈哈大笑。「我以爲你是什麼高人，原來如此膿包！」

上官業勳道：「你們這干人，可知什麼是天理，什麼是良心麼？」

老六冷笑一聲，道：「原來是個獃子！」刀勢一緊，攻勢更急，上官業勳不斷後退，也不知如何，被人在背後撞了一下，身形一滯，「嗤」的一聲，便被老六的刀刄割破衣服！

老六一招得手，攻勢更盛，上官業勳心慌意亂，有點手足無措，慌亂中又被老六一刀砍在藥箱上，裏面的藥撒了一地，老六哈哈大笑道：「這些藥，你已用不着了！」

上官業勳又氣又急，氣一來，胆便壯了，刀法漸漸使得有板有眼，但仍處在下風，他越鬥形勢越穩，一顆心亦逐漸定下來，不料遠處傳來一道唿哨，老六喝道：「留你一條狗命，下次撞在你六爺手中，便管教你死無葬身之地！」言畢，轉身而去！

上官業勳追了幾丈，見鏢隊中人都站在原處，心想即使自己追上去，也無法以一敵八，便住了脚，回身看望一下地上的傷者。

三個鏢頭的身子亦受了幾處傷，而秦鏢頭則幸有一干趟子手，拚死保護才免於難！

此刻他見賊退才問道：「這位少俠俠骨仁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秦某謹代弟兄致謝！」

言畢，要站起行禮，上官業勳忙說道：「小可帮不上忙，老丈萬勿客氣，只恨我武功低微，無法爲你們把那口箱子搶回來！」

秦鏢頭道：「武功是一回事，像那些强盜，武功高則高矣，可惜毫無人性，嗯，老朽倒忘了請教少俠的大名！」

「不敢，小可上官業勳，只是一名無名小卒！」上官業勳道：「老丈先歇歇，小可略懂一些歧黃之術，待我先爲貴屬包紮傷口再與老丈詳談……嗯，只怕我帶的草藥不夠！」

「這倒不成問題，咱們也有金創藥，老六，你把金創藥交給上官少俠！」

上官業勳立即忙碌起來，他先替重傷的止血裹傷，第四個輪至蘇鏢頭，蘇鏢頭見他手法乾淨俐落，不由讚道：「想不到少俠是個郎中，不知令師是誰？」

上官業勳臉一紅，忙道：「小可跟家父學了一些醫理，還夠不上做郎中的資格，家師名諱呂宏亮？」

「呂宏亮……」蘇鏢頭眉頭一皺，似在深思。

上官業勳一邊包紮，一邊道：「家師是終南派第十三代掌門！」

蘇鏢頭身子一震，脫口問道：「如此你也是終南派的弟子？」

上官業勳傲然道：「不錯，小可是終南派第十四代的最後一個弟好，如今剛才下山……」

蘇鏢頭不待他把話說畢便將他推開，道：「多謝少俠了，不過少俠這個情咱們却不領，你請吧！」

上官業勳一怔，問道：「蘇鏢頭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蘇鏢頭憤憤地道：「你去問你的二師兄吧！」

上官業勳囁嚅地問：「敝二師兄得罪過你麼？」

蘇鏢頭重重的咳了一聲，另一個鏢頭則往地上吐了一口涎沫。秦鏢頭道：「少俠你請吧，本局的事不須你插手！」

上官業勳頗覺難以下台，但對方既然不領情，只好訕訕地道：「如此小可告辭了，希望你們早日尋回失鏢！」言畢出林而去。

上官業勳邊走邊忖道：「江湖上的人，都是些怪人，哼，我若不是要去找師兄師姐，才不願意下山哩！」他趁着月色趕路。

他沿山路而行，直至次日日落才越過熊耳山脈，見前路一片蒼茫，估計無法找到店家，便在山脚找尋宿息的地方，希望能找到獵戶，借宿一宵。

獵戶找不到，却找到一座小廟，小廟透出火光，上官業勳心頭大喜，連忙走了過去，可是尚未到小廟便聽見裏面傳來一陣狂笑。

笑聲有點熟悉，上官業勳心頭一跳，躡手躡脚走前，那小廟顯然失修已久，廟門雖關上，門板上却裂開好幾道紋，上官業勳向廟裏望去。

一看之下，一顆心登時怦怦亂跳起來，只見裏面坐着幾條漢子，正面那個才可望及面目，那是一張國字形的面龐，獅鼻闊嘴，頷下蓄着一匹短髯，年紀約在四十左右，神態極其標悍兇狠，上官業勳記性好，一眼便自其額頭及雙眼認出他便是昨夜打刦飛虎鏢局的那批刦賊之首！

只聽一個沙啞的聲音道：「大哥叫咱們在此等砲，爲何至今尚未至！」

虬髯賊首道：「你急什麼？老大一向守信！」

另一個用討好的聲音道：「這次咱們順利得手，不知老大會分幾成給我？」

虬髯賊首道：「到時你自個問他，豈不更好？」

剛才沙啞的道：「他娘娘的，這批貨怕值幾萬両銀子吧！」

一個尖細聲音的道：「這還用說，單是那三尊劉、關、張的玉像，俺見的好貨雖不少，但也未見過這般奇妙的寶貝！」

說着他大概把那三尊玉像取了出來，羣賊却嘖嘖稱奇，賊首道：「劉備的面龐是白玉，關羽的面龐是紅玉，張飛的面龐是黑玉，難得的是其他地方都是剔透晶瑩

的翡翠，他奶奶的，難怪他們說，這是他們將生命財產押上的重貨！」

沙啞的道：「拿來給俺瞧瞧！」

賊首忽道：「財不可露眼，快收起來……咦，好像有人來了！」

上官業勳微吃一驚，剛想轉身，後腰一痳，便不能動彈，接着廟門被人踢開，有人提着他，將他拋在廟裏，上官業勳仰天跌倒，目光一及，坐在他身旁的，赫然正是自己欲尋的二師兄羅方進！

這剎那，上官業勳登時呆住了，他萬萬料不到自己敬佩的師兄都是强盜！

羅方進可認不出他來，因爲事隔兩年了，上官業勳已經由個毛頭小子，長大成爲青年，却向那賊首諂媚道：「大哥，咱們順利得手了！」

上官業勳本來還希望羅方進也跟自己一樣，是被他們抓來，可是這句話却將他的希望粉碎！

那老大輕輕一笑，道：「你們都是區區信任之人，自然會手到擒來，剛才區區還看見秦盛他們從此兩里外走過，大概是要回洛陽去了！」

上官業勳想看看這賊首是誰，奈何無法動彈，不能轉頭望後。

虬髯漢道：「這也是老大的妙算，事先估計他們猜不到咱們會向東行，因此在他們回程之時，必定不會留心。」

另一個漢子道：「咱們緊遵老大的命令，先西行十里，再兜過來！」

那老大似乎不喜聽這種話，淡淡地道：「將箱蓋打開，讓區區估量一下價値！」言畢走了過去，上官業勳剛好見到他半張臉，心頭忽地一跳，幾乎驚呼出口！

原來上官業勳以爲此人旣是羣賊之首，必是凶神惡煞之輩，豈料竟是個青衣書生，而且赫然是他曾經在終南山上救過一命的金劍大俠！

金劍大俠竟然是羣賊之首，上官業勳還以爲自己眼花看錯！

金劍大俠轉過身來，瞥了他一眼，却沒認出他來，但這一個照面，却使上官業勳看個清楚，他知道自己沒有看錯，現在自己面前這個人，的確就是金劍大俠！

虬髯賊首將鐵箱打開，諂媚地道：「老大，託您的福，咱們這次收穫眞的不少呵！」

金劍大俠目光一亮，隨即哼了一聲，道：「都是些不值錢的貨！」他脚尖一勾，鐵箱蓋子「蓬」的一聲關上。羣賊面面相覷，破廟內氣氛有點沉重。

金劍大俠目光在衆人的臉上掠過，問道：「魏宣德，依你看這一箱子値多少銀子？」

虬髯賊首臉上現出難言的神色，看了手下一眼，然後諂媚笑道：「老大神眼如電，咱們望塵莫及，您看值多少就是多少，不會有錯！」

「人終歸是人，怎會沒錯？假如萬一金某看錯呢？」

魏宣德忙道：「就算錯也差不了多少，弟兄們都不會放在心上！」

金劍大俠露出滿意的神色，點點頭道：「這批貨大概值兩萬兩銀子，但咱們賣出去，只能得到五成，換言之就是一萬兩，一萬兩你們該佔多少？」

魏宣德恭聲道：「老規矩，一半！」

羅方進忽然道：「事主託鏢時，說這批貨值五萬兩銀子的！」

金劍大俠的臉色一變，問道：「他是誰？」

魏宣德轉頭瞪了羅方進一眼，再陪笑道：「老大莫生氣，他本是飛虎鏢師羅方進，後來入了伙……咳咳，若不是他，咱們可還要花不少氣力，而且也不會這般順利！」

金劍大俠點點頭。「你上次提到的，便是他麼？羅方進，秦盛認爲這批貨值五萬兩麼？」

羅方進見他目光凌厲如刀，心頭忐忑，但話已說出口，只得硬着頭皮道：「啓稟老大，那姓秦的糟老頭事後對咱們說，這批貨的確值五萬兩有餘！」

金劍大俠目光一直停留在他臉上。「你認爲值不值？」羅方進看了魏宣德一眼，不敢作答。金劍大俠又道：「我說不値，你們有誰反對？」

廟內羣賊被他凌厲的目光掃過，如遭電殛，都將頭垂下，一副敢怒而不敢言的神態。

金劍大俠見沒人敢吭一聲。稍覺滿意，道：「羅方進，你爲何叫秦盛爲糟老頭呢？」

羅方進頓了半晌才囁嚅地道：「因爲他，他膿包！」

「不錯，他是個膿包！所以他看走了眼！」金劍大俠忽將聲音提高：「這批貨其實祇值二萬兩！甚至可能是事主買錯了貨，出錯了價！拿五萬兩銀子買進只值二萬兩的貨！」

魏宣德連連向羅方進打眼色，同時道：「老大分析得合情合理，一定是那事主笨蛋，秦盛膿包！」羣賊聞風而動，也同聲讚同。

羅方進忽然給了自己兩巴掌，道：「我羅方進眞不長進，他秦盛膿包，小的也跟他一樣瞎了眼，該打該打！」說着又在自己臉上摑了兩巴。

那尖細聲音的道：「這不怪你，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你跟膿包日久，自然眼不亮，心不明，但以後跟着老大，就會心明眼亮，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

羅方進道：「希望老大多多賜敎，小的甘心改過！」

上官業勳一陣噁心，幾難相信此人竟是自己平日最尊敬的二師兄！

金劍大俠淡淡地道：「其錯不在你，你何須改過！承你看得起我金某人，金某榮幸之至！你我今日初次相識，理該送你一點見面禮！」說着自懷中摸出一大錠銀元寶來，遞到羅方進面前。

羅方進不知所措地望着魏宣德，不敢伸手去接，魏宣德忙道：「你還不快多謝老大？呆子，這是老大他老人家接受你入伙！」

上官業勳心中暗道：「二師兄，你千萬別接！」

豈料羅方進大喜過望，竟然跪在地上，舉起雙手接了那錠元寶，恭聲道：「多謝老大提拔，小的感激不盡！」說着竟還叩了三個响頭。

上官業勳心頭一陣難過。「想不到師

父他老人家屍骨未寒，二師兄便忘記了本派的派規！師父泉下有知，也不知要如何傷心！」

羅方進接過那錠銀子，赫然發現上面有兩個指印，深達一分，他心頭一驚，暗道：「幸好他不是捏我，否則骨頭也得碎了幾根，眞是祖先保佑！」想到此他又叩了一個响頭才敢起來。

金劍大俠見輕描淡寫，便將他震懾住，甚覺滿意，道：「你以後要多向老魏學習！」

羅方進忙道：「是！小的以後一定向魏大哥學習，也向老大您學習，請老大指點！」

金劍大俠哼了一聲，摸出一叠銀票來，交給魏宣德，道：「你點一點！」

魏宣德忙道：「不用點了，老大怎會騙咱們！」說着收了銀票。

金劍大俠道：「你們離開時，仍要小心，最好躲避一陣，待風聲稍過之後再出來！」

魏宣德應聲，說道：「老大，咱們下一次……」

「三個月後，仍到老地方取消息！」金劍大俠說着彎下腰去開鐵箱，就在此刻，他目光忽然停留在上官業勳的臉上，臉色甚爲詫異，問道：「老魏，問一問他是誰？」

魏宣德道：「此人曾經助秦盛，阻止咱們刦鏢！」

金劍取出一口布袋，將鐵箱裏面的贓物放進去，邊又抬頭望向上官業勳，上官業勳被他看得心底發毛。金劍大俠隨口道：「我要知是誰派他來的。」

魏宣德解開上官業勳的啞穴，道：「小子，你聽見沒有？快老實招來！」

上官業勳心中有太多的話要問，一時間反而不知該如何開口，羅方進爲了逞功，在他背後踢了一脚，罵道：「臭小子，你再不說，大爺們便殺死你！」

上官業勳脫口叫道：「二師兄，是小弟！」

此言一出，衆皆愕然，羅方進忙喝道：「胡說，誰是你師兄？」

上官業勳啞穴雖已解開，但痳穴仍未解，只得說道：「二師兄，小弟是上官業勳！」

羅方進臉色一變，喝道：「你來這裏作甚？」

「師兄來得，小弟爲何來不得？」上官業勳大聲道：「二師兄，師父屍骨未寒，想不到你便忘記了本門的派規！」

羅方進臉色一陣青白，他良心仍未全泯，不禁有點羞愧，聲音也低了許多，道：「終南派有何了不起，他敎出來的弟子，連妻兒都養不飽，他泉下有知，也應羞慚！」

「該羞慚的是你！」上官業勳痛心地道：「二師兄，當日若不是師父抱你上山，你還不是個到處流浪的孤兒，你說這些話，不怕良心受責？」

「哼，良心值多少錢一斤？」

魏宣德却道：「小子，你輕聲一點，否則有你好看的！羅方進，老大叫你問他的話，可不是叫你們師兄弟敍舊！」

羅方進心頭一懍，忙改口問道：「誰叫你來的？師妹呢？」

「是小弟一個人來的，我無意中發現你們刦鏢，不過那時還不知道你是飛虎鏢局的奸細……」

上官業勳尚未說畢，羅方進已截口問：「你怎會認識秦盛的？」

「小弟剛下山，根本不認識他，剛才已說過，是在無意中撞見你們刦鏢的！」

「再說下去！」

「後來我東行，要去找你，又無意中發現你們在此！」上官業勳吸了一口氣，道：「二師兄，希望你及時回頭，尚未爲晚！」

羅方進見魏宣德等人都在冷眼旁觀，又踢了上官業勳一下，道：「你身爲師弟，竟敢敎訓師兄，本派的規矩，難道你還未記熟？」

上官業勳悽然，暗道：「看來他眞的無藥可救了，我本想將本門武功秘笈給他看，現在他身爲盜匪，我又怎能放心交給他？」

羅方進見他不作聲，有點得意地道：「你若肯乖乖跟着咱們，也許也還有點好處，若不知情識趣，做師兄的可也不能徇私！」

上官業勳心頭惻然，羅方進又問：「師妹呢？」

「師姐去找三師兄，聽說他們好像已經結婚了！」

羅方進微微一怔，道：「那麼唐翔那小子不是已當上掌門了麼？」

「小弟還未見到他，不過就算他娶了師姐，但掌門之職還得由同門公選！」

羅方進問道：「這消息是眞的？」

上官業勳沉吟道：「這是小弟在飯館聽人說的！」

「他們說唐翔跟師妹成親？」

「沒有……不過意思很明顯！」

羅方進忽然大笑起來，上官業勳訝然問道：「二師兄你因何而笑？」

「唐翔成親的消息可能不假，不過他不是跟小師妹成親的！」

上官業勳道：「二師兄你又怎知道？」他這句話已有了怒意。

羅方進哈哈笑道：「因爲我知道唐翔那小子『飛鳳門』鳳飛天的獨生女兒紫玉青打得火熱，他要娶的是可以令他躍上龍門的鳳凰，不是終南山的烏鴉！」

上官業勳怒道：「二師兄你這……怎可這樣說三師兄跟師姐？」他本想罵他狗眼看人低，但到底生性敦厚，話到嘴邊又不忍說出口。

羅方進冷冷道：「呂丹鳳不過懂得些花拳綉腿而已，與一般村婦何異？至於你口中的三師兄，你以爲他眞在做生意麼？哈哈，做生意是沒錯，不過幹的是無本錢的生意！」

「你，你胡說！」

羅方進冷笑一聲：「他不但是我的行家，而且入行比我還早！」

上官業勳心念一轉，想起那天在飯館中聽到的話，那蔣老二也提過三師兄跟沒本錢的生意有關，不由默然。

金劍大俠已將賍物收好，乾咳一聲，羅方進忙問：「你到底是不是受秦老頭之託而來的？」

上官業勳惱道：「他一聽見我是終南派的弟子，便將我趕掉，怎還會託我調查失鏢！」

羅方進鞠躬道：「老大，您都聽見啦，請您指示！」

金劍大俠淡淡地道：「你相信他的話麼？」

羅方進不知所措，金劍哼了一聲：「咱們的事，絕對不能讓人知道，你該知道如何辦！」

羅方進臉色一變，轉頭望向魏宣武，上官業勳不知道江湖險惡，只道金劍大俠要他入夥，忙道：「二師兄，你不用多費唇舌，我不會跟你們同流合汚！」

魏宣武哈哈笑道：「傻子，誰要你入夥？老羅，老大的叫你殺死他，這樣秘密才不會洩漏出去！」

羅方進與上官業勳同時「啊」地叫了一聲，羅方進到底良心未全泯，忙問：「難道沒有別的方法？」

金劍大俠冷冷地道：「沒有！」

魏宣德道：「殺死這小子，對你也有好處，起碼不會在你師兄弟間胡言亂語，屆時你還有機會做終南派的掌門，放過他們只有一條死路！」

金劍大俠道：「不是死路，但你在別人面前可抬不起頭來了。」

上官業勳大怒，道：「你道人人像你這般無恥，表面上是大俠，骨子裏却是大盜！」

金劍大俠哈哈笑道：「大俠跟大盜根本是一家人，大俠疏財仗義，他的錢從何而來？難道這是天上掉下來的麼？我刦富濟貧，有何不對？」

上官業勳一時間不由語塞，覺得他說的頗有道理，但又隱隱覺得此人並非正人君子，假如他於心無愧，又何必殺死自己？當下立道：「你這是歪理，否則，何必殺人！」

金劍大俠淡淡地道：「不管如何，你今日不死，我心頭總是難安！」

上官業勳道：「你還認不認得我？」

「起初不認得，現在若還記不起來，金某也算白活了！」

上官業勳忍不住道：「當年若不是我救你，你還能活到如今？」

金劍大俠哈哈一笑，道：「這得怪你自己，養虎爲患了！當日金某可有說要一命還一命否？」

上官業勳再傻也知道，多說亦沒法改變他的主意，便長嘆一聲，閉上雙眼，金劍大俠沉聲道：「羅方進，拉他出去，金某等你拿他的首級來復命！」

羅方進猶疑了一下，終於提起上官業勳大踏步出廟。魏宣德輕聲道：「老大，你不怕他放掉那小子？」

金劍大俠冷冷地道：「金某正要考驗他，能過此關，此人將來方可重用，否則以他那身三脚貓的功夫，要來何用？若他敢私放了他，也不怕他今夜能逃得出咱們的掌心！」

× × ×

羅方進提着上官業勳出了破廟，上官業勳忽然生了一股求生之慾，道：「二師兄，你帶小弟到遠一點的地方吧！」

「爲什麼？」羅方進隨口問了一句，一邊掐眼四望。

「你想不想知道，青玉石上謎訣的秘密？」

羅方進心頭一跳，連忙快步走下幾步，隨即問道：「難道你知道？」

上官業勳心中暗道：「二師兄已誤入歧途，我不能將全部秘密告訴他！」嘴上却道：「是的，小弟參透了一部分，還剩一點丁沒法解決，所以才下山來找你們，希望尋回本門的失落的武功！」

羅方進聲音有點興奮，邊走邊問：「你有沒有告訴別人？」

「小弟下山後，第一個見到的便是你了！」

羅方進將他放在一塊大石後面，道：「在這裏說話，不怕被人聽見，你快說吧！」此處離山上破廟已有二三十丈，就算有風，也不怕廟內的人聽見。

上官業勳暗暗運功衝穴，故意使用拖延策略，道：「二師兄，那四句詩你還記得麼？」

「你是指青玉石上的那四句混帳詩句？怎不記得？」羅方進倒是急得很：「春雨綿綿人不歸，南來住客留足跡，羅網底破脫籠牢，仁心俠骨無人敵！這是什麼意思？是師父他老人家參透出來的麼？」

上官業勳暗道：「難得他還記得師父！」當下道：「師父仙逝已年多了！」

羅方進先是一呆，繼而大喜，暗道：「原來師父眞的已死，我還有何所顧忌？待他說出秘密，再殺死他，掩上屍體，眞是神不知鬼不覺！」

「二師兄，師父去世，你們一個人都不上山……」

羅方進訕訕地道：「誰知道！你快說你的吧！」

「小弟說出秘密，二師兄是不是可以放我一條生路？」

羅方進陰陰一笑，道：「這個自然，咱們到底是同門師兄弟嘛，你既能爲愚兄，愚兄又怎忍心殺死你！」

「你若放了小弟，只怕他們不會放過你！」

羅方進不耐煩地道：「這些事你不用管，快說吧！」

上官業勳再試一試他：「不，你既是我的二師兄，小弟又怎能不担心？萬一你放了小弟，而遭他們追殺，小弟于心何忍，倒不如不說了！」

羅方進獰笑一聲：「你不說，我便殺死你，難道你就不爲自己担心？」

「二師兄，你眞的要殺我？難道你不念同門之情？」

羅力進冷哼一聲：「我跟你有何感情？我下山之後，你才進門！」

上官業勳心頭一片悲凉，暗忖道：「原來他的心目中只有利，一絲兒感情也沒有！」

羅方進雙眼一睜道：「快說，再拖延便來不及了！」

上官業勳知道自己說不說，後果都是一樣，便此刻一來穴道被制已久，二來金劍大俠只道他武功稀鬆，沒有使用重手法，二來經過他不斷運功衝關，已經差不多可以通穴，因此只好再拖下去。「二師兄，最後問你一件事，就算你殺死小弟，小弟也不怪你，那個姓金的書生叫什麼名？他才是罪魁禍首！」

「他叫金不求，知道他有兩個身份的人，只有咱們幾個人！」

「那兩個身份？」

「一個是『金劍大俠』，一個是『金劍玉魔』，他以後者面目出現時，叫關山林，到底那一個才是他的眞姓名，恐怕只有他才知道！」

上官業勳作拖延時間，而又重提那石洞青石上的詩句，道：「小弟認爲那四句詩，實際是四句謎語，屬拆字格，春雨綿綿人不歸，拆開便成三字！」

羅方進道：「你不必多作解釋，快說下去。」

× × ×

廟內的金不求臉色甚是不耐，道：「老魏，你去看看，有事便發嘯，若情況不對，兩個都一併殺了！」

魏宣德應了一聲，長身而去，他找了一陣，聽見遠處低微的說話聲，便走了過去。

只聽上官業勳道：「第二句南來住客留足跡，拆開便是……」由于他倚石而坐，面向外面，目光一及便見到魏宣德，反而羅方進看不到。

「拆開是什麼，你還不快說，你眞以爲我不捨得殺你麼？」

話音剛落，背後傳來一個冰冷的聲音：「要殺便殺，老大已等得不耐煩了！」

羅方進吃了一驚，轉身陪笑，道：「魏大哥，小弟因爲有些師門的事要問一問他……」

魏宣德冷冷地道：「你還想回終南派麼？」

羅方進一驚，忙道：「不，小弟決定跟您……」

「那就殺了他，你不殺他，只怕老大連你也要殺，屆時我可保不了你！」

羅方進臉色一變，連忙抽出劍來，道：「師弟，你莫怪我，只怪你自己倒霉，闖進地獄！」

上官業勳見他長劍慢慢指向自己的咽喉，心頭一驚，一股眞氣散開，登時將麻穴衝開，說時遲，那時快，羅方進的劍已到，上官業勳在求生之慾的刺激下，手臂速度極快，只見他手臂一撥，羅方進的劍已滑開尺餘，刺在石頭上！

魏宣德看不到情況，只道羅方進手下留情，忙喝道：「羅方進，你找死！」

話音未落，上官業勳已一掌擊在羅方進的小腹上，羅方進做夢也料不到他有此功力，猝不及防，身子倒飛，撞在魏宣德的懷中，兩人一齊跌倒！

上官業勳在地上一躍而起，運力于指，在魏宣德「肩井穴」上戳了一記，魏宣德登時暈死！

羅方進急怒攻心，抓起劍來，道：「小子，今日我想放你也不行了！」他長劍向上官業勳心窩刺去！

上官業勳見他招式如此狠毒，又怒又驚，把身一閃，抽出長劍來，將羅方進的長劍挑開，自從他習了本門的上乘武功之後，羅方進的劍法在其眼中，簡直破綻百出，要殺，根本易如反掌，同時三招之後，他長劍已抵在羅方進的胸膛上！

羅方進長劍「噹」的一聲，滑落地上，喃喃地道：「你學了青玉謎訣上的武功，你……」

上官業勳道：「不錯，我本想公諸同門，但你的行爲太令人失望，你是決計得不到的了！」

羅方進忙道：「愚兄若得到本門上乘武功，必定改過自新！愚兄所以誤入歧途，只因本門原本的武功太過不濟！」

「你不是誤入歧途，而是自甘墮落！」上官業勳冷冷地道：「假如我將武功秘笈給你，只怕師父英靈也不會原諒我！」說罷收劍轉身走去，羅方進如石像般呆呆地站着。

上官業勳走了幾步，忽然轉頭道：「我走了之後，只怕金不求也不會放過你，你好自爲之吧！」

羅方進一驚非同小可，叫道：「師弟，你救救我！」他跑了幾步，忽然再度回來，一劍刺在魏宣德的心窩上，然後急追上去。

上官業勳十分厭惡他，也放脚而奔，跑了半里多，見羅方進已被自己抛開，心頭稍暢，可是就在此刻，山上忽得傳來一嘹亮的喝聲，上官業勳一驚：「金不求追來了！」

只聽羅方進在遠處叫道：「師弟，快帶愚兄離開！」

上官業勳心頭一軟，忖道：「他雖不義，我却不能不仁！」當下轉頭跑回去，拉着羅方進的手急奔。

羅方進跑了幾步，氣喘吁吁地道：「師弟，愚兄跑不動了，你揹愚兄跑吧！」

上官業勳道：『我揹你跑，豈不是跑得更慢！」可是羅方進越跑越慢，而金不求的嘯聲却越來越近，原來他們離廟雖遠，但天上有星月，金不求居高臨下，看得清楚，所以畢直追去。

再跑了二十多丈，金不求已在他們背後三丈，上官業勳大急，道：「師兄，你還不快一點？」他很想甩掉羅方進的手，但終於不好意思抓破臉皮！

不料，他不甩掉羅方進的手，羅方進反而緊緊地抓住他的手，叫道：「老大，我抓住他了，快來！」他雙脚用力抵住。

上官業勳好像拉着一尊石像，當然跑不動，只聽一聲長笑，金不求凌空越過上官業勳，落在他前面，羅方進知機，立即鬆手退後，道：「老大，他殺死了魏大哥！小的不肯放過他，一直跟着他！」

金不求冷冷道：「你退到一邊去！」

上官業勳也懶得跟羅方進分辯，一邊抽劍，一邊暗自思量退身之計，金不求道：「年多不見，想不到你功夫大有進展，竟能運氣衝穴，眞是可喜可賀！」

上官業勳道：「你要殺人滅口，何必說這種話！」

「好，快人快語，金某最欣賞！」金不求也不抽劍，道：「念在你去年曾經救過我，金某便讓你三招吧！」

上官業勳只是君子，所謂君子可以欺其方，並不笨，當下問道：「你眞的肯讓我三招？」

金不求哈哈笑道：「你武功雖然有長足的進步，但金某還用不着爲你食言！」

「你的意思是說，假如在下三招未了

，你便絕不動手？」

「不錯！」金不求喝道：「別囉嗦，快來吧！大丈夫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

上官業勤退後兩步，道：「如此咱們後會有期！」他剛走了幾步，金不求又攔在他前面，上官業勤道：「你這樣快就要食言？」

金不求冷冷地道：「哼，小小的年紀便懂得使詐，你以爲你不出招，金某便不敢殺你麼？告訴你，金某爲你食言，那是抬舉了你，你知道了太多秘密，今日別想活着離開！」

上官業勤見計不得逞，只得抽出長劍，向金不求攻去，金不求要看看他學了些什麼武功，能在短期間急進，因此故意不下殺着，是以表面上看來，竟打了一個平手！

羅方進在一旁看見，不由心癢難搔，暗道：「早知道一早便放開他，跟他逃脫，還怕他不敎我，而且屆時也用不着害怕金不求了！」他有此想法並不奇怪，因爲上官業勤進門只年多，便有此表現，以此速度論之，三五年之後，的確用不着害怕金不求！」

只聽雙劍碰撞，响起一陣叮叮噹噹之聲，上官業勤越鬥精神越振，出劍如風，一招緊似一招，如黃河之下，如山奔去，眨眼間雙方已拚了五六十招，仍是不勝不敗之局。

金不求心中暗道：「想不到終南派有此武功，奇怪！眞的如此，爲何他們終南派一蹶不振，幾乎在武林中除名？」當下問道：「你這是終南派的武功？」

上官業勤冷冷地道：「在下乃終南派弟子，使的當然是終南派的武功！」

「哼，金某不相信！」

「你不相信在下也不相求！」

「你若肯將這些劍法抄錄出來，金某便放你一條生路！」

「簡直是痴心妄想！你有本事便殺死我吧！」

金不求冷笑一聲：「你以爲金某無此能力？」他劍法忽然一變，速度漸慢，但每一劍蘊上眞力，上官業勤稍一不愼，長劍便被對方的劍帶開，他心頭一凜，也忙用上眞力，這才站得穩脚跟。

可是上官業勤雖然乍逢大敵，精神百倍，但到底不能與對方數十年的內家修爲比較，到了三四十招，眞氣不足，速度也慢了起來，相反金不求談笑用兵，已穩佔上風。

羅方進此刻因爲想知道青玉謎訣的秘密，反而担心上官業勤的安危，見狀忙道：「師弟，你還是棄劍投降吧，也許老大肯饒你一條小命！」

上官業勤叱道：「住口！我怎會投降一個無恥的小人！」

金不求冷冷地道：「說得好，你投降金某也不會放過你！」他再加上兩分眞力，劍氣更加凌厲，每刺出一劍都激得空氣嘶嘶作响，上官業勤左支右絀，不斷後退，幸好他時有師門絕招在危急時湧出來，迫得對方攻勢稍頓，這才得以喘上了一口氣。

這一戰對上官業勤好處極多，不但增加經驗，而且有很多未曾全部領悟的招式，都在這種情況下豁然貫通，可惜金不求攻勢不絕，絕不放過他，羅方進在旁暗呼可惜。

眼看上官業勤越來越不行了，上官業勤反而令性命豁出去：「我今日縱然死在他手中，也得在他身上戮一記！」他劍法一變，全是兩敗俱傷的打法。

金不求眼看勝利在望，又怎肯跟他拚命？心中有了顧忌，攻勢便稍頓。可是，上官業勤一鼓作氣之下，再三而竭，金不求又增加了壓力，不過連他自己也暗暗奇怪：「想不到這個乳臭未乾的傻小子，還能在我劍下走了一百多招，今日不乘機將其剷除，日後必成心腹之患！」

心念未了，忽聞有人道：「精采啊精采，金不求竟連一個後生小子也殺不了，眞是天下奇聞！」

上官業勤都覺得聲音有點熟悉，但却沒法轉頭望去，可是他料不到金不求聽了此話之後，震驚的情況，實非他能理解：「這寃家是幾時來的，我竟然不知？」正想猛下殺手，先解決上官業勤，再回頭對付他，不料長劍已被一柄虎頭刀格開！

上官業勤忽遇救星，見有人接替自己，忙退下喘氣，同時抬頭望去，這才發覺救他的人，竟然是他去年春同時救活的那個虯髯漢子「烈火妖魔」！他高興的心情立刻化爲烏有，暗道：「想不到又多了一個魔頭！」

「烈火妖魔」左刀右掌，打法十分兇猛，每發出一招都呼呼作响，氣勢甚是嚇人，金不求因已先打了一仗，所以有點抵擋不住，鬥了幾招，便已退了三步！可是他倆是老對手，對方武功的路數沒變化，都已了然於胸，因此應付起來，還不太狼狽。

上官業勤心中暗道：「這兩個『鬼打鬼』我何不乘機溜掉？」但回心一想，又覺得人家救自己，自己連話也不說一句便溜掉，未免有欠光明，還在沉吟，猛覺衣袖一緊，轉頭一望，却是羅方進拉他，便冷冷地道：「你要溜便自己先溜吧！」

羅方進道：「誰說我要溜？剛才你說了一半，咱們到一旁去繼續說吧！」

上官業勤怒道：「你剛才拉住我，存心要金不求殺死我，良心全喪，還以爲我會告訴你？」

羅方進臉上微微發熱，訕訕地道：「師弟你誤會愚兄的心意了……」

「我沒誤會，秘笈出土三個月之後，上面的圖文已經自動消失，所有的一切都在我腦海中，你就算砍下我的頭來，也休想得到一鱗半爪！」

羅方進道：「大家是同門，你怎能秘技自珍！現在可是由你處理本派的事？」

上官業勤冷冷地道：「你快給我滾，否則我便殺了你，替師父清理門戶！」

羅方進大怒道：「你有何資格說這種話？」

上官業勤揚一揚手中的長劍，道：「就憑這個！」

羅方進暗吃一驚，不由自主地退了兩步，上官業勤又道：「你今日立即回頭，還有機會，否則下次讓我再見到你作惡，便取你的命！」

羅方進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又退了幾步，道：「等下老大派人手來，看誰要誰的命！」

上官業勤回頭看了幾眼，哈哈笑道：「只怕他自己保不住了，你還指望他帮助你？」

羅方進抬頭望去，果見金不求不斷後退，顯然是不敵，心頭一慌，立即挾着尾巴溜掉！

金不求若在平日自然不怕對手，但今日情勢不同，心中早打定主意要找機會脚底抹油。「雷震天，你乘人之危，算得什麼英雄好漢？」

雷震天道：「跟你這種人還講什麼道義！」他右掌掌法十分猛烈，左手虎頭刀反而只是扶助，一連七招，又將金不求迫退一步！

金不求道：「不然，金某也非無名之輩，若非我早鬥了一場，又怎會怕你？」

「嘿嘿，上次咱們在終南山決鬥，結果誰的傷較重？」

金不求道：「兩敗俱傷，還有什麼好炫耀的？」

雷震天道：「錯過今日，也不知何時才能再遇到你，雷某絕不會輕易放你！」

金不求長笑一聲：「你以爲今日便會贏定金某了麼？我有一個公平的辦法，就怕你不肯放棄佔便宜的念頭！」

「你有什麼辦法？」

「你先跟那小子打一場，然後咱們再放手一鬥！」

「放屁，他是雷某的恩人，雷某怎會跟他打架！」

「我早說過你現在變了，以前講究公平，現在却奸猾了！」

雷震天大喝一聲，道：「好，那你再訂一個日期，屆時你不敢去的，便是縮頭烏龜！」

金不求心中暗喜，猛發一掌，將對方稍爲迫開，隨即抽身後退。「下月初三在摩天嶺，不見不散！」

「不行，雷某下月來不及趕去！」

金不求只求脫身，道：「好吧，金某那就索性成全你，下月初七在金陵鍾山相見！」

「好，在鍾山的凉亭，不見不散！」

金不求長嘯一聲，轉身急馳而去，上官業勤叫道：「別放他，要他將贓物先交出來！」

他要追金不求，却讓雷震天攔住。「算啦，窮寇莫追？」

上官業勤吃了一驚，不由退了兩步，乾巴巴地道：「多謝你相救！」

雷震天哈哈笑道：「謝什麼？去年若不是你，雷某這一條命早已嗚呼！」

上官業勤只望他早點離開，因此唯唯諾諾，絕不開腔，不料雷震天十分熱情，道：「小兄弟，你武功進步很多呵，嗯，敢是你另有明師，難怪上次我要敎你三招『霹靂十三掌』，你斷然拒絕！」

上官業勤道：「在下向在終南派門下，別無明師，請勿誤會！」

雷震天有點奇怪，問道：「你剛才使的劍法，是終南派的武功？」

「正是，如假包換！」

雷震天濃眉一皺，喃喃地道：「奇怪！」不過他是個直心腸的人，人家不說，他也不再問。「小兄弟，你要去那裏？」

上官業勤道：「在下剛下山，隨便走走！」

「這樣說來你並沒有去處了！」

上官業勤「嗯」了一聲，雷震天喜道：「這便好了，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上官業勤心懷警惕，忙問：「什麼地方？」

「老爺子決戰『赤眼金鶴』南宮恩，雙方都邀請了不少好手，我帶你去，你也好乘機見識一下各派的武功！」

「老爺子是誰？」

雷震天哈哈一笑，道：「我忘記你剛才下山！老爺子有個外號叫『鐵劍丹心』，姓老名光緒，不過由於他德高望重，咱們都尊稱他一聲老爺子！」

上官業勤忖道：「聽他描述，這姓老的，倒是位好人！」當下問道：「他是好人還是歹人？」

「能被我尊稱一聲老爺子的，還會是歹人麼？何況『鐵劍丹心』這四個字已足够說明一切！」

「他在那裏？」

「商丘！」

上官業勤心頭一動，忖道：「大師兄不是在商丘當護院麼？這倒是順道！」當下問道：「在下還未請敎閣下的身份！」

雷震天又是一怔，失聲道：「去年我不是已告訴你，說我是江南『烈火堂』第二位堂主麼？」

「你有否外號？」

「江湖上的朋友，都是叫我『霹雷雷神』！」

「你不是『烈火妖魔』？」

「烈火妖魔？江湖上幾時有這一號人物？」雷震天失笑道：「小兄弟，你是聽誰說的？」一頓他又道：「不用問，一定是金不求說的！」

上官業勤讓他說破，臉上發燒，忙岔開話題：「你剛才爲何不追金不求？」

「我不是說過要去助老爺子麼？來，咱們上路吧！」雷震天說着又拉上官業勤的手，上官業勤只覺他手掌十分有力，而且熱情感人，不由自主地跟他走去。

「小兄弟，你剛才跟那個說話的人是誰？」

「他是我二師兄，不過他，他跟金不求同流合汚！」

雷震天冷哼一聲：「你爲何不抓他回師門？」

「家師已逝！」

「那更簡單，就將他殺掉，免得善良受害！」

上官業勤不語，雷震天嘆了一口氣，道：「小兄弟，你秉性單純，在江湖很容易吃虧！咱們做事有個原則，人家敬你一尺，你敬人一丈，但若對那些魑魅魍魎，可不能手軟，對敵人仁慈，便是對自己殘忍！」

上官業勤唯唯諾諾，雷震天又問：「小兄弟你叫什麼名？」

上官業勤依實相告，雷震天又道：「咱們待老爺子的事了，便帶你到咱烈火堂那裏盤桓幾天！你若沒事的話，千萬別拒

絕！」

兩人談談說說，不覺東方已白，出了熊耳山區，前面路途已甚平坦，雷震天到了嵩縣便買了兩匹馬，送了一匹與上官業勤代步。

上官業勤發覺他實是個豪爽坦率的漢子，暗罵自己：「我眞是瞎了眼，將好人當作歹人，又將歹人當作好人，昨夜若不是雷震天及時趕到，我這條小命，早喪在金不求手中了！」

雷震天性子頗急，路上不斷催騎，才兩天半的工夫，便進入商丘城了，上官業勤問道：「雷大哥，老爺子跟南宮恩的決鬥在何時？」

雷震天道：「六月十五日！」

「那是後天，咳咳，小弟還有一點私事要辦，後天我再去找你！」

雷震天說道：「上官弟，你要辦什麼事，請告訴愚兄一聲，待愚兄替你安排一下！」

「小弟的大師兄在商丘城內當護院，小弟想去找他！」

「這倒應該，不知他在那戶人家當護院？」

上官業勤搖頭道：「這個小弟也不知道！」

雷震天笑道：「那就更該先到老爺子那裏去了，他世居在此，商丘城內的人與事，都逃不過他的雙眼，叫他替你查一查，好過你逐家逐戶去打探！」

上官業勤覺得有理，便欣然答應，只是仍有點担憂。「老爺子大戰在即，咱們怎可打擾他？」

雷震天笑道：「這種事那用得着他親自去辦？咱們也不必驚動他，問問他家的管事，便知道了！」

到了一座莊院門外，雷震天剛跳下馬來，石階上便奔下幾個漢子，爲首那人恭聲道：「不知雷堂主大駕光臨，請恕敝莊有失遠迎！」

雷震天笑道：「雷某是粗人，可不曉得說什麼客氣話！來，這是雷某的小兄弟上官業勤，這是老家莊的萬總管！」

萬里鴻見雷震天對上官業勤如此熱情，又稱兄道弟，不由對他多看了幾眼，嘴上却道：「敝莊歡迎上官少俠光臨！」

上官業勤有點窘，忙道：「萬總管客氣！」

萬里鴻叫家丁將馬拉走，上官業勤乘機打量大門，只見大門橫額寫着老府兩個金字，兩旁還各掛着一塊長匾，鐵劍丹心，威德遠播，他心中暗忖道：「這位老爺子，就算眞的如此，也不該掛出這種牌匾來！」

正在沉思間，忽聽雷震天叫道：「上官弟你過來！」

上官業勤依言走前，萬里鴻問道：「請問少俠，令大師兄貴姓大名？」

「敝師兄姓于，雙名望山！」

萬里鴻道：「兩位請進，萬某這就派人去查，一有消息，便立即通知少俠！」

「多謝總管，小可感激不盡！」

「少俠客氣，敝莊能爲同道効勞，實乃無上之榮幸！請！」

上官業勤跟雷震天走上石階，只見兩旁的一對石獅，高大而雄壯，頗有點氣派，上官業勤心中暗說：「這老爺子家財必定豐盛！」

雷震天指着大門那對牌匾，問道：「上官弟，你知道這是誰送給老爺子的麼？這是咱們江南武林同道送的，那是三年前親到江南，替咱們排解了一場糾紛，若不是老爺子到來，那一次少說也得死幾十個人！」

上官業勤這才恍然大悟，暗道：「原來如此！」兩人進了莊門，只見院子裏十分廣闊，牆邊還放着些石担石鎖等練功之物，大廳外面還種植着兩棵棗樹，畢直高大，雷震天道：「這兩棵樹就像老爺子的爲人！」

說着便見聚英廳上走出一簇人來，爲首那個身穿一襲青衣，面目清癯，腰杆挺直，看年紀已近七十，但仍精神矍鑠，步履沉穩，一派高手的風範，雷震天快步走前彎腰抱拳道：「不敢勞老爺子迎迓！」

那老人呵呵笑道：「雷老弟堂務繁忙，仍撥冗爲老朽助陣，盛情感人，老朽不能親迎大門，已感不安！」

「不敢當！老爺子，雷某替你引來一位少年英俠！」雷震天道：「上官弟，還不快拜見老爺子！」

上官業勤連忙施禮。「晚輩上官業勤乃終南派第十四代弟子，拜見老爺子，望老爺子不吝賜教！」

老光緒並不因他出身低微而怠慢，伸手來扶。「少俠英氣內蘊，異日必成爲武林放一異采，請起！」

「多謝老爺子！」

老光緒引他們進聚英廳，他旁邊的人，也都是附近一帶的高手，人人均找雷震天談話，冷落了上官業勤。上官業勤也不以爲忤，暗道：「看來雷大哥的確是個好人！」他自小在山上過活，品性單純，閱人甚少，甫剛下山雖經波折，但遇人仍只以好人歹人分之。

衆人進廳，上官業勤在雷震天旁邊坐下，丫頭們送上香茗，一個面有刀疤的壯漢道：「雷堂主，聽說貴堂最近大有發展，眞令小弟羨慕！」

「那裏，小弟整天在外面亂跑，堂內的事都交給敝表弟處理！」雷震天問道：「黃兄辦事精明，帮務必亦大有進展！」

原來那人是「天水帮」帮主黃思龍，天水帮雄踞黃河中游，帮內的弟子都是些船夫和靠黃河吃飯的人，當下黃思龍客氣了一番，雷震天便道：「小弟去年跟金不求決鬥，兩敗俱傷，幸得上官弟相救才能活命！諸位莫瞧他年紀輕，武功却極高，而且深諳醫理藥性！」

衆人都轉頭望了上官業勤幾眼，上官業勤甚窘，忙道：「小可什麼也不懂，武功更是不值一哂，雷大哥替小弟臉上貼金，教小弟羞慚！」

雷震天正容道：「諸位，金不求的武功如何，你們心中都有底吧？」

老光緒道：「金大俠之武功在武林中，允稱一流！」

「我這個上官弟能在他手下鬥百餘招而不敗，你們看他的武功如何！」只怕再過兩三年，雷某也不是他對手！」

此言一出，衆皆聳然，不由對上官業勤刮目相看，上官業勤滿面通紅，更加說

不出話來。

老光緒訝然問道：「雷老弟，你們怎會跟金大俠結仇，大家份屬同道，有什麼事不能解決的，要訴諸武功？看幾時有空，老朽替你們排解一下！」

上官業勤脫口道：「金不求不是大俠而是大盜！」

他這句話，令到羣豪臉色皆是一變，上官業勤心頭一驚，吶吶說不出話來，幸而雷震天道：「諸位，雷某正要說一件事，去年雷某跟金不求決鬥，乃因他擄刼震遠鏢局的鏢，起初雷某還不知道是他，便悄悄跟踪，後來他被雷某揭穿身份，急忙逃逸，却被雷某纏住，追到終南山終於答應跟雷某決鬥，結果兩敗俱傷！」

上官業勤接道：「當時他兩人都是小可救的，說來慚愧，小可無知誤信金不求的話，以爲雷大哥是歹人，其實他才是個無恥的人！」

黃思龍不以爲然地道：「上官少俠罵金大俠是無恥小人，未知有否證據？」

上官業勤又將飛虎鏢局被魏宣德刼鏢，自己如何湊巧碰上，義助飛虎鏢局，但無濟於事，結果又在破廟中巧遇羣盜，被金不求所捉等事一一詳述一番，羣豪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雷震天道：「雷某深信上官小弟！」

老光緒道：「上官少俠秉性凜樸，又與金大俠無仇，不可能故意誣衊他，自然令人入信！」

上官業勤道：「慚愧的是敝二師兄跟他們也是一夥，據他說金不求另有一個外號叫『金劍玉魔』闖山林！」

話音剛落，大廳之內，立即响起一陣輕啊之聲，黃思龍忍不住問道：「少俠所說是眞的？」

雷震天不悅地道：「黃帮主，我這個兄弟，絕不打誑語，何況這是關乎別人的聲譽！」

上官業勤又說道：「此乃小可親眼目擊！」

老光緒嘆了一口氣，道：「世上多是這種兩面三刀的人，金不求是這類人，也不太奇怪！」

一個年紀跟他差不多的「鐵拐駝老」鍾展鵬，聲如洪鐘地說道：「老朽早就有點奇怪，金不求的錢從何而來，雖說吾輩中人，大都刼富濟貧，同時也濟濟自己的腰包……」

他說至此，引來哄堂大笑，鍾展鵬續道：「但咱們也有個原則，所刼之人是爲富不仁之輩，而且所取也有個限度，而他既沒恒產，却有不盡的銀子，所以上官少俠所說，老朽深信不疑！」

上官業勤忙道：「多謝前輩信任！」

另一個亦道：「其實此人大俠兩字乃用錢買來的，說到行俠仗義，他所管的全是黑道上的小脚角！」

老光緒道：「今日得少俠報訊，實乃武林之幸，否則吾輩尚被蒙在鼓裏！」

經此一來，上官業勤在羣豪心目中的地位，大爲提高，坐談了一陣，又有一撥同道來助，擾攘了一陣，晚宴已擺了上來，老光緒請羣豪入席，恰好坐滿兩張八仙桌。老光緒還親自請上官業勤與其同席，使上官業勤受寵若驚。

席間鍾展鵬問道：「老爺子，後天便是決戰之期，您如何安排？」

老光緒道：「他們提出三戰兩勝之法，除了老朽與他之外，各遣兩位朋友上場，某方勝兩場，便作勝論！」

雷震天問道：「老爺子準備遣誰上陣呢？」

老光緒沉吟道：「老朽尚未有主意！」他環顧廳內羣豪幾眼，除了雷震天之外，別無佳選，鍾展鵬武功雖好，但近年來舊患復發，體力衰退，只怕他難當大任，其他人他又看不上眼，假如南宮恩帶來的人武功不高，那還罷了，否則眞是費煞心思！

雷震天道：「老爺子若用得着雷某的，雷某願聽差遣！」話音一落，同樣的話，此起彼落。

老光緒忙道：「諸位好友的盛情，老朽那有不知之理？只是後天那一戰的勝負，不單只關乎老朽，而且與附近一帶的百姓有關！」

上官業勤問道：「請老爺子詳述一下情況。」

「南宮恩要在本城開窨，聽說要成立什麼『威武帮』，老朽知道之後，立即派人跟他商量，他便訂下決戰的條件，假如老朽僥勝，他便另外覓地開窨，假如他得勝，老朽就得遷家！」

黃思龍道：「南宮恩陰沉之至，雖然至今仍無大惡，但此人日後終必成爲武林心腹之患！」

老光緒道：「正是由於他尚無大惡，所以老朽不敢驚動九大門派，否則又何懼於他！」

鍾展鵬道：「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敢提出條件，必有其把握，咱們可眞得詳細安排一下！」

老光緒道：「老朽曾發帖到河北趙家莊請趙大莊主襄助，若有他來助，便不必担憂，希望他能及時趕到！」

一個瘦長身材的中年漢子隔席問道：「老爺子，你可曾打聽過，南宮恩在此開窨的原因？」

老光緒道：「司空老弟問得有理，老朽也打探過，但是不得要領！」

「摘星手」司空青道：「在下認爲咱們摸清這個原因，更爲重要，說不定這裏面藏着什麼大陰謀！」

羣豪邊吃邊談，七舌八嘴地爭論着，却沒有結果。上官業勤輕聲問道：「雷大哥，這南宮恩十分厲害麼？」

雷震天臉色微微一變，嗯了一聲，上官業勤忖道：「雷大哥天生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連他聽了南宮恩的名，也變了顏色，此人武功之高可想而知！」當下輕聲問道：「雷大哥，你的武功高，還是他的武功高？」

雷震天吸了一口氣，道：「愚兄不曾與他交過手，但聽說去年少林掌門方丈的師弟智旭大師，在嵩山下不知因何與他衝突，兩人動起武來，交手五十招各自收手，事後傳說智旭大師吃了啞巴虧，還說若非在嵩山附近，智旭可能吃的虧會更大！而愚兄自忖不如智旭大師！」

上官業勤不由咋舌，又輕輕問道：「那比之老爺子又如何？」（未完・五）

虬龍倚馬錄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鐵眉樓內有聚義廳，衆豪俠都坐在裏面討論如何同舟共濟，防止被神通教逐個去破，鐵眉既是被暗算殺害，尤其是要防止那個利硬再出現，常掛珠以老大身份和龍眉平起平生，問郭冷魂的傷勢，想見見郭堡主，由龍眉鳳眉爲首帶衆俠到靜心房，裏邊是一座機關，經過坐、死門一條隧道，靜心房已在望，忽然一陣紅烟，出現一白衣老婦將岳小玉擄走，原來此老婦是夫人帮的尤小玉，經她帶到一座破廟，此處是飲血峯的地方，並告知她是練驚虹的師姐，盈盈是練驚虹的弟子，使岳小玉嚇了一跳，但轉念她對自己沒有惡意，心裏就平靜下來……

談惡魔滅親　論師父爲人

岳小玉眨了眨眼，道：「這倒不假，別的不說，就以他這兩個外號來說，就已不怎麼好聽。」

尤婆婆道：「那是因爲他行事作風異常絕辣之故。」

岳小玉道：「茹毛飲血，也還罷了，但六親不認，却未免令人心寒。」

尤婆婆道：「練宮主被人視作六親不認的大惡魔，是因爲他殺了兩個親人。」

岳小玉道：「他殺了誰？」

尤婆婆道：「一個是他的娘親，另一個是他的兒子。」

岳小玉陡地一呆，問道：「怎會這樣的？」

尤婆婆道：「因爲這是悲劇，所以就變成這樣子了。」

岳小玉搖頭道：「晚輩不懂。」

尤婆婆道：「練驚虹殺母，是因爲他娘親勾引小白臉，而且還用慢性毒藥毒死了練赤。」

岳小玉道：「練赤是誰？」

尤婆婆道：「練赤就是練驚虹的老頭子。」

岳小玉「嗚咃」一聲叫了出來，道：「這可寃孽頂透！」

尤婆婆道：「這種事，在江湖上屢見不鮮，但只要能夠隱瞞，大家也就儘量隱瞞着。」

岳小玉點了點頭，道：「晚輩明白，正是家醜不可外傳。」

尤婆婆道：「還有，練驚虹殺子，也是爲了女人。」

岳小玉道：「眞相如何？」

尤婆婆道：「練驚虹只有一個兒子，叫練則勝。」

岳小玉暗道：「這名字甚好，姓練名則勝，正是勤練武功則勝，若不勤練武功則敗了。」

尤婆婆又接道：「練則勝爲人輕浮，囂張跋扈，恃着自己是練驚虹之子，經常下山欺壓良家百姓。」

岳小玉道：「旣欺壓良家百姓，想也必會調戲良家婦女了？」

尤婆婆道：「這還用說嗎！」

岳小玉道：「如此德性不大好！」

尤婆婆道：「有一次，練則勝姦污了一個江南才女，後來事情弄大了，練驚虹大爲震怒，要他娶那才女爲妻贖罪，誰知道不夠三天，那個江南才女就死了。」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眞可憐。」

尤婆婆道：「你說誰可憐？」

岳小玉說道：「當然是那個江南才女了。」

尤婆婆却搖搖頭，道：「可憐的不單是這個才女，還有練則勝。」

岳小玉奇道：「他又有甚麼值得可憐了？」

尤婆婆道：「江南才女之死，你認爲事情是怎樣的？」

岳小玉道：「晚輩若沒有猜錯，這極可能是練則勝幹的。」

尤婆婆點點頭，道：「你這種推測，不能說是沒有道理，可是，却又偏偏猜錯了。」

岳小玉「哦」一聲，道：「那眞是萬分的對不住，還請饒恕小子言出無狀，錯怪了這位練則勝仁兄。」

尤婆婆嘆了口氣，道：「這怎能怪你來着？即使是再精明的人，再狡猾的老狐狸，再經驗豐富的老江湖，也會這樣猜想的。」

岳小玉道：「這可不妙。」

尤婆婆說道：「對練則勝來說，當然是極之不妙了，因爲他的老子，當時，也認爲江南才女之死，是這個頑劣兒子的傑作。」

岳小玉道：「後來怎樣？」

尤婆婆道：「練宮主本來就已怒火三千丈，江南才女一死，更是忍無可忍，終於一掌把兒子打死了。」

岳小玉道：「這豈非寃哉枉也？」

尤婆婆道：「寃枉是寃枉極了，但練則勝平時作惡多端，計算起來却也並不寃枉到甚麼地方去。」

岳小玉聽得有點不清楚，甚至是不倫不類之感。

但他沒有反問，更沒有反駁。

尤婆婆接着又道：「但事情應該一件歸一件，縱使練則勝百死不足以蔽其辜，但那個江南才女，實在不是他殺的。」

岳小玉道：「不是他，又是誰下的毒手？」

尤婆婆道：「是一個工於心計，比蛇蠍還狠毒的女人。」

岳小玉道：「她是不是很漂亮？」

尤婆婆道：「不漂亮，連牙齒都長得歪歪斜斜，鼻孔闊大得可以讓烏龜爬出爬入。」

岳小玉「喔」一聲，道：「這也不錯，大可以稱爲『天下第一鼻』了。」

尤婆婆道：「正因爲她不漂亮，所以她才獲得練驚虹的信任。」

岳小玉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尤婆婆道：「練宮主對於美麗的女人，一向都很有戒心，他曾經這樣說過：『美麗的東西，永遠是靠不住的，女人和劍法都是一樣。』」

岳小玉一怔，道：「何以這兩句話，連劍法都扯上了？」

尤婆婆道：「劍法越好看，往往就越不中用，就算這種劍法可以擊敗無數高手，但只要遇上眞正的好劍法，最後還是難免要敗陣下來的。」

岳小玉道：「女人呢？」

尤婆婆道：「蛇蠍美人，自古皆然，這道理更是顯淺了。」

岳小玉抿嘴一笑，忽然道：「婆婆前輩年輕的時候，美不美？」

尤婆婆不由莞爾一笑，不答反問道：「你看呢？」

岳小玉直勾勾地盯着這個老婦人，忽然嘻嘻一笑，說道：「妳一定比不上太眞妃。」

「太眞妃？那一個太眞妃？」

「太眞妃就是楊太眞。」

「楊太眞？」尤婆婆閉目想了一想，終於恍然，道：「你是說楊貴妃嗎？」

「對了，就是令到唐玄宗三魂去二，七魄去五，魂魄不全的妃子楊玉環。」

——楊太眞，就是唐玄宗最寵愛的楊貴妃，爲楊國忠從妹，小名玉環，曾經做過女道士，故號太眞妃。

尤婆婆道：「爲甚麼我一定比不上楊貴妃？」

岳小玉笑了笑，道：「人人都知道，燕瘦環肥，婆婆前輩看來一點也不肥，所以比不上楊貴妃。」

尤婆婆道：「那麼，我是屬於『燕瘦』那一類型的女人了？」

岳小玉道：「不錯。」

尤婆婆道：「瘦是瘦了，但美不美，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岳小玉道：「婆婆前輩在年輕之時，一定很美。」

尤婆婆道：「你沒有看錯，我雖然比不上楊貴妃，但已可以讓許多男人爲我而傾倒。」

岳小玉道：「這已很不錯。」

尤婆婆道：「所以，也有人把我當作是蛇蝎。」

岳小玉一怔，道：「妳說的是誰？」

尤婆婆道：「我師母，也就是練宮主的娘親。」

岳小玉道：「她爲甚麼會用這種眼光來看妳？」

尤婆婆道：「因爲她對我總是有偏見，而且一直以爲我師父收我爲徒，是想藉着機會來佔我的便宜。」

岳小玉訕訕一笑，臉上的神情似懂非懂。

他畢竟年紀還輕，對男女間的事本來就是似懂非懂。

尤婆婆說道：「幸好我不只有一個師父，所以終於能夠避過這一塲刧數……唉，往事早已如烟，我又爲甚麼要向你提起了！」

岳小玉心中暗說道：「是妳自己多嘴多舌，如數家珍般說出來的，干老子甚麼事。」

尤婆婆吟哦了片刻，才又接着說下去：「不過，有一個人，你是一定要提防的，她就是『不開花女后』葉大娘。」

岳小玉奇道：「這外號倒夠古怪。」

尤婆婆道：「『不開花』的其中一個意思，是指她從來不笑。」

岳小玉道：「她眞的一輩子都沒笑過一次？」

尤婆婆道：「那當然不是的，但她笑的時候，也許只有最親近她的人才有機會看見。」

岳小玉嘆道：「她又不是褒姒，怎麼對笑容如此吝嗇？」

尤婆婆道：「也許因爲她比誰都更清楚，自己的笑容實在有多難看。」

岳小玉道：「所以就索性不笑了？」

尤婆婆道：「大概是的。」

岳小玉道：「這種醜婆娘，眞是沒趣的很。」

尤婆婆道：「但她却曾經是練宮主最信任的女人。」

岳小玉道：「練宮主何以對她這麼信任？」

尤婆婆道：「第一：葉大娘是練宮主的表妹，而且也是唯一的表妹。」

岳小玉道：「就算是親妹子，也不見得就要完全加以信任。」

尤婆婆道：「葉大娘是血花宮的大功臣。」

「大功臣？」岳小玉道：「怎樣的一個大功臣？」

尤婆婆道：「自從練驚虹掌管着血花宮以來，一直都有某股惡勢力，想把他從飲勝峯踢落萬丈深淵裏去。」

岳小玉一怔，道：「是誰有這麼大的胆子？」

尤婆婆道：「是一個極神秘的江湖組合，它的名字是『天恨』。」

「天恨！」岳小玉聳了聳肩，道：「人人都只說上天有好生之德，怎麼這江湖組合居然會叫做天恨？」

尤婆婆道：「天恨的首領，是個永遠不肯用眞面目見人的傢伙，在他的臉上，總是戴着陰森可怖的人皮面具，甚至連頭髮也包裹得緊緊的，連一根頭髮都不肯讓別人看見。」

岳小玉冷笑道：「如此人物，不算好漢。」

尤婆婆道：「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想做大俠和好漢的，甚至有不少人，一直都認爲做小人遠比做君子聰明得多，也快樂得多。」

岳小玉道：「這正是人類可悲之處。」他說得咬牙切齒，青筋暴現，居然顯得既悲憤又激昂。

尤婆婆嘆了口氣，道：「你很懂事，比業兒長進得多。」

岳小玉聽得心花怒放，甚至有點飄飄然的感覺。

以前，岳老石經常罵他：「一事無成，不知長進，除了壞事之外其餘的事一概不懂！」

但這時候，尤婆婆的說話却是剛好相反。

只聽見尤婆婆接着又說：「天恨與血花宮弄得勢如水火，積不相容，在當時來說，已經是十分哄動武林的大事。」

岳小玉道：「結果怎樣了？」

尤婆婆道：「天恨潛在的努力，相當厲害，有人估計，天恨的首領若要進攻八大門派，任何一派包括少林在內，都很難抵禦得住。」

岳小玉吃了一驚，道：「這就眞的很可怕了。」

尤婆婆道：「可是，天恨還是動不了我這個師弟，由此可見，天恨固然厲害，但血花宮的潛力更加不可輕侮。」

岳小玉道：「一山還有一山高，這句話是永遠不會錯的。」

尤婆婆頷首道：「你懂得這道理就好了，在當年，屢破天恨奇兵，爲血花宮打勝無數戰役的大功臣，就是不開花女后葉大娘。」

岳小玉道：「難怪練宮主對她這樣寵信了。」

尤婆婆嘆息了一下，道：「在那時候，誰都想不到，葉大娘一方面爲血花宮抗拒强敵，另一方面却在計劃着一連串的陰謀。」

「怎樣的陰謀？」

「她要孤立練驚虹，並且要世人深信，血花宮的主人，是個茹毛飲血，六親不認的吃人魔鬼。」

「這手段好毒辣。」

「其實，在天恨還沒有正面跟血花宮展開衝突之前，葉大娘的陰謀早已展開，」尤婆婆緩緩地說：「練驚虹的娘親做出不可告人的勾當，固然由於她本身淫蕩惡毒，但那小白臉，實際上還是葉大娘刻意安排的一着棋子。」

岳小玉又似懂非懂地，「哦」一聲點了點頭。

尤婆婆嘆道：「一個已快將五十歲的女人，居然還會有後生小子纏過來，這是怎麼一回事，明眼人是絕對不難明白的，

但就算是再聰明的人，只怕也無法想像得到，在這小白臉的背後，居然還有更可怕的人物在暗中策劃一切，而這一個人，才是整個悲劇的罪魁禍首！」

岳小玉深深地吸一口氣，道：「葉大娘！」

尤婆婆點點頭，道：「她用美男計，又用借刀殺人之計，把我師父練赤和師母統統送入死門關，接着，她要對付的人就是練驚虹父子。」

岳小玉道：「練宮主並不是個糊塗的人。」

尤婆婆道：「他當然不糊塗，但再精明的老江湖，只要信錯了一個人，後果就會比抱着一條大蟒蛇還更可怕。」

岳小玉道：「練宮主一直都很信任葉大娘？從來沒有對她產生過半點懷疑？」

尤婆婆道：「練宮主無法不信任葉大娘。」

岳小玉奇道：「無法不信任？」

尤婆婆道：「葉大娘是個極奇怪的壞女人，她雖然用盡千方百計來孤立練宮主，但却絕對沒有殺害練宮主的意思。」

岳小玉道：「她又有甚麼陰謀？」

尤婆婆道：「她不殺練宮主，却不能算是甚麼陰謀，而是她不想練宮主死。」

岳小玉道：「何以這樣肯定？」

尤婆婆道：「葉大娘若要練宮主死，最少有三次很好的機會，其中有兩次，她甚至不必下手，只要掉頭而去，練驚虹現在早已化爲一堆朽骨。」

岳小玉一怔，道：「爲甚麼只要葉大娘掉頭而去，練宮主就會死了？」

尤婆婆道：「這兩次，都是練宮主中了敵人的埋伏，形勢危急之極。」

岳小玉道：「危急到何等地步？」

尤婆婆道：「除了練宮主之外，差不多已是全軍覆沒。」

岳小玉道：「當時練宮主帶了多少手下去？」

尤婆婆道：「第一次五十一，第二次三十四。」

岳小玉道：「兩次都失敗得焦頭爛額，潰不成軍嗎？」

尤婆婆道：「像練宮主那樣的人，無時無刻不處於位高勢危，樹大招風的形勢中，一兩次失敗，那是絲毫不足以爲奇的事情。」

岳小玉說道：「但很多人說，只要一次失敗，就會永不翻身，再也抬不起頭來了。」

尤婆婆道：「這並不是絕對的，就像劉邦，當年還不是給楚霸王逼得東竄西躲，像隻給人趕瘋了的野狗嗎？若論失敗次數之多，他在歷史上也可算是個表表者的人物了，可是，最後統一江山，倒轉頭來把項羽逼得烏江自刎的，却還是這個多次栽倒下去的劉邦！」

岳小玉稽首道：「婆婆前輩教訓得對，晚輩一定會牢牢記住的。」

尤婆婆嘆了口氣，道：「不要越扯越遠了，還是說說葉大娘這個惡毒而又古怪的女人罷。」

她咳嗽兩聲，才又緩緩地接道：「練宮主兩次陷入險境，就連他自己都認爲逃生無望，但就在最危急關頭，葉大娘趕來了。」

岳小玉道：「這會不會是葉大娘故意安排出來的？」

尤婆婆道：「不是。」

岳小玉雙眉一蹙，欲言又止。

尤婆婆續道：「這兩次救主，葉大娘的確是冒險而來，又要全力拚命，才能保着練驚虹闖出重圍的，而且，她兩次都受了傷。」

岳小玉還是忍不住道：「會不會是苦肉計。」

尤婆婆道：「苦肉計雖然會大吃苦頭，但絕不會連性命也不要，葉大娘這兩次力救練宮主，第一次只剩下半條性命，第二次更凶險，簡直是死了九成九，回到飲血峯的時候，大家都以爲她眞的活不下去了。」

岳小玉不由動容，道：「眞的傷得這麼重嗎？」

尤婆婆道：「爲了救護練宮主，她不惜飛身擋了邱大板一斧。」

岳小玉道：「邱大板是甚麼人？」

尤婆婆道：「邱大板是遼北六虎之一，他用的武器是大斧，而用的暗器則是小斧。」

岳小玉道：「葉大娘挨的是大斧還是小斧？」

尤婆婆道：「是小斧。」

岳小玉吸了口氣，道：「挨小斧總比挨大斧好一點點。」

尤婆婆道：「你錯了，邱大板最厲害的並不是那柄重達四十六斤的大斧，而是從袖裏射出來的九柄連環小毒斧。」

「小毒斧！」岳小玉臉色一變，「這可不好玩之極。」

尤婆婆說道：「當然一點也不好玩，但是葉大娘却寧願代替練宮主承受了這一斧。」

岳小玉大惑不解，道：「她爲甚麼要這樣做？難道她甘願爲練宮主而死嗎？」

尤婆婆道：「不錯，她的確願意爲練宮主而死。」

岳小玉更感奇怪：「一個這樣惡毒的女人，何以會捨身救主？」

尤婆婆道：「因爲她畢生之中，只喜歡一個男人。」

岳小玉道：「她喜歡練宮主？」

尤婆婆道：「不錯，那叫作是又愛又恨。」

岳小玉道：「愛就是愛，恨就是恨，怎會弄出個又愛又恨來？」

尤婆婆道：「你年紀還細小，現在是很難體會得到的，但你不妨記着，男女之間許多愛愛恨恨，原本就只有一綫之隔的事情。」

岳小玉聽的不住點頭，心中却暗道：「這婆婆在老子面前大談男女經，眞乃怪哉。」

尤婆婆自然想不到他的心裏正在想着些甚麼，嘆了一聲之後又道：「這葉大娘實在是個害人精，她不但害人，也同時害苦了自己。」

岳小玉道：「人生本來就是充滿着愛恨和矛盾的。」

尤婆婆道：「但這女人的愛恨和矛盾，都比任何人更加强烈，更加可怕。」

岳小玉道：「練宮主是個精明的人，他遲早會看清楚葉大娘這個女人的。」

尤婆婆目露讚許之色，道：「你說得不錯，練宮主終於知道所有眞相了，但那時候，一切都已太遲了，他娘親和兒子都已死在他的手下，江湖上所有的人，都視他如吃人魔鬼，瘟神煞星！」

岳小玉咬牙道：「這是不可以抹煞的深仇大恨！」

尤婆婆道：「但兩次護救之恩，也同樣不可以輕輕抹煞。」

岳小玉道：「又愛又恨，兼且恩怨糾纏，眞是一筆糊塗帳。」

尤婆婆道：「帳再糊塗，還是非要弄清楚不可的。」

岳小玉道：「練宮主打算怎樣跟葉大娘算這筆糊塗帳？」

尤婆婆道：「先報仇，後報恩。」

岳小玉道：「莫不是先殺了葉大娘，然後自盡墊屍在棺材底嗎？」

尤婆婆一呆，似是感到相當訝異。岳小玉連忙道：「是不是晚輩言出無狀，說錯了話？」

尤婆婆搖了搖頭，道：「不，你沒有說錯，連半點也沒有說錯，練宮主的確準備如此。」

岳小玉心中一寒：「晚輩只不過是隨便猜猜罷了。」

尤婆婆道：「但却還是給你隨隨便便地就猜中了。」

岳小玉深深吸一口氣，道：「但老實說，這法子其實一點也不好，甚至可以說是個笨法子，下下之策。」

尤婆婆道：「不管是笨法子還是好法子，這總是一個法子。」

岳小玉道：「但這樣做，對任何人都沒有任何好處。」

尤婆婆道：「人在江湖，所做的事情往往都是無可奈何的，有時候就算明知前面只有一條死路，但還是不能不繼續一步一步的走過去。」

岳小玉忖道：「老子就絕不會做這種蠢事。」

尤婆婆望着他，續道：「當練宮主查出一切眞相之後，他立刻就親自去抓葉大娘。」

「抓住了沒有？」

「沒有，」尤婆婆道：「這惡毒的女人早已聞風先遁，離開了飲血峯。」

岳小玉道：「練宮主有沒有追？」

尤婆婆道：「他沒有親自追出去，因爲飲血峯血花宮，是他的根基重地，在形勢如此吃緊之際，宮主若再輕出，後果如何，是誰都無法加以逆料的。」

岳小玉道：「練宮主不去冒這個險，那是明智之舉。」

尤婆婆道：「練宮主並不是怕死，他本來就已決定陪着葉大娘進入黃泉道上，但他却不想血花宮在這個基業毀於一旦，所以就把我這個師姐請了回來。」

岳小玉道：「他要妳承繼血花宮的一切？」

尤婆婆道：「不，因爲他知道我對血花宮全無興趣，我喜歡的不是飲血峯，而是遙遠的邊疆，浩瀚如海的黃沙大漠。」

岳小玉一怔，問道：「沙漠有甚麼好處？」

尤婆婆道：「沙漠就像是喜怒無常的大海，它變幻無窮，有時熱鬧，有時暴虐，有時候更會出現海市蜃樓，甚至是幽靈的叫喊聲，又或者是初生駱駝在吃駱駝乳時所發出的聲音，這一切一切，都是那麼美妙，那麼令人嚮往。」

岳小玉聽得有點出神，心想：「雷金錢老是罵她老虔婆，但相處下來，這婆婆倒像滿懷古思之情的少女。」

尤婆婆忽然長長嘆息一聲，道：「但我再也不能看見黃沙浩瀚的大漠了，公孫老兒啊公孫老兒，你還記得蘇薩長老會送給我們的銅號角嗎？」

岳小玉心頭一凜，忍不住立刻追問：「婆婆前輩，妳剛才叫喚誰人來着？」

尤婆婆道：「我是在說你的師父——笑公爵公孫我劍！」

岳小玉更是吃了一驚：「我師父曾經和婆婆前輩一起在沙漠裏？」

尤婆婆慢慢地點了點頭，臉上神情似乎正在緬懷着當年的大漠風光：「蘇薩長老，是個很好很好的老牧人，他驅趕羊羣的時候，聲音永不粗暴，面上永遠掛着慈祥的笑容。」

岳小玉道：「那麼我師父又怎樣？」

尤婆婆道：「他很頑皮，就像個還沒有成熟的孩子，有一次，他跟蘇薩長老爲了一點芝蔴綠豆般的小事爭吵，兩人吵得面紅耳熱，結果公孫老兒給蘇薩長老打了一拳，痛得連胃裏的食物都嘔吐出來。」

岳小玉一怔，道：「妳不是說蘇薩是個很慈祥的老牧人嗎？」

尤婆婆笑了笑，道：「蘇薩對羊兒永遠都是慈祥的，但對人却不一定慈祥。」

岳小玉道：「難道他認爲人類還比不上羊兒嗎？」

尤婆婆道：「蘇薩只對善良的羊兒慈祥，因爲牠們絕不會做出對不起人類的事情，但人却不同了，有時候爲了一句說話，甚至只是有人瞪了別人一眼，也會釀成可怕的命案。」

岳小玉道：「所以蘇薩長老對羊兒客氣，對人類却反而不客氣了？」

尤婆婆道：「也不是對所有的人類不客氣，只要別人不去侵犯他，他仍然會像對待羊兒一般來對待別人的。」

岳小玉道：「我師父侵犯了蘇薩長老嗎？」

尤婆婆道：「沒有？」

岳小玉道：「既沒有侵犯蘇薩長老，何以弄得面紅耳赤？」

尤婆婆道：「蘇薩長老是爲了抱打不平，所以才跟公孫老兒爭吵起來的。」

岳小玉又問道：「我師父欺負誰人來着？」

尤婆婆道：「他不肯跟我一起到天竺去。」

岳小玉呆了一呆，道：「婆婆前輩去天竺有甚麼事？」

尤婆婆道：「沒有事，只不過想到異域地方走走。」

岳小玉道：「但那是一個很遙遠的地方，而且路途險阻重重，說不定一輩子也走不到去。」

尤婆婆道：「你到過天竺？」

岳小玉苦笑一下，道：「晚輩年紀小小，當然沒有到過那遙遠的地方，但人人提起天竺，都是這麼說的。」

尤婆婆道：「聽說黑拳僧不是帶了胡無法到天竺取拳經去了嗎？」

岳小玉道：「說是這麼說，但我知道這是假的。」

尤婆婆道：「何以見得？」

岳小玉道：「黑拳僧和胡無法一定已經犧牲了，但許軒主不想常老大等人傷心，所以才造了這個故事來哄騙他們。」

尤婆婆道：「是誰告訴你的？」

岳小玉搖搖頭，道：「沒有人告訴我，這只是我的感覺。」說到這裏，神色黯然已極。

尤婆婆嘆了口氣，道：「孩子，你很聰明，黑拳僧和胡無法的確都已死了，但他們並不是白白犧牲的。」

岳小玉昂起了臉，道：「這個我也知道，敵人就算可以讓他們躺下，也一定都出極巨大的代價。」

尤婆婆道：「不錯，黑拳僧和胡無法的血，絕對不是白白流掉的。」

岳小玉道：「婆婆前輩怎會知道這件事？」

尤婆婆道：「你們的事，也就是我們的事，所以我就知道了。」

岳小玉道：「婆婆前輩說的，是不是指妳老人家和練宮主？」

尤婆婆道：「不錯，練宮主一直都很關心你們跟神通教鬥氣的情況。」

岳小玉道：「我師父又怎樣？他和練宮主，是不是死對頭？」

尤婆婆道：「死對頭倒不是的，但在過往來說，彼此道不同不相爲謀，並無甚麼交情。」

岳小玉道：「這一次郭堡主中了血花蓮掌力，又是怎麼一回事？」

尤婆婆道：「孩子，有很多事情，都是必需慢慢來加以查察的，對人也是一樣，凡事切忌操諸過急，以免陷入不可饒恕的錯誤陷阱裏。」

岳小玉點點頭，道：「晚輩知道了。」心中都是大不服氣，暗道：「常言道：『快刀斬亂痲』，又道：『兵貴神速』，可見慢吞吞做事的作風，就一定斬不了亂痲。也很難打得一塲勝仗。」

尤婆婆接着又道：「你師父不肯陪我到天竺，蘇薩長老很不高興，最後還打了你師父一拳。」

岳小玉訥訥道：「我師父爲甚麼不還手？」

尤婆婆道：「他若還手，那就不夠意思了。」

岳小玉奇道：「爲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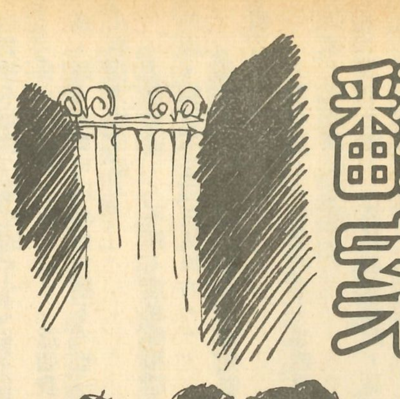
尤婆婆道：「蘇薩長老若是武功高强之輩，他們當然可以大打出手，甚至來一塲生死大決戰，但蘇薩長老除了練過幾招摔跤功夫之外，打架的本領實在平庸之極，你師父若回敬他一拳，就是恃强欺弱，自然是大大的不夠意思。」

岳小玉想了想，不由點頭道：「亦是道理，亦是道理。」

尤婆婆說道：「但你師父却不甘心就此罷休，揚言在晚上就要展開驚人的大報復。」

（未完・三十）

司馬洛奇俠故事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莎莎公主果然一個人去旅遊，扮成一般平民，揹了背囊，在外國的郊外公路慢慢踱步而行，却遇上四個「飛車黨」的牛仔尾隨着，受到戲弄，莎莎公主雖然不怕，被他們手挽手的吊飛機用摩托車騎着行，那是不好玩的，想躲開又躲不了，心裏很煩躁，此時却來了司馬洛駕着一部跑車趕來，將她救上車內，那四個飛仔先用摩托車攔住，再跳上車去不讓開車，被司馬洛全部簸跌落地，撞毀摩托車，載着莎莎離去，再用運輸機運到目的地，對莎莎說明用她和章理夫作交換條件，請她乖乖協助，莎莎很天眞，見司馬洛不是壞人，先抬槓一番才答應……

交換條件

因爲莎莎公主的父親是國王，所以，要聯絡到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需要莎莎公主的錄音。

長途電話打回去，打電話的人放出莎莎公主的聲音的錄音，要接駁到皇宮去，這樣才能接通，跟着還要通過國王的秘書祁福這一關。祁福這個斯斯文文的青年人就是與莎莎公主志同道合的那一個。

祁福說：「公主，你在什麼地方？你爸爸正在午睡，你留下電話號碼，我再打回去好嗎？」

「這是一般錄音！」莎莎公主說，「我已經被人綁架了。叫我爸爸聽電話！」

「你別開玩笑！」祁福嚇出了一身冷汗。

功虧一簣

司馬洛的聲音插進來說：「沒有人跟你開玩笑，快點！我沒有那許多時間。」

祁福連忙去把國王叫醒了。國王接聽這個電話，電話中傳來的也祇是莎莎公主的聲音，而這錄音亦給宮中的電話錄音設備錄下來了。錄音放完了之後就收綫。

國王與祁福焦急地把這錄音放了一遍又一遍。

那錄音的意思就是說，莎莎公主已經在某些人的手中了，假如想她活着回來就要依他們的某些條件。條件會由另一個卷正在運來的錄音帶提出，而且也會有進一步的證據，證明莎莎公主所講是眞的。

祁福說：「她實在不應該這樣亂跑，我早對她講她又不相信，現在出事了。」

國王說：「這件事情，不要讓我太太知道！」

「這當然了！」祁福說：「不過……可以瞞得多久？」

國王聳聳肩：「也許可以當根本沒有發生過。既然曉得綁架莎莎，那些人也應該明白，我是沒有多少錢可以付的，我付出的錢，我可以付，付了之後，她的人回來了就算了，經過了這樣的一次教訓，她以後就一定不敢再亂跑了！」

「我希望事情眞的這麼簡單！」祁福說。

幾小時之後，一隻特快郵遞包裹就寄來了，皇宮收到的郵件相當多，假如不是事先得到通知，這包裹就不會被優先拆開，亦可能不會由國王與祁福親手拆開。

那包裹中有幾張莎莎公主的照片，她的衣服很髒，手脚被縛，躺在一間又小又暗的房中，國王與祁福當然不知道這實在是那間屋子的樓梯底下的儲物室，莎莎在裏面做做樣子之後又給放出來了。

那錄音帶淸楚講明對方要的是什麼。

「他要一個犯人！」國王說：「這不是我的能力做得到的呀，我沒有權把一個犯人放走！」

「但是你也不要忘記，」祁福說：「公主是在他們的手中！他們要的，你就要交給他們！」

國王的臉色很難看。他說：「也許，這件事情，我們是得和盧根商量一下了。盧根是我們的情報局長！」

「我却認爲這未必是一個好主意，」祁福說：「盧根在我們的國內是可以作威作福的，但是他的勢力却達不到外國。而且，這個章理夫，我們也知道，實在正是他的傑作。是他把章理夫捉回來的，而他也是爲了在章理夫的身上報私仇。假如跟他商量，叫他把章理夫放掉，你以爲他會答應嗎？」

「我們的時間不多了，」國王說：「祇有三天時間。我們必須試試！」

「獄長班治是你的好朋友，」祁福說：「我猜，他很可能帮你的忙！」

「他會就這樣把一個犯人放掉？」國王說。

「監獄是他的王國，」祁福說：「他可以在裏面做任何事情。既然盧根能把一個人捉回來下冤獄，爲什麼他就不能够把一個人放掉呢？對方這一次的要求也不算是太過份的，章理夫本來是冤枉的，他們把他要回去而已。他們又不是要你放走一個殺人犯或者一個恐怖份子！」

「不算過份？」國王吼叫起來。「他們把我的女兒這樣弄，還不算是過份？」

「對不起，」祁福說：「他們也的確是太過份的，不過現在已經成爲事實，我們除了依他們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媽的！這個盧根！」國王說：「我本來就已經是最討厭這個人的了，現在，他還要來害一害我！」

「誰不討厭他呢？」祁福說。

國王當然是不會親自去見班治獄長的，因此班治獄長給請來了，他們在書房裏研究這件事情。

班治獄長也大感困難地皺起眉頭，說：「這件事情，恐怕沒有那麼容易。」

「現在是爲了我的女兒設法，」國王說：「你也是很喜歡莎莎的，不是嗎？你也是看着她長大的，不是嗎？」

「本來，我是可以把一個犯人放走的，」班治說道：「我可以製造紀錄，說這個犯人在獄中病死了，那就沒有人能够追究！」

「你是常常都這樣做的嗎？」年輕而有反叛性的祁福這樣問。

班治獄長瞪了他一眼：「我這樣做過幾次。有些人給抓了進來，有些有勢力的人施壓力，依正式手續，他們是不能放出去的，因爲是由法庭判罪，除非由法庭翻案，我才能够把他們放走，但是假如人死了，就沒有關係了！」

「那麼這一次你也是可以同樣做法了。」祁福說。

「這一次却是難一點了，」班治獄長說：「盧根的爪牙遍佈各處，我們那裏也有；而章理夫是他的！」

國王說：「難道你的意思是你不想把我的女兒救出來嗎？」

「我是正在想辦法，」班治獄長說：「你得明白，我想做這件事情，但是不容易瞞得過盧根。盧根有兩個人特別駐在監獄裏，負責虐待他。不准睡覺，減少食物，他是想把章理夫逼瘋。我怎麼可以從這兩個人的手中把人拿出來呢？」

「這種事情，你也容許發生嗎？」祁福不忿地說；他到底還是一個憤怒青年。

「這種事情是很難講的，」班治獄長說：「我是可以制止，但是他們的目的是對付章理夫，他們是有很多辦法的。假如我把這兩個人趕走，他索性叫人把章理夫弄死，那又如何呢？他們在監獄裏有很多內應，我是獄長，職位太高，有些地方反而管不到！」

「我們跟盧根商量一下？」國王說。

「我看沒有什麼用處，」班治獄長搖搖頭說：「這個章理夫，是盧根手上的寶貝！」

「假如總統下命令——」國王說。

「不，」祁福立即反對。「你也不是不知道的，總統未必能够命令盧根，但是盧根却可以命令總統！」

「說得對，」班治獄長說：「假如總統拒絕下這個命令，你也拿他沒辦法。你是國王，但是我們這裏是民主政制，你是無權管這種事情的！」

「好一個民主政制！」祁福不屑地冷笑。

「事實上，」班治獄長說道：「我認爲這件事情，暫時不好讓盧根知道，對方要章理夫，那麼，對方顯然乃是盧根的敵人！」

「盧根的敵人，却拿我的女兒來攪！」國王吼道：「爲什麼他們不去捉盧根的女兒！」他的講法，倒是與他的女兒不謀而合的。

祁福的回答也是與司馬洛差不多。他說：「盧根連老婆都找不到，也許他自己知道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不要有什麼人可以給別人抓住來作爲把柄的，其實，這樣的生活，也是相當痛苦的！」

「盧根則不認爲痛苦，」班治獄長說：「其實，對方這樣做，也是有苦衷的。章理夫的確很值得同情，我知道他的遭遇，但是我沒有辦法制止。我即使下了命令，他們還是可以瞞着我而繼續下去的！」

「章理夫值得同情，那麼我的女兒又如何呢？」國王大爲不滿地道。

「我是正在想辦法，」班治獄長說：「我在想，對方一定認爲你有辦法，所以才在你的身上動腦筋，而事實上，你也未必是沒有辦法的，你的女兒不久之前到監獄裏去巡視過，也使盧根很緊張！」

「爲什麼我不知道有這件事？」國王問。

「沒有需要告訴你，」班治獄長說：「她又沒有闖禍。不過，這倒使我想起，你也可以去巡視一下！」

「這有什麼用呢？」國王問。

「你到底是國王，」班治獄長說：「國王去巡視，是一件大事，必須準備一下，我就有藉口，可以叫那兩個盧根的人避開。」

「然後呢？」國王問。

「然後你看到章理夫身體不好，」班治獄長說：「你說他應該送到醫院檢驗一下，你雖然沒有權規定必須如此，但是我爲了給你面子，也贊成如此，當他到了醫院的時候，他就可以逃走！」

「他逃走？」國王說。

「這件事，你就得找人來帮忙了。」班治獄長說：「我是不能够連這個也安排的。」

「但是，」國王說：「我沒有人做這種事情，假如我要做這種事情的話，我也

是要託盧根做的，盧根是我們的情報局局長！」

班治獄長聳聳肩，皺着眉頭。

祁福則說道：「我有人可以做這件事情。」

國王也是皺着眉頭看着他，說：「你那些年輕人？」

「我們是很有辦事能力的，」祁福說：「而且此外也沒有人可用了！」

「好吧，」國王說：「就這樣進行吧，我們立刻進行，我們已經沒有大多的時間了！」

「起碼要明天才能夠進行，」班治獄長說：「你是國王，不能說去就去，起碼都要一天時間的通知，而且，你一向是一個穩重的人，不做倉猝的事情！」

祁福亦插咀道：「而且，我們也是要準備一下的，不能夠馬上行動！」

「好吧，」國王說：「你跟班治獄長聯絡好不好？我這個人太受注意，一行一動都是沒有自由的！」

「很好！」祁福說。

國王起身出去了，留下祁福與班治獄長在那裏討論細節。他實在也不是很擅長處理這種事情的，因爲他出世的時候，這個國家已經不是由皇族執政的了，國王的存在已祇是一個象徵，他一直都沒有機會，亦沒有什麼需要運用權力。他是一個聰明而有學問的人，但是，他的經驗並不豐富。

後來，祁福與班治獄長商量好，班治獄長也離開了。

晚間，長途電話來了。

這個電話則是打到國王的睡房來。國王接聽，一把陌生的聲音說：「那件事情怎樣了？」

這個電話的號碼是不公開的，祇有少數與國王親近的人知道，否則就可能一天到晚響個不停了。這個人能打這個電話，顯然是莎莎公主告訴他的電話號碼。

國王低聲說：「呃——你可以打到我的書房去嗎？」

「行，」對方說：「兩分鐘之後！」

國王悄悄起床，他是不願皇后聽到他說什麼，因爲皇后還不知道這件事情。不過電話鈴聲已把皇后吵醒了，她惺忪着問：「是誰？」

「你睡吧，」國王說：「我到書房裏去講！」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皇后問：「你今天好像心緒不寧！」丈夫的心情，通常都是瞞不過妻子的。

「沒有什麼，」國王說：「祇是有人要我去出現，參加一些什麼慶典之類，你也知道，我是很怕這種事情的，我到書房去跟他們講，不想吵着你！」

「哦——」皇后講了半聲，便也睡着了，她實在也不太担心，因爲他們皇室向來是沒有什麼大事發生的，那些權力的爭奪，都不牽涉到他們身上來。皇室的身份是爭不到的。

國王到了書房，電話已經在響了，他接聽着，那把聲音又問：「那件事情如何了？」

「這個——呃——」國王心裏很生氣而又發作不出來，因此聲音幾乎是哽塞着的。他說：「你！你們不能夠虐待我的女兒！」

「暫時還沒有這個打算！」那把聲音說：「我問你，那件事情如何了？」

「不可能馬上辦好，」國王說：「但是可以解決的。」

「可以在我們的限期之內辦妥？」

「可以，」國王說：「我是會依足你的指示進行的，但是，你讓我跟我的女兒講話！」

「她不在身邊，」那把聲音說：「但你用不着担心，我們是不會殺害她的！」

「有什麼保證呢？」國王問。

「不必保證，因爲沒有這需要！」那人說。

「綁票的人，我……我不能就這樣信任！」國王說。

「你聽我講吧，」那人說：「假如我是你本國的人，我得到了我所要的東西之後，也許我是會殺你的女兒滅口的，因爲你的女兒認得我是誰，你終於會找到我。但我不是在你本國，所以，你的女兒即使認得我是誰，你亦是不能奈何我的。這個世界，比你的國家大得多了！」

國王覺得這也很有道理，於是他說道：「好吧，那就依照你的條件好了，後天你再給我一個電話，我會和你作最後的聯絡！」

第二天，國王正準備去巡視監獄的時候，班治獄長已經來了。他的臉色很難看，而祁福的臉色亦是很難看。

班治獄長說：「章理夫——他已經逃出了！」

「什麼逃出了？」國王說：「怎麼逃掉的！」

「我不知道！」班治獄長說。

「你是獄長，你也不知道？」國王說道。

「我剛剛接到他逃走了的消息，」班治獄長說道：「我看這裏面一定是有古怪，沒有人知道他是怎麼逃的，他祇是不見了！」

「你的監獄裏，犯人可以隨時失踪，而你却連他們是如何逃走的都不知道的嗎？」國王說。

「這本來是不可能的事，」班治獄長說：「但是這件事却有一個人可能做到，就是盧根。我一定要把盧根那兩個人調開，而使盧根醒覺了。章理夫根本不是逃走，而是給盧根帶到別處收藏起來了！」

國王跺着脚說：「你偏偏要我遲一天去，使盧根有機會做手脚！」

「假如不調開那兩個人，」班治獄長說：「我也是沒有辦法做手脚的，但是我懷疑盧根不單祇是因爲我把他的人調開而醒覺的，這就是爲什麼我不打電話來而親自來！」

「你是說，我的電話有古怪？」國王道。

「這是盧根的特長，」祁福說：「許多人的電話，他都搭綫偷聽。」

「我的電話也——他敢？」國王好像頭上要冒烟似的。

「他似乎沒有什麼理由不敢的，」班治獄長說：「你能拿他怎辦呢？你沒有對付他的權力！」

「豈有此理！這傢伙！……」

「你昨晚與對方通過電話，」祁福說：「而最初對方來時亦是打電話來。我看，盧根早就知道有這件事，但因爲與他無關，他就不管。不過，當你說你有辦法滿足對方的要求，而監獄裏又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時，他就明白對方的要求是什麼事情了！」

「我的電話！他在我的電話上搭綫偷聽！那眞無聊！」國王咆哮道。

「這都是爲了公主和我，」祁福說：「公主和我與學生團體有聯絡，而這些是盧根很忌的人，所以他要聽到我們在電話裏講什麼，也因此，重要的事情，我們不在電話裏講！」

「爲什麼你不早出聲？」國王又非常生氣地叱道。

「我祇是有這樣的懷疑，」祁福說道：「事實上，對方亦沒有其他途徑和我們聯絡。而且，防範也已經太遲了，對方第一次打電話來時，盧根一定都已經知道的了！」

「現在怎辦好？」國王說：「我答應了對方交人，現在人却不見了！」

「對方一定會體諒我們的！」祁福說道。

「假如我們有機會解釋的話，」國王說：「也許，我們不能履行諾言，就從此沒有了消息！」

班治獄長與祁福都呆在那裏，不知所措。

國王說：「班治，你替我叫盧根來，我要跟他談！」

「這樣是談不出結果的，」祁福說：「這個人狡猾有如鱔魚，他會賴掉一切，他亦會作空虛的承諾，拖延時間！」

「你叫他來，」國王說：「我懂得怎樣跟他談！我不是一個傻瓜！現在就去！叫他立刻就來！」

班治獄長祇好去了。

盧根在一小時之後果然來了，當他來時祁福亦避開了，他是陪皇后到一個皇親的家裏去喝下午茶，而這個邀請，則其實乃是由國王所安排的。

盧根一個人在大廳中等了一陣，國王就出現了，國王出現在樓上的樓梯口。

盧根滑頭地一揖。

國王說道：「盧根，你的身上有沒有槍？」

「有，」盧根說：「工作上的需要使我常常都帶槍在身，我知道帶槍進來很無禮，不過……」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國王說：「你也是一個保護我的公務員，所以你是不會傷害我的！」

「對呀，」盧根狡猾地微笑道：「這是當然的了，這國家裏，每一個人都是忠於你的！」

國王說：「我的身上也有槍！」

「這個——」盧根說：「似乎不需要吧？假如你認爲你有什麼危險，你祇要告訴我，我會把任何企圖對你不利的人都找出來，而且我亦會好好地保護你！」

國王對他露齒而笑，說道：「盧根，你拔槍也是很快的，假如我要你與我好像西部的牛仔似地比槍呢？」

「我不敢！」盧根說。

「假如我們忘記了大家的身份，」國王說：「彼此都是平等的呢？」

盧根聳聳肩：「我會輸的。」

「爲什麼呢？」國王又問。

「因爲，」盧根說：「你是高高在上，假設我們同時拔槍，你在上面，槍一出來，槍管就是斜向下面，已經是對着我了，我却要把槍舉起來才能射向上面，我可能會慢半秒鐘！」

「但假如我射不中你，」國王說：「你就贏了！」

「你不會射不中的，」盧根說：「你是神槍手，你在唸大學時已經得過無數的射擊獎牌，而且你也一直有訓練，即使是大家站在地面，我也不願意接受這決鬥，我是一定輸的！」

國王說：「唔，你是情報局長，所以，你對我的一切也是瞭如指掌的！」

「你的槍法，」盧根說：「用不着是情報局長也知道，這是許多人民都知道的光榮事！」

「總之，」國王說：「結論就是，我是可以親自動手殺死你的！」

「你召我來討論的這是一個很奇怪的題目，」盧根說：「這是一件不會發生，也沒有理由發生的事情！」

國王慢慢地從樓上走下來，到了廳中，忽然以非常快捷的手勢拔槍，他身上是眞的有槍的，而他也直像是牛仔比槍那樣，槍一拔出來就響了。一顆槍彈擊中了牆壁，不過這子彈在擊中牆壁之前在盧根的耳邊擦過，使盧根也可以感覺到槍彈經過時的那股熱力。

盧根在這個時候，額上忽然冒出了很多汗，好像是一顆一顆珠子似的。

國王說：「我當然不是沒有射中，我祇是要讓你知道，我是寶刀未老的！」

「你是一位神槍手，」盧根說：「但你却不是一個表演的人，假如萬一失手……」這也是他冒了一額汗的原因。

「我是要跟你談談章理夫的問題！」國王說。

「哦，」盧根說：「章理夫逃出去了，這是監獄方面和警方的問題，但是當然，我也是正在帮手找他的。」

「假如我的女兒有什麼不測，」國王說：「你剛才也看到我的槍法了！」

「你的女兒？」盧根說：「你是說公主殿下嗎？我不大明白！」

「你明白我，我也明白你！」國王說道。

「唔——」盧根沉吟着：「目前的問題就是，章理夫逃獄，失踪了，我們得去把他找回來！」

「正是，」國王說：「你把他找回來交給我！」

「我是正在找，」盧根說：「這個人是一個間諜，我們是必須把他找到的。」

「你把他交給我，」國王說道：「今天！」

「這個——」盧根說：「我是盡了我的能力去找了，但是我不能夠保證——」

「我說今天！」國王嚴厲地說。

「好，」盧根說：「我盡我的能力好了。」

「我再一次提醒你，」國王說：「假如我的女兒有什麼不測，我就槍殺你！你可以逃走，却不能逃出這個國家，因爲外面有人在等着你！我的女兒這件事情，本來也顯然是爲了針對你而發生的！」

「是呀，」盧根說：「所以，我就不相信你的女兒眞正會有危險！」

「假如她……」

盧根却插咀道：「章理夫逃獄的消息，今天的晚報上就會刋登出來了！」

「你不能够這樣！」國王吼道。

「這是對你有利的！」盧根說。

「假如他們這樣快就知道不能够得到章理夫——」國王說道。

「他們知道不能利用你而得到章理夫，就不會對公主傷害，」盧根說：「讓我們坦白點吧，他們並不是針對你，而是針對我的，你既然已經沒有辦法，他們就不會麻煩你了，所以我才會這樣做！」

「但是我的女兒呢？」國王說道：「難道他們會就這樣低聲下氣把她放回來的嗎？」

「假如我猜得沒有錯，」盧根說：「他們會讓她逃出來的！」

「你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國王問。

「我不知道，」盧根說：「不過毫無疑問，他們當然是章理夫的同黨，不論他們是什麼人，把章理夫交給他們是最笨的，那時他們的手上握住所有的皇牌，而我們却是一張都沒有。」

國王又取出手槍來把玩着：「章理夫現在究竟是在什麼地方？」

「他從監獄裏逃出了！」盧根說。

「我是問你眞話！」國王說。

「你也不需要知道得太多，」盧根說：「讓我來担心好了！」

「我是在担心我的女兒！」國王又不耐煩地吼道。

「正如你所講的，」盧根說道：「假如你的女兒有不測而出事，你可以把我殺掉！」

「把你殺掉也沒有很大用處，」國王說：「你不希望會給我殺掉，我也不希望殺死你！」

「你相信我吧，」盧根說：「這種事情，我是懂得應付的，你是槍法專家，我則是這種事情的專家，你相信我的斷判，還是相信你的判斷呢？」

「我不知道，」國王說：「不過，假如有什麼不測的話，那麼，我就祇是相信我自己的判斷了！」

「假如你沒有什麼異議的話，」盧根說：「那麼，我現在就要回去辦我的事情了！」

「好吧，」國王說：「當我要找你時，我是會找到你的！」

於是盧根就起身離開了。

當他走了之後，國王的秘書祁福便又從走廊裏出來了。國王說道：「你認爲如何？」

「我不信任他！」祁福說道：「這個人詭計多端，又十分自私，他是不會益人的！」

「不過，」國王說：「這一次我却是相信他的，因爲他不想與我有什麼過不去，而且這件事情，實在是爲了針對他的，却拿我來做夾心，現在他是把重心移向他自己的身上，對我有利！」

「他不會做什麼對人有利的事情的！」祁福說。

「當然對他自己也是更有利的，」國王說：「因爲這樣，他就可以不必放走章理夫！亦少了我這個敵人！」

「但是公主還在人家的手中！」祁福說。

國王嘆一口氣：「不錯，但是那些不知道是什麼人，即使我們把章理夫交出，也未必會把人還我。但是另一方面，我却相信那人的話，就是，他沒有需要殺死我的女兒的。」

「我就怕，」祁福說：「他們仍然會拿着公主向你施壓力，使你也繼續向盧根施壓力，直至盧根把章理夫交出來！」

「這一點，也祇好等着瞧了！」國王說。

× × ×

另一方面，盧根的詭計果然得售，章理夫「越獄」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了司馬洛他們那裏。司馬洛他們是最留意這國家裏面的事情的。

莎莎公主到河邊釣魚去回來的時候，看到司馬洛坐在沙發上，狂吸着香烟。

她說：「吸一根香烟，會使人短壽兩分鐘。這是科學家說的！」

「說這話的科學家可能已經死掉了，」司馬洛說：「而且，照這算法，我也是應該已經死掉好幾年了，世界上的事情，總是不如人所計算的。」

莎莎公主微笑：「你究竟有些什麼煩惱呢？」

她在這山間別墅裏是相當自由的，因爲她逃不到什麼地方去，舉目四望，看得到的地方都沒有人烟。她步行而逃的話，容易就會給追上，她既然逃不掉，所以也准許出外散步，到附近一座山湖中去釣魚。

她沒有拿回來什麼魚，釣到的她都丢回湖中了，拿回來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司馬洛說道：「這個章理夫！他逃獄了！」

莎莎公主哈哈笑起來：「我早對你講過，沒有這麼簡單的事情的！」

這件事情，耐不住莎莎公主的叨嚕，司馬洛亦把眞相對她講了出來了。反正讓她知道更好，她知道也是無碍的，當她給放回去了時，章理夫也早已放出來了，有什麼影响呢？讓她知道有這樣一件事情，那麼起碼她也會明白，她這一次的受苦，總算是有意義的。但是莎莎公主當時就說，決不會有那麼順利，他們是一定不會成功的，她果然講中了。

「章理夫逃獄！」司馬洛說：「這即是說借一個名目把他收藏到了別處！」

「你的對手是盧根，」莎莎公主說：「盧根果然是一個有頭腦的人，我也在奇怪他如何應付，原來他竟然想出來了這樣一個絕招！」

「你怎知道不是你爸爸想出來的絕招？」司馬洛說。

「他不是這樣一個人，」莎莎公主說：「而且，他與章理夫是沒有過不去的，他祇是想得回我吧了，他是不會攪這種事情的！」

「我們還約好了去接章理夫，」司馬洛說：「現在不必去接啦！」

「你在我的身上打主意，根本就是錯誤的！」莎莎公主說。

「你也不要忘記，」司馬洛說：「你還是在我的手上，你的老頭子，還是要聽我的話的！」

「他也沒有辦法，」莎莎公主說：「他已經試過，而失敗了，我不知道他作過一些什麼努力，但我肯定他是作過努力的，但是沒有用處。盧根的耳目太厲害了，我們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他的監視。我們宮中的電話，他全部搭綫偸聽，也是並不出奇，你打電話去與我爸爸聯絡，他已立即知道了，於是他就要出章理夫逃獄這一招，章理夫逃走了，不知所踪，我爸爸向盧根施壓力也沒有用，盧根一個不知道，就可以推得一乾二淨！」

司馬洛祇是狂吸着香烟。

「不過，」莎莎公主說：「他也不敢把章理夫殺掉！」

這也正是司馬洛所担心的。司馬洛說：「你怎麼知道？」

「因爲我還在你的手中，」莎莎公主說：「假如我有什麼不測，我的老頭子就直接找盧根，他會把盧根殺死。盧根不敢殺他，他却敢殺盧根。」

「因此，」司馬洛說：「你是在提議我不要把你放掉？」

「是的，」莎莎公主說：「目前，你也就祇好這樣繼續牽制着盧根了，假如我放回去，章理夫可能立刻沒命，盧根會認爲他不宜把這禍根留下來！」

「你是一個眞有趣的人質，」司馬洛說道：「你提議綁票你的人，不要把你放掉！」

「但另一方面，」她說：「你又把我放掉……」

「等一等，」司馬洛說：「你在說什麼？」

「你把我放掉，」莎莎公主說：「我就可以帮助你，」

「爲什麼你要帮助我？」司馬洛說。

「你看，」莎莎公主說：「你是小人之心，我喜歡你，我就帮助你了！」

「你——不會帮助一個綁架你的人的！」司馬洛說。

「你沒有虐待我呀，」莎莎公主說：「而且你還給了很刺激的經驗！」她嫵媚地看着他。

「我不能放你。」司馬洛說。

「你不放我，」莎莎公主說：「我就帮不到你了，你明是沒有放我，實則你是暗中已經把我放掉了，我就可以帮你，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章理夫是寃枉的，我們應該把他救出來！」

「你有什麼本領可以帮我呢？」司馬洛說。

「我有很多大學生朋友，」莎莎公主說：「他們都是很有本領的。」

「呀！大學生！」司馬洛不屑地說。

「他們有什麼不好？」莎莎公主說：「將來的希望，都是在他們的身上。」

「他們就是祇會搗亂，」司馬洛說：「有理想而沒有實際！」

「你看你，」莎莎公主說：「你的口氣，是跟那個盧根一樣了！」

「這是事實，」司馬洛說：「他們是想得很美滿，但是與現實不符，有時環境是不容許他們的理想實現的，但他們却不肯折衷！」

「你的口氣和盧根一樣，」莎莎公主說：「你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司馬洛說：「你不能够要求我一定與盧根的看法不同的。有些時候，他的看法並不錯，一個人是不會一切都錯的！」

莎莎公主咬着咀唇，兩臂交抱在胸前：「你即是說，我們這些人都是沒有用的了？」

「又不是，」司馬洛說：「我祇是說，他們有學問，而沒有社會經驗。貴國祇有那麼兩間大學，中小學却很缺乏，有很多人是文盲，大學生與一般人之間，教育水準距離太遠了，他們受高等教育，有理想，但是一般人連理想都沒有，他們想一般人做的，或者得到的，人們都不明白，那不是徒然製造混亂嗎？」

「你不明白我們！」莎莎公主哼了一聲道。

「你自己想想吧！」司馬洛說：「不過，其實這些事情也是與我無關的，你有你們的理想，我有我的工作！」

「那你是不要我們帮忙了？」莎莎公主說。

「假如我們幹不來時就求你們吧，」司馬洛說：「暫時，你們祇是作爲後備而已。」

「那麼，」莎莎公主用背對着他。「我也不需要告訴你章理夫可能是在什麼地方了！」

「你怎知道章理夫是在什麼地方？」司馬洛抬起眉毛看着她問道。

「難道我自己的地方的事情我都不清楚？」她說。

「那麼，」司馬洛說：「你認爲章理夫是正在給收藏在什麼地方呢？」

「罐頭廠裏。」莎莎公主說：「這差不多是一定的了。」

「爲什麼在罐頭廠裏？」司馬洛問。

他雖然是讓莎莎公主知道了這件事情，但是又沒有讓她知道得太多，譬如，章理夫的妻子被送進罐頭廠去而逃了出來這件事情，他就是沒有提過的，他認爲暫時不要讓莎莎公主知道太多好些。

莎莎公主說：「你不知道嗎？我們是不吃我們自己那間罐頭廠出品的罐頭牛肉的。」

「很可能有一些人肉的成份？」司馬洛問：「說不定還是一位失踪了的大學生的肉？」

「你也知道？」莎莎公主說。

「你對貴國本身的事雖然知道得很多，」司馬洛說道：「但是我亦知道得不少的。」

「就是這樣。」莎莎公主說：「章理夫一定是給收藏在那裏！我們亦有過大學生失踪，完全沒有了消息，可能是給人家吃了下肚也不知道！」

「這眞可惡。」司馬洛說：「那麼，要找回章理夫也不困難了，祇要多買幾罐

罐頭就是！」

「這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情！」莎莎公主幾乎是大聲喝叫起來。

「罐頭廠是製罐頭的呀。」司馬洛說：「原料在那裏面是放得不久的！」

「但他投鼠忌器，暫時也不敢亂來！」莎莎公主說。

「對了。」司馬洛說：「就因爲要他投鼠忌器，所以不能够把你放回去！」

「但我是可以帮助你的。」莎莎公主說：「我們可以攻入那罐頭廠裏。」

「你們對罐頭廠內的形勢很熟嗎？」司馬洛問。

「不是。」莎莎說：「但是我們可以調查！」

「不。」司馬洛搖頭：「放你回去，假如還未把章理夫弄出來就已經給盧根找到你，那時章理夫就死定了！」

「你也可以與我的朋友們聯絡。」莎莎公主說道：「我會給你一個暗號，你對他們講出這個暗號，他們就會與你合作的了！」

「不必了。」司馬洛說：「多謝了，我不喜歡跟非職業化的人合作。尤其是，你這些朋友們，可能每一個都是正在受着盧根的監視的！」

「那你打算怎樣做呢？」莎莎公主氣結地道：「這樣也不行，那樣也不行，你總得做一些事情呀！」

司馬洛看着她微笑：「你看，你比我還要急，你們就是這樣的。你們做事，並不爲了什麼大局，祇是爲了有機會熱鬧一下，這就是我所講的非職業化！」

「好吧，我不嚕囌你了。」莎莎公主說着，在他的脚邊坐下來。「你告訴我你有什麼計劃！」

「我還是正在想。」司馬洛說。

她抱着他的腿子，搖着他：「你別瞞我吧，我又不能洩漏你的秘密！」

「我沒有固定的計劃！」司馬洛說。

他的確是沒有一個固定的計劃的，因爲雖然他也是有一個賽車的計劃，然而賽車却是要很遲才舉行。本來就已經是太遲一點，現在則是會更遲了。

「哼！」莎莎公主又晦氣地說：「我還以爲你這個人是很君子的，原來是大男人主義，不把我們女人放在眼內！」

司馬洛亦對莎莎公主講過他是什麼人，聽得她很神往，也很羨慕。但是司馬洛對她却如此冷淡，她就認爲他是大男人主意了。

「這與男女並沒有關係呀。」司馬洛說：「我祇是不放心讓你們這些非職業化的人來做這件事情吧了，這並沒有什麼不對！」

莎莎公主還是搖動着他的腿子，他却無動於中，莎莎公主的手掌忽然向他的肚子上一插，司馬洛痛得「呀」的叫了一聲，彎下身子，莎莎公主就抱住他，把他一拖，使他翻過了她的頭上而跌到地上。

司馬洛仰躺在地毡上，一時呆住了。

他看着莎莎公主的一隻拳頭向他的額上擊下來。

莎莎公主本身是有相當高的技擊能力的，因此，假如這一下擊中了，就可能使司馬洛失去知覺。

然而司馬洛身經百戰，雖然在如此狼狽的情形之下，仍然是能够伸起手來，把莎莎公主這隻拳頭一接接住了，跟着他又把她這隻拳頭一扭。她的氣力不及他，就給他扭得轉了一個身，這一次是她痛得「呀」的叫一聲了。

司馬洛把她的手臂扭到了背後，使她痛不可當，而且，司馬洛還是用了相當大的力氣。他是可以把莎莎公主的手臂扭到脫臼的，不過他並沒有打算如此做，他祇是扭到她非常痛，亦沒有受傷就算了。其實他非常生氣，因爲她在他的肚子上的那一下使他痛得很，而那一跌的震動，亦是使他很不好受，不過他總算是肯讓女人的了！莎莎公主哭喪着臉，道：「放我！放我！」

司馬洛放了她，她摸着肩頭坐在地上流淚，她是肩頭的關節部份最痛的。

司馬洛說：「你這樣算是什麼？」她說：「我祇是想離開這裏吧了，」「你不要我做事，我就走，我自己回去做這件事情！」

「你是走不動的。」司馬洛說。

「你有部車子在。」她說：「雖然你把車匙收起來了，我把你擊暈之後，我是能開動這車子的！但我實在應該把你殺掉！你這——你這老粗！」

「唔！」司馬洛說：「大家都動手，我是老粗，那你又算是什麼呢？而且你是走不多遠的，屋子是祇有我們兩個人在，但山下有人守着！」

她站起來說：「我去洗澡！」

「你去什麼？」司馬洛問。

「我去洗澡！」莎莎公主說。

「這種事情你不必問准我。」司馬洛說。

她這樣說，却原來是另有作用的。司馬洛因爲莎莎公主洗澡與他無關，所以他又繼續坐在沙發上吸烟。

後來，她又跑出來。

司馬洛說道：「唏唏，你穿了我的襯衣！」

她兩手叉着腰看着他，道：「你說什麼？」

「你穿了我的襯衣！」司馬洛說：「難道男人的襯衣你也不認得嗎？」

「難道你就祇看得見你的襯衣嗎？」莎莎公主說。

司馬洛看她一次，呻吟似地嘆一口氣，說：「又來一個了！」

「什麼又來一個了？」莎莎公主問。

司馬洛所指的乃是溫美玉這個杜勒斯基金會的翻案組的主持人溫美玉。溫美玉也是曾經來這一套的，祇不過司馬洛沒有對莎莎公主提過溫美玉來過這一套，他祇是有提過有溫美玉這個人。

所謂這一套，那即是說，莎莎公主是穿上了司馬洛的襯衣，但是除了襯衣之外，看來我什麼衣服都沒有了。女人穿上了男人的襯衣是特別誘惑的，那是說，假如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衣服。她在襯衣脚的下面露着兩條纖條優美的玉腿，男人襯衣穿在女人的身上是特別長大的，而領子又是垂得特別低，因此難免使人想入非非。

即是她說，她在襯衣的下面，是有穿衣服的，你也不一定相信，或者不願意相

信。

司馬洛看着她，也是有異樣的感覺，給溫美玉講中了。他對莎莎公主，果然是比較對溫美玉好感的。

這主要乃是口味問題，並不是說莎莎公主的美麗比溫美玉超過得多。

莎莎公主再問道：「你說什麼又來一個了？」

司馬洛說：「我是說，美人計，我遭遇得多了！」

「唔。」莎莎說：「那個溫美玉對你也是這樣做？」

「我沒有這樣說，不要寃枉人家！」司馬洛連忙否認。

「她是不是很美麗呢？」莎莎公主問。她是聽過這個人而沒有見過，溫美玉是還未有理由出現的。

「是很美麗。」司馬洛說：「你也是很美麗！」

「你好像對女人不感興趣。」莎莎公主說：「但是你實在是一個風流人物！」

「你是公主！」司馬洛說。

「公主不是人嗎？」她說：「因爲我是公主身份，你就害怕我了？」

「告訴我。」司馬洛說：「你是常常這樣做的嗎？當問題解決不來時，你就施展美人計？」

「你這個——」莎莎公主大爲憤怒地叫着，轉身就走，經過走廊入口時抓起了几上的一隻小花瓶，小花瓶連水連花向司馬洛直飛過來。司馬洛偏可及時閃過，花瓶飛出了窗外。幸而窗子是打開了的，破的祇是花瓶。

莎莎公主逃進了裏面。

司馬洛吸完了那根香烟，走進裏面。他看見她正在房中，坐在床上，鼓着腮。

司馬洛說：「對不起！」

這一講，她就流起淚來了。她說道：「你說我常常這樣做，你一定以爲我是很賤！」

「我不過是這樣講講吧了。」司馬洛抱歉地說道：「我其實，並沒有這樣的意思！」

「你——一點都不把我放在眼內！」她還是嗚咽着。

「你認爲眞是這樣？」司馬洛說：「我跟你不是談得很好的嗎？」

她忽然又不哭了，抬起頭看着他，說道：「我現在明白了！你就因爲我是公主身份，所以故意講些不好聽的話把我嚇走！你是無胆入情關！」

「你有胆入情關。」司馬洛說：「那又如何呢？有什麼好處？」

「那樣。」莎莎公主說：「我就可以和你一起工作了呀。」

「我不要你和我一起工作！」司馬洛說。

「你還是看不起我？」莎莎公主又表示不滿。

「你怎麼講都好。」司馬洛說：「總之，我不認爲你應該參加這種冒險！」

她淚盈盈地看着他：「你對美人計，眞是無動於中嗎？」

「讓我這樣說吧。」司馬洛說：「我對難看的女人，當然是不會心動的，可是，我對一個我所喜歡和尊敬的女人，也同樣是不會心動的！」

「我——不是一個難看的女人！」莎莎公主說。

「這就是了。」司馬洛說：「你應該明白了呀！」

「那你打算怎樣處置我呢？」莎莎公主問。

「還是照原定的計劃。」司馬洛說：「我們事情成功了之後，就放你走，不成功也是放你走。但是，不成功也即是說章理夫死掉了，那時我會要盧根的命，然後才放你走！」

「要盧根的命。」莎莎公主說：「這倒是一個好主意。我告訴你，假如盧根死掉了，就沒有人會制止你救章理夫了！」

「這個問題，我也並不是沒有考慮過。」司馬洛說：「但是你不要忘記，盧根的手上亦有一張皇牌的，那就是章理夫，他死，章理夫也要被裝入罐頭了。罐頭廠的廠長是會懂得怎樣做的！」

「你也總算終於把章理夫弄到一個容易救出來的地方了，」莎莎公主說：「從罐頭廠裏把章理夫救出來，當然是比較進監獄裏去把他救出來容易的！」

「是的。」司馬洛說：「我知道。」

莎莎公主說：「你又不肯讓我們帮忙，這樣好了，我把一些名單告訴你，假如你認爲用得着他們的，你就跟他們聯絡好了！」

「這樣也好。」司馬洛說：「其實，我也是不能肯定用不着他們的，我祇是盡量不要把他們拖下水吧了！」

莎莎公主把一些名單和聯絡方法講出來，司馬洛也記住了，他是不必用紙筆抄下來的。

「現在。」莎莎公主又拍拍床邊，說：「既然你暫時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你就在這裏坐下來，再對我多講一些你的英雄事蹟吧！」

「還是晚一點再講吧。」司馬洛說着望望窗外，「現在有人來了！」

莎莎公主「哇」的一叫，連忙拉一張被子遮住她那裸露的腿子，又焦急地說：「你先出去吧，我要穿衣服！」

司馬洛出去了。

過了一會，莎莎公主亦出來了，已經穿上了她原來的衣服，不再是祇有司馬洛的睡衣的上裝了。

她問道：「誰來了？」

「沒有人。」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我看錯吧了！」

她瞪他一眼，負氣地坐下來，說：「你倒是眞會開玩笑的！」

「你也很會開玩笑。」司馬洛說：「爲什麼要我先出去你才能穿衣服呢？既然你對我是這樣好感的！」

她攤攤兩手：「算了，我們還是不要再互使詭計了，講句坦白話，我的確是很喜歡你的，而我也是很希望能够參加這件工作，我並不是担心你不肯放我，你能够給我一個機會嗎？」

司馬洛嘆口氣：「讓我想一想吧！」

這時，電話忽然响起來了，司馬洛走過去接聽。（未完・四）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雲天找到王瞎子，佯說奉六皇子之命要殺他滅口，並從中探聽軒轅秘笈下落，見他並無謊說，便將他縱走，轉回鄧素雲、皇甫嫻的住處，告知所遇，和衆女商定之後，答應石誠誘衆女和自己成婚，借計假鳳虛凰成其好事，石誠不知有詐，趕去稟告四皇子，以爲得計，却不知凌雲天躡踪其後，知道四皇子和六皇子定計對付七皇子，而燕京盛傳軒轅秘笈爲七皇子網羅嶗山妖道所得，衆豪雄亦集中七皇子府邸查詢，被困在府邸，幸來了四、六、八皇子追查秘笈之事，衆豪才得走脫，却死了杜命等四人，骷髏帮主亦派護法鄺永壽查核此事……

燕京羣雄鼎盛

和記酒坊擠滿了食客，三杯落肚，鬧哄哄地，一片喧嘩豪笑聲，坊主是個五旬上下老者，面圓如月，笑臉常開，坐在櫃內，吞雲吐霧，吸食一袋烟草。

然而，坊主却兩道眼色不時注意由外而入的顧主。

酒坊並非酒樓飯莊，但也設有七八張木桌，供人喝上兩盅，並有醬豆鹵肉等佐酒，其味鮮美雋永，令人大快朵頤，是以門庭若市，食客川流不息。

忽地，門外陸續走入十數人，踞座喚酒，店夥忙得團團轉，最後走入兩個身着皮裘中年商賈，見無座頭，即就着櫃上要了一角酒，並要了醬鴨、牛肉、雲腿、筍

皇子爪牙橫行

尖，挪過一張板櫈，與坊主略一寒暄，一杯在手，低聲談論生意，談的關外皮貨珍貴藥材買賣價錢。

那年頭，講究是街坊生意，和記酒坊進出顧客大半是熟面目，偶爾也有陌生人照顧，做買賣的無論生張熟魏，均是一般看承，唯有今日大不相同，多半都是生面孔。

坊主雖然笑口常開，其實暗中內心却異常緊張，只有他本人心裏有數，暗道：「怪事，莫非自己底細被人瞧出。」

天色慢慢黑了下來，坊中已燃着四盞油燈，光明如晝，戶外寒風怒吼，屋內却溫暖如春，金毛狒鄺永壽迄未現影踪。

坊主雖覺事有蹊蹺，但他却是老謀勝算，心機深沉之人，依然一桿在手，吞雲吐霧，暗中觀察酒客中有無可疑之人。

突然，一個中年商賈望着坊主，笑道：「這酒香冽甘醇委實是道地的鳳翔遠年陳酒，貨眞價實，兄弟回關外，還要選購兩罎供途中買醉哩！」

坊主笑道：「您老多照顧。」

那人問道：「坊主尊姓。」

「敝姓侯。」

那中年商賈取過一隻酒杯，滿滿地斟滿了酒，笑道：「侯坊主，兄弟敬你一杯，祝你財源茂盛。」

坊主笑道：「好說，好說。」接過酒杯，一飲而盡，忽感一縷寒風由頭頂「百涯」穴透入，不禁神智一陣恍惚。

兩商賈推杯立時而起，留下一錠白銀置於櫃上，揚長走出。

侯坊主亦身不由主地走出櫃外，隨着兩商賈走去，雪地冰天，夜色朦朧，兩前一後，愈行愈疾，轉瞬俱杳。

再說骷髏帮高手金毛狒鄺永壽走出城外，落在一荒村酒店中，獨自一人飲着悶酒。

暮暝四合，酒店中油燈如豆，顯得陰森淒涼，霎那間，店外走進七個帶刀，眼神烱烱的漢子分踞三副座頭。

金毛狒鄺永壽驚覺有異，霍地立起。

一個面有刀疤大漢，拔刀出鞘，喝道：「朋友，招子放亮些，乖乖地隨俺去刑部堂。」

鄺永壽不禁一怔，暗道：「怎麼招來六扇門中狗腿子。」獰笑道：「老朽身犯何案。」目光電射，雪白銀髮無風自動，

神威駭人。

那面有刀疤大漢見多識廣，知遇上內家絕頂高手，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氣，道：「朋友，我等奉命行事，身不由己，這店外滿佈大內高手，朋友武功再強，也是插翅難飛。」

鄺永壽陰惻惻冷笑一聲，手出如風，迅快若電抓去。

刀疤大漢忙揮出一刀，寒光如虹，攔腰砍去，右掌一股劈空掌力，呼地襲向鄺永壽「氣海」要穴。

顯然這刀疤大漢武功不同凡響，無如鄺永壽身負武學已臻化境，鄺永壽竟不閃不避視來刀如若無睹，刀勢猛厲堪近身。

鄺永壽倏地身形一側，掌勢打空，五指一翻，一把抓住刀身。

刀疤大漢只覺虎口一熱，腕臂巨震，喇吱吱聲響中，一柄鋼刀被鄺永壽捏得粉碎。

鄺永壽順水推舟將刀疤大漢一帶，曲肘橫撞刀疤大漢踉蹌衝來的身形。

只聽大漢騰起一聲淒厲慘嗥，胸口如中千斤利斧，脅裂骨折，張嘴噴出一口鮮血，身子倒飛撞在壁上墮地身死。

說來話長，其實不過瞬息間事，其餘八人不禁大駭，相顧失色。

忽聞門外傳來一聲冷笑道：「殺官拒捕，未免太猖狂了一點。」說時兩條身影慢步走入店中。

鄺永壽抬目望去，正是尾隨自己那個人，不禁胸中怒火沸騰，殺機猛萌，厲聲道：「老朽與兩位素不相識，亦無深仇大怨，爲何追隨老朽不捨？」

那紫膛臉中年漢子用手一掀風帽，淡淡一笑道：「兄弟並非尋仇，亦非找尋過節，近來京師事故頻頻，均是因江湖人物而起……」

鄺永壽獰笑道：「尊駕有無明證與老朽有關麼？」

紫膛臉中年人微微一笑道：「最先，大內宮禁失刦溫涼版玉，至後又是聽泉寺殺死多人，大內侍衛也受重傷，罪大惡極的無過於目前江湖羣匪侵擾七皇子藩邸，毒手斃命，皇上大怒，嚴令我等搜擒江湖人物……」

鄺永壽厲聲道：「這與老朽何關？」

紫膛臉中年人面色一寒，冷笑道：「侵犯七皇子藩邸的江湖羣匪甚衆，幾乎包括了江湖黑道帮派，焉知閣下不在其內，是否有罪，須待訊問。」

鄺永壽宏聲大笑，人隨身起，疾如電射，撞向二人，跟着雙掌疾拂而出，勢如雷霆。

兩人不禁面色一變，身子疾側，四掌同推。

鄺永壽身形奇快，竟穿隙而出，撲向店外雪地中。

突聞數聲大喝傳來，刀光人影，掌風如山，夾着十數條身形疾撲而至，攻來招式，精奥凌厲，顯然均是宮廷鷹爪內家好手。

鄺永壽知身入重伏，今晚凶多吉少，怒嘯一聲，十指攫攻而出。

十數條身形翻騰飛撲，刀光飛虹，拚搏熾烈，喉中吐出頻頻厲嘯，寒風雪夜，人影如魅，平添了恐怖氣氛。

忽聞兩聲悶哼，鄺永壽雙掌撲實在一雙大內高手肩上，身形震飛了出去，他正欲趁虛竄出重圍之外，忽感胸後一痲，接着一股猛厲掌力擊實，叭的一聲，身形踉蹌衝出三步。

鄺永壽知今晚必已無倖，轉面望去，只見一個面目陰沉老叟目露驚愕之色，不禁獰笑一聲，兩手疾揚，發出無數墨綠飛針。

他那暗器怪異，迴旋飛射，黑夜之間，大內高手不知飛針襲來方向，閃避不開，肩後一陣飛痲倒地不起。

那傷鄺永壽的老叟錯愕之色未曾斂除，腿彎被三隻飛針打中，雙腿一軟跪在雪中。

金毛狒鄺永壽冷笑，說道：「憑你這等庸手也難傷得老朽，速告傷老朽之人是誰？」

驀然一道驚天寒虹疾捲而下，金毛狒鄺永壽一顆頭顱骨碌碌滾在雪地中，腔內鮮血泉噴飛洒。

那道驚虹倏忽之間挾着一條人影冲天而上，瞬息俱杳。

店外十數具屍體橫陳，血腥刺鼻，慘不忍睹。

黎明薄曉，此一兇殺血案立時傳遍了京城。

那一晚，千面神儒忽感心神怔忡不寧，尤其凌雲天被鄧素雲請去，他只覺這府中俱是鄧素雲眼目，自己並無心腹親信，人單勢孤，如臥針氈輾轉不能成眠。

樵樓上四鼓方敲，石誠忽覺神昏體倦，悠悠睡去，一條人影疾如閃電掠入，正是那凌雲天。

凌雲天在千面神儒石城身上點了二十七處經穴後，附着石城右耳低聲說話。

此乃「軒轅經」內一宗神奇奧妙的武學，貫輸意志力其中樞神經，使其久久不忘……。

翌晨，石誠一覺醒來，只感神清氣爽，昨晚憂慮消然若失，忽聞門外起了凌雲天語聲道：「石老師睡醒了麼？」

千面神儒石誠忙拉開門栓，啓開含笑道：「少俠……。」突發覺凌雲天目露憂鬱，忙問何事困擾。

凌雲天長嘆一聲道：「昨晚鄧姑娘請在下前去，骷髏九大高手金毛狒鄺永壽聞得杜命噩耗，匆匆趕來怒斥鄧姑娘佈署不周，援救不力，致杜命四人身遭慘死，意欲傳訊骷髏帮主，誓報此仇，如此一來，必掀起彌天浩刦。」

石誠猛一跺足道：「此人絕不可留，鄺永壽現仍在府中麼？」

凌雲天道：「石老師請放心，鄺永壽形貌怪異，引入注目，一入京師，即爲大內高手、官府鷹爪盯上了，所以鄺永壽一出此宅，暗中有人暗躡其後，在郊外酒店引起激拚，兩敗俱傷，金毛狒鄺永壽昨晚已陳屍荒郊。」

石誠嘆息一聲說道：「想不到情勢演變愈來愈複雜，金毛狒雖死，但亦爲鄧姑娘帶來無窮困擾，宮廷皇子之間決難終止暗爭。」

凌雲天冷冷一笑道：「這些暫且別提，目前，如在下所料不差，此宅必爲人暗

暗監視住，你我不可不防。」

石誠不禁一怔，搖首苦笑道：「凡事不可逆料，只有走一步算一步，老朽意欲前往四皇子處請示。」

凌雲天說道：「在下有一難題亟待解決，鄧姑娘及梅姑娘昨晚堅勸在下離開燕京。」

石誠不禁臉色一變道：「兩位姑娘是何意？」

凌雲天道：「她們說在下身負血海大仇，不宜因循自誤，更不能逗留京師捲入此無謂紛爭，既知柳葉蛇頭鏢來歷，就該前往百毒宮查明端倪，義正詞嚴，無詞可辯。」

石誠略一沉吟道：「倘須查明凌雲天父母生死，非從七皇子身上着手不可，待老朽問計於四皇子，再作計議，眼前須慎防江湖凶邪侵擾此宅。」說着身形疾閃而出。

凌雲天面現一絲微笑，目凝窗外，似陷入一片沉思中。

驀地。

門外疾閃而入鐵筆蒼鷹鄒雷，金刀快手燕三泰。

金刀快手燕三泰道：「少俠，府外可疑人物頻頻現踪，看來，他們似有侵擾企圖。」

凌雲天道：「金毛狒鄺永壽已引起無窮後患，在下昨晚已料及，與四位姑娘研商對策，在下已作周全策劃。」

忽聞窗外雪地中起了落足微聲，不禁面色微變，道：「有人來了！」

鄒雷、燕三泰不禁大驚失色，只覺凌雲天一身武學委實高深莫測，窗外怒嘯狂風，撼木搖窗，居然可分辨出江湖人物落足聲響，自嘆望塵莫及。

只見凌雲天低聲道：「兩位請隨在下來。」身形緩緩走出，尚未踏向門外，朗笑一聲道：「三位光臨寒舍，不知有何賜教？」

燕鄒二人不禁相視了一眼，暗道：「他怎麼知道來者三人。」

暗中似不相信，但隨出門外，只見三個勁裝江湖高手一列橫身立在園中雪地之上。

凌雲天微笑了笑，目光注視着三人靜候回答。

三人只覺凌雲天神儀煥發，具有一種吸引人氣質，目光不怒而威，不禁囁嚅難以置答。

一眼瞥見鐵筆蒼鷹鄒雷，不由神色一變，一人詫道：「鄒護衛竟在此處？」

鄒雷已認明來人是誰，不禁微笑道：「這有何值得驚異之處，鄒某隨敝居停燕京陛見，無人不知。」手指盧玉堂（凌雲天）道：「三位可見過盧公子麼？」

繼又向凌雲天道：「此三位乃淮揚查氏三雄，最近為五殿下禮聘來藩邸。」

凌雲天抱拳微笑道：「幸會，院中風寒，不便敘話，請至內廳賜教。」

一個黑臉虬鬚大漢躬身答道：「不敢，小弟此來非為別事，請問公子可知骷髏帮高手金毛狒鄺永壽昨晚陳屍荒郊麼？」

凌雲天頷首答道：「在下已有耳聞，鄺永壽在大內高手刑部捕頭聯臂合攻，衆寡不敵之下，力竭身死。」

「但大內高手昨日親眼得見鄺永壽由此宅中離去。」

凌雲天不禁莞爾笑道：「事誠有之，但鄺永壽與三位一般，昨日無事生非侵擾寒舍，被在下驅退。」

查氏三雄聞言不由一愕。

突聞一聲陰惻惻冷笑道：「大言不慚，鄺永壽身手高絕，也是你這無縛鷄之力文弱書生能驅走的麼？」

話聲中，電疾風飄掠來五個黑衣人，面目冰冷，衣袂飄飛，宛如鬼魅，令人不寒而慄。

凌雲天神色鎮定如恆，含笑道：「不戰而屈人之兵，是為上乘，何況在下網羅府中高手不下於諸位，金毛狒鄺永壽有何可懼？」

一個黑衣人冷笑一聲，道：「這話有誰相信？」

凌雲天以目向燕三泰示意。

燕三泰嗖的一刀出手，向那黑衣人砍去。

出手如電，端的快極，不愧金刀快手之名。

那黑衣人心中一驚，他一身功力甚高，卻無法將燕三泰刀勢避閃開去，只覺右肩一涼，一截手臂被奔雷刀勢斬斷，離肩落地，一股如泉鮮血噴出。

查氏三雄不禁心神猛凜，暗幸自己三人未曾冒率出手。

四黑衣人駭然色變，目露凶芒。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為友為仇，端在四位自擇，在下雖手無縛鷄之力，但對四位卻不屑一顧。」

一黑衣人突揚右腕，只見一支袖箭夾着破空勁風射向凌雲天。

鄒雷冷笑一聲，右掌劈空而出，將袖箭震飛，身形疾拔沖霄，凌空一個翻身，他那蒼鷹身法獨步武林，猛撲而下。

只聽四聲慘嗥先後騰起，鄒雷已握着兩柄沉重烏亮的子午筆斜飄沾地，四黑衣人前胸至腹均為鐵筆劃開尺許口子，殷紅鮮血飛洒如雨，摔跌在七尺開外。

斷臂黑衣人面色慘白如紙，溢血漸止，見狀不由獰笑一聲道：「兄弟倘然不死，今日之仇必報。」

凌雲天沉聲道：「尊駕倘執意為仇，在下勢難留下尊駕性命。」

說時，燕三泰金刀已自出手，寒光電閃中，黑衣人一顆首級應刀落地，鮮血噴泉湧出。

查氏三雄脊骨上不禁泛起一縷奇寒，查老大說道：「五人均是金沙寨高手，相隨少寨主粉面狼花剛來京，恐花剛不易甘休。」

凌雲天微笑道：「在下若懼花剛，也不敢將五人悉數誅戮了。」

查氏三雄默然無語，齊齊躬身抱拳道：「我等就此告別，請恕冒昧無禮之罪。」倏地轉身竄起，兩三個起落，翻出宅外疾杳。

忽聞朗笑傳來道：「久聞湖廣總督署中大有能人，屢次弭禍於無形，我先還不信，如今一見盧公子，才知所言不虛。」

話聲中，只見一衣著華麗，氣度威嚴的少年在屋角慢步走出，身後相隨武士多人。

凌雲天一眼看清來人正是七皇子，不禁大感意外。

鐵筆蒼鷹鄒雷疾趨上前，躬身道：「奴才參見七殿下。」

七皇子含笑道：「鄒侍衛免禮！」說着目注凌雲天笑道：「我看盧公子精芒內蘊，一身武學已臻化境，並非外傳文弱書生。」繼又朗笑道：「姑無論是否，我有意與盧公子攀交，不知可否俯允。」

凌雲天暗道：「七皇子心機至工，笑裏藏刀，我不妨與其虛與委蛇，在他身上找出大仇。」心念一定，一揖至地，道：「君臣有序，尊卑有別，殿下降尊下交，焉敢不從。」

七皇子含笑道：「公子此刻必感覺我來意不明，你我可否去內室相談。」右手一伸，牽着凌雲天左腕，走入內室而去。

兩人分賓主坐下，七皇子道：「你我雖非相交莫逆，卻一見如故，布衣君臣，不妨以兄弟相稱。」說着長嘆一聲道：「這幾日京城迭生變故，尤其愚兄身負寃名，幾無法洗滌，賢弟必有耳聞。」

凌雲天道：「可是為了『軒轅秘笈』，殿下眞個未曾獲有麼？」

七皇子道：「無中生有，含血噴人，是以愚兄決意訪查謠諑來源，金毛狒鄺永壽為賢弟幾乎帶來一場殺身大禍。」

凌雲天不禁面色微變，道：「殿下可否說得明白些？」

七皇子目中精芒一閃，微笑道：「骷髏門中四大高手俱喪生在愚兄府內，雖非愚兄所殺，但四人侵入宅內志在『軒轅秘笈』顯非尋常，是以心疑四人之外尚有餘黨，鄺永壽由賢弟宅中離開，不明眞象之人，心內作何想法？」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必然猜測此宅係骷髏帮秘密總舵，在下亦與骷髏帮有所勾結。」

七皇子點點頭道：「如非我聞聽賢弟與查氏三雄之言，此刻，我與賢弟必兵戎相對。」

凌雲天輕笑一聲道：「殿下眼前尚未疑慮盡釋，但事實勝於强辯，眞象終有水落石出之日。」

七皇子聞言不禁暗驚，正色答道：「愚兄向有知人之明，令尊為官廉正，不阿不附，怎能與骷髏帮勾結，賢弟出塵脫俗，飄逸瀟洒，清濁涇渭，顯然有別，說什麼愚兄也不能相信。」

凌雲天慨嘆一聲道：「人言殿下英明天縱，他日必位登九五，至尊天下，果然不虛，知遇之恩，焉能不報，殿下府中昔年有過一人名喚千面神儒石誠麼？」

七皇子聞得石誠之名，不禁面色大變，目中泛出一抹森厲殺機，道：「賢弟定見過石誠？」

凌雲天搖首道：「在下未曾見過此人，但殿下身蒙不白之寃，乃石誠獻計於四皇子六皇子兩人。」

七皇子霍地立起，急問道：「此話當眞？」

凌雲天點頭道：「殿下定然知道大內一品帶刀侍衛沈烈其人？」

七皇子不禁一怔，道：「沈烈已喪命在武當純陽觀……」

「沈烈在家父鄂撫任上突來訪鄒雷，兩人酒量極豪，笑談甚歡，天南地北，前塵往事無所不談，沈烈酒後無意失言，千面神儒石誠已投在四皇子門下，為昔年殿下追殺之仇，誓言必報，如今殿下蒙寃負屈，諒係石誠暗中策劃。」

七皇子面色大變，道：「石誠竟投在四阿哥門下麼？」

凌雲天道：「但不知石誠為何與殿下結怨如此之深，沈烈嘗言與仙靈潭之事有關。」

七皇子面色又是一變，長嘆一聲，才道：「先哲有言交淺不可言深，愚兄與賢弟還是初交，未可推心置腹，再說賢弟也未必相信，昔年仙靈潭之事愚兄係代人受過。」

凌雲天不禁一愕，微笑道：「殿上可否請說其詳。」

七皇子喟然嘆息一聲道：「當年愚兄尚在習藝，授業恩師為武林奇人太極一劍佟景賢，恩師並不常在江湖走動，神龍見首不見尾，但望重武林，武學曠絕。論說恩師習性落落寡合，淡泊名利，絕不致寄身皇家，因家師幼年時身受愚兄外祖救命大恩，是以愚兄得列家師門牆，而府中均不知家師身負內家武功，愚兄敬畏家師如若天人，事無大小均秉承家父意旨。」說着，目露黯然之色，淒涼一笑道：「奪儲之爭，由來已久，愚兄不幸生在皇家，雖欲退身而不可能，各皇子均有託命大臣，更是身不由己，府中爭相網羅謀士豪雄，鞏固勢力。大別雙逸岳宗浩虞慧文乃一雙神仙眷侶，但虞慧文昔年與家師青梅竹馬之交，日久情苗滋生，後為岳宗浩橫劍奪愛，使家師含恨終身不娶。因岳宗浩風聞家師託身宮庭，不齒家師為人詆譏日甚，揚言將糾合武林志士制裁家師，故家師聞言不由勾起新仇舊恨，一怒挾劍隻身奔向大別仙靈潭而去。家母聞訊大急，遣派府中半數武士趕往大別救援……。」

凌雲天凝神側耳傾聽，說道：「之後哩？」

七皇子道：「大別雙逸推稱未見家師，府中武師均是武林各門派名宿高手，心疑家師已然遭害，為此掀起一場激烈拚搏，傷亡甚衆。

而大別雙逸在未歸隱前樹敵不乏其人，府中武師又多為家師所推引，敗後輾轉相約友人助拳，大別雙逸强敵亦參預其事，佈署周密，但大舉侵襲仙靈潭之日，却為大別雙逸聞悉，突圍逃去不知生死，而家師亦不明下落。其後，府中武師心疑千面神儒石誠洩密，因途中石誠曾離羣他往。」說着又是一聲長嘆道：「其時愚兄年輕無知，家師離去後，悉為家母主持，迄至如今，愚兄還是不明內情，家師下落亦是無法偵出。」

凌雲天慨嘆一聲，道：「此中梗概在下已然明白，石誠心虛逃出，情急無奈託身四皇子府中，石誠人稱千面神儒，精擅易容之學，恐在四皇子處並非本來面目，殿下倘欲尋他，諒非易事。」

七皇子沉聲道：「既知石誠下落，終必擒回治罪，使愚兄寃屈得以洗滌，何況石誠幾陷愚兄於死，留下終是後患。」說着抱拳一笑，道：「愚兄暫且回府，明日請賢弟來舍下傾談。」說着，立即飄然走

出。

凌雲天迻出室外，只見七皇子率領武士穿空如電掠去，瞬眼即杳。

鐵筆蒼鷹鄒雷、金刀快手燕三泰目露驚愕之色。

凌雲天微微一笑，招手與鄒雷、燕三泰相偕入室，敍出他與七皇子所談。

鄒雷笑說道：「少俠一石二鳥之計妙絕，不過他明日請少俠過府飲宴，恐有陰謀。」

凌雲天略一沉吟道：「七皇子雖用意不善，目前却需借重在下之處甚多，在下略施一計，他恐無法相害。」猛然面色一變，忽覺戶外雪地中又起了落足微聲，身形疾掠在窗前。以手指點破窗紙，凝目望外。

只見雪地上立着一白一紅身影，正是白骨殃神柳南與紅衣番僧，急與鄒雷兩人密語數句。

鄒雷燕三泰二人疾閃而去。

凌雲天只見白骨殃神柳南斷袖飄飄，森冷目光望着雪地中五具黑衣人屍體，面色陰晴變易，不禁微微一笑，右手疾揣入懷，取出三具人像放置在案後地上。

柳南低聲向紅衣番僧道：「怎地並無動靜，這雪地五具屍體乃金沙寨高手，顯然這宅內大有可疑，外傳乃骷髏帮巢穴恐非無因。」說着身法迅疾一躍，悄無聲息落在窗前。

他就在窗隙覷望入內，不禁面色又一變。

原來室內光綫幽暗，桌下放着一隻三足銅鼎，鼎內燃着一爐檀香，香烟瀰漫全室，鼻中絲絲清香撲入。

烟霧中漸現出三尊坐像人影，一個貌樣清癯老僧閉目入定，另外是一鶴髮童顏全眞，更有五旬上下中年文士，飄然出塵，均是閉目行功狀。

柳南先還認爲眼花，繼一瞧清，那不是東海三仙是誰，不禁面色大變，胆寒魂飛，疾翻身竄出，拉着紅衣番僧，冲空遁去。

人影一閃，凌雲天身形落在雪地上，負手目送柳南番僧消逝的人影。

忽聞身後起了石誠語聲道：「方才遁去的是否白骨殃神柳南賊道。」

凌雲天緩緩轉身，道：「石老師回來了麼？府中來的人物不少，連七皇子亦親身來此。」

石誠不禁面色大變，道：「他親身來此是何用意？」

凌雲天目光望了石誠一眼，道：「他不知在何處風聞石老師託身四皇子門下，潛跡此宅，是以親身前來意欲擒捕石老師，被在下一口否認。」說着微微一笑道：「在下以盧玉堂身份出見，鄒老師亦在身旁，所以他深信不疑，湖廣制軍正直聲滿天下，不阿不附，決不信在下與四皇子或骷髏帮主有勾結情事，故此七皇子疑慮頓釋，欲與在下攀交。」

石誠一臉茫然之色，喃喃自語道：「他爲何知老朽託身在四皇子處。」

凌雲天面含微笑，負手踱入室內。

朔風怒吼，積雪銀白，蒼穹霾雲密佈，如同石誠面色一般，石誠臉色只是呆着發怔……

燕京城，這幾天雖少有降雪，仍寒冽徹骨，蒼空灰霾陰沉，街上行人却往來如蟻，垂着頭，彎着腰，迎着如割寒風疾行，車如流水馬如龍。

一輛華麗馬車蹄聲得得向石獅子胡同馳去，車轅上高踞着一雙神威凜凜老叟，揚鞭控轡，虎目中威稜逼射。

七皇子藩邸內邁出兩名錦衣衛士，目睹馬車漸漸抵達，同聲高呼道：「盧公子到。」

盧玉堂揭簾跨步踏出車外，七皇子巳趨出相迎。

鐵筆蒼鷹鄒雷金刀快手燕三泰一左一右護在盧玉堂身後，昂然走入。

七皇子滿面春風將盧玉堂延入內室，相談甚歡，七皇子發現盧玉堂滿腹珠璣，詞令蘊藉，不禁大爲欽服。

盧玉堂忽轉言道：「殿下知處身之危麼？」

七皇子長嘆一聲道：「愚兄置身危城，朝不保夕，賢弟有以教我。」

盧玉堂略一沉吟道：「據在下所知，各皇子之間無一不蓄養奇士高人，均身負極高武功，但並非自身俱有絕頂功力，殿下須習成驚人絕藝，才能自保。」說着略略一頓道：「目前震動武林的武林絕學，一是『軒轅秘笈』，另是『血影魔經』，雖正邪異途，却各有所長，殿下非擇其一不可。」

七皇子目露詫容道：「這却是爲何？愚兄並無武林爭霸之圖，處心積慮，無非亟亟作他日身登九五之謀。」

盧玉堂微笑道：「皇上春秋鼎盛，殿下來日方長，倘欲遠圖，務立近謀，如今各皇子間形若水火，積不相容，暗中翦除異己黨附不遺餘力，若兩種絕學爲他們所得，則殿下禍恐不遠。」

七皇子面色微微一變道：「說他們還不敢向愚兄暗施毒手，他們深恐觸怒父皇，儲君之望，亦成泡影。」

盧玉堂道：「在下風聞武功已入化境者能傷人於無形，若殿下不愼爲人暗算，日夕纏綿病榻，殘疾終身，皇上雖寵愛殿下，但亦不能將國事付託。」

七皇子聞言心弦猛震，道：「賢弟之言，愚兄竟不及此，莫非賢弟知道這正邪兩宗絕學眞正下落？」

盧玉堂不覺莞爾微笑道：「在下庭訓甚嚴，從未涉身江湖，偶或亦有風聞，隨亦淡忘之，殿下這是明知故問？」

七皇子面色一紅，道：「久聞賢弟睿智，料事如神，今日一見，並非有意相啣，乃因玆事體大，不愼外洩，恐有不測之禍。」

「然則軒轅秘笈爲殿下獲有了，誠爲可喜可賀，不過殿下欲遠禍避嫌，非如此……」當下附耳密語。

七皇子不禁軒眉大笑。

× × ×

燕京盛傳嶗山妖道無量道長攫得軒轅秘笈後，恐武林中人探知撲向嶗山，爲他帶來無窮後患，不敢轉返嶗山上清宮，潛跡在明帝十三陵中勤修軒轅秘笈，有人曾見嶗山妖道出沒於十三陵，故愈傳愈甚。

是以，燕京偵騎迭出，撲向明帝十三陵。

「天書稠疊此山亭，
往事猶傳翠輦經，
莫倚危欄頻北望，
十三陵樹几曾清。」

此爲前人題詩，有感而作，蘊涵故國無限興亡悲痛，意境深長，讀後令人生出迴腸蕩氣之感。

緬懷神州，沉陷洪流，西望故國，益增感喟。

有明一代，自成祖遷都燕京後，築陵於今河北欣昌平縣北，其後歷代帝后，除景帝陵在宛平縣北金山口外，餘皆葬此，共十三陵，悉在羣山環繞中，進口處一山當之，有如屏風峙豎，勢尊扼險。

蒼穹宛如潑墨，彤雲密佈，雖未降雪，北風怒吼，刮起陣陣雪塵冰屑，寒冽砭骨。

燕京至昌平積雪盈寸在官道上，呈現一大片紛亂蹄痕。

忽然，風迻一串鸞鈴急响，只見遠處出現一紅一白兩騎，騎上人是一面如重棗，虎目獅鼻長鬚老叟，另一是三旬開外面目獷悍，英氣逼人綠袍中年漢子，肩頭均斜搭着兵刃，殷紅絲穗隨風飄揚。

雙騎如飛馳來，突然老叟「啊喲」一聲，坐騎立時前蹄昂揚，一起一落，身形紋風不動。

那獷悍中年漢子乘騎巳衝出丈外，聞聲驀然往回一帶，白駒希聿聿一聲長嘶，首尾疾轉過來，眉頭一皺，道：「陳老爲何不行？」

老叟手指雪地中一支沾滿血跡的三稜箭，道：「丁老弟，你瞧！你我此行必凶險異常。」

中年漢子目露茫然之色，詫道：「陳老此話作何解釋，恕在下愚昧不解。」

老叟嘆息一聲，道：「這路上亂蹄痕跡，顯然趕向十三陵的高手不少，由沾滿血跡三稜箭顯示有人不願江湖羣雄，燕京高手逼近十三陵，此處才離都門不遠，傷者即遇截伏，可想而知，你我尚須留神一二。」

中年漢子面色微變，低聲道：「陳老，依你看來，嶗山妖道現踪於十三陵，是否七皇子陰謀詭計，一則可卸去衆疑，其次則可乘此一會將異己者一網打盡。」

老叟喟然長嘆一聲道：「這話很難說，未必無此可能，此去艱險危阻難免，你我受人之託，常忠人所事，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中年漢子冷笑道：「陳老莫非巳萌退身之意。」

老叟縱聲大笑道：「老朽年逾古稀，死不爲夭，丁老弟你太小看老朽了。」話聲未落，老叟面色一變，右手疾伸如風，五指扣着一支三稜箭。

忽聞道旁一株古樹之後，傳來陰惻惻冷笑道：「久聞追風聖手陳彥龍功力甚高，果然不虛。」話聲中，疾閃出四個一色黑衣勁裝蒙面人，身法迅快如電，一列橫身擋在道中。

陳彥龍面色一驚，望望四人一眼，道：「四位相阻老朽爲了何故？」

一個蒙面老叟答道：「兩位可是前往明帝十三陵麼？敝上恭請二位駕臨商議一下。」

陳彥龍不禁怔得一怔，道：「貴！」誰？還望見告？」

蒙面老叟道：「兩位見了敝上，就自然明白。」

那面目獷悍中年漢子，猛一揚腕，脫手打出一片墨綠彈丸，疾如芒雨。

四蒙面人鼻中冷哼一聲，八掌齊揚，吐出無形潛勁，將墨綠彈丸，悉數震飛開去。

墨綠彈丸在半空中激撞爆裂，波波聲中射出墨綠飛針。

蒙面老叟冷笑道：「毒彈二郎丁灝心辣手狠，俐落快絕，如非敝上因二位不甘爲清廷鷹犬，豪氣干雲，異常器重，否則我等萬難容讓。」

丁灝冷笑一聲說道：「無論貴上是何卓著盛名人物，丁某決難脅迫要在下隨你等而去。」

蒙面老叟不禁哈哈大笑道：「兄弟並未說過須兩位隨兄弟等同往。」

陳彥龍丁灝聞言不禁一怔，暗道：「他們眞的並未說過此話。」

只見蒙面老叟伸手揣懷，取出兩封大紅請帖，遞向陳彥龍手中，說道：「如蒙二位同意，敝上在昌平北關外，華家莊恭候。」

陳彥龍含笑道：「倘老朽爲事所阻，則無法拜望貴上了。」

蒙面老叟道：「二位若獨闖十三陵，恐罹不測之禍，如今，天壽山大內高手密佈，各皇子雖相互傾軋，但拒外却同衷相濟，宮廷侍衛，藩邸家犬獨得天時地利，如我等不搶着先機，武林之內恐無噍類矣。」說着抱拳躬身一揖，轉面率着三人疾如流星向道旁岔徑奔去，轉瞬身影俱杳。

陳彥龍丁灝二人不禁面面相覷，那兩封請帖上僅印恭請光臨四字，並無別的標記。

丁灝目泛困惑之色，道：「你我向正途而去，昌平北關是必經之地，到時再說吧。」

陳彥龍苦笑一聲道：「老朽半生闖蕩江湖，這種怪事還是頭一次遭遇到。」

兩人揚鞭控轡「得得」而去。

身後只聞一片奔馬蹄聲如電馳而來，陳丁二人不禁回首一望，只見二男一女策騎如飛，那女的面蒙靑紗，身着翠綠勁裝，外罩一襲大紅披風，彷佛甚美。

這三騎距陳彥龍丁灝二人五丈遠近，突然緩了下來，似有意跟躡陳丁二人。

陳彥龍低聲道：「丁老弟，今天的事顯得太突兀，我等不要妄動。」雙騎不疾不徐奔馳。

約莫奔出六七里開外，行經一片松林大道處，突然傳來一聲明朗大喝道：「站住！」

松林內飄然走出肩搭一對日月鋼環，花白長鬚，腦後垂着一條麻絞長辮，梟眼深睛，身着一襲藍色棉袍的老叟，目中神光懾人，冷冷地笑道：「諸位是往何處去的？」

毒彈二郎丁灝性烈如火，一出燕京，連遇怪異，不禁暴喝道：「在下未犯王法，穿州經縣，任人來往，你是何人？」

那老叟微一咧唇，淡淡一笑道：「你眞不知老夫是何許人麼？」緩緩地伸出右

掌。

追風聖手陳彥龍一眼瞥清老叟右掌僅臏三指，拇指及小指均斷除一節，腦中驀然憶起一人，不禁面色微變，大喝道：「且慢！」

老叟又淡淡一笑，收回右掌道：「老夫最恨無知狂妄之輩。」

陳彥龍道：「閣下是否八指閻羅耿若殿？兄弟陳彥龍，昔年曾與閣下在仙霞見過一面。」

耿若殿不禁大笑道：「原來是舊相識，更好說話了，陳兄意欲去覓尋『軒轅秘笈』最好與老朽聯手，方能成功。」

陳彥龍呆得一呆，問道：「這却是爲何？」

八指閻羅耿若殿道：「老朽不畏嶗山之妖法，却嫌人單勢孤，又不願別人利用，到頭來只落得兩手空空。」

陳彥龍笑道：「那麼耿兄志在必得，陳某亦不願到手落空。」

耿若殿望了五人一眼，道：「老朽願與五位共同參研秘笈，組創帮派，扶明滅清。」

陳彥龍道：「耿兄爲何知我等可信任，何況那三位並非陳某同路，再說天下大事沒有一廂情願的。」

耿若殿聞言，目中冷電逼射，獰笑說道：「如此說來，諸位是不願與老朽聯手了。」

那面蒙烏紗少女忽格格嬌笑道：「憑你那八指閻羅名頭，嚇唬不了誰，既非望重武林，德孚四海高人，又不是威震江湖，藝懾宇內黑道巨擘，你倚恃什麼要我等助力。」

耿若殿哈哈狂笑道：「耿兄休要認爲陳某不通達人情，這位姑娘說得不錯，耿某也許太狂妄了，須知華家莊主人更非好相識，但願前途珍重。」大袖一揚，穿空飛起，疾如流星而杳。

八指閻羅耿若殿來得離奇，去得突然，陳彥龍丁灝二人不禁面面相覷。

蒙面少女叭地抽鞭，三騎如飛超越陳丁二人奔去。

陳丁二人更是一驚，心中暗暗納悶，控轡疾馳，那知一轉彎，官道上竟無三騎蹤影，心知必有蹊蹺，只有硬着頭皮一逕望前奔去。

雪天遙處隱隱可見烟樹城廓，昌平縣已然在望，忽地迎面道上竄出一騎黃驃，毛片發亮，神駿異常，騎上人是個五官清秀，面色微黃的少年，約莫年在廿六七上下，肩帶一雙蟾柄寶劍，向陳彥龍，丁灝兩人展齒一笑，抱拳道：「在下冒失驚擾兩位乘騎，望乞海涵。」

陳丁二人乘騎雙蹄高揚，如非二人騎術甚精，差點摔下鞍來，不禁怒火高湧，又見少年抱拳致歉，笑容神采迷人，一股怒火消釋無踪。

追風聖手陳彥龍雙拳略略一抱，含笑道：「不敢，尊駕爲何如此形色匆忙？」

那少年嘆息一聲，答道：「在下由小道奔往昌平，發現去昌平扼要通徑，均有大內高手，官府爪牙潛伏暗處，虎視眈眈，不得已由正途而行，如在下所料不差，此去不遠必受盤詰。」

丁灝冷笑道：「我等未犯王法，懼官府爪牙則甚？」

少年不禁一怔，淡淡一笑道：「那麼在下嘵舌了！」一圈坐騎，得得緩緩馳向昌平縣而去。

陳彥龍眉頭微微皺道：「丁老弟，此去凶險艱危，生死難卜，不可妄逞意氣，輕樹强敵。」

丁灝悻悻笑道：「途中頻遇怪異，在下年少氣盛，情難自禁，我們走吧！」

兩人雙腿一夾馬腹，坐騎潑刺刺狂奔而去，衝越那少年之前。

約莫奔出三里外，兩人坐騎突然狂嘶一聲，前蹄驚躓，陳丁二人身形拔空而起，飄身落下，迎面忽閃出五個大內服飾高手。

一個面目陰沉老叟森冷一笑道：「兩位可是華家莊主人之邀請，共謀前往十三陵麼？」

丁灝冷笑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老叟目露殺機，厲喝道：「丁灝，京畿重地，高手如雲，尚難容你在此猖狂！」面帶不屑之色。

丁灝大怒道：「那麼你等爲何阻住在下去路。」

老叟淡淡一笑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別說你區區丁灝，就是九大門派掌門人來此，也要俯首貼耳。」

丁灝冷笑道：「好狂妄的口氣，在下只朝陳老師講話。」

忽聞來路蹄聲得得入耳，奔馬匆匆，陳彥龍心知是那背搭雙劍少年，不禁回面望去。

蹄聲奔雷依然隨風傳入耳中，却不見那少年人騎踪影，心內大感困惑，蹄聲忽又隱去。

那面目陰沉老叟冷笑，道：「陳老師，無論來者是誰，老朽照樣接着，請勿倚作奧援，來人是否那蒙面少女三人，他們與兩位同行，爲何失去踪跡，陳老師定知他們何往。」說着語聲一頓又道：「華家莊主人來歷陳老師定然知之甚詳，可否賜告，陳老師倘隱瞞不吐實，徒自招罪戾，到時，老朽奉命驅策，休怨老朽不顧江湖道義。」

毒彈二郎丁灝受陳彥龍告誡不可妄動意氣輕樹强敵，强自制住，但見五大內高手意氣飛揚，恃勢凌人，暗扣着一把毒彈，乘着陳彥龍與老者對話之際，冷不防打出。

大內高手都是一身功力不凡，丁灝手腕一振，立即驚覺，墨綠飛彈疾如芒雨襲去，五人面色一變，大喝出聲，一人身形凌空，化爲飛鷹博兎，雙掌挾着一片狂飈撲向丁灝而下。

勢如天河倒瀉，雷厲萬鈞，墨綠飛彈尚未爆裂，悉數震飛墜入雪中。

丁灝大驚失色，身形橫挪開去，肩上鋼刀已飛撤出鞘，一式「舉火燒天」，寒光虹捲迎去。

那知這大內高手身法美妙，身形斜沉，讓開刀勢，右掌迅如電光石火劈下。

「叭」的一聲，掌力擊實在丁灝的肩上。

丁灝如中斧鉞，痛澈心脾，悶嗥一聲，身形踉蹌倒出三四步沉樁定住，色如敗灰，滿面冷汗冒出，目露怨毒之色。

其間不過瞬息間事，陳彥龍知丁灝必然僨事，意欲出手相救已是不及，不禁暗中嘆息一聲。

面目森冷老者淡淡一笑道：「識時務者是爲俊傑，兩位豈能固執如是，與官家爲敵徒招殺身之禍，陳老師最好吐出蒙面少女形蹤何去，華家莊主人是何來歷，既往不究，只要兩位不參預此事，遠離昌平便可浪蕩江湖，度那逍遙歲月。」

追風聖手陳彥龍道：「看來陳某與丁老弟一出都門，均已爲諸位暗暗監視了，但陳某心疑風聲已不脛而走，天下英豪已聞風趕來，大內雖高手如雲，却也無法兼顧。」

老叟微微一笑道：「這點陳老師無庸罣慮。」絃外之音無疑是說宮廷已有萬全周密準備。

陳彥龍乾咳一聲道：「陳某從來不打誑語，蒙面少女三人並非陳某同行，既不知何處來，更不知其何往，至於華家莊主人是何來歷，迄今茫然不知，閣下何不逕往華家莊查明，何必問道於盲。」

老叟面色一變，厲聲道：「陳老師眞是敬酒不吃要吃罰酒。」

追風聖手陳彥龍不禁胸中怒火沸騰，大喝道：「陳某句句眞實，並無隱瞞，閣下似恃勢凌人。」

老叟哈哈大笑道：「陳老師身懷華家請帖，還說不知莊主是誰，此話豈非愚弄老朽。」

陳彥龍縱聲高笑道：「如陳某所料不差，華家莊主人必然大有來歷，連清廷鷹犬也畏而却步，不敢登門問罪。」

五大內高手聞言不禁勃然大怒，神色一變。

陳彥龍搖手道：「五位暫別動怒，陳某一事不明要請問五位，華家莊四人普發請帖，不僅限陳某兩人，五位單單找上陳某是何道理？」

那老叟嘿嘿冷笑道：「老朽不敢相瞞，奉命監視這條官道，凡接有華家莊請帖之江湖人物，一一均曾嚴詰。」

陳彥龍道：「江湖羣雄不知，陳某更不知道。」說着來路一騎如飛馳來。

面目陰沉老叟大喝道：「站住。」

騎上人一聲朗笑，霍地勒住韁繩，正是那肩搭雙劍少年。

少年道：「郭大人，你是否身懷主子金牌敕令或有六部公文？」

老叟不禁瞠目結舌，驟然間摸不清這少年是何來頭，同來四名大內侍衞，也爲之面色大變。

須臾，老叟面色一整，冷笑道：「閣下是何來歷？老朽奉命而來，誰說沒有金牌敕令！」

少年微笑道：「郭大人有無金牌敕令均與在下無干，須知華家莊主人也摸清你等安排，施展釜底抽薪之計，使你等疲於奔命，郭大人墮入術中猶不自覺，其愚不可及也。」

老叟不禁面紅耳赤，目中怒不逼射，大喝道：「閣下此話何意？」

少年面色一整，道：「郭大人委實聰明一世，懵懂一時，試問你途中阻擾江湖人物，均懷華家莊請帖，但無一人知莊主是誰？何況請帖上亦未具名，試問此人用意何在？」

老叟聞言不禁大愕。少年冷笑道：「其人詭詐若狐，智埒諸葛，他設下此計困惑宮廷高手，認爲華家莊邀約羣雄，使郭大人等分途攔阻盤詰，殊不知已中了此人智計，眞正用意是分散宮廷高手及藩邸豢養武士實力，他已潛入明帝十三陵中去了。」

老叟面色大變，只覺此少年之說委實合情合理，道：「閣下此言是否眞實？」

少年道：「在下憑常理臆測，信與不信端憑郭大人，不過坦途官道，任意截阻傷人，形同盜匪，在下萬難容忍。」

說時，一大內高手厲喝道：「口舌如簧，顚倒黑白，諒你也是華家莊同黨。」掌出如風，身如箭射，兩股如山勁力印向少年兩臂。

少年冷笑一聲，身勁疾側，右臂迅如電光石火探出。只聽喫喳一聲，那大內高手左臂已被少年五指一把扣住，旋腕一擰，生生被扭斷，骨折刺出膚外，鮮血如泉溢出，飛洒落地。

大內高手慘嗥一聲出口之際，少年已脫手甩出，飛墮在三丈開外，昏死過去。

老叟等四人不禁大驚失色，料不到這少年身負曠絕武學，厲喝道：「閣下竟敢出手傷人？」

少年面色一沉，冷笑道：「郭大人有目如盲，誰先出手，草莽之士，唯我獨尊，你休妄想恃宮廷之勢欺壓在下，哼，郭大人，你眞是有目無珠，不識泰山了。」

此言一出，立將四大內高手懾住，眞摸不出少年來頭。

少年淡淡一笑道：「郭大人還不死心麼？」

老叟面色由紅轉爲鐵青道：「閣下不表明身份，恕老朽逼不得已。」

一個大內高手趁機暗中擲出一道旗花告警。

旗花只升空三尺，少年身子凌空飛起，揚掌虛拂，擊落旗花墮沒雪中。

少年身形未落，翻掌按下。

那大內高手胸前如千斤重壓，狂嗥一聲，心脈震斷，張嘴噴出一口黑血氣絕倒地。

少年冷笑道：「郭懷恩，請恕在下辣手無情了。」

郭懷恩偕同兩個大內高手已撤出兵刄，震腕吐出寒星滿空，招式辣毒向少年襲來。

少年右肩長劍隨腕揮出，一道青虹狂捲，眩眼欲花。

三聲慘叫相繼騰起，郭懷恩三人屍體分爲六截，慘死劍下。

那少年望望那折臂昏死在地大內高手一眼，略一沉吟，忽虛空一拳將其擊斃。

陳彥龍大驚失色，暗道：「看不出他年歲輕輕，如此心狠手辣。」

少年在身旁取出一隻瓷瓶，傾出黃色藥水，洒入五具屍體鼻內，轉瞬化爲一灘腥臭黃水。（未完・十七）

小啓：「飛花逐月」作者有事，續稿未到，暫停一期。此啓。

十君子傳奇故事

雷霆樓夜談　誤會立冰消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萬魔之旅」的魔頭們在十四日晚提前要與「十君子」的十位後人較技，目的旨在探清對方虛實，雷嘯天作主答應老魔主伍仇之請，首先過招的是過曉梅對狄二娘，狄二娘雖心狠手辣，却又敗在過曉梅手下，正當萬千牛毛般暗器射向狄二娘，情況十分危急之時，一個金面客倏然出現，救回狄二娘，瞬即人影消失無踪，在場的武林人均不知此高人到底是誰……這場較技證功並沒因金面人的出現而停止。接下來，强百柔對蔡八乘，伍重遠對章新，木頭僧對王小五……同時，在雷家堡中，伍仇趁夜闖「心堡」一探虛實，但其行動沒逃出蕭秋風的雙眼，蕭秋風請他出面相見……

伍仇話剛說完，答話之聲已到，道：「小可恭候俠駕已很久了，請恕未曾遠迎之罪！」

話聲中，人影已現，燈光亦出，伍仇面前多了一人！

伍仇注目處，心頭一動，暗忖道：「果然是他！」

思忖着，禮却不失，拱手道：「前在荒郊小道，雖只忽忽一會，但蕭大俠那『石破天驚』之一招，却已經令區區永難忘懷！

「當時，蕭大俠雖未示下尊名，但區區業已斷定，縱目當代武林，除蕭大俠外，實罕見身懷這般功力的人物！

「因之識荊之心，勝過一切，今夜於堡外台上，復未見廬山，故而始有此冒昧相訪之擧，尙望原宥。」

蕭秋風微笑着說道：「伍魔主既不見棄，請樓中相談如何？」

伍仇道：「此因區區之所願，不敢請耳！」

蕭秋風又是一笑，隨即肅客。

× × ×

是「雷霆樓」中的古雅客室，蕭秋風與伍仇淺飲共話。

四樣佳餚，兩壺美酒，自飲自斟着。

杯酒落入肚腸，伍仇先開了口。

他面帶着笑容，道：「蕭大俠……」

話才起了頭，已被蕭秋風打斷，道：「伍兄貴庚？」

伍仇哈哈一笑，道：「好好，咱們莫序年齒，互稱爲兄如何？」

蕭秋風也朗朗笑道：「就不能再接近些？」

伍仇道：「能，等過了明朝吧！」

明朝是「爭盟」之日，蕭秋風自然懂得個中道理。

於是蕭秋風喟吁一聲，道：「在下並無志得盟主之心！」

伍仇正色道：「區區適才話還沒有說完，等過了明朝，我們也許親近到勝如同胞！但或者會變成死敵。」

蕭秋風劍眉一皺，道：「何故！」

伍仇微笑着先喝了一口美酒，道：蕭兄試猜！」

蕭秋風道：「難，區區一個武林盟主，決非成仇之因。」

伍仇哈哈笑道：「姑不論未來是敵是友，祇聽這個論調，蕭兄弟已是區區的唯一知己了！」

蕭秋風也喝了口酒，道：「在下實在百思不明，你我雙方有何難解的糾葛？」

伍仇道：「說來話長！」

蕭秋風道：「設若伍兄有意，何不作促膝竟夜之談？」

伍仇哦了一聲道：「明朝之會呢？」

蕭秋風溫文一笑，道：「在下深信，去了個我，再走了個你，還有別人！」

伍仇劍眉一挑，道：「蕭兄之意，是說寧可放棄盟主之爭，而願與區區作竟夜促膝之談，抑或是早已另有新的安排？」

蕭秋風道：「爭盟事，本非所願，能與伍兄促膝相談，餘何足論！」

伍仇雙目突射寒光，道：「蕭兄之言當眞？」

蕭秋風正色道：「在下不敢相欺！」

伍仇道：「爭盟之戰，倘你我放棄，雷堡主即無敵手了！」

蕭秋風道：「若伍兄慨諾夜談事，在下當請十弟兄盡皆放棄！」

伍仇霍地站起，道：「蕭兄，你……你……」

蕭秋風肅問道：「心違此言，天地厭之！」

伍仇倏然止步，雙手抓住了蕭秋風的兩臂，說道：「仁者君，義者君，伍仇服了！」

蕭秋風還握伍仇，說道：「勇者伍兄

也！」

兩個人同時相視，不由俱皆開朗的大笑起來。

重入座，再添酒，伍仇奉杯揚聲道：「蕭兄請乾了這一杯！我有話說！」

蕭秋風仰頸而乾，道：「設有難處，小弟不問！」

伍仇一笑道：「蕭兄會錯意了，我要說的是，今天只談到四更，明朝仍請參與爭盟之戰！蕭兄肯否？」

蕭秋風道：「設乃伍兄之願，小弟遵命！」

伍仇頷首道：「好，此事就一言定局了？」

蕭秋風道：「當守信約！」

伍仇又道：「再有請者，今夜不談到糾葛之事，蕭兄能否慨諾？」

蕭秋風道：「此亦伍兄所望？」

伍仇道：「固所願也，惟應得蕭兄金諾！」

蕭秋風含笑道：「好，但不知談些什麼……」

伍仇接口道：「小弟想拜問蕭兄幾件事情。」

蕭秋風回答道：「知者，小弟當言而盡！」

伍仇道：「如此則感甚！」

他話鋒一頓，又道：「聽說貴兄弟十位中，也有位姓伍的朋友？」

蕭秋風道：「不錯，是伍重遠兄！」

伍仇道：「和小弟同姓，立人右旁一個五字的伍？」

蕭秋風頷首道：「正是，伍兄……莫非……」

伍仇已接了口，道：「又據人說，貴兄弟皆昔日『十君子』之後代，可是？」

蕭秋風道：「不錯！」

伍仇道：「怎有兩位姓過的？」

蕭秋風道：「這有段內情！」

伍仇道：「能講一講聽嗎？」

蕭秋風頷首道：「當然能！」接着，他把所知往昔十君子結盟事，說出，然後談到「卜」氏暗算自己父母，及後來改姓爲「艾」等情。

最後說及，過女俠如何被擄爲「卜」氏義女，又如何解破當年之事，而至「卜」氏隱身他鄉，但却沒有說明，自己習武經過等等。

伍仇點頭道：「蕭兄是因『卜』氏無子！而以過女俠相代了？」

蕭秋風道：「不錯，這樣正是十人之數！」

伍仇道：「那伍重遠是昔日『伍二俠』的公子了？」

蕭秋風搖頭道：「重遠兄是伍二叔的侄兒！」

伍仇皺眉道：「哦？莫非二俠也無子女？」

蕭秋風喟嘆一聲，道：「也許有，但苦無覓處！」

伍仇道：「說的也是，天涯海角，要找一個人是太難了！」他說到此處，話鋒停下，突然問道：「伍二俠如今何在？」

蕭秋風心頭一動，「伍兄問及此事，不知……」

伍仇立即接口道：「隨便問問就是。」話鋒一轉，又道：「蕭兄可曾發現『黑石船』的所在？」

蕭秋風聞言，心頭又是一動，道：「若伍兄知道，盼能示下。」

這種答覆方法，非但表示自己如今尙不知道黑石船下落外，並另有詢問對方的雙重用意。

伍仇搖頭道：「小弟自出江湖，就有訪覓此船的心志，惜無所得。」

蕭秋風微微含笑，借此機會問道：「伍兄似乎行道江湖不久吧？」

伍仇道：「僅一年不足！」

蕭秋風道：「伍兄曾經聲明，今夜避免談與伍兄糾葛之事，我們談到現在，小弟可有違背過這個約定的話嗎？」

伍仇搖頭道：「沒有。」

蕭秋風道：「設與糾葛無關事，小弟可能拜問而得伍兄答覆？」

伍仇一笑道：「這也算『來而不往非禮』了？」

蕭秋風道：「伍兄要是有這樣想法，小弟不問就是。」

伍仇擺手道：「一句笑談，蕭兄不要當眞，有話請講吧。」

蕭秋風道：「小弟是想請問，伍兄的師承門戶。」

伍仇聞言微微一楞，似是根本沒有想到，蕭秋風會突然提及這個問題。但他在微楞之下，却立刻有了答辭，道：「小弟說出眞情之後，蕭兄能信？」

蕭秋風說道：「只有傻子，才不信眞情！」

伍仇一笑道：「小弟沒有師承，也沒有門戶！」

蕭秋風道：「可是巧得某一機緣，而依之自修而成？」

伍仇心頭一凜，道：「正是，蕭兄怎會知曉此事的？」

蕭秋風道：「想當然罷了。」話聲微頓，又道：「伍兄雖是偶獲機緣，自修武功，但總要有位方家在旁指點才行，否則斷無今日的成就，這位方家……」

伍仇心中又是一凜，接口道：「說來蕭兄或不能信，是家慈！」

蕭秋風肅色道：「原來令堂是位武林前輩！」

伍仇一笑道：「若蕭兄再問問家慈的姓名，豈不一切迎刃而解？」

蕭秋風臉色微微一紅，原來他正有此意，不料話還沒有問出口來，已被伍仇猜到直接說出。

蕭秋風生性仁厚，待人忠誠，如今伍仇已經明說出口，他就不好意思再詢問這件事了。

於是，他沉默了刹那，說道：「不瞞伍兄說，小弟本是有心要問這句話的，現在經伍兄指出之後，小弟倒不好意思再問了。」

伍仇道：「家慈姓史，蕭兄這該滿意了吧？」

蕭秋風並沒有滿意，他仍然不知道武林中有那位史姓女俠，當然，若伍仇能提及乃母家族方面，則蕭秋風必有所得。

蕭秋風雖然並沒有滿意，但臉却仍然紅了紅。

伍仇一笑道：「蕭兄不必爲謀解你我

糾葛事，再作努力了！」

蕭秋風誠摯的說道：「小弟明知伍兄絕非別具心腸之人，若是被迫仍須與伍兄爲敵，而又不知爲敵之由，則小弟深覺悲恨！」

伍仇慨然道：「今夜之會，誠天意也，有此把晤，小弟敵意消了不少！」

蕭秋風却喟然一嘆道：「伍兄應是小弟同行之人，今竟爲敵，實令人恨！」

他一連提到兩個「恨」字，是「恨」他自己的無能無德，不足以感他人，而並非恨怨別人！

伍仇深解其意，對蕭秋風更有了認識和好感！

因之，伍仇也誠摯的說道：「仇恨有時固然越久越深，但是有時也會漸漸冲淡的。」

蕭秋風劍眉展開，道：「何時，小弟要等到何時？」

伍仇道：「不久之將來！」

蕭秋風微喟一聲，回答道：「願即明朝！」

伍仇目光向蕭秋風身上一掃，似是別有用意的說道：「怕沒有那麼快。」

蕭秋風也回望了伍仇一眼，道：「小弟是盼望着越早越好。」

伍仇突然話鋒話題一變道：「小弟也許不會參與明天的爭盟之戰了！」

蕭秋風微感意外，道：「哦？這爲什麼？」

伍仇瞥望着蕭秋風道：「要是參與的話，最後必將是小弟與蕭兄相搏！」

蕭秋風開朗的笑着，道：「小弟保證，不會這樣！」

伍仇肅色回答道：「蕭兄之意，小弟業已猜到，就因爲如此，所以小弟必須放棄，否則在糾葛未了之前，而身受蕭兄重情……」

蕭秋風中途插口道：「伍兄你錯了，小弟本來志不在此，如伍兄願爲武林分憂，此正武林之福，何受小弟重情之有？況盟主者，實無一利，並須能吃得艱苦，任勞而任怨，若無卓絕之功力，堅毅不拔之心志……」

伍仇適時接話道：「蕭兄可是要給小弟加上個枷？」

蕭秋風正色說道：「這又不然了，若盟主得人若伍兄者，最後武林，則有風平浪靜之望，設盟主爲邪惡之徒，則大亂生矣……」

伍仇接口道：「任憑蕭兄如何說，小弟之念已決！」

蕭秋風直接的問道：「伍兄可是決定，明朝不參與爭盟之戰了？」

伍仇道：「不錯！」

蕭秋風道：「據小弟所知，伍兄本是存着要與小弟一戰之志！」

伍仇道：「不錯，今已作罷。」

蕭秋風哦了一聲，道：「是否也暗示着，伍兄與小弟之間糾葛，業已完了？」

伍仇一楞，道：「憑心說，小弟實已不願再談糾葛事，不過……」

蕭秋風道：「不過什麼？」

伍仇慨嘆一聲道：「不過家慈怕難同意！」

這次却眞的說傻了蕭秋風，他木楞久久，才道：「伍兄，難道這糾葛事，與令堂大人有關？」

伍仇道：「小弟可以再告訴蕭兄點事，小弟之行動，皆爲家母所示諭，自然眞有糾葛存於心懷的，也是家慈！」

蕭秋風搖頭瞠然道：「這怎麼會？怎麼會呢？」

伍仇道：「小弟再多透露一句，糾葛並非針對蕭兄十兄弟！」

蕭秋風訝然而愕詫的說道：「太奇怪了！也太令人難解了，那是針對何人？」

伍仇一字一字地說道：「武林『十君子』！」

蕭秋風劍眉皺起，他眞的越聽越不懂，墜入五里霧中！

伍仇却已接着又說道：「其餘內情，恕小弟無法再多奉告了，總之，小弟如今業已不願與蕭兄爲敵，願能說得家慈心動就……」

話還沒有說完，突聞一聲爆響，起自「心堡」外「骨堡」中的東南方，接着，半天上出現了濃烟和烈火！

蕭秋風和伍仇，立即雙雙站起，互相看着！

刹那之後，伍仇猛一跺脚道：「好鼠輩，心腸忒地歹毒了！」

蕭秋風擺手道：「小弟早有安排，伍兄不必焦急！」

伍仇正色道：「話不是這樣說，小弟今夜是冒失而來，雖係適逢堡中遭人破壞，但傳說出去，小弟跳到黃河也洗不清這身嫌疑！」

蕭秋風哈哈一笑，說道：「伍兄這樣想，是把小弟當成了小人看待，並且正好中了這放火人惡毒的離間之計，望伍兄三思！」

伍仇劍眉挑動着，似乎壓下了些許氣憤！

詎料適當此時，「內堡」西北角上，又傳來一聲巨響，大火再起，濃烟捲空，伍仇臉色變了！

他看了看蕭秋風一眼，嚴肅的說道：「蕭兄，現在怎麼說？」

蕭秋風劍眉緊鎖，道：「伍兄，你必須要相信小弟，還有保護此堡的能力！」

伍仇劍眉也一鎖，道：「蕭兄是當眞不讓小弟動手？」

蕭秋風突然改換話題，道：「伍兄，外面擂台之上，還在較技證功嗎？」

伍仇微微一楞，道：「若以計數五十爲止的話，最多才到第七對……」

蕭秋風一笑道：「這兩聲巨震，和冲天的大火，想必也早驚動了大家，但是直到現在，不聞人聲，伍兄沒有疑及這一點嗎？」

伍仇心頭一動，道：「蕭兄果然早有了妥當的安排？」

蕭秋風道：「伍兄自進入『外堡』，即已被小堡負責巡夜的人發覺，以伍兄這身罕奇功力來說，尙未逃過監視，何况他人！」

伍仇道：「然則說……何故任鼠輩縱火……」

蕭秋風接口道：「夜入本堡，不告而進，其人雖不合武林規矩，然小弟尙不能以此罰彼，如今却不然了……」

話聲至此適巧一頓，此時外面正好傳來人聲，說道：「諸位裏面請，伍魔主也在……」

外面人話聲未完，蕭秋風已接口道：「是大哥？」

話剛問出口，樓門啓處，雷嘯天已肅客而進！

伍仇注目處，不由暗暗伸出拇指，由衷欽佩蕭秋風了。

來的人不少，主、客正好十九人，主人是——

雷嘯天。

過萬乘。

展翼雲。

尙自强。

古存文。

木頭僧。

伍重遠。

强百柔。

過曉梅。

客人是——

鄧凱。

龐大可。

樊山。

萬山重。

歐陽彤。

王小五。

章新。

蔡八乘。

狄二娘。

那五岳。

另外，還有四個人，不是主人，也非賓客，而是潛進「雷家堡」縱火之後，被擒的惡徒。

蕭秋風立即起座，含笑相迎，並諭令堡丁，很快的排擺好了雙方座位，獻上香茗而賓主落坐！

鄧凱等人，本欲向伍仇施禮，却被伍仇揮手止住。

落座後，伍仇首先含笑說道：「蕭兄，原來一切皆在算中，小弟服了，但對這些縱火的惡徒，小弟却不想放過！」

「這些人，仍是我拜弟艾天齊的手下，尙望伍兄高抬貴手，容小弟事後發落，况且若非彼等，也引不得伍兄貴部至此相會。」

伍仇哈哈一笑，道：「這樣說來，小弟還要感激他們了。」

蕭秋風也笑了，笑聲中，揮手令人將惡徒帶下，伍仇冷眼旁觀今夜一切措置，不由恍然大悟，立即接着又道：「蕭兄，今夜之會，除縱談天下外，小弟鄭重要求，不應涉及雙方私人間事，可否？」

蕭秋風慨然道：「那個違了此約，罰飲美酒百杯，並立即退席！」

於是大家都笑了，一羣武林豪俠，果然不談敵或我事，飲酒而暢論天下起來，直到四更，方始興盡而散！

×　×　×

八月十五了！

是武林爭盟之戰的正日子！

老天！眞是個古怪的東西。

說天是東西，决沒有絲毫不敬之意，相反的却因對他有份親切的感情，才在稱呼上隨便了些。

老天之古怪，是因人而施？

有時，人想老天太不作美，有時人說，老天眞可人意！

飛雪寒天牽伕行，他怨天冷！

酷暑驛站馬上吏，他恨天熱！

賣傘的怨天怎不下雨！

推車的恨天爲何陰雨綿綿！

天！他若能隨了衆生意，天又怎配作天！

不過老天却眞有些道理，癡長幾年就能夠體會到了！

譬如「七夕」，傍黑時，老天總會陰上一個時辰，有時甚或陪上兩滴三滴眼淚，哭一鼻子！

再像小過年後，灶神爺「上天去言好事」了，老天的臉，一會兒笑着開了雲口，一會愁得鎖上眉門！

當眞，他在靜聽灶神爺的稟呈，是好事，他笑笑，人們就看見了太陽，有惡行，他煩，立刻陰雲密佈！

對這「天上月圓」，人間「團圓」的中秋，老天尤其是可人的心意，必然是晴空萬里，月圓無風！

今天，正是中秋，不過現在還沒到夜晚。

人間，今年的中秋，似乎和往常有些不同！

往年中秋佳節，除了千里流浪客，天涯落魄人外，凡是有家的，都回了家，有友的，都靠了友！

今年怪哉！

有上千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僧有道有尼姑，他們竟然都拋棄了自己的庵、觀、寺院和家，來到這「雷家堡」來。

當然，凡是前來參與今天「雷家堡」，擂台之上爭搏武林盟主的，都不是普通人，而是各懷精藝的武林客。

他們等的夠久，日子總算等到了。

正午，仍像昨日一樣，席開數百桌，座無虛席。

不！不！

正對着擂台口的那幾桌，却是空無一人。

本來主人早就聲明過，宴席不分門戶，不計派別，是誰先到誰就坐，誰想坐在何處，誰就坐在何處。

不過自從那面「萬魔之旅」的大旗，插在擂台口的席前之後，這幾桌就沒有人願意來討無趣了。

今午空置，有個原因，萬魔之旅的羣魔，一位沒來，那位魔主伍仇，當然也是沒有到場。

但是凡參與大會的人，却都知道：今夜爭盟之戰，萬魔之旅志在必得，午間缺席，大概是在養精蓄銳。

千數武林高手，自來雷家堡外，可以說沒人見過那位聞名已久，傳言萬人莫敵的蕭秋風。

今午之宴，仍是由雷家堡堡主雷嘯天出席，非但蕭秋風沒有出現，就是其餘的主人，也沒現影子。

以武林中的風氣習慣而言，是山雨欲來的氣勢了。

太陽偏了西。

再偏！又偏！終於被西山頂在了頭上了。

難以描繪和形容的夕陽彩色，襯得大地美麗無儔。

夕陽的七彩，却使千數名武林客的心，漸漸提高。

本來還噪雜的人羣，不知何時靜了下來。

本來還東張西望的人們，也不知何時坐了下來。

你看我，我看你，無人不會心，也無人願開口。

驀地，有人出現在「雷家堡」堡牆之上。

那是個極爲英俊秀逸不羣的少年，一襲銀衫，映着七彩，幻成了雲裳仙衣，立於高處，更見風格蓋世。

少年身後，一排站着衆人俱皆見過的主人們，於是武林羣俠，立即知曉，這少年就是蕭秋風。

那盞巨大而驚人的「黑石船燈」，這時也冉冉升掛了起來，似乎有心和天上的明月爭輝。

適時，巨輪轉動，七彩下沉，一躍一躍終於墜沒。

接着，四處梆聲齊鳴。

初更！初更！初更！

盛筵擺上，每席皆多了一大磁碟珍貴的應節甜食，一個個，渾圓，噴香、是月餅，主人想得眞叫週到。

驀地！

一聲鐘鳴，聲震十里，千餘人鴉雀無聲。

那俊美超逸的少年，這時開了口：「武林爭盟大會，自鐘鳴時起，開始了！」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今夜之宴，自現在起，直到天亮，盼盡歡而散！」

宴自定更開始，直到五鼓止，這是盛筵！

少年話聲微停，又說道：「小可蕭秋風，在此恭敬一揖，權叩赴會諸前輩們的安康，並在會前，有幾件事先爲聲明！其一是，諸位席上的月餅，內中有百枚藏有珍珠，那位吃到餅中珍珠就歸那位所有！珍珠上，皆有附件，是一艘極小極小的八帆黑玉石船，此物，就是今後小可等十兄弟姊妹的信物！若在江湖，遇有危困，持此信物遞到雷家堡，或是『天下武林店』任何一家分店，必然有人代君分憂！」

語聲一停，羣俠由衷的鼓掌歡呼了起來。

掌聲漸止，蕭秋風話聲又起，道：「大會規則，各位已知，小可現在另有所請，就是凡登台之人，務請點到爲止，莫存傷人心意！小可業已耗費諸位不少時間，是故不再多煩，敬請諸位一面飲宴，一面賞月，一面登台各現神技！」

話都交待完了，人也退了下去。

千餘武林高手，此時在紛紛低聲談論着剛才的事，並已動手取食席上的月餅，月餅人人有份，只多不少。

大家並非餓了，而是被那珍珠附件的信物所吸引，誰不想平空得到一件，至少能有一次大用。

不過羣俠却在暗中奇怪，白天空置無人去坐的那幾桌席，今夜却依然空着，不見人踪。

於是傳言紛紛，個個詫疑。

此時，由堡牆上退了下來的蕭秋風，却也十分不安。

他沉思着，劍眉不時深鎖。

雷嘯天看得清楚，悄聲問道：「是爲了沒見伍仇……」

蕭秋風頷首說道：「也沒看見他的手下！」

雷嘯天低聲道：「午間席上，就沒見他們……」

蕭秋風接口問道：「大哥可曾差人去請……」

雷嘯天搖頭道：「沒有。」話鋒一頓，接着說道：「不過晚宴前，我却勞動了聞、金二位差來的高手，請他們前往促駕，那知却已無人……」

蕭秋風垂頭喟嘆一聲，幽幽的接了話，道：「大哥，他們都走了？」

雷嘯天道：「嗯，都走了，什麼時候走的却不知道。」

蕭秋風道：「伍仇人極豪爽……」

話鋒突然拖長，接着一轉，道：「大哥，您可能想出來，伍仇是何出身？」

雷嘯天搖頭道：「這……這……太難了……」

蕭秋風抬頭看了雷嘯天一眼，接口道：「今夜爭盟之戰，假如沒了他們，怕挑戰的不多！」

雷嘯天道：「却也未必，我早已在暗中注意，還有不少隱跡江湖多年的人物來到，恐怕仍將有幾場大戰！」

蕭秋風說道：「就有，大哥已足能應付！」

雷嘯天聽得一愣，說道：「盟主的意思……」

蕭秋風似有苦衷的瞥了雷嘯天一眼，雷嘯天却錯會了意，於是話鋒一停，含着笑搖了搖頭，才接着說道：「二弟的意思是……」

蕭秋風知道雷嘯天把事想岔，也一笑道：「小弟不是爲了稱呼不安，而是爲了伍仇率隊憤然而去，心中頗感悵然，尤其是在小弟已有所悟的時候……」

雷嘯天道：「已有所悟？二弟，可是有關伍仇的出身和門戶？」

蕭秋風道：「嗯，傍晚時候，小弟才突然貫通了此事！」

雷嘯天和蕭秋風低聲商談甚久，其餘八位，自自然然都圍在左右，是故無不聽得清楚明白。

過曉梅別具慧心，適時道：「二哥，這位伍朋友和二伯父……」

蕭秋風頷首接口說道：「三妹的是聰明。」

話鋒一頓，蕭秋風轉對伍重遠道：「重遠弟，你能否記憶及伍叔……」

伍重遠搖了搖頭，接話道：「當雷大哥找到小弟的時候，小弟曾經詳述過當年之事，自家伯突然隱去之後，始終就沒再回家。

「家伯母在第三年上，就率領着兩名家僕和四歲的堂兄他往，說是要走遍天涯海角，去找家伯……」

蕭秋風頷首接口道：「這些我們都已經很清楚了，如今只有一件事情，要重遠弟仔細回想之後，再爲答覆！」

伍重遠道：「盟主說吧！」

蕭秋風說道：「伍二叔是娶得何姓之女？」

伍重遠皺眉道：「這有關係？」

蕭秋風嗯了一聲，回答道：「關係極大！」

伍重遠點點頭，說道：「既然關係極大，小弟甘願有朝一日身受伯母大人重責，今夜就對盟主及諸兄弟，說出內中的秘密！」

蕭秋風聞言一楞，慌不迭擺手道：「賢弟且慢！」話鋒一頓，接着又道：「重遠弟，莫非伍叔母的出身，另有隱衷？」

伍重遠頷首道：「正是！」

蕭秋風接着道：「賢弟可是曾受嚴諭，不得言及此事？」

伍重遠道：「是的！」

蕭秋風肅容道：「既然如此，賢弟不可多言！」

伍重遠道：「不過如今家嚴家慈皆已仙逝，家伯亦已早遭不幸，此事雖係秘密，已無再守這秘密的道理……」

蕭秋風鄭重的接口道：「不然，在小兄看來，若未得長者諭示，任何時期，任何變化及情形下，賢弟都不當言！」話鋒一頓，又道：「此事只怪小兄弟事先不知，方始幾乎使賢弟不忠不孝，小兄應向賢弟致歉，這件事不再談了！」

伍重遠挑了挑雙眉道：「盟主不是說，事關重大嗎？」

蕭秋風道：「任憑多麼重大，也不能有背父母諭令！」

伍重遠想了想道：「盟主先前問及小弟時……」

蕭秋風含笑接口說道：「我已說過了，不再談這件事情，賢弟不必耿耿於心懷了。」

伍重遠有些焦急的說道：「假如盟主只是問問家伯母娘家的姓氏……」

蕭秋風突然接口道：「伍叔母可是姓史？」

伍重遠猛的一楞，道：「原來盟主早已知道了！」

蕭秋風面色極爲沉重，沒有回答伍重遠的這句話。

雷嘯天在一旁也深覺此事奇怪，當然，昨夜伍仇和蕭秋風單獨相談的那些話，雷嘯天不可能知道。

沉默了剎那之後，蕭秋風一聲開了口，道：「諸賢弟，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訴大家！」

雷嘯天問道：「二弟，可是關於伍仇的？」

蕭秋風頷首道：「不錯。」

羣俠俱皆看出事態嚴重，不由個個面色難安。

蕭秋風適時已接着說道：「現在我已經可以決定，伍仇就是伍二叔的公子！」

此言一出口，十君子的後代，無不震驚！

伍重遠啊了一聲，道：「他……他會是小弟的堂兄？」

蕭秋風道：「不會錯了！」

展翼雲皺眉道：「我想，伍仇賢弟自己恐怕還不知道這件事！」

蕭秋風却搖了搖頭道：「他早就知道了！」

過萬乘哦了一聲，道：「那他是什麼意思？」

曉梅却白了她哥哥一眼，道：「哥哥你眞是的，各人的遭遇不同，自然看法也就不會一樣，況內中若無奇特的變化，伍仇……」

蕭秋風接了口，他打破了這個啞謎，道：「據伍仇賢弟說，是奉伍叔母令諭行事！」

雷嘯天濃眉鎖在了一處，長嘆出聲。其餘羣小，却無不神色大變。

强百柔開口道：「伍伯母怎麼會這樣的？」

羣小不由個個頷首道：「是呀！這不可能！」

蕭秋風却幽幽一嘆，道：「這可能的，也是應該的，只不過太苦了叔母她老人家，也太委屈了伍叔父，說起來……」

他話音拖長了，片刻過後，才接着一聲嘆息，又說道：「說起來，罪之魁禍之首……」

强百柔較爲莽撞，接口道：「是那一個？」

蕭秋風道：「是我！」

這兩個字，只驚駭得羣小目瞪口呆。半晌之後，强百柔一跺脚道：「小弟不信！」

雷嘯天和過曉梅，却不約而同開口道：「這是眞的！」

話說完了，兩個人不由互望了一眼。

蕭秋風深有此感，道：「還是大哥知我較深，曉梅通達事理！」

雷嘯天却有心的說道：「這句話應該倒過來說，三妹知你之心，愚兄通達些事理，否則，就不會不約而同說出同樣的話來！」

蕭秋風臉上一紅，過曉梅更是低垂了粉頰。

雷嘯天接着用話岔開了尷尬，道：「其實說來，三弟不能頂上這罪魁禍首的帽子！」

蕭秋風忽然長嘆一聲，道：「但是若非爲了小弟，伍叔父又何至於……」

過曉梅接口道：「二哥，這件事不難向伍伯母解釋清楚的！」

雷嘯天也頷首道：「三妹說的對，二弟不要掛在心上了！」

其餘羣小，此時仍在鼓中，人人莫明其妙。

蕭秋風於是向衆人詳爲解釋道：「賢弟們無不知曉，伍叔爲了先父托孤，隱於『石湖紅樓』，十數年如一日，寸步未離！我深信當伍叔悄然放我而去時，必曾回過家鄉，更相信伍叔對叔母大人，也隱起了這件事情而未說明……」

尙自强皺眉說道：「伍伯眞怪，何不對伯母說明呢？」

蕭秋風慨然長嘆一聲，道：「彼時步步危機，伍叔似乎不甚放心……」

尙自强辯道：「不通，至近莫過父子，至親莫過夫妻……」

伍重遠却答了話，道：「這一點小弟能夠解釋！」

尙自强道：「哦？講出來嘛！」

伍重遠道：「家伯和家伯母的感情，可說是深厚到人間罕見的地步，當然，這

些事小弟是由家父母處聽到的……」

古存文劍眉一挑道：「若是如此，那就更不通了！」

伍重遠道：「請聽我說下去，家伯與家伯母雖然感情深厚，但家伯母的娘家，卻非正大門戶的武林子弟……」

話未說完，蕭秋風已沉聲接口道：「伍賢弟不許再說下去了！」

伍重遠立即住口，道：「是，小弟一時忘懷……」

蕭秋風含笑揮手，道：「古人說言多必失，伍賢弟以後應該小心些。」

話鋒一頓，接着對衆人道：「諸賢弟熟讀詩書，當知『趙氏孤兒』和程嬰、公孫兩家事，況伍叔當代之大丈夫，受人之托怎肯背信！伍叔回家，旨在一見叔母及自己的幼兒，在我想來，伍叔恐怕根本沒有在家中居留，連夜而去！」

伍重遠忍不住接話道：「正如盟主所說，小弟成年後，家父曾經說過那夜的事，家伯只坐了片刻，就借故而去！」

蕭秋風雙目中已含着珠淚，頷首道：「我想也是這樣，諸賢弟請想，叔母與叔父，既然恩情深厚，對叔父這種奇特的舉動，又怎能放懷呢？況自彼一別，夫妻再未相見，叔母後來携伍仇弟去天涯找尋伍叔，又是如何感人而悲楚的事情！但叔母終於失望了，天涯海角，仍難覓得叔父消息，日久之後，我想叔母大人必然是回了娘家……」

過萬乘此時道：「就算如此，伍伯母也不可能恨上伯父的呀？」

蕭秋風道：「誠然，但若有人中傷，怕是……」

伍重遠又忍不住了，接口道：「對，家伯母的娘家人，就可能……」

蕭秋風臉上已有了怒容，雷嘯天趕緊接話向伍重遠道：「伍賢弟你的記性可眞壞！」

伍重遠臉一紅，道：「小弟知道。」然後他低下頭，不再開口。

蕭秋風自然不會再說什麼，曉梅姑娘借此開口道：「二哥，話還是先前說過的，只要能見到伍伯母，小妹相信，這個誤會是不難化解開的！」

蕭秋風微吁一聲道：「恨只恨昨夜伍仇弟在時，我竟沒能悟及他是伍叔的公子，空將一個很好的機會放了過去！」

雷嘯天安慰他道：「誰也沒想到伍仇弟會不辭而別！」

蕭秋風搖頭道：「任何人想不到，都可原諒，只有我若沒想到這一點，是個無法補救的恨事，並且不可原諒！」

强百柔道：「盟主責己太嚴了些！」

蕭秋風搖搖頭道：「不嚴！我身受伍叔重生再造之恩，需敍死節之情，非但無報，竟會誤將伍仇弟當作强敵，這怎可原諒！」

曉梅姑娘立卽道：「二哥，事能後補的！」

蕭秋風苦笑一聲，搖頭無言。

半晌之後，蕭秋風臉上掠過了一片剛毅神色，曉梅和他知心，一見此情，業已料到必將有了難題。

果然！

蕭秋風突地抬頭對雷嘯天道：「這『武林爭盟』大會，必須停止！」

此言出口，十小君子除蕭秋風本人和曉梅姑娘外，其餘七位無不震驚得目瞪口呆，作聲不得。

雷嘯天在過了半晌之後，方始說道：「二弟請你三思！」

蕭秋風搖頭道：「大哥，我已經決定了……」

適時，過曉梅接口道：「二哥可能暫不開口？」

蕭秋風道：「妳有話要說？」

過曉梅道：「嗯，有事請敎二哥！」

蕭秋風道：「若是爲了停止大會進行的事，就不必了！」

曉梅姑娘一笑道：「二哥放心，你決定了的事情，誰能更改呢？」

蕭秋風道：「只要不是關於大會停辦的事，我都願回答！」

曉梅姑娘道：「二哥，我問了？」

蕭秋風一笑道：「好嘛！」

曉梅姑娘看了雷嘯天一眼，雷嘯天深知這位大妹之能，會心的微一頷首，靜待此事的發展！

適時曉梅姑娘開口道：「小妹剛剛聽二哥說明經過，有個疑問！」

蕭秋風皺眉道：「有關大會的事？」

曉梅姑娘搖頭道：「小妹說過，不談大會停不停的事！」

蕭秋風說道：「那妳是指伍仇弟的事了？」

曉梅姑娘道：「當然！」

蕭秋風掃了衆人一眼，道：「回去坐下來談可好？」

曉梅姑娘搖頭道：「總共幾句話，何必呢？」

雷嘯天接上一句，道：「那大妹就快說！」

曉梅姑娘嗯了一聲，說道：「二哥，我們大家，包括二哥你，事先都不知道伍仇兄是伍伯父的公子，這一點，二哥相信吧？」

蕭秋風道：「當然是如此！」

曉梅姑娘道：「那麼伍仇兄知不知道他自己的出身呢？」

蕭秋風道：「他不應該不知道！」

曉梅姑娘頷首道：「對，伍仇兄是應該知道的，但他爲什麼不對我們或是二哥，詳細說明內中的一切事情呢？」

蕭秋風一笑道：「我們說過，伍仇弟因奉有慈諭，不能說明！」

曉梅姑娘道：「若事關無辜，或後果重大時，伍仇兄應該守這個秘密嗎？」

蕭秋風道：「不遵父母之諭，是爲不孝，不得父母之諾而妄言機密，是爲不忠，伍仇弟絕非不忠不孝之人！」

曉梅姑娘點頭道：「如此說來，二哥認爲伍仇兄是很對了？」

蕭秋風道：「當然，他作的對，非常對！」

曉梅姑娘不知何故，又叮問一句道：「請二哥再想一想，伍仇兄作的是不是眞對？」

蕭秋風有些不悅的說道：「三妹，伍仇弟作的對，很對！」

曉梅姑娘哦了一聲，道：「這樣說來，伍仇兄是一定沒有作錯了？」

蕭秋風皺眉道：「三妹顚來倒去的說它個沒完，是何居心？」

曉梅姑娘正色道：「二哥莫急，小妹就要說到了！」

她話鋒一頓，抿了抿嘴，才接着又道：「事情談到這裏，小妹就不得不再問二哥一句，二哥不願意我問的話，不過二哥放心，我只問一句！」

蕭秋風道：「好，妳問吧！」

曉梅姑娘道：「二哥要中止大會，是何用意？」

蕭秋風不悅道：「三妹，我說過這事不再談了！」

曉梅姑娘道：「我也聲明過，只問這一句有關大會中止的事！」

蕭秋風無奈，只好回答道：「伍仇弟不辭而去，這使我深覺愧對伍叔，要中止此會，停爭盟主之位，先將伍仇弟尋找回來！」

曉梅姑娘頷首道：「這樣二哥就能心安了？」

蕭秋風道：「正是！」

曉梅姑娘笑了笑，突然，臉上籠罩了寒霜！

她一字字剛毅的問道：「二哥，你可是個不忠不孝的人？」

這話問得太重，也太嚴肅了，使蕭秋風變了臉色！

但是蕭秋風向來喜怒少見形色，因之剎那之後，已恢復了正常，含着微笑，反問曉梅姑娘道：「三妹可是誤會我不忠不孝！」

曉梅姑娘却一點笑容也沒有，道：「請二哥回答我！」

蕭秋風聽了又是微微一笑，說道：「我自出江湖到今天，敢說從來不忘忠孝仁信！」

曉梅姑娘哦了一聲，道：「這是說，二哥也能守忠孝之訓了？」

蕭秋風道：「當然！」

曉梅姑娘沒再接話，却突然冷冷地笑了起來。

這笑聲，驚住了羣俠，也使蕭秋風十分不安。

終於蕭秋風忍受不了啦，開口道：「三妹這是恥笑我？」

曉梅姑娘道：「小妹不敢，但是小妹却已被二哥的訓示所迷！」

蕭秋風奇怪的說道：「迷？你說什麼迷……」

曉梅姑娘道：「二哥的訓示，已使小妹我深覺不知所從了！」

蕭秋風劍眉一挑，道：「三妹，妳到底是指着什麼說的？」

曉梅姑娘不答此問，却道：「據小妹我所知道的，在很久很久以前，伯父，先父及諸兄的尊人，就共立誓言，傳下了『黑石船令』！」

蕭秋風說道：「這是大家皆知道的事嘛！」

曉梅姑娘道：「不錯，但是事到今天，我却有了懷疑！」

此言出口，不單是蕭秋風驚心，其餘八位却也神色皆變，不知過曉梅發現了什麼，會突作此言！

蕭秋風不能不答覆這一句話，於是正色說道：「三妹，此事千眞萬確，半點不假！」

曉梅姑娘道：「我也知道此事半點不假！」

蕭秋風有了怒意，道：「三妹，那妳是什麼意思，說出那種話來？」

曉梅姑娘道：「是的，小妹知道！」

蕭秋風道：「三妹，妳何不直接說出要說的話？」

曉梅姑娘道：「允許我說？」

衆人同聲道：「當然！」

曉梅姑娘道：「好，不過我要聲明，若說的不太好聽，還要請諸兄担帶，尤其是要請二哥多多原諒！」

蕭秋風道：「話只要有理，則不怕任何一個人！」

曉梅姑娘道：「是二哥，我想不會沒有道理的！」她頓了一頓道：「二哥請聽下去！」

接着又道：「非但前輩們的誓言不假，並裝成了一面旗令，這面旗令，凡是在場的兄弟，也都已見過！」

蕭秋風說道：「嗯……本來就是這樣的！」

曉梅姑娘面色越發嚴肅起來，道：「此令此誓，當二哥尚是孩童時，就已完成，並將二哥派爲如今的『武林盟主』，維武林之正義！」

雷嘯本來已心知曉梅姑娘的心意，剛剛那句話，是他沒有想到的，故而竟也驚心動魄！

如今聽到曉梅姑娘說到這裏，不禁恍然，於是接口說道：「三妹，這更是事實了！」

曉梅姑娘頷首道：話鋒一頓，字字分明的說道：「伍仇兄明知他的出身，也知我們是什麼人，只爲曾奉慈諭，就隱藏不言，二哥說他是又忠又孝！」

蕭秋風道：「聖賢敎人……」

曉梅姑娘已接口道：「小妹並沒有說，二哥的批評不對！」

蕭秋風劍眉一挑，道：「那三妹何必再提這件事呢？」

曉梅道：「當然有小妹必須提及的道理！」

她話又停頓了下來，轉對羣俠道：「小妹就要說到要緊的地方了，說出之後，至盼諸兄給小妹個明確的指示，小妹的話，是錯是對！」

接着，她長吁一聲，才道：「我等遵從慘死於江湖的尊長，昔年共立的誓言，共傳的黑石船令，用心就是在於二哥已有『武林盟主』之實！至於雷家堡此次舉行的『武林爭盟』大會，在小妹眼中，只不過是擺擺形式，給武林同道們看看而已！舉行與否，對於二哥的『武林盟主』地位，可說是毫無影響……」

曉梅姑娘說到此處，頓住話鋒，目光在八人臉上一轉，道：「我想各位也必與小妹同感吧！」

衆人同聲道：「對！我們正是這等想法！」

曉梅姑娘這才一笑道：「既然二哥『武林盟主』的地位，牢不可移，照理說二哥要停止『武林爭盟』大會，小妹該是沒有理由反對的！」



蕭秋風道：「三妹同意了？」

曉梅姑娘道：「小妹原本並不反對二哥停止『武林爭盟』大會的！」

她這麼一說，倒是把雷嘯天等八位給說糊塗了。

過萬乘重哼了一聲道：「小妹，妳這不是自相矛盾了麼？」

過曉梅面色一沉道：「小妹沒有自相矛盾，我是說原本不反對！而此時情形，却是叫小妹非要反對不可了！」

蕭秋風皺眉道：「三妹究竟是何用意？須知當日在蘇州決定召開武林大會之事，乃是小兄向雷大哥提出的！」

他這兩句話是在點醒曉梅姑娘，這「武林爭盟」大會，要開的是他自己，要停止的依然出於自己本意！

曉梅姑娘玲瓏剔透，還有不明白的道理？

聞言微微一笑道：「二哥的意思，是說一切主權均操之於你自己的主見了？但小妹却認爲二哥此次決定停止『武林爭盟』大會，並非出於先見，也不是二哥你自己心中所願意，而且爲了某種原因……」

雷嘯天忽然一笑道：「三妹，妳別兜圈子了！該怎麼說不妨直說吧！」

過曉梅嬌靨現出一片幽怨之色道：「大哥，如果不是我們錯了，那就該是…」

她話鋒一頓，長長一嘆道：「唉，也許是我們的長輩們錯了！」

曉梅話音一落，衆人同是一楞！

過萬乘道：「小妹，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曉梅姑娘冷笑道：「各位慘死的叔伯們所托非人！」

木頭僧陡地大叫道：「過……女施主，妳是說蕭兄不能作爲盟主麼？」

曉梅姑娘冷笑道：「爲了一個只肯聽命於慈母，不顧先人遺志和武林道義的伍仇，二哥却認定他是忠臣孝子，而把大事放下不爲，任令天下武林的朋友們失望、竊笑，甚至輕視我們十君子後代亦在所不顧，試想，若是過世的各位叔伯知道，會不會有所托非人之嘆？」

有道理！

連蕭秋風也出汗了！

雷嘯天皺眉道：「三妹，妳對二哥指責得太過份了！」

曉梅姑娘抿嘴一笑道：「過份？二哥爲了想表現自己那份婦人的仁慈；爲了對伍仇討好，置天下武林人物的反應於不顧，置先人血淚的遺志於不聞，他這種事，做得是不是不過份呢？大哥，你爲什麼不問問二哥？他此刻心裏在怎麼想？二哥若是認爲他這麼做並不過份，那小妹就自認說錯了，從此不再置喙……」

雷嘯天究竟是耿直的漢子。聞言豪邁的一笑，向蕭秋風道：「二弟，三妹的話你都聽明白了！」

蕭秋風道：「聽明白了！」

雷嘯天問道：「二弟是否準備有所辯解？」

雷嘯天不失長者，他依然在爲蕭秋風着想。

但蕭秋風却搖頭一笑道：「大哥，今日大會照常進行！」

「哦……」

衆人同是一驚！然後，又轟出一聲喝采！

曉梅姑娘的嘴角，現出了笑容。

「二哥，你不怪小妹直言放肆吧？」

她的聲音好柔和，充滿了敬意。

蕭秋風紅着臉一笑道：「三妹，我該謝謝妳……如果不是妳，只怕愚兄從此巳自絕於天下武林，更是愧對各位叔伯血濺荒山的仇恨了！」

曉梅姑娘的嬌靨飛起紅雲！

但雷嘯天却仰頭發出了一陣豪壯無比的大笑。

「蕭二弟，你終究是個旣能忠於天下武林，又不忘先人遺志，孝思匱匱的好兄弟……」

蕭秋風慨然一嘆道：「大哥，若非三妹提醒，我險險作了不孝不忠之徒！大哥，一切之事，目前不必再談了！且等爭盟大會過後，我們再從長計較可好？」

雷嘯天道：「好！二弟……不，盟主請出前門，上台主持！」

蕭秋風笑道：「不！大哥，今天大會的主人不是我！」

雷嘯天濃眉忽然皺起來。

過曉梅的臉色也變得十分迷眩。

其餘七小無不面現驚容！

他們不知道這位早巳定名的盟主，爲何突出此言？

難道他又變卦了？

强百柔忍不住叫道：「盟主，你是誠心不想肩起先人遺志的了？」

蕭秋風目光在九位兄弟臉上一轉，搖頭道：「非也！」

木頭僧笑了笑，說道：「盟主，你少要賴……」

蕭秋風不讓木頭僧再說下去，笑着道：「在『雷家堡』舉行大會，如果堡主不作主人，豈非有些名不正，言不順了麼？何況——」

他忽然指了一指少林，武當兩位掌門人那一席，道：「主持之人，昨日業巳聘定，今天豈可換人？」

他說的不無道理。

木頭僧沒話好說，强百柔也木然不語了。

蕭秋風適時一笑，又道：「大哥，你去請心禪玄天兩位掌門人先上台去，否則，這場武林中的爭盟大會就要冷場了。」

雷嘯天看了衆小一眼，道：「二弟，愚兄這就去請兩位掌門人……」

話聲未落，大步出了正門，向那一干羣雄的席次行去。

蕭秋風回顧衆小一眼道：「我們也該坐到主人席上去了！」

曉梅姑娘嫣然一笑道：「二哥，這句話你早就該出口才對！」

說着，嬌軀一閃，率先向門外場中走了過去。

蕭秋風微微一笑，領着七小，舉步相隨。

當他們在那面對台口的席上坐定之時，也正是少林掌門入心禪大師，和武當玄天道長踏上擂台之際！

雷嘯天急步轉到蕭秋風身側，坐定，低聲道：「二弟，心禪掌門告訴愚兄一件十分緊要之事……」

（未完・廿八）